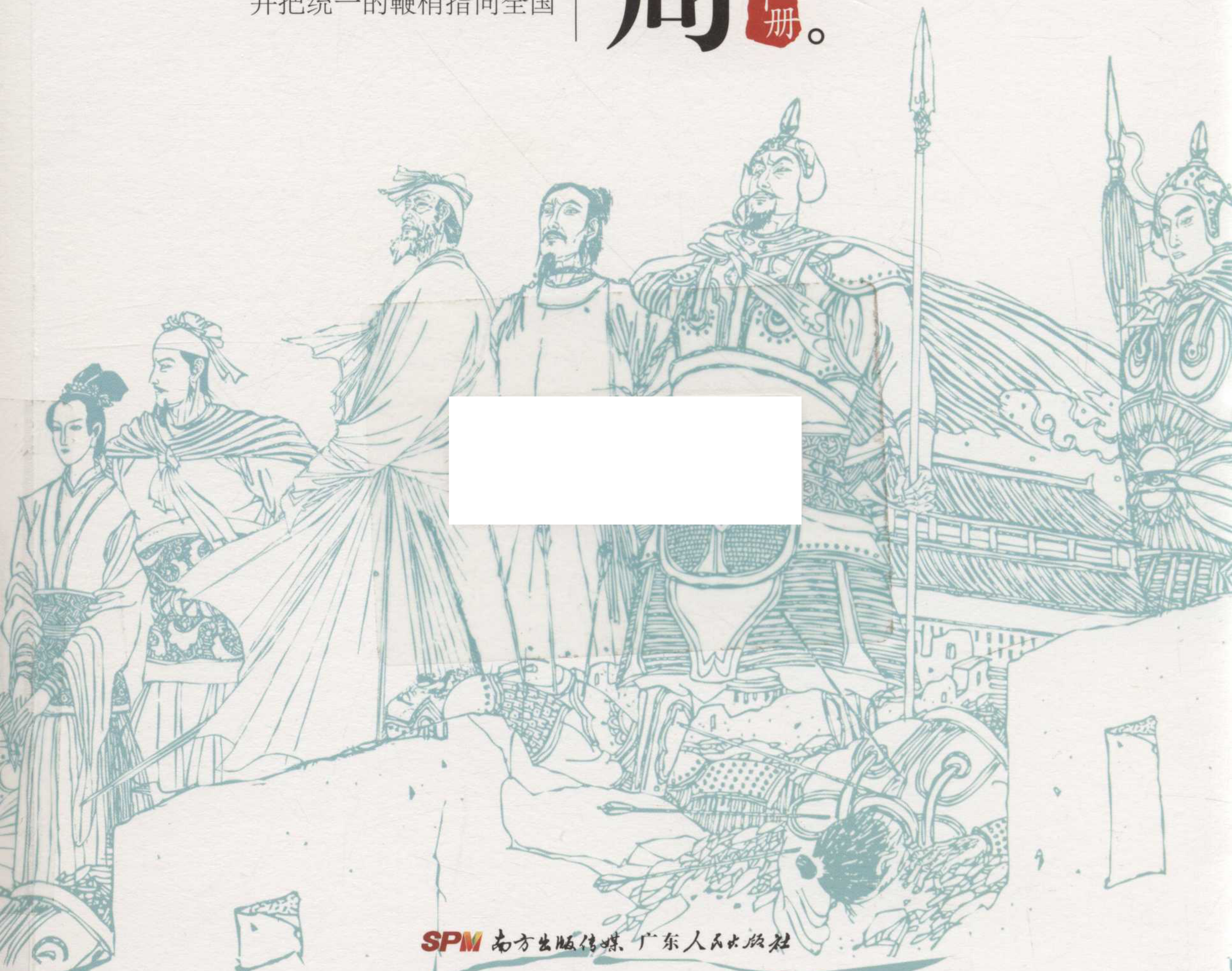
【四川风云】

宋末大变局

下册

张生全◎著

成吉思汗后
一度崩溃的蒙古大帝国
是谁让它重振雄风
并把统一的鞭梢指向全国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宋末大变局

四川风云 下册

给历史以尊严，给宋末以风骨，给四川以气象。《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梳理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这种清晰有助于我们逼近历史的真相，寻找今天的意义。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四川省作协主席 阿来

宋末是中国中古的转折点，民族矛盾大冲突，人类文明大碰撞，把握的难度很大。《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对这种难度进行了挑战，让冷的铁有了温度，让乱的世有了秩序；拨开历史的迷雾，显露出了那条通往当下的路。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陕西省作协主席 贾平凹

上架建议：历史小说/畅销
ISBN 978-7-218-10887-2
9 787218 108872
定价：39.80元（下册）
（全三册，119.40元）

【四川风云】

宋末大变局（下册）

张生全◎著

成吉思汗后
一度崩溃的蒙古大帝国
是谁让它重振雄风
并把统一的鞭梢指向全国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末大变局 ： 四川风云·下册 / 张生全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9
ISBN 978-7-218-10887-2

Ⅰ. ①宋… Ⅱ. ①张… Ⅲ.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1774号

Song Mo Da Bian Ju Si Chuan Feng Yun Xia Ce

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下册

张生全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曾 莹

策 划：李 敏
责任编辑：肖风华 李 敏
装帧设计：郭群花
绘 图：张 帆
责任技编：周 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州市人杰彩印厂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22 字 数：330千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1487 83790604 邮购：（020）83781421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离间计

欲离间阳枋送玉佛 想自救白炼审奸细

027 第二章 谁是奸细

求睦忍叛变又遭叛 表忠解猜忌反被猜

053 第三章 连环计

闯敌营黄睿娘斗智 巡前线法提玛设谋

081 第四章 家国大义

杀亲兄弟元用除奸 做活道场白炼励军

107 第五章 边将问题

赛存孝惹恼竹叶青 黄睿娘骂死汪直臣

135 第六章 北伐梦

一计可搅乱忽里台 两人能夺下大安军

161 第七章 也是边将问题
透玄机姚因谋献宝 赞六好谢方叔巡耕

187 第八章 敌人从哪里来
烧粮草谁为真凶手 平叛军可是假人情

213 第九章 试刀
求独立贵由剿母党 造乱局阳枋劝内讧

239 第十章 真龙现形
移花接木蒙哥除逆 暗度陈仓阳枋说降

263 第十一章 智取兴元
破敌施欲擒故纵计 黜忠献欲加之罪辞

291 第十二章 最后一尊玉佛
功高震主余玠被害 舍生取义阳枋报危

319 第十三章 钟声响起
俞兴遭擒凶手高升 元用战死高僧涅槃

第一章 离间计

欲离间阳枋送玉佛 想自救白炼审奸细

哈拉和林城，合塔合失府

合塔合失不搭理必勒格，一个人气昂昂走进王府。

必勒格弓着腰，赔着笑，紧紧跟在她身后。

合塔合失坐到桌前，从桌上倒出一碗奶茶，一口喝掉，把碗往桌上一掼，冲必勒格嚷道："必勒格，那汉人不愿意和咱们交往就算了！咱们什么人家呀，和他交往是抬举他！他不识抬举是他没眼光，你何必自降身份，苦求于他？"

必勒格跨前一步，深深一俯，赔笑说道："哈敦，您想不想让小王爷继承汗位？"

合塔合失没好气地说道："这不是废话吗？"

必勒格道："想的话，您就必须把他请到您身边来！"

合塔合失撇撇嘴："那汉人有你吹的这么神？"

必勒格道："当年成吉思汗能够统一漠北，打败花剌子模，横扫西域，灭亡夏金两国，靠的是谁？"

合塔合失道："靠的是他旗下的'四骏''四獒'！靠的是能征善战的一众蒙古将士！"

必勒格笑道："哈敦啊，'四骏''四獒'固然骁勇善战，所向无敌,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人，要想打那些胜仗，也是不容易的啊！"

合塔合失若有所悟地说道："你说的是耶律楚材？"

必勒格道："对，耶律楚材给咱们大汗带来了智慧、谋略、先进的中原文明，治国安邦的方略，这才是咱们蒙古帝国崛起的根本原因！"

合塔合失沮丧地说道："可是耶律楚材已经被脱列哥那气死了……"

必勒格道："哈敦不用灰心，咱们现在有了个新的耶律楚材！"

合塔合失道："你是说那个汉人？"

必勒格道："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汉人，他是当今南家思硕果仅存的三大理学家之一，另两位分别是真德秀、魏了翁。而且，在他们三人中，数阳枋的学问最高，道德文章最为了得，信徒最众。南家思皇帝赵昀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当世的三大理学家请到朝廷上辅佐他。当时，真德秀、魏了翁都去了，只有阳枋不为名利所动，始终隐居山林。后来据说是南家思的宰相史嵩之多次请求，他才勉强入朝，当了赵昀的经筵官。但很快，他就离开了那个奄奄一息的朝廷。可以说，这个人志存高远，他是一只凤凰，普通的枝条，他是绝对不愿意栖息的！哈敦您要是能得到他的帮助，就相当于当年成吉思汗得到了耶律楚材，想要建立霸业，那是指日可待啊！"

合塔合失动心了，道："但是，那阳枋不是不愿意和咱们来往吗？要不，你派个人再去召他一次，他要来就来，不来就算了！"

必勒格道："不是不来就算了，是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来！要让他来，派个人去是肯定不行的，哈敦您必须亲自出马！"

合塔合失道："本宫怎么出马？"

必勒格附在合塔合失耳朵边上细细说了几句。合塔合失脸上大变，霍地站起来，大吼道："不行！坚决不行！"

必勒格道："哈敦，这是唯一能请来大阳先生的办法……"

合塔合失怒不可遏，拿起桌上的一把刀，铮一声抽出来，喝道："必勒格，我要劈了你！你居然让本宫去干这样的事情！"

必勒格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道："哈敦，如果能振兴咱们家族，让小王爷顺利地继承大汗之位，就算你劈了小人，小人也绝无怨言！咱家王爷本来是被合罕确立为汗位继承人，并委以重任，统帅三军攻打南家思，却不料竟战死沙场，丢下哈敦您和小王爷相依为命。虽说合罕又诏令把汗位继承人再传给小王爷，但合罕去世后，那脱列哥那却野心勃勃，

篡改圣旨。小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小人能力有限，无法起到哈敦股肱之臣的作用，所以才出此下策，还望哈敦三思！”

合塔合失见必勒格把阔出抬出来说事，不禁大为动情，长叹一声，颓然坐在椅子上，喃喃说道：“好吧，为了让我儿能顺利登上汗位，就是再大的屈辱，本宫也忍受了！就按你说的办吧……”

哈拉和林城，郊外

哈拉和林城郊外的山脚下僻静处，有一座小草庐。这一天，天上下着大雪，阳枋推开被雪紧掩的竹篱门，从草庐里走出来，却无意中看见草庐外面的雪地上跪着两个雪人。阳枋不禁大吃一惊，仔细一看，原来这两个满身风雪的人竟然是合塔合失和失烈门母子！

阳枋不知所措，叉着手惶恐地问道：“你们这是？”

合塔合失道：“大阳先生，本宫带我儿失烈门前来拜师，请求先生到寒舍教导我儿，让他早日成才！”

阳枋长揖施礼道：“请哈敦起来说话，山人承受不起！”

合塔合失道：“你答应本宫，本宫就起来！”

阳枋道：“山人早已言明，此次来漠北，是为了息心隐居的。不是山人不答应，实在是山人心志已决，请哈敦原谅！”

合塔合失一时不知道接下来说什么，不禁转头望了望站在旁边的必勒格。必勒格上前说道：“大阳先生，我家哈敦为了能请到先生教授小王爷，天没亮就来到这里。本来我想向您敲门报信的，哈敦却说不忍打扰先生休息，因此就跪在门前等候。到现在，哈敦和小王爷已经跪了有两个时辰了，难道先生还忍心让哈敦继续跪下去吗？”

阳枋为难地说道：“这……”

合塔合失突然哭起来，道：“先生，先夫死的时候，我儿尚小。本宫

苦挣苦磨好不容易把他拖到十二岁。但是，虽说他已渐次成年，合罕钦定给他的大汗之位却眼看着要落到别人的手里。咱家势单力弱，无人替咱们撑腰。还请先生可怜可怜咱孤儿寡母，善施援手，救救咱们吧！”

阳枋想了一会儿，最后仰天叹了一口气，道：“好吧，哈敦和小王爷快请起来，山人答应你们便是……”

合塔合失赶紧拉着失烈门站起来，喜悦地说道：“多谢先生！”

阳枋道：“哈敦啊，山人力弱，不知道能否给予小王爷帮助。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小王爷如愿继承大汗之位，还请哈敦允许山人继续归隐山林，如何？”

合塔合失迟疑道：“这……”

必勒格赶紧笑道：“但凭先生意愿！但凭先生意愿！”

哈拉和林城，合塔合失府

合塔合失和必勒格来到书房外，正听得阳枋在教失烈门念书：“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合塔合失皱着眉头悄悄对必勒格说道：“怎么给我儿教这些东西？我儿倒是爱人敬人了，谁又爱他敬他？现在江山都要给人夺去了，还让他怎么爱怎么敬？”

必勒格道：“唉，哈敦啊，大阳先生自有道理，您就耐心地让他教小王爷吧……”

“本宫耐心不了！”说着，她砰一声就把书房的门推开。

阳枋和失烈门见合塔合失的脸色不对，都住了口。

合塔合失对失烈门道：“你先出去玩一会儿，额吉要和先生谈点事！”

失烈门一溜烟就跑出去了。

合塔合失坐下来，语气粗粗地说道："大阳先生，恕本宫直言，咱们蒙古人能够统一漠北，扫西域，灭夏金，靠的是勇猛顽强，不屈不挠。如果咱们蒙古人凡事都讲仁爱，求忠恕，可能早就被异族给吞并了，怎么会有今天这样辽阔的疆域！"

阳枋道："哈敦，您说得不错！蒙古人能横扫天下，其勇猛彪悍确实世上少见。但是，要知道，马上得天下易，马下守天下却难啊！小王爷如果将来是做大将，驰骋沙场，山人自然需要教他勇猛彪悍。但小王爷将来是要守帝国江山的，对于一个帝王来说，重要的是四海归心，天下太平。所以，仁爱必不可少啊！"

合塔合失听阳枋如此一说，心中大为宽慰，高兴地点点头。不过，接着她又伤心地说道："现在他能不能顺利地坐上大汗之位都还是个未知数，守江山之话又从何说起……"

阳枋道："其实，要想顺利登上大汗之位，有何难哉！"

合塔合失没好气地说："有何难哉？大阳先生，你说得太容易了！虽说合罕生前曾说过要把汗位传给失烈门的话，但如今太后脱列哥那监国，她一心要把汗位留给她儿子贵由。脱列哥那势力庞大，拥护者众。唯一敢出来主持正义的耶律楚材大人，也被她给气死了，现在还有谁执行合罕遗诏？"

阳枋道："哈敦，山人请问，在咱们蒙古，要具有怎样的条件才能登大汗之位？"

合塔合失有些茫然。

必勒格赶紧插话道："说起来，咱们蒙古继承汗位的方式其实挺复杂的。最早的时候，有个幼子守灶的传统。按照这个传统，成吉思汗圣主之后，就应该由拖雷王爷继位。但成吉思汗认为窝阔台合罕更稳重仁厚，便把汗位传给了他，并让大家发誓说，只要窝阔台家有一个吃奶的孩子，汗位都必须传给窝阔台的后代。这也就是说，继承汗位的方式从幼子守灶变

成了执行老大汗的遗诏。不过，咱蒙古却又还有一条规矩，就是必须要所有的蒙古那颜聚在一起召开忽里台推荐，只有获得大多数那颜支持的人，才能继位。”

阳枋又问道：“千户大人，咱家小王爷继承汗位的条件又是什么？”

必勒格道：“咱们家小王爷是窝阔台合罕的孙子，他继承汗位，符合成吉思汗圣主的遗嘱。窝阔台合罕本来已诏令咱家阔出王爷为汗位继承人，但阔出王爷不幸战死。那时候失烈门小王爷还小，有一天，窝阔台合罕把小王爷抱在怀里说，今后要把帝国的汗位传给小王爷。但是，这句话还没来得及写成圣旨颁发，合罕就在不久后的一天晚上，饮酒过多猝死了……”

合塔合失怒冲冲插话说道：“合罕是海量，怎么会喝一点点酒就猝死？他根本就是被脱列哥那和奥都剌合蛮阴谋害死的！脱列哥那见合罕说要把汗位传给我儿失烈门，而不是传给她的儿子贵由，恼羞成怒，所以就和她的奸夫奥都剌合蛮合谋，害死合罕！”

阳枋笑笑道：“哈敦，太后是当朝监国，权势熏天。就算合罕真是被她害死的，咱们没有拿到充足的证据，也不敢随便说。如果这话要传到太后耳朵里去了，恐将对哈敦您不利啊！”

“她干得，咱们还说不得么……”合塔合失嘟囔一句，却还是点点头道，“好吧，大阳先生，以后听你的，不再说他害死合罕之事了！”

“好，多谢哈敦！”阳枋拱了拱手，接着说道：“刚才听了千户大人的一番介绍，山人也大致了解了一些情况。咱们现在来议议小王爷继承汗位的优势与不足。正如千户大人所说，咱蒙古继承汗位一般有三种方式：幼子守灶、大汗遗嘱、那颜推荐。‘幼子守灶’这种方式现在看来基本不存在了。‘大汗遗嘱’也不太可靠。因为合罕虽说过那样的话，可惜没有来得及写成遗嘱。所以，大家要是装没听见，咱们也没有办法。至于‘那颜推荐’，哈敦，您觉得如果现在召开忽里台，那颜们推荐咱家小王爷的多，还是推荐贵

由王爷的多？”

合塔合失怔一怔，不知道该怎么说。

必勒格回答道：“说老实话，肯定是推荐贵由王爷的多一些……”

阳枋道：“为什么？”

必勒格道：“咱们蒙古人推荐大汗，看的主要是战功。贵由王爷参与了第二次西征，西征中虽说和拔都王爷闹了不愉快，但也立下了不小的功绩。而咱们小王爷年幼，从未上过战场，自然毫无功绩可言……”

阳枋道：“千户大人，您说贵由王爷曾和拔都王爷闹过不愉快，是什么样的不愉快？”

必勒格道：“拔都王爷是整个第二次西征军的统帅，但贵由王爷自恃是合罕的长子，不听从拔都王爷统一调令，所以闹得很不愉快。为这事，合罕还曾狠狠地责骂过贵由王爷呢！”

阳枋点点头说：“哈敦，千户大人，山人已经明白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推荐大汗，咱家小王爷都不占优势……”

合塔合失忍不住伤心地哭道：“本官早就说过，我儿继承汗位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

阳枋道：“哈敦休要气馁，虽说小王爷继承汗位不占优势，但并非没有希望！只要做得好，咱们的赢面其实是挺大的！”

合塔合失摇摇头，不相信的样子。

必勒格接过去问道：“大阳先生，您觉得咱们该怎么做？”

阳枋道：“山人以为，在‘那颜推荐’这一条上，咱们能够找到一线生机……”

必勒格紧问道：“此话怎讲？”

阳枋道：“千户大人，您不是说拔都王爷和贵由王爷不睦吗？拔都王爷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一脉的，在忽里台上，只要拔都王爷不推荐贵由王爷，

转来推荐失烈门小王爷，那咱们的胜算至少已经占了三成。”

必勒格点点头，合塔合失也忍不住转头看阳枋。

阳枋继续说道：“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系，也存在变数。察合台老王爷曾说过要把位传给他的孙子哈拉旭烈，他的儿子也速蒙哥很不高兴，联络另一个王子不里，暗中和贵由交好。这让哈拉旭烈很警惕。因此，如果咱们积极联络哈拉旭烈，在忽里台会上，他肯定也不会推荐贵由的。这样，咱们的胜算将增加到五成。”

必勒格道：“好！大阳先生，说得好！”合塔合失也忍不住点点头。

阳枋又道：“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系，可以说也是大有可为……”

合塔合失摇了摇头，道：“不会的，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八面玲珑，她的几个儿子也都深藏不露，想要让他们在忽里台上反对贵由，那是不可能的。”

阳枋笑道：“哈敦说得不错，要想让唆鲁禾帖尼及她的儿子们在忽里台上反对贵由，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个事实，就是按蒙古‘幼子守灶’传统，汗位本来应该在他们那一系传承的。哈敦刚才也说了，唆鲁禾帖尼八面玲珑，是人中女杰；她的儿子们一个个深藏不露，是一条条强悍的卧龙。咱们想想，这样一个家族，他们甘心本来应该落到他们头上的汗位，在别的家族延续传递吗？”

“他们确实不会甘心！”必勒格点点头，却还是迟疑地说道，“不过那又怎么样？不管是贵由继承汗位还是咱们小王爷继承汗位，不是都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吗？”

“大有关系！”阳枋道，“贵由王爷实力强劲，咱们小王爷目前看起来还非常弱。千户大人，如果您是拖雷家族的人，您是愿意看到贵由王爷登上汗位，还是愿意看到失烈门王子登上汗位？”

必勒格道：“我当然愿意看到弱的对手登上汗位了……”

“对呀！”阳枋道，“所以，在忽里台上，您觉得拖雷家族会支持贵由，还是支持咱们小王爷？”

必勒格沉思着，点了点头。

合塔合失却叹口气道：“大阳先生啊，这拖雷家族的人是一窝老狐狸，就算忽里台上拔都会反对，哈剌旭烈会反对，他们也未必会当面反对啊……”

阳枋笑笑道：“不错，他们在会上或许不会当面反对，但是，只要他们存了反对的心思，这事情就存在变数。只要有变数，咱们就有希望。小王爷继承大汗的胜算便可能增加到六成，甚至八成，十成！”

合塔合失悲观地说道：“拖雷家族一个个都如狼似虎，别说胜算增加，很可能还会减少呢！再说了，就算吾儿如愿以偿当上大汗，最后还不被拖雷家族的群狼给残忍撕咬！”

阳枋笑道：“当上大汗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咱们得先做好这前一段。”

必勒格说道：“是啊，哈敦，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凭咱们目前的实力，小王爷什么时候能登上汗位啊？”

合塔合失满脸沮丧，不再开腔。

阳枋见气氛有些压抑，笑了笑，又说道：“哈敦，就算咱们不去考虑拖雷家族的不确定因素，其实咱们也有再增加胜算的办法！”

合塔合失问道：“什么办法？”

阳枋道：“刚才咱们不是说到，推荐大汗需要看战功吗？咱们可以在这件事上再做一些文章……”

合塔合失苦笑道：“说到战功，咱们可就更加露怯了！先夫过早去世，吾儿年纪尚幼，能有什么战功可言？”

阳枋道：“哈敦，咱蒙古第二次征战四方的时候，贵由王爷参加西征，阔出王爷领导南战，两人所建战功，可算是半斤八两，基本上没有胜负。咱

们只说现在……”

合塔合失道：“现在更无从说起。在这一次南征南家思中，贵由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指挥打仗的汪德臣兄弟是贵由家的那可儿，他们在南家思四川打得风生水起，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州府。整个蒙古都在传扬他们的战功啊……”

“不着急，哈敦！”阳枋哈哈一笑道，“战争没打到最后，胜负谁也说不准！汪德臣他们在南家思打了胜仗，自然是战功。但如果他们打了败仗呢？那非但无功，反而是过了，对不对？”

合塔合失没好气地说道：“汪德臣兄弟能干得很，现在差不多要把整个四川都给攻下来了，怎么会打败仗？”

阳枋摇摇头道：“未必！汪德臣前段时间攻势如虹，在四川战场上势如破竹，那是因为南家思在四川的制置使是余晦。但据山人所知，余晦因为作战不力，已经被南家思皇帝赵昀撤换，重新换成余玠了……”

必勒格道：“这个我知道。余玠确实比余晦能干。但是，蒙古军对四川的包围之势已形成，余玠再能干，能在短时间内，打破汪德臣兄弟的铁桶阵吗？”

阳枋道：“千户大人说得不错！不过，如果真想让汪德臣败，也并非没有可能……”

合塔合失着急地问道：“先生有什么好办法？”

阳枋看了合塔合失一眼，笑道：“哈敦，山人乃是汉人，在这里和你们讨论如何让蒙古人败让汉人胜的办法，你们会不会怀疑山人是奸细？”

合塔合失一怔，不知该怎么说。

必勒格则笑道：“哈哈，大阳先生，就算您是一个奸细，咱们也愿意听听您这个奸细的‘奸谋’！”

阳枋道：“为什么？”

必勒格道："您是在和咱们讨论如何让贵由的那可儿们打败仗，这个想法和咱们是一致的。咱们蒙古战将如云，折了一个汪德臣又算得了什么？等咱们小王爷登上汗位后，再派战将攻打南家思，谅那么一个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咱们根本就没把它放在眼里！"

合塔合失点点头，也自傲地说道："不错，强悍如花剌子模、金、夏诸国，都不是咱们蒙古的对手，那南家思还能掀起几个浪子……所以，咱们相信你！"

阳枋尴尬地笑了笑，说道："呵呵，多谢哈敦您的信任！唉，表面看起来，山人似乎在做奸细，其实不然。山人如果帮助失烈门王子成功继承汗位，那就是让蒙古帝国重新走上正轨，实现人心一统，权力一统。到那时候，蒙古将变得更加可怕，更加战无不胜。若是蒙宋两国再发生战争，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如果说山人是一个奸细的话，那也是蒙古的奸细啊！"

合塔合失和必勒格对望了一眼，都点了点头。

阳枋接着激愤地说道："做奸细是人生的大耻辱，自古至今，谁愿意做啊？但是，赵昀昏庸无能，宋廷奄奄一息，要想靠这样的皇帝、这样的朝廷一统天下，给天下苍生带来幸福，那是白日做梦。原本山人想找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隐居终老，但哈敦您把山人请过来，又给山人讲了小王爷的事。山人便生出妄想，如果能做第二个耶律楚材，给天下苍生带来幸福，就算被万世唾骂，山人也心甘情愿啊……"

必勒格哈哈一笑道："如果大阳先生愿意做第二个耶律楚材，难道咱们小王爷不能做第二个成吉思汗吗？是不是啊哈敦？"

合塔合失高兴地大笑道："当然当然，本宫也乐于做第二个孛儿帖！"

必勒格一抱拳道："好啊，大阳先生，那您快说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汪德臣兄弟打败仗吧？"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

合塔合失和必勒格快步走进监国太后大帐，来到脱列哥那面前，跪地施礼磕头道："臣媳合塔合失，拜见太后可敦！"

脱列哥那面无表情地问道："合塔合失，你来干什么？"

合塔合失道："太后可敦，臣媳最近得到了一尊漂亮的玉佛，特来敬献给可敦！"

合塔合失让必勒格打开礼盒盖子，把那尊两尺高的青白玉佛拿出来，呈给脱列哥那看。

脱列哥那本来不想理睬合塔合失，但看到玉佛，心里一动，面色缓和地说道："呈上来哀家看看！"

侍卫把玉佛从必勒格手中接过来，搬到龙案上。脱列哥那用手捧了捧，竟一时没有抱动。她忍不住站起来，绕着玉佛转来转去地看。

奥都剌合蛮在旁边看见了，也是两眼放光，喃喃赞道："好漂亮的一尊玉佛！"

脱列哥那瞟了奥都剌合蛮一眼，笑道："奥都剌合蛮，你走南闯北，做遍了天下生意，你见过这样的玉佛么？"

奥都剌合蛮道："少见！少见！青白玉微臣见过，值不值钱，主要看玉身上云烟晕染的均匀程度。像这种又大又均匀，质地如此细腻纯净的玉佛，说老实话，老臣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

脱列哥那听奥都剌合蛮这么一说，更加高兴，一时忘了对合塔合失的不快，和颜悦色问道："侄媳，这尊玉佛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合塔合失道："启禀太后可敦，这尊玉佛臣媳是从南家思四川的嘉定得来的！"

脱列哥那惊奇道："四川嘉定？那里竟然有这样的好宝贝？"

"正是！"合塔合失道，"可敦，据臣媳所知，四川这样的宝贝多的

是，臣媳只是偶然得到其中小小的一块！汪德臣将军现在不正在围攻四川吗？可敦还想要的话，只需问他们一声，他们肯定会把更大更漂亮的宝贝呈上来的！”

脱列哥那忍不住嘟囔道：“他们从来没有送过什么宝贝回来！”

合塔合失惊呼道：“不会吧，汪家几位将军现在已经占领了四川大部分州府，可以说，能得到的宝贝他们都已经得到了，怎么可能没有宝贝呈送给可敦呢？”

脱列哥那没有开腔。

奥都剌合蛮转着眼睛左右看了看，干笑道：“或许是那些汉人早就把宝贝藏起来了，所以汪德臣兄弟才一无所获吧？”

合塔合失也笑道：“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搞到手了，不过还没来得及送给可敦，相信不久他们就会呈上来的！”

合塔合失说完，向脱列哥那行过礼，便匆匆退出去了。

合塔合失一走，脱列哥那马上冲奥都剌合蛮抱怨道：“合塔合失不提醒，哀家还差点忘了！你说那汪德臣在四川打了这么久，怎么就没点什么好宝贝送回来呢？是他们没搞到，还是宝贝都给他们贪污起来了？”

奥都剌合蛮道：“可敦，不是汪德臣兄弟没搞到宝贝，而是您中计了！”

“中什么计了？”脱列哥那茫然不解地问道。

奥都剌合蛮道：“中合塔合失的反间计了……”

“反间计？”脱列哥那恍然大悟道，“你是说，合塔合失在离间哀家和汪德臣兄弟的君臣关系？”

“但愿老臣是瞎猜的！”奥都剌合蛮道，“不过，汪德臣兄弟毕竟是可敦您家的那可儿，他们在四川打得如何，直接影响着那颜们对您和贵由王爷的信任！可敦不是要召开忽里台，让那颜们推荐贵由王爷为汗位继承人吗？怎么能怀疑汪将军呢？”

脱列哥那猛醒道："哎呀，你不说，哀家还真差点中计了，这个浪蹄子，竟然敢在哀家面前使阴招，看哀家怎么整死她！"

说着，脱列哥那抱起那尊玉佛，就要砸在地上。

奥都剌合蛮盯着脱列哥那，嘿嘿笑道："可敦，这么漂亮的宝贝，您也舍得砸？"

脱列哥那怔了一下，最后还是把玉佛慢慢放下来，立在桌上。但她仍然很不解气地骂道："这个浪蹄子，什么时候学得这么阴险！她以为拿一块宝贝给哀家就能把哀家迷惑住？这简直是妄想，哀家堂堂监国太后，什么宝贝没见过，她这简直是在侮辱哀家的人格！哼哼，奥都剌合蛮，你立刻去把她叫过来，哀家劈面给她两耳刮子！"

奥都剌合蛮忙说道："可敦息怒，老臣以为，这件事情，咱们心里明白就是了，不宜声张！合塔合失原本就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如果您公开教训她，大家更要同情她了，咱们不又中了她的奸计了吗？"

脱列哥那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道："好吧，哀家就暂时饶过她！等贵由登上汗位那一天，哀家会让她好看的！"想了想，却又抬头问道："奥都剌合蛮，你说汪德臣兄弟在四川那么久了，真的什么宝贝也没搞到？"

奥都剌合蛮笑笑道："应该是没有，否则，他们一定会送到蒙古来孝敬可敦您了……"

哈拉和林城，合塔合失府

合塔合失和必勒格走进阳枋住处的时候，阳枋正在桌上把玩着一尊羊脂玉佛。

那是一尊和刚才送给脱列哥那一模一样的玉佛，不过这一尊是羊脂玉质地的，显然比青白玉的更漂亮，更值钱。

合塔合失和必勒格眼睛都直了。必勒格问道："大阳先生，您哪里来这

么多宝贝啊？而且每一件都价值连城，想不到您竟然是个大富翁！”

“呵呵，天地如逆旅，宝物若浮云，”阳枋淡淡地说道，“这些宝物都不是山人的，是山人在四川嘉定的一个朋友送的。山人的朋友原本富甲天下，不料突遭横祸，最后只剩下山人朋友一个人留在世上。他一时心灰意冷，把宝物全赠予山人，遁入空门了。‘天地如逆旅，宝物若浮云’这句话，就是那位朋友转赠山人时说的！”

“想不到世上竟然有这样的奇人！”必勒格大为感慨道，“大阳先生，您也很了不起，这样漂亮的宝贝，您眉头也不皱一下就送出去了！”

“天地间的东西，若有用，它就是宝贝；若无用，它就是废物。”阳枋道，“如果送出去的玉佛能让失烈门小王爷顺利地登上汗位，何不发挥它的作用呢？”

合塔合失感动地说道：“大阳先生，你如此尽心尽力为我儿做事，本宫感谢你！”

“山人愧不敢当！”阳枋接着又问道：“哈敦，宝贝送出去了吗？太后可敦可喜欢？”

合塔合失高兴地说：“脱列哥那喜欢得不得了！而且正如你预料的，当本宫点出汪德臣兄弟的名字后，可以明显地看出她的不高兴！看来，她已经在怀疑汪德臣兄弟了！”

阳枋却并没有显示出高兴的样子，说道：“未必，如果山人猜得不错的话，你们走后，奥都剌合蛮一定会告诉太后可敦，这是咱们的反间计！”

合塔合失大惊道：“真的吗？那咱们的努力不就白费了？你不但白白损失了一个宝贝，本宫也因此引得脱列哥那怀疑！哎呀，这如何是好？”

合塔合失不安地转来转去走了几步，埋怨阳枋道：“你也真是，既然知道会有这么个结果，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还让我们去送什么宝物？”

“哈敦别着急，”阳枋举起手中的羊脂玉佛，说道，“现在咱们再把这

个宝贝送出去！”

合塔合失道：“送给谁？”

阳枋道：“送给奥都剌合蛮！”

“送给他？”合塔合失道，“你不是说他看出了咱们在使反间计吗？他怎么还会接受咱们的东西？”

阳枋笑道：“咱们去送，他自然不肯接受，如果这个东西是汪德臣送给他的呢？”

合塔合失眼睛一亮：“汪德臣送他的？”

九顶山灵宝峰，灵宝塔上

俞兴和吴华来到九顶山灵宝峰，爬上灵宝塔，两人站在塔顶，遥望着栖鸾峰凌云大佛处那一片焦黑的山景。

俞兴眉头紧皱，双目垂泪，喃喃说道：“凌云大佛自修建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那天宁阁也是几经翻修，一直罩在大佛头上，让大佛免遭风雨侵凌。没想到，这么漂亮的十三层天宁阁，如今竟然被付之一炬！宝相庄严的大佛，也被烧得满脸焦黑！如此辱没神灵，实在是罪过啊，罪过啊……”

吴华恨恨地说道：“都是那白炼，自以为是，不听大人您的安排，造成栖鸾、集凤两峰丢失，也让大佛变得灰头土脸！咱们之所以选择山寨抗蒙，一大优势就是有险峻的山势及坚固的围墙做依凭。如今敌人涌到山上来了，咱们还有什么优势可言？还能抵挡住蒙古人吗？”

俞兴见吴华情绪激动，忙控制住自己，安慰他道：“吴华啊，白寨主已经知错，这事就不要再说了。不管怎么说，咱们差不多是强借他们的山寨来抗蒙的，他们有情绪，对抗咱们，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咱们再说这样的话，造成山上官军和义军之间的对立情绪，雪上加霜，要打败蒙古人就

更难了。”

吴华道：“大人，您是了解末将的，末将不是一个喜欢乱说的人。自上山以来，白炼多次顶撞您，不服指挥，造成您在军中的威信严重受损。这些，末将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但从来没有说出来过。末将谨记大人的叮嘱，宽让和合，聚力抗蒙。所以末将虽然气愤难平，都闷在肚子里。只有在这没人的地方，末将才敢发一句牢骚啊……”

俞兴拍拍吴华的肩膀道：“吴华，你能做到这一点，相当不容易，委屈你了！为了抗蒙大业，为了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希望你能继续忍耐。你要相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的！”

吴华道：“末将忍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人啊，只怕官军和百姓忍耐不住啊！”

俞兴问道：“吴华，你听到了什么吗？”

吴华道：“本来官军及百姓对山上义军的情绪就很大，只是因为咱们严厉拘束着，他们才不敢说。这次白炼丢失栖鸾、集凤两峰后，他们似乎再也控制不住了，到处都在议论纷纷，窃窃私语。他们说，大人带大家上山来，是为了打仗的！但现在仗不能打，还天天受窝囊气！与其这样，不如早点下山去，重夺嘉定城，踞城防守，那样的话，或许还有一线胜利的希望！”

俞兴道：“吴华，越是最困难的时候，咱们越要坚持住！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依靠山城抗蒙的这个大方针，咱们绝不能改变！你下去要多向官军和百姓解释，告诉他们，困难只是暂时的，胜利会很快来到咱们身边的！”

吴华嘟囔道：“但愿山上的那些人不要再行捣乱，否则，事情真不可收拾了……”

俞兴道：“山上义军的有些做法，虽然咱们不认同，但是，大方向上他们和咱们是一致的，他们也是坚决抗蒙的。所以咱们必须尽量地和他们

搞好关系，团结起来，相信最终咱们一定会成为真正的生死与共的好兄弟的！”

吴华点点头道：“末将明白！大人放心，末将下去后会尽量和官军们解释的！”

“这样就好！”俞兴又说道，“吴华，栖鸾、集凤两峰失陷后，你这里就是前线，你务必要严密防守，绝不能让这座同样从唐朝传下来的宝塔身上染黑！如果你这里也被蒙古人拿下了，咱们不但形势危急，也给官军丢脸了哟！”

吴华施礼大声说道：“末将明白！末将绝不给官军丢脸！”

两人一边说着，一边走下灵宝塔。

刚出塔门，便见李肃劈面赶来，一头差点撞在俞兴身上。

俞兴忙扶住他，笑着说道：“李肃，何事这么着急？本官让你探查的事情，情况怎样了？”

李肃忙施礼答道：“大人，小人正为此事而来……”说着看了一旁的吴华一眼，欲言又止。

俞兴忙说道：“吴华，你速速前去安排部署，小心应对！”

吴华答道：“是！”看了李肃一眼，转身而去。

吴华走后，俞兴才又问李肃道：“怎么样？他有没有异常的举动？”

李肃道：“大人，小人正是发现了一个十分可疑的情况……”

俞兴道：“什么可疑情况？”

李肃道：“前几天，他每天都会从就日峰的山腰处走过去。小人因为隔得远，起初并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要去那里。后来，小人仔细搜查，发现他每次略作停留的地方是一处地道入口。等他走后，小人从那入口处走进地道查看。不过地道里岔口众多，小人什么也没有找到。小人怕迷路，又怕被他转回来发现了，所以钻出地道，回来向大人报告……”

俞兴道："没关系，李肃，你继续盯紧，下次要发现他再有异动，你就及时来告知本官。明白吗？"

李肃点点头，转身离去了。

李肃刚走，赵笑又慌慌张张跑过来，向俞兴说道："大人，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俞兴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慢慢说嘛！"

赵笑道："二寨主到处抓人呢！他已经抓了十几个了，包括沈员外、二牛他们！老百姓都人心惶惶，群情激奋……"

俞兴惊问道："二寨主为什么要抓沈员外、二牛他们？"

赵笑道："小人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人议论说，二寨主怀疑沈员外、二牛等人是蒙古人的奸细，是他们把蒙古人引上栖鸾峰、集凤峰来的，所以把他们抓起来审问呢！"

九顶山拥翠峰，元用住处

俞兴来到拥翠峰元用住处。元用见俞兴赶得匆忙，忙问道："五弟，你这么急急忙忙地赶来，有事吗？"

俞兴道："大哥，二弟是不是在调查奸细的事情？"

元用道："是啊！这次蒙古人能够偷袭得手，绝对是有奸细的！否则，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栖鸾峰大佛旁有一条秘密小道，更不可能冒险渡河往悬崖上爬！哼，这个奸细太可恶了，咱们不把他抓到，山寨将永无宁日！"

俞兴点点头："是的，抓到奸细是必需的！大哥，调查奸细这个任务，是二哥主动申请的吧？"

元用笑道："你怎么知道？"

俞兴也笑道："呵呵，二哥丢掉栖鸾、集凤两峰，心里肯定很着急，肯定急于找到奸细，以洗刷蒙受的羞辱！因此自告奋勇申请前去查探，也是可

以理解的……”

元用道：“五弟，你分析的不错！这……没有什么不妥吧？”

俞兴叹了口气道：“没什么不妥，只不过，大哥啊，二弟洗刷屈辱心切，我怕他过于急躁啊……”

元用担心地问道：“五弟，你听到了什么吗？”

俞兴道：“小弟听说，二哥把沈员外、还有二牛等十多个城里来的老百姓抓起来了……”

元用吃惊地说道：“把人抓起来了？这样的事只能暗中调查呀，怎么能把人抓起来呢？抓起来了还怎么查？二弟一向谨慎，这件事做得这么鲁莽，看来确实是有些着急了！”

俞兴道：“是有些着急了……大哥，小弟还听说，因为二哥抓奸细，让城里来的百姓很惶恐，人人自危啊……”

元用面色严峻，喝道：“来人啊！”

进来两个侍卫，施礼问道：“寨主，有何吩咐？”

元用道：“你们速去找二寨主，让他前来见我！”

两侍卫答道：“遵命！”急急跑下。

九顶山拥翠峰，元用住处

白炼一进门，看到俞兴也在，怔了一下，却也没说什么，转头问元用道：“大哥，你这么急的唤小弟来做什么？”

元用道：“二弟，你查到奸细了吗？”

白炼兴奋地说道：“已经有一些眉目了！大哥放心，小弟很快就会把奸细抓出来的！”

元用问道：“二弟，你是不是把沈员外等老百姓抓起来了？”

白炼白了俞兴一眼，道：“是啊！这个沈员外嫌疑最大！他自私自利，

为富不仁，奸细极有可能就是他！”

元用黑着脸问道：“听说你把二牛也抓起来了？二牛这人老实巴交的，难道他也有嫌疑？”

白炼争辩道：“二牛前一段时间不是下山到蒙古营中去过吗？怎么会没有嫌疑？说不定他已经被蒙古人收买了！”说着，白炼又瞟了俞兴一眼，说道，“哼，凡是到蒙古营去过的，都有嫌疑！”

俞兴笑道：“二哥，你说有嫌疑，这不假！但凡事得讲证据。你找到证据了吗？没有证据就把他们抓起来，恐怕百姓不服啊！”

白炼道：“虽然没有证据，但他们有当奸细的可能，要不赶紧把他们控制住，说不定那奸细又会去向栖鸾、集凤两峰上的蒙古人传递信息，那样的话，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俞兴道：“有可能是奸细的人太多了。咱们不能因为沈员外自私自利，不能因为二牛曾下山去过蒙古营，就说他们是奸细！要这样去推断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当奸细的嫌疑，因为我们都和蒙古人打过交道，都有嘴巴能说话，都向往到嘉定城去过平静的生活。总不能把我们所有人都抓起来吧？”

俞兴一番略有调侃的话，让白炼老羞成怒，他气冲冲叫道：“俞兴，白某就知道，白某丢掉栖鸾、集凤两峰后，你在一边幸灾乐祸，巴不得白某被山上所有的人嘲笑，不耻！所以你在我大哥面前说坏话，阻止白某查探奸细！你的如意算盘白某清楚得很，只要抓不到奸细，罪孽就会永远背在白某身上……”

俞兴尴尬地笑着说：“二哥，你误会小弟了！你觉得小弟是这样的人吗？”

白炼嚷道：“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奸邪小人！你上山以后，害死了三弟，迷惑了四妹，蒙蔽大哥，唯一不屈服的就是我白炼！现在好了，白某丢

掉了栖鸾、集凤两峰，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不敢再反抗你，你就可以在山上为所欲为了……”

俞兴气得身子微微发抖。

元用忙大声喝止白炼道：“二弟，不许你这样说五弟！咱们现在都已经是结拜的兄弟了，你为什么还要说这些无中生有伤害感情的话？去！立刻去把沈员外、二牛等人放了！查探奸细这件事，你也不要做了，我另行派人去查！”

白炼大吃一惊，梗着脖子说道：“不，不放！大哥啊，你是我大哥，你怎么能这样说话？要是放了他们，小弟在山上还有面子吗？再说了，在我们的审问下，这些人已经有所松口，眼看就要亲口承认了。这时候放他们，不是放虎归山吗？”

正说着，赵笑跑进来，焦急地报告道：“大人，元寨主，不好了。有大批城里来的老百姓围堵在提刑室外面，要求释放沈员外、二牛等被抓的老百姓呢！”

元用一听，气愤地指着白炼骂道：“白炼，你，你看你干的好事！你说，现在该怎么收场？”

白炼满不在乎，嘟囔道：“有什么不好收场的？派兵把他们驱离提刑室就是了！如果他们谁敢再不听，就把他们抓起来，看谁还敢再闹！”

元用严肃地说道：“驱离？抓人？白炼，我看你完全是被你的自私自利蒙蔽了你那颗原本聪慧的心！要这样搞下去，你想一想，城里和山上将形成多大的对立情绪？到时候敌人没有攻上山来，咱们已经自己把自己搞乱了！还打什么仗？抗什么蒙？依我说，咱们别再折腾，干脆就此散伙得了！”

白炼见元用的模样有些吓人，不敢再开腔。

俞兴看气氛有点紧张，忙软言说道：“大哥，这件事你也不要太生气。

百姓那儿，一会儿让小弟去劝说劝说。至于已经抓起来的那些百姓，二哥说得也有道理，现在确实不适宜就把他们放了……”

元用吃惊地看着俞兴道：“五弟，你不要为了照顾二弟的面子，就勉强行事！做错了就要纠正，该放人咱们还必须得放人！”

白炼见俞兴这样说话，也有些动容，但嘴上却不讨饶地说道：“稀罕你给面子！”

元用怒道：“你还说！”

俞兴笑道：“大哥，小弟这样说，不仅仅是为了照顾二哥面子。如果百姓没去围堵提刑室，咱们及时放人是应该的。现在百姓已经去围堵提刑室了，如果咱们被百姓一逼，就轻易放人，那官府及山寨在百姓心中将会更失去威信。没有了威信，咱们将来还怎么打仗？”

元用想了想，慢慢地点点头，又转头语气重重对白炼说道：“二弟，你看人家五弟，是什么胸怀？心里所思所想，全都是抗蒙的大局，哪像你，小肚鸡肠！你真该好好地学一学！”

白炼把脑袋别到一边，嘟囔道：“我会让你们相信，奸细就在被抓的那几个人中间的！”

俞兴笑道：“二哥，没关系，你可以继续审问他们，清者自清！不过，你可不能实施刑讯逼供，要是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放出去后，老百姓看见了，说不定又会闹起来……”

白炼鼻孔哼了一声，转身出去了。

九顶山拥翠峰，提刑室外

九顶山拥翠峰提刑室外，数百名百姓聚集在那里，情绪激动地挥舞着手，嚷闹着。

俞兴大踏步走到众百姓面前，站到一处高一点的地方。

众百姓看见俞兴到来，渐渐地安静下来。

俞兴道："乡亲们，现在蒙古人大军压境，咱们栖鸾、集凤两峰更是被他们占去。所有的将士都坚守在自己位置上，小心紧张地防备着蒙古人再次发动进攻。你们不在自己的岗位上，却聚集在这里来做什么呢？"

人群中一阵沉默。

良久，才有个年轻人说道："俞大人，栖鸾、集凤两峰丢失，那都是二寨主酗酒轻敌所致！二寨主没有本事守住阵地，却把罪错怪在咱老百姓身上，请问这该与不该？"

旁边一个老者见那年轻人说话有些冲，怕激怒了俞兴，赶紧打圆场道："俞大人，咱们并非聚众闹事，实在是二寨主抓了沈员外有些冤枉。小老儿可以证明，上山后，沈员外一直和小老儿住在一起，他不可能和蒙古人接触，更不可能当奸细给蒙古人通风报信。咱们到这里来，是请二寨主放了沈员外的……"

另一个小伙子也嚷道："是啊是啊，二牛也不可能通风报信！二牛的家人都给蒙古人杀了，他恨死蒙古人了，怎么还会去给蒙古人当奸细呢？"

又有人嚷道："今天抓一个，明天抓一个，这要抓多少人啊？"

俞兴道："乡亲们，本官问你们，你们想不想把奸细查出来？你们恨不恨那奸细把蒙古人引上山来，夺去咱们栖鸾、集凤两峰？"

百姓们都说道："恨啊，夺我土地，杀我亲人，我们怎么不恨呢？但是……"

俞兴道："恨就对了！不管怎么说，二寨主抓人的目的，是为了查出奸细。二寨主并没有说那些被抓的人就是奸细，二寨主只是在调查。如果他们真不是奸细，还怕调查吗？对不对。"

众人点点头，俞兴又说道："不过，本官告诉大家，这个调查，仅限在那些被关起来的人中间，不会再涉及其他人了，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

安安心心去做自己的事情！”

听到俞兴这么说，众人都“哦”了一声，明显放松的样子。却也有人担心地问道：“那些被抓起来的人，什么时候才放出来呢？”

俞兴笑道：“咱们只是问一问，如果没有问题，立马就会放出来的！再说了，现今蒙古人已经占据了咱们两座山峰，把那些有嫌疑但并不是奸细的人隔离起来，其实也是在保护他们，免得再受到别人的怀疑，对不对？”

众人都觉得俞兴说得合情合理，点点头，陆陆续续散了。



第二章 谁是奸细

求睦忍叛变又遭叛　表忠解猜忌反被猜

九顶山拥翠峰，知府驻所

这一天，元用来到知府驻所，走进房间，对俞兴说道："如今蒙古人占领了栖鸾、集凤两峰，就像在咱们山上插进了两颗钉子，让咱们十分难受！五弟，你可有良策把他们撵下山去？"

俞兴道："这几天，小弟正在筹划这件事。大哥，虽说蒙古人占据了咱们两座山峰，但他们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前有咱们紧逼环视，后有大江阻隔，他们已成为孤军。只要咱们切断他们江上的补给线，这边再发力猛攻，必然把他们撵下山去。"

元用道："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但是，咱们怎样才能切断他们江上的补给线呢？"

俞兴道："蒙古人远道而来，加上四川路途崎岖，因此，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战船。上次过江上山偷袭得手，用的是羊皮筏子。这种羊皮筏子轻便灵活，但也有很大的弱点。一次最多载两个人，如果水流太急，他们还根本就过不来，很可能就被江水冲到下游去。所以上次他们是选了一个明无风的夜晚进行的。不过，这样的日子一个月内并没有几天。要想再渡，困难很大。小弟已经接到探报，为了继续渡江，他们一边准备在大佛脚下到对岸的沙洲之间搭一座浮桥，一边采伐树木，打造战船。"

元用道："搭浮桥？三江汇流之处，江水这么急，想搭浮桥，恐怕不容易吧？"

俞兴道："虽然不容易，但这是他们接通补给线最好最快捷的一个办法，一旦浮桥连通，则山上将和城里连为一体，咱们再无防御优势可言。到那时候，才是咱们的灭顶之灾！所以，咱们必须要想办法破坏他们的这些渡河设施！只要摧毁了他们的渡河设施，偷上山来的那些蒙古人，就像跳到岸上的鱼，用不着管他们，就会自取灭亡的。"

元用高兴地说道："说得不错！五弟，你想到摧毁的办法没有？"

俞兴道："最好的办法就是用……"

俞兴正说着，李肃气喘吁吁闯进来，焦急地说道："大人，他又去了！又去了……"突然看见元用也在那里，李肃赶紧闭上嘴巴。

元用觉得奇怪，问道："谁又去了？去哪儿了？"

俞兴忙笑道："没事，大哥，军中的事情，小弟得赶紧去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再接着讨论！"

俞兴和李肃快速跑出去了，元用瞠目结舌，自言自语说道："这五弟搞什么鬼？神神秘秘的！"

九顶山就日峰，半山腰上

元利在九顶山就日峰半山腰急速地奔跑着，一边跑，一边不时停下脚步，往四周观察，看看有没有人跟踪。俞兴和李肃猫着腰，利用矮灌丛及庄稼做掩护，远远地跟在后面。当元利走到山腰处的一个地道口的时候，他再次停下脚步，很仔细地往四周瞧了瞧，确定没人后，才一头扎进地道里不见了。

俞兴给李肃一挥手，两人极快地靠近地道口，跟着元利走了进去。

地道里非常复杂，岔道众多，为了避免被发现，俞兴和李肃尽量让脚下不发出声音，而且还只能远远地跟着。元利在前面若隐若现，极难跟踪。当走到岔道口，又看不见元利的时候，俞兴就把耳朵贴在地道壁上，仔细地听。然后两人再顺着元利脚步声的方向往前走。

这样走一段路，俞兴停下来，驻足听了一会儿，对李肃悄声说道："元利的脚步声消失了……"

李肃有些着急，问道："难道咱们跟丢了吗？"

俞兴摇摇头道："不是的，元利应该就在这附近。"

两人继续在黑暗的地道里往前摸索。突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一点微弱的亮光，两人蹑手蹑脚往亮光处走去。原来亮光是从一个石门缝里漏出来的。

两人摸到石门前，一发力，把石门掀开。

身后的声响把石洞里的元利吓得尖叫一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脸色蜡黄，满眼惊恐。他的旁边，是一个打开的盒子。盒子里外散落着许许多多的珠宝玉器和金银。

俞兴走过去，蹲下来，拿起一挂珍珠放在眼前看了看，沉着脸问道："元利，哪来的？"

元利慌慌张张说道："俞，俞大人，小人，小人是在，是在地道里捡到的……"

俞兴又问道："在哪个地道捡到的？"

元利往四周乱看了看，指着一处说道："在前面，前面……"

俞兴拿起那串珍珠上的璎珞，冷笑道："这种穿珠子的璎珞，只有蒙古人才有。还有，这个盒子上面，印的也都是蒙文。蒙古人远在漠北，怎么可能天远地远地把大笔财宝遗落在这里的地道里？"

元利说话变得利落了，辩道："小人不知道哇，或许是某个到嘉定来做生意的蒙古富翁，遇到战乱了，藏在地道里，想等天下太平了再来取也未可知……"

俞兴死死地盯着元利，看得元利心里直发毛，慌乱地说道："大，大人，您这样看着小人做什么？"

俞兴喝道："元利，你还狡辩！快告诉本官，你是不是给蒙古人通风报信，蒙古人才送了这些珠宝金银给你？栖鸾峰上的那条秘密小道，是不是你告诉蒙古人，让他们偷上山来的？"

元利面如死灰，却还讷讷地辩解道："不，不是的，小人，小人和蒙古人没有，没有联系……"

"你还不承认？"俞兴大声呵斥道，"你如果不承认，本官就把这事告诉你哥，看他怎么处置你！上次你在山上替蒙古人发传单，本官已然在你哥

面前替你遮掩！如若这次你再不承认，本官可就不管了！”

元利听了俞兴说“遮掩”的话，仿佛一下就看到了希望，急忙跪倒在地，大声哭道：“大人，大人啊，小人向您坦白，这些金银珠宝确实是蒙古人给小人的，栖鸾峰上的那条秘密小道，小人确实在蒙古人面前提过。但仅此而已，小人并没有带他们上山，并没有干过其他坏事！求大人原谅小人，别告诉我哥，小人以后再也不敢了……”

俞兴气得脸缩成一团，嘴唇哆嗦着，半天方说道：“元利啊元利，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上次你替蒙古人发传单，你说是为了救你娘，那件事虽然错了，但多多少少体现了你的孝心！这次又是为了什么？难道这些钱就能让你出卖国家，出卖家乡，出卖自己的亲邻，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吗？你知道你这是多大的罪吗？就是杀你一千次，就是将你凌迟处死，也不抵你犯下的罪行啊！”

元利额头在地上如捣蒜般地磕着，边磕边哭诉道：“大人，大人啊，小人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真的！这是最后一次，您就饶过小人吧，最后一次……”

俞兴痛苦地说道：“唉，元利啊，你让本官怎么相信你？上次你都在佛祖面前发过誓了，这次还是为了金钱出卖良心？你还有什么信义可言？本官如何能信你？”

元利慌急地说道：“不会的不会的，小人绝对不会再撒谎了！”说着，他的眼睛往四处张了张，发现旁边石壁里有个蛛网密布的断头佛像，忙爬过去，在佛像面前拼命磕头道，“佛爷爷在上，小人元利所说的话句句属实，以后再也不敢为蒙古人做事了！如果再当奸细，天诛地灭，万劫不复，永世不为人……”

俞兴有些发呆，喃喃道：“唉，元利，你让本官怎么处理你？本官若告诉了你哥，你休想再有活命！本官若不告诉你哥，你这么大的罪错，怎么可能饶恕你……”

元利听出俞兴话里有松动的意思，一下来了精神，忙又爬回到俞兴面前，磕头哭道："大人，大人啊，就算您不可怜小人，你也要可怜小人那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啊！她为了山上的抗蒙大业，受尽磨难，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她对小人倾注了很大的希望，希望小人能读书上进，将来能去考功名！如果让她老人家知道了小人是奸细，她肯定会气死的！大人啊，您可怜可怜小人那年迈的老母吧！"

俞兴听到元利说起颜老太太，忍不住双眼垂泪，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唉，看在老人家的份上，元利，本官再饶你一次。希望你记住你说的话！绝对不能有第三次！绝对不能了！明白吗？"

元利立马就止住了哭声，一骨碌爬起来，连声说道："谢谢大人！谢谢大人！大人的不杀之恩，小人没齿难忘！没齿难忘！"

俞兴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道："你说的这些没用！本官暂时没处罚你，并非饶过你的过错，而是看在老人家的面上，不忍而已！等到咱们把蒙古人撵出去后，如果你没有再犯就算了，如有再犯，到时候一并给你算总账！现在，本官把李肃派到你身边，你必须随时随地和李肃在一起，同吃同住同睡，绝不能离开他半步！如有违反，逃离，本官便当通敌罪来处理你，明白吗？"

李肃不满地叫道："大人，您怎么让小人和这个卖国贼在一起？小人不，小人要跟着您，去战场上杀敌！"

俞兴拍了拍李肃的肩膀，说道："李肃，咱们先出去，本官和你说两句话……"

李肃和俞兴来到石洞的一侧。俞兴悄声说道："李肃，本官交给你的这个任务，比上战场杀敌还重要！这元利犯了大罪，照理该以死罪论处。但是咱们现在不好杀他，毕竟他是元寨主的亲弟弟。虽然元寨主不会护短，但咱们要出手做这事，不利于官军和义军的团结。但是咱们也不能放他，放了他，说不定他又会去给蒙古人通风报信。咱们又不能把他关起来，那样的

话，无疑告诉元寨主，元利是奸细。因此，只能是你死死地把他盯住！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如有闪失，意味着咱们山寨有可能将再次遭受重大损失，你明白吗？”

李肃虽然不高兴，但仍然郑重地点了点头。

九顶山拥翠峰，颜老太太住处

俞兴、李肃、元利走进九顶山拥翠峰颜老太太住处。颜老太太看见元利走了进来，生气地嚷道：“元利，你又疯到哪儿去了，这么半天才回来！今天的书，你一句都还没念过呢！”

看见俞兴也跟在后面，忙站起来，笑着招呼道：“俞大人，您怎么来了？”

俞兴笑道：“呵呵，颜伯母，侄儿看见元利在山上疯玩，想到他可能又没专心读书，所以就把他抓起来，给您押送回来了！”

颜老太太十分过意不去：“哎呀，俞大人啊，抗蒙的事情那么多，您那么忙，竟然还帮老身管这样的小事，实在不应该，实在不应该啊！”转身又骂元利道，“都是你这东西不成器！不学好！还惹得俞大人为你耗费时间！”

俞兴道：“元利兄弟是有些贪玩！颜伯母，侄儿觉得元利兄弟确实需要管束一下。您看这样行不行？侄儿把李肃派过来，让他给元利兄弟当书童，陪伴他读书！”

颜老太太一听，满心欢喜，脸上现出高兴的神色，不过她嘴上却说道：“俞大人啊，您能让李大人过来提点元利，老身十分感谢！但是，如今山上正是用人之际，李大人是您的侍卫，有很重要的工作，怎么能为了咱这个不成器的小子，浪费李大人的时间呢？”

俞兴道：“没关系的伯母，帮助元利兄弟学习的工作同样重要！侄儿已经给李肃交代了，让他陪伴在元利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就是睡觉，也要

和元利兄弟睡在一起，确保元利兄弟此后再不荒废时光！”

颜老太太感激地说道：“谢谢谢谢！老身都不知该说什么，谢谢俞大人，辛苦李大人！”

俞兴转头对李肃说道：“李肃，你必须陪好元利兄弟，要是让他荒废了学业，本官可要重重地处罚你的，明白吗？”

李肃道：“小人明白！”

俞兴又对元利说道：“元利，咱们可是说好了的，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规规矩矩地读书，不要再四处乱跑。若再有以前的那些行为，本官对你再不会客气了！”

颜老太太在一边说：“对，重重地处罚！重重地处罚！”

元利苦着脸不敢开腔，只是不停地点头。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夜晚，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里，灯火通明。山寨及官军众头领聚集在大厅里，听俞兴发布命令。

俞兴道：“胡冲，你带领五十个兄弟，偷偷下山去，从下游过江，找到蒙古人正在打造的战船，一把火给他们烧光！”

“是，大人！”胡冲响亮地回答道。

俞兴问道：“五十人够不够？”

胡冲豪迈地说道：“大人，当年王坚将军二十几个人就烧光了蒙古人的千艘战船，大人您更是十二人攀上信阳城头，斩杀其主将，末将五十人如何不够？”

“好，有志气！”俞兴道，“不过你要特别小心，上次咱们偷袭蒙古奥鲁营后，蒙古人已经加强了防范。这次你去焚烧他们战船，肯定会更加困难。本官希望你们五十个兄弟都能安全回来，不能再像同庐兄弟那样，明白吗？”

胡冲见俞兴提到江同庐，心中也触动了感情，忙哑声回答道："大人，末将明白……"

"四姐！"俞兴又召唤小青道。

"在！"小青一抱拳答道。

俞兴道："蒙古人现在正在大佛脚下和对岸沙洲间搭建浮桥，欲打通从嘉定城到山上的通道。小弟也给你五十个人，你偷下山去，从上游放竹排携火油干草顺江而下。在竹排靠近蒙古人浮桥时，放火箭点燃火油，一举烧毁敌人浮桥！"

小青道："遵命！"

俞兴又柔声说道："小青啊，你此行非常凶险！为了确保大火能够烧掉蒙古人浮桥，你必须选择一个雨后浪急的天气。但是，这样又会增加你们驾船的难度。你们要选择好恰当的时机放排，既要能更好地点燃蒙古人的浮桥，又不能伤到自己。一旦火油点燃，你们必须迅速撤退，绝不可与蒙古人恋战！咱们山寨兄弟等着你们安全返回……"

小青见俞兴称呼自己是"小青"，亦是动情不已。其实她原本就不喜欢当什么"姐姐"，起初也觉得有些新鲜，但新鲜劲一过，就发现很有隔膜。现在听到一声"小青"，倍觉亲切温柔，忙软软地答道："是，俞大哥，小青记住了，一定会安全回来的……"

俞兴点点头，转头四处望了望，问道："二哥呢？二哥怎么没来？"

元用忙说道："五弟，二弟去提刑室了，他说沈员外已经崩溃了，今天一定会开口交代的！"

俞兴皱了皱眉，笑着问道："大哥，二哥对沈员外等人没有搞刑讯逼供吧？"

元用道："五弟放心，二弟绝没有刑讯逼供。正因为如此，沈员外才坚持了这么久不交代。二弟说他很有把握，沈员外今天会交代的，所以元某就

同意他去了。”

俞兴未置可否，转头对众人说道：“各位，你们务必做好准备，胡冲和小青一旦偷袭得手后，咱们便对栖鸾峰和集凤峰的蒙古人发起攻击，务必一举拿下两峰，全歼山上蒙古人！”

众人纷纷叫道：“俞大人，您就下命令吧！驱逐偷上山来的蒙古人，咱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俞兴道：“大家的心情本官能理解。不过，咱们得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大家首先要守好自己的山峰，绝不能给蒙古人留下可乘之机。二是承担总攻的主要任务由吴华来做，因为吴华离栖鸾、集凤两峰最近。其他各峰，分一些支援吴华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众人虽有些沮丧，但仍然接受了命令。俞兴转头对元用说道：“大哥，各峰分出来的兵力，由咱俩指挥。咱们要从三面围攻上去，只留下西面临江的悬崖给蒙古人逃命……”

元用尚未回答，程凯便插嘴问道：“大人，咱们就该一举全歼蒙古人，为什么要给他们留下逃命的通道？”

俞兴道：“蒙古人占据栖鸾、集凤两峰地势之便利，咱们由下往上攻，会非常困难。如果敌人知道他们已没有逃生之路，他们将会和咱们死战到底。那样的话，咱们的损失将很严重。反之，如果咱们把悬崖及那条秘密小路留给他们，他们有了退路，一旦打不赢，就会生起撤退动摇的心思，咱们的胜算就更大一点。”俞兴又笑道，“其实，所谓留给蒙古人的逃生通道，不过是一个镜花水月而已，身后是悬崖，一条小小的路，能有多少人挤下去？就算挤下去了，咱们业已把浮桥等一应渡河工具给他们烧毁，他们能往哪里逃？”

众人方才恍然大悟，都纷纷夸奖俞兴妙计。

俞兴最后命令道：“大家都做好准备！小青江上火起，便是咱们进攻的

信号！此次务必戮力而为，一举夺回咱们丢失的两座山峰！”

众人领命，正要离去。白炼风风火火闯了进来，兴奋地高声嚷道：“交代了！交代了！”

元用一听，也很高兴，忙问道：“二弟？沈员外交代了？他真的是蒙古人的奸细？”

“是的是的！”白炼道，“他亲口交代的！他说他和蒙古人交易的条件是，蒙古人占领嘉定后，他在嘉定的田产房屋蒙古人不但不没收，还会再给他增加一倍的田产！”

众人都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小青道：“难怪他要投敌！咱们要求他把田产暂时捐出来军屯，而蒙古人则说双倍地给他。两相比较，他当然要选择最有利的一方啊！”

元用咬牙切齿地说道：“这个沈员外，为了个人私利，全无礼义廉耻，竟然出卖自己的国家、出卖自己的乡亲！这样的人，咱们绝不能让他再留在这个世上！”

白炼对元用说道：“大哥，小弟有个建议，咱们不是要对蒙古人发动总攻吗？正好用这个沈员外来祭旗，激励将士的意志！”

小青附和道：“二哥说得好！活剐了这个卖国贼，看谁还做这种无耻的事情！”

众人都纷纷叫好，群情振奋！

俞兴赶紧说道：“不行不行！绝不能杀沈员外！”

众人都不理解。白炼讽刺道：“俞大人，你的仁慈也太过头了吧？连奸细你也要保护起来！”

小青也说道：“是啊，五弟，汉奸不杀，恐怕众人不服啊！如果大家都为了私利效仿，那咱山寨还不乱成一锅粥？”

俞兴呵呵一笑道：“各位，如果沈员外真是汉奸卖国贼，咱们自然不会

轻饶了他……”

白炼嚷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亲口承认的还能有假？难道你怀疑白某……”

俞兴道：“二哥误会了，小弟并没有怀疑的意思。小弟想说的是，现在不适宜做这事。如果咱们大张旗鼓杀奸祭旗，不是相当于告诉了蒙古人咱们的计划吗？这可是打草惊蛇啊！”

众人才明白过来，都点点头。元用道：“五弟考虑得很周全，就暂且记下这个汉奸的人头，把这一仗打下再说……”

白炼这时问道：“大哥，这次攻击，小弟的任务是什么？”

元用望了望俞兴，俞兴道：“二哥，四姐另有任务了，你就暂且代替她，守护丹霞峰吧……”

白炼打断俞兴道：“怎么让白某守城啊？不行不行，白某要上灵宝峰杀敌！”

吴华很不高兴，冷笑道：“二寨主，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啊？你把栖鸾、集凤都丢了，难道还想把灵宝也丢掉？”

白炼又羞又恼，道：“你……”

元用忙说道：“好了好了，都不说了！二弟，听从命令，立刻前往丹霞峰守护，不得有误！”

元用发话，白炼才不敢再说什么。

九顶山拥翠峰，元利书房

在九顶山拥翠峰的一间书房里，元利把手里的一本书快速地翻来翻去，很不耐烦又百无聊赖的样子。李肃抱着一把剑，端端正正坐在门口，守护着元利。

过了一段时间，只见李肃脑袋渐渐地垂了下去。不过他很快就惊醒过

来，抬起头，看了元利一眼，又直了直身子，抱紧剑。

但李肃只坚持了一小会儿，他的眼睛又控制不住地慢慢合上，脑袋不断地往下垂，抬起来，又往下垂，如此反复。元利见了，在一旁窃喜，装没看见一样大声念书。当李肃的脑袋垂下来，很长时间没再抬起来后，元利丢下书，蹑手蹑脚走到门口，抬起脚，想跨过李肃，偷偷溜出去。却是李肃猛地就醒过来，伸出一条腿拦在门框上，问道："二公子，您这是要到哪里去？请赶紧回去读书！"

元利一甩袖，转过身去，重新坐在位置上，摊开手说道："李肃，你这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你不是已经睡着了吗？睡着了怎么还伸腿过来拦着我啊？"

李肃道："二公子，小人不敢睡着，你赶紧念书吧！"

元利翻开书，胡乱地念了几句，又说道："李肃，这么热的天，咱们在屋里待着多闷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到屋外，找个阴凉的树下，或者山谷之中，有凉风吹着，花香飘着，甘泉喝着念书，岂不是人生的一大美事？也不辜负这大好的时光啊！"

李肃道："哪儿也不去！二公子，俞大人说过，咱们只能待在屋里！"

"俞大人！俞大人！你没脑子啊？什么都是俞大人说，俞大人说！"元利抱怨道。

李肃面无表情地说道："对不起，小人只听俞大人的！"

"真没劲！"元利把书往桌上猛一摔，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又把脑袋凑过来说道，"李肃，听说咱们要发动对栖鸾、集凤两峰蒙古人的进攻了，有这回事吗？"

李肃把剑往怀里搂了搂，垂着眼睛说道："小人不知道，俞大人只让小人在这里陪二公子读书，别的事小人都不知道。"

"陪什么陪？"元利道，"你又不懂书，又当不来先生，陪我什么？你

赶紧去向俞大人请战吧，迟了，可就没功劳了！”

李肃道：“小人确实想去参战！但俞大人只让小人在这里，小人就不能离开！”

“又是俞大人！你……”元利气得用手指着李肃，一时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元利忽然按着肚子大声叫起来：“哎哟，哎哟，哎哟哟……”

李肃问道：“二公子，怎么了？”

元利压着肚子弯着腰说道：“我肚子痛！”

“问题大不大？要不要喊个郎中来给你看看？”李肃问道。

“不用，不用不用，”元利摆摆手道，“我要出恭……”

李肃道：“那边有马桶，就在那儿吧！”

元利叫道：“大热天的，拉在屋里，你不嫌臭我还嫌臭呢！不行，出去出去！”

李肃有些犹豫。元利又叫道：“干什么你？俞大人也规定过人不准拉屎吗？我就拉个屎而已，你还怕我跑了不成？”

李肃终于下定决心道：“好吧，二公子请……”

李肃紧紧跟在元利后面，来到野外，走到一丛灌木后面。李肃指了指前面，对元利说道：“二公子，就在这里吧。”

元利叫道：“转过身去！”

李肃抱着剑，转过身。元利蹲了下来，却又叫道：“不行不行，你站在我前面，我拉不出来！你往前走两步！”

李肃又有些犹豫。元利叫道：“干吗那样扭扭捏捏的，你戳在这儿，我怎么拉得出来？你怕什么呀？你跑得那么快，就算我跑出两百步远了，你也能轻松抓到我，对不对？”

李肃一听，觉得有道理，同时他也不想闻到元利粪便的臭气，于是向前

走了几步。

过了一会儿，李肃有些不放心，背身喊道："二公子，好了没有？"

"还没有呢，再等一会儿！"元利答道。

又过了一会儿，李肃再喊道："二公子，好了没有？"

元利发火了："催什么催？催工不催食，何况是拉屎！别催了！"

李肃只好不再开腔。再等了一会儿，他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喊道："二公子，这次好了没有？"

他没听到元利的回音。心里咯噔一下，忙转过身来，连喊两声："二公子！二公子！"一边往灌木丛跑去。

灌木丛后面一个人影也没有。李肃心下大惊，赶紧四处奔跑搜寻，同时大声召唤。但无论他寻到哪里，无论他怎么召唤，元利就像消失了一样，找不到一点踪影。

李肃一屁股坐在地上，痛苦得直锤自己脑袋，不断地絮叨道："这可怎么办呢？俞大人让我看好元利，我却看丢了！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俞大人了！俞大人要知道了，还不把我骂死！"

说着，又忙爬起来，边走边自言自语说道："这个元利，他逃掉了，会去干什么呢？唉，我还是去告诉俞大人吧……"

但是走没几步，他又停住脚步说道："不行，俞大人那么忙，我怎么能再用这件事去给他添乱呢？元利是我弄丢的，就该我负责！我还是再找找吧……"

于是他便又喊着"元利"的名字，四处寻去。

九顶山，灵宝峰顶

深夜，光线非常暗淡。远处的天边，有几颗寒星低垂。三江汇流之处，江水发出低沉而浑厚的声音，往下急急地流淌着。

俞兴、元用、吴华等人站在灵宝峰峰顶上，密切地注视着岷江的动向。虽然江面看得不太清晰，但那湍急的江流声却清晰地传来，让人心里有些发慌。

眼看三更早过，江面仍然没有一点动静。吴华有些沉不住气地问俞兴道："大人，咱们约定的不是三更时间吗？如今三更早过，为什么仍然没有一点动静？"

俞兴道："再等等，小青不是一个失信的人，她或许还没有做好准备！"

正议论着，忽然，只见江面火光冲天，一场大火就像江面飘荡的风一样直往三江汇流处冲去，冲到蒙古人搭建的浮桥边，碰在浮桥上，哔哔剥剥便燃烧起来。很快，浮桥烧起来的爆响声，蒙古人慌乱的叫嚷声，匆匆忙忙的脚步声，利箭射在人身上的惨叫声……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像开水冒泡一样涌上山来。

吴华兴奋地低声喊道："燃起来了！燃起来了！"

俞兴向身边的侍卫吩咐道："放！"

三支响箭同时飞到空中，埋伏在栖鸾、集凤两座山峰下的宋军顿时大声喊叫着，从四面八方挥着大刀，往两座山峰攀爬而去。

蒙古人发现后，赶紧靠近山顶城堡的围墙，把大石头和利箭往宋军阵中倾泻而去。宋军显然早有准备，他们举着盾牌，有的利用山中密集的大树，有的利用拱起的山脊往上攀爬。那些大石块虽然气势吓人，但却不容易砸在宋兵身上。很快，宋军便从四处靠拢过来，围拢到城堡之下，搭上梯子，往上攀爬。

宋军的人数数倍于山顶城堡里的蒙古军，又熟悉地形，而且顽强拼命。虽然蒙古军居高临下，打死了不少宋兵，但仍然还是有些宋兵攀上城头，和蒙古人肉搏起来。

眼看宋兵爬上城头的人数越来越多，蒙古军有些抵挡不住了，却在这时候，一个探子匆匆忙忙跑来，对着俞兴焦急地大喊道："大人，不好了，不

好了……”

俞兴皱着眉头问道：“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啊？”

探子连喘几口气，终于平静下来，说道：“有大片的蒙古人冲上了丹霞峰城堡，把整个丹霞峰给占领了！”

元用脸色大变，抓住探子惊问道：“白炼呢？白炼又跑到哪里去了？”

探子道：“蒙古人是从地道里涌上来的，二寨主发现的时候，满城堡都是蒙古人了！二寨主虽然拼命抵抗，无奈蒙古人太多，二寨主不敌，从山上败阵下来了……”

“从山上败阵下来了？”元用气急败坏地吼道，“他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那么多蒙古人涌上山来他居然没有发现？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败了？难道他就不敢和蒙古人拼命吗？”

探子惶恐地看着暴怒的元用，不知道该说什么。

俞兴在一旁喃喃自语道：“坏了！坏了！咱们不能再继续进攻了……”

吴华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大人，为什么不能再进攻了？”

俞兴道：“咱们把山上一大半的兵力囤积在这里，其他七座山峰的守护力量非常薄弱。如今蒙古人已经占领丹霞峰，如果咱们的兵力再不回救归位，蒙古人很可能继续攻占其他山峰。到那时候，即便咱们攻下了这栖鸾、集凤两峰，也是得不偿失啊……”

吴华大叫道：“大人，咱们费了这么大的劲，牺牲了这么多兄弟，好不容易打到这一步！眼见得城堡里的蒙古人越来越少，咱们只需再努一把力，就可以攻上去把他们剿光！如果现在撤兵，岂不是之前的功夫全都白费了吗？”

俞兴道：“白费也没有办法！事不宜迟，咱们必须马上撤！再迟就来不及了！”说着，转过身对身边侍卫叫道，“立刻通知撤退，同时告诫各将领，马上回到各自守护的山头，绝不能让蒙古人再抢去一个山头了！”

侍卫们得令离去。吴华一拳砸在旁边的一根树干上，深深地叹了口气。

九顶山，拥翠峰山顶

元用、俞兴及一拨侍卫聚在九顶山拥翠峰山顶。白炼被五花大绑，跪在元用面前，他的旁边，站着两个手持大刀的行刑手。

元用黑着脸，一言不发地盯着白炼。所有人都不开腔，空气在这一刻像凝固了一样。

白炼满脸泪水，痛苦地说道："大哥，小弟没用，又丢了一座山峰！你动手吧，杀了小弟吧！"

元用呆呆地说道："二弟啊，为什么又是你？为什么又是你丢了阵地？丹霞峰一失，加上栖鸾、集凤两峰，蒙古人占据九顶山东西两侧，对咱们形成钳制之势，咱们还有什么优势可言？你知不知道，你犯下的这个错误究竟有多大？你让我怎么救你？"

"是，小弟知道……"白炼哭了起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给山寨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大哥，就算你原谅小弟，小弟也不能原谅自己！大哥，啥也别说了，我白炼对不起全山寨的兄弟们，你杀了我吧！"

元用抬头看了俞兴一眼，俞兴却似乎没看见元用，表情木然，陷入了沉思。元用微微闭着眼睛，转过身去，嘴唇哆嗦着，向身后一挥手。行刑手举起大刀，正要动手，俞兴忽然大叫道："且慢，此事大有蹊跷！"

元用忙转过身来，期待地问俞兴道："二弟，有什么蹊跷？"

俞兴埋头问白炼道："二哥，你回忆一下，蒙古人是怎么从地道里上来的？他们怎么知道有地道直达丹霞峰城堡？"

"说这些做什么？"白炼灰心地说道，"不管蒙古人是如何上山的，总之是白某没守好山头，让蒙古人抢占了去，白某甘愿承受惩罚！"说着，抬头望了俞兴一眼，"俞大人，感谢您的宽容和大度！从您上山以来，白某多有刁难阻滞，您不但没有报复打击，还多次帮白某说话。白某在这里只能说一句对不起了！此生已是无奈，如果有来生，或许咱们可以做朋友！甚至可

以做兄弟……好了，俞大人，大哥，你们动手吧！”

俞兴也动情地说道：“二哥，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小弟，小弟是一直把你当成生死与共的好兄弟！小弟今天说这个话，不是出于宽容和大度！不是你的罪责，你绝不能揽过来顶在自己头上。这件事关系到咱们山寨的生死存亡，咱们不能不搞清楚！二哥，你好好回忆一下事情的经过吧……”

白炼闭着眼，摇摇头说道：“真的不用多说了，你们动手吧！你们再不动手，我可就……”说着，他猛地站起来，一头往旁边的山石上撞去。元用惊叫一声，赶紧冲过去把白炼拦住。白炼血红着眼睛，叫道：“大哥，小弟虽然罪大恶极，却也有死的权力！难道连死你也不许吗？”

元用转过身去，重重地叹了口气。

便在这时候，衣服破碎、满身血污的李肃慌慌张张跑上山来，大口喘着气，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看到众人都在那儿，他却不敢说话，只扭捏着躲在一边，焦躁不安。

元用发现了，觉得非常奇怪，忙问道：“李肃，发生什么事了？你不是在守着元利读书吗？元利呢？”

李肃望了俞兴一眼，支支吾吾说道：“没，没什么事，元寨主，二公子好好地在屋里读书呢……”

“不对，李肃，”元用道，“你的性格元某了解。你一向沉稳，忠于职守。要没什么事，你是半步也不会离开元利的！快说，元利究竟怎么了？”

“真的，真的没什么事，二公子好好的……”李肃嗫嚅道。

“你还要撒谎？”元用扯着李肃的衣服喝道，“看你身上，衣服扯得这么烂，又满身是血，这能是什么事也没有吗？赶紧说出来，你要是延误了军情，你知道是多大的事吗？”

李肃见俞兴闭上眼睛，不再给他暗示，知道实在遮掩不过了，只得跪在地上，说道：“元寨主，小人死罪！确实是出大事了！小人原本和二公子在

屋里读书的，二公子说他要到屋外出恭，结果他趁机就跑了。小人寻了很久都没有他的踪影，心想，他会不会到地道里去了……”

“地道里？”元用不解地问道，“他到地道里去做什么？”

李肃不知道该怎么说，望了望俞兴，见俞兴又轻轻给他摇摇头，忙说道：“小人是想，小人是想，二公子会不会躲起来了，到地道里去和小人捉迷藏呢？于是，小人走进地道里。没走多久，果然看见二公子在前面，背影一闪就转过弯去了。小人正想开口喊他，却不料一大群蒙古兵跑了过来。小人吓得转身就逃，但那些蒙古兵已经发现了小人，拼命在后面追赶放箭，想射死小人。幸亏小人跑得快，一口气冲出了地道。有几个蒙古兵仍然不放过小人，一直跟在小人身后。小人最后好不容易跑进一处山涧里躲起来，那些蒙古人搜寻无果，才不得不转了回去。小人是等他们走后才出来的，身上的伤口和衣服破洞，有一些是给他们箭射的，有一些是荆棘挂破的……”

众人一听大惊，俞兴忧虑地说道：“大哥，敌人大片涌入地道，此事凶多吉少啊……”

却是元用陷入了沉思，他又问李肃道：“李肃，你说元利在那些蒙古人前面跑过地道，难道蒙古人就没有发现元利吗？”

“应该是，应该是没有发现……”李肃结结巴巴说道。

“你怎么那么肯定？”元用追问道，“元利根本跑不过你，你都被蒙古人发现了，元利哪有不被发现的道理？”

“我……二公子……”李肃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了。

元用脸一沉，大喝道：“李肃，你是不是还有话瞒着元某？说！”

哈拉和林城，奥都剌合蛮府

这天，一个汉人模样的人背着一个包袱，来到哈拉和林城奥都剌合蛮府门前，要求进去。

守门的卫兵拦住他，喝道："你是什么人？想进去干什么？"

汉人道："小人是四川都元帅汪德臣将军派来的，有事求见大断事官大人，烦请军爷通报一声！"

门卫把那汉人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说道："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给你传报！"

不一会儿后，门卫从里面出来，向汉人说道："走吧，咱们大人同意让你进去！"

汉人跟着门卫走进奥都剌合蛮大帐，见到奥都剌合蛮后，跪到地上说道："大断事官大人，小人名叫张华，是四川都元帅汪德臣的家仆。小人今天来，是奉了我家元帅之命，来问候大人您的！"

说着，张华从背上放下包裹，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个盒子，抱起来，递给奥都剌合蛮。

奥都剌合蛮一边嘿嘿笑着问道："这是什么东西？"一边接过来，放在几案上。打开盒子，只看了一眼，他的眼中便放出夺目的光彩来。不过，这光彩只闪了闪，便很快消失了，他抬头望着张华，干笑道："原来是一尊玉佛啊，呵呵，这么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张华忙笑着说道："大人，这尊羊脂玉佛的主人原是四川嘉定一位富可敌国的大财主，而且这尊玉佛不是单独的一个，而是一对，另一尊是青白玉佛。不过后来，这个财主被歹人所抢，一家大小全部被杀光，家中宝贝也四处流散。我家元帅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这尊羊脂玉佛的，但青白玉佛却不知去向。本来我家元帅想等到搞到那尊青白玉佛后，再一并给相公送来的，但一时找不到，便让小人先把这尊玉佛送来，说等到找到另一尊后，再另行相送！"

奥都剌合蛮一时有些愣神，他想起先前看见合塔合失送给脱列哥那的那尊玉佛，和这尊羊脂玉佛竟然是一模一样的。这说明，这个张华口中的话，八成

是真的。只不过，张华并不明白，那尊青白玉佛已经也被送到蒙古来了！

奥都剌合蛮心念一转，虎着脸说道："这么说来，这个东西，身上是有血光的！这么个不祥的东西，你们汪元帅竟敢拿来送老夫，请问是何用意？不会是你们汪元帅想存心害老夫吧？"

张华愣了一下，他没想到奥都剌合蛮竟然这样说话，心下大惊，慌忙再次跪下来说道："大，大人，我家主人拿到宝贝后，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来孝敬大人，没，没想到过血光之事，求大人恕罪，求大人恕罪……"

奥都剌合蛮其实只是想试探一下，见张华一副惶恐不安的样子，他已经确信，张华所说的话，应该是完全真实的。于是继续虎着脸说道："不是害老夫，那你们汪元帅想干什么？"

"大，大人，"张华结结巴巴说道，"我家主人是想求大人您救他一命啊……"

奥都剌合蛮呵呵笑道："呃，你们元帅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救他什么？"

张华道："大人，是这样的，因为我家主人听说最近有人在太后可敦面前说他的坏话。大人，您知道，我家主人虽然已经占据了四川的大部分州府，但是，四川的州府所在地，大都搬到山上去了，要想把这些山城一一攻下来，殊非易事。现在可以说，正是攻川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太后可敦的支持和理解，如果太后可敦误会我家主人，那么咱们在四川的努力将功亏一篑。所以，我家主人特地让小人请大人您在太后可敦面前说说好话，帮他美言两句……"

奥都剌合蛮摸摸胡子，说道："这个话，老夫可以去向太后可敦说说，让她给汪德臣一些时间！不过，这么个不祥的东西，还是请你带回去交给他吧！"

张华大为焦急，往地上直磕头道："大人，求求您收下吧！您要不收，小人回去是一定会被我家主人杀头的！求求您了，大人！小人要是被杀头了，那才是让宝贝染上血光啊……"

奥都剌合蛮看了看张华，半天后方才叹口气道："好吧，你也可怜！跑这么远，回去被你家主人杀了的话，也怪可惜的！我就勉为其难收下了。你起来走吧……"

张华长舒一口气，从地上爬起来，给奥都剌合蛮一施礼，转身匆匆离开了。

张华一走，奥都剌合蛮马上跳起来，跑到玉佛旁边，从盒子里把玉佛抱起来，轻轻地放在桌上，伸出两根指头，在玉佛身上摸了摸，又缩回指头，用指肚捏了捏，嘴里啧啧称赞道："宝贝！真是稀世宝贝！我奥都剌合蛮活了这么久，什么宝贝没见过，但是，这样温润漂亮，油脂一样细腻华贵的羊脂玉佛，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四川天府之国，南朝物华天宝，此言不虚啊！"

看了一会儿，摸了一会儿，他突然把玉佛放在桌上，站起来，抚摸着胡子，自言自语说道："不行啊，太后可敦是个多疑的人，她要是知道汪德臣送老夫的宝贝，而没有送她，她会不会怀疑老夫啊？更何况，这个宝贝还和她得到的那一个宝贝是一对！更何况，这个宝贝在价值上，远远胜过她得到的那个宝贝！"

奥都剌合蛮走来走去，想了想，又念叨道："不行，老夫不能让太后可敦知道老夫有这么个宝贝，否则，麻烦就大了！"说着，他用一块绸布把羊脂玉佛严严实实地包起来，走进一间暗室里，把玉佛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放好后，他才长舒一口气，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倒背着双手，气定神闲走出来。

但是刚走了两步，他便停住了，又跑进去，翻箱倒柜把宝贝掏出来，嘴里念叨道："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就算老夫藏得再严实，她也会知道的！算了算了，老夫还是拿出来，送给她吧，免得夜长梦多！"

他手拿着宝贝，一边摩挲着，一边忍不住哭了起来："这么好的宝贝！老夫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却马上又要送出去！唉，可惜啊，可怜啊，老夫

命苦啊……”

他把玉佛放进盒子里，往大帐外走去。

哈拉和林城，合塔合失府

张华走出大断事官府后，先是往南走，但走到一个交叉路口，他便一折身，转到另一条道上，悄悄走回来，走进合塔合失府。接着，他的手在脸上一撕，把一张人皮面具撕下来，赫然便是李全。

合塔合失、必勒格、阳枋等人正聚在大帐里议事。李全走上前，施礼喊道：“哈敦！大阳先生！”

阳枋微微一笑道：“送出去了么？”

李全叹口气道：“唉，差点就没送出去……”

阳枋问道：“为什么？”

李全抱怨道：“先生啊，都是您让小人说的那个故事，说什么来源于一场血案什么的，白白地让那奥都剌合蛮认为有血光之灾，是一个不祥的东西，抵死不收……”

阳枋笑道：“他为什么最后又收了呢？”

李全得意地说道：“先生啊，你不知道，好在小人还不太笨！小人告诉奥都剌合蛮，他要是不收下的话，小人回去后，肯定是会被汪德臣给处死的！那样的话，这件宝贝还会沾染血光！奥都剌合蛮可怜小人，于是就勉为其难收下了！”

阳枋拍拍李全的肩膀道：“不错，李全，你确实很机敏！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李全高高兴兴地下去了。

李全一走，必勒格说道：“大阳先生啊，不怨李全怪您！您想让那奥都剌合蛮接受礼物，可以编一个更好听的故事嘛，为什么是这么个有血光之灾

的故事呢？”

阳枋道：“如果是个美丽的故事，奥都剌合蛮会相信吗？”

必勒格想了想，点点头道：“这倒是真的！那汪德臣在南方打仗，他获得宝贝的过程，注定不可能是美丽的……呵呵，大阳先生，如此说来，奥都剌合蛮不想要宝贝，其实只是做做姿势而已了？”

“正是！”阳枋道，“奥都剌合蛮是个商人，本性是贪财的，一个无价之宝放在他面前，他怎么会不要呢？”

合塔合失嘟囔道：“虽说宝贝送出去了，但本宫还是不明白把这么个无价之宝送给那奥都剌合蛮做什么！”

必勒格道：“是啊，大阳先生，您不是说咱们要挑起脱列哥那和汪德臣兄弟的矛盾吗？把这个宝贝送给奥都剌合蛮是何用意啊？”

阳枋笑道：“咱们送给奥都剌合蛮，是让他转送给太后的……”

“转送给脱列哥那？”合塔合失道，“要送脱列哥那就直接送她好了，何必通过奥都剌合蛮转？”

阳枋道：“不，如果宝贝是由咱们直接送给太后，太后能疑心奥都剌合蛮吗……”

合塔合失道：“脱列哥那怀疑奥都剌合蛮什么？”

阳枋道：“哈敦啊，要是太后知道奥都剌合蛮有一件汪德臣送给他的无价之宝，而且这个无价之宝和自己所得到的玉佛是一对，其价值远胜于自己的那一尊，她会怎么想？”

合塔合失恍然大悟道：“有道理！有道理！那样的话，脱列哥那一定会疑心奥都剌合蛮和汪德臣勾结，朝中内臣和重兵在手的外将相互勾结，这可是君王大忌啊！”

必勒格道：“但假如奥都剌合蛮把玉佛藏起，不让太后知道呢？”

阳枋笑道：“藏是藏不住的。即便他想藏住，难道咱们没有嘴巴把事情

说出去吗？”

合塔合失道：“是啊是啊，咱们可以立刻把奥都剌合蛮拥有一件与太后一样的玉佛这事散布出去，那时候，脱列哥那一定会问奥都剌合蛮要，奥都剌合蛮勾结汪德臣的事自然就败露了！”

“是啊，”阳枋道，“奥都剌合蛮是一个聪明人，虽然很贪财，但是在这件事上，利害关系他也是明白的。所以山人断定，他决计不敢隐瞒，说不定李全前脚一走，后脚他就把玉佛给太后送去了……”

合塔合失不解地说道：“如果他把玉佛给脱列哥那送去了，脱列哥那不就不会再怀疑他了吗？”

“错！”阳枋笑道，“恰恰相反，如果奥都剌合蛮把玉佛给太后送去了，并告诉太后这是汪德臣送来的，依太后多疑的性格，她只会更怀疑！因为汪德臣送奥都剌合蛮玉佛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无论奥都剌合蛮收与不收，送与不送，都会出事的……”

必勒格道：“哈哈，不错！大阳先生，妙计！妙计啊！”

阳枋又接着说道：“奥都剌合蛮和汪德臣可以称得上是太后的内外重臣，左臂右膀，只要他们内部争斗起来了，有裂痕了，咱们就有可趁之机！现在，咱们需要做的就是暗中联合拔都王爷、哈拉旭烈王爷，甚至可能的话，再能说动蒙哥王爷，让他们在将来的忽里台上抵制贵由王爷当大汗，从而让咱们小王爷顺理成章登上汗位！哈敦以为如何？”

“好，真好，就这么干！”合塔合失高兴地大笑起来。



第二章 连环计

闯敌营黄睿娘斗智 巡前线法提玛设谋

阆州大获山，杨文营帐

这一天，冉琎、王惟忠及黄睿娘聚在杨文营帐里，杨文对众人喜滋滋地说道："各位，大帅从合州飞鸽传书带来消息说，四川各地州府衙门，都陆陆续续搬到山上了。整个四川现在已经进入了全面的山城抗蒙阶段。表面看起来，蒙古人占领了咱们四川的大多数地方，实际上，他们在那些空城里一无所获。而当咱们站稳脚跟后，将很快从防御转向反攻！"

大家听了都很兴奋。

王惟忠道："咱们这些山城就像一根根顶天立地的柱子，蒙古人则如同那地上的流水。这些流水可以四处乱淌，但是，他们对咱们这些柱子却无可奈何，流过去就流过去了，而咱们的柱子，却是牢不可破的！"

杨文点点头道："惟忠，你说得对。不过，咱们还没到高兴的时候。因为咱们现在还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由于之前余晦当制置使时导向错误，失去了绝佳的准备时机，很多州府都是仓促走上这条山城防御道路的。一面要抵御蒙古人，一面又要修筑山城，因此山城的基础相当薄弱。如果说山城是柱子的话，这些柱子都还相当柔弱。咱们要是熬不过这个难关，再顶天立地的柱子，也很容易就被流水的牙齿轻轻咬断啊……"

侯兴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焦急地说道："大人，山上的粮食又快要吃完了！"

杨文疑惑地说道："前段时间不是还又很多吗？怎么会又要吃完了？"

"本来是很多，但因为增加了人，所以吃起来就变快了……"侯兴说到这里，不自觉地看了黄睿娘、王惟忠一眼，忽然感到自己说得有些不对，忙又转移话题道，"大人，末将还发现，有些百姓在偷那些还没成熟的庄稼吃，咱们的士兵拦也拦不住啊！"

冉琎忧虑地说道："没成熟的庄稼被破坏了，将来会更加缺粮啊……"

杨文满脸严肃，沉默了一会儿，对侯兴说道："侯将军，贴一个公告

出去，告诉全城百姓咱们的粮食很富足，让大家休得惊慌！谁要是再传谣信谣，谁要是再去偷没成熟的粮食，军法从事！”

侯兴迟疑了一下，还是答应着转身离去了。

侯兴一走，王惟忠便惊呼道：“大人，山城本来就没粮食了，却告诉百姓粮食很富足，这不是撒谎吗？再过几天，真没粮食的时候，拿什么来向全城的老百姓交代？”

杨文道：“没有粮食了，咱们可以想办法搞到粮食嘛……”

王惟忠道：“有什么办法呀？”

杨文没有回答。冉琎说道：“王公子不必惊慌，咱们刚上山的时候，也是没有粮食。但杨大人巧施妙计，硬生生把粮食从蒙古人的仓库中抢夺了过来，运到山上！想来这次，杨大人也已是胸有成竹了！”

王惟忠高兴地问道：“大人，果真如此？”

杨文哈哈一笑道：“不错，大家放心吧，一切都已经计谋好了，不日大家就能够吃到饱饱的白米饭的！”

众人都显得很兴奋，只有黄睿娘在一边，静静地听着，脸上现出忧戚不安的神色。

阆州，大获山顶

王惟忠气喘吁吁地爬到大获山顶的时候，黄睿娘正站在一树花丛前，拉过一枝花束，放在鼻子底下细细地嗅着。

看见王惟忠前来，黄睿娘忙说道：“王公子，你来看看，这是什么花呀？这么香！”

王惟忠笑道：“二小姐，你那么着急地把小生喊来，不会就是为了来闻花香的吧？”

黄睿娘也笑道：“王公子，难道你不觉得闻到花香，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情吗？”

“不错，确实是愉快的事情……”王惟忠急着说道，“但是二小姐，咱们也不能每天只闻闻花香啊！咱们上山来这么几个月了，一直没做成什么事，心里着急啊！”

“不但没做成事，还白吃闲饭呢！”黄睿娘自嘲地说道，“你看昨天侯将军说的，因为咱们的到来，加快了粮食消耗的速度，山上的粮食又要吃光了……虽然侯将军是无心之说，但咱们听了心里难受啊！”

王惟忠叹口气道：“好在杨大人已经有了搞到粮食的办法了，否则，咱们可真是无地自容啊……”

黄睿娘把花枝放下，转过身来，目光炯炯对王惟忠说道：“你真的认为杨大人有搞到粮食的办法吗？”

王惟忠一怔，有些不太肯定地说道：“应该是有吧，他说得那么肯定，应该是胸有成竹了吧？”

“未必！”黄睿娘摇摇头道，“这几天晚上，杨大人的营帐里都一直亮着灯，显然是他的心中存着事！如果他真是胸有成竹的话，能这样彻夜未眠吗？”

王惟忠大惊，焦急地说道：“真的吗？二小姐，要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山上可真要缺粮了！那可怎么办呢？”

黄睿娘道：“王公子，小女子今天把你找来，就是要商量这件事，看看有没有搞到粮食的办法……”

王惟忠急忙问道：“二小姐，你足智多谋，是不是已经有主意了？”

黄睿娘顿了顿，问道：“王公子，小女子好像听你说过，你的义父现在在一个蒙古王妃那儿做私塾先生是吧？”

“是的，小生义父用飞鸽传书给小生来过两次信。他说他在一个叫合塔合失的蒙古王妃府上，教授王妃的儿子失烈门。”王惟忠说到这里，忙辩解

道，“但义父并非是当汉奸，他是想努力挑起合塔合失与蒙古当今监国太后脱列哥那的矛盾！因为蒙古已故大汗曾说过把汗位传给合塔合失的儿子失烈门，但那监国太后却又想把汗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贵由。小生义父就是想利用这一点，力争在蒙古朝内制造混乱，给咱们的反攻赢得时间！”

黄睿娘点点头道：“你义父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先是投奔奸臣史嵩之，现在又去了蒙古，他摒弃了一切，完全不在乎世人怎么评判他，怎么误解他，一心只想国家民族大义！这才是真正的大儒啊！”

“是啊，”王惟忠激动得哽咽着说道，“他是一个当世著名的理学家，理学是最在乎名声的，而他完全对身上的声名弃之不顾！他不但是大儒，他也是大佛，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佛啊！”

黄睿娘道：“王公子，你义父和你分手的时候，是不是给了你两尊价值连城的玉佛？”

王惟忠道：“是啊是啊，这是我义父从嘉定俞大人那儿借来的，他让小生带在身上，说在关键的时候，玉佛会起作用的……”

黄睿娘笑道：“现在就是关键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玉佛借给小女子一用，让它们发挥其作用！”

王惟忠一怔，忙说道：“当然可以！不过，二小姐，你能不能向小生透露一下，你要怎么让玉佛发挥其作用呢？”

黄睿娘笑道：“咱们不是说山寨缺粮吗？小女子想拿玉佛去搞一些粮食回来……”

“搞粮食？”王惟忠更加疑惑了。

阆州大获山，杨文营帐

清晨，天刚蒙蒙亮，黄睿娘便来到杨文营帐，轻轻挑开门帘，见杨文一直站在窗前，望着窗外一动不动。黄睿娘喊了一声：“大人！”

杨文转过身来，见是黄睿娘，忙问道："哦，原来是二小姐啊！你起得这么早啊？"

黄睿娘笑道："大人，您不是也起得很早吗？"

杨文未置可否，问道："二小姐，你这么早来找本官，有什么事吗？"

黄睿娘道："大人，前几天，小女子听您说，您已经有了搞到粮食的办法。那时候人多，小女子不便多问。小女子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明白，所以才这么早过来向大人您请教，不知大人可否透露一二？"

杨文哈哈一笑道："呵呵，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黄睿娘也笑笑道："对小女子也不能说？"

杨文道："不能说……"

黄睿娘也哈哈一笑道："大人，恐怕不是不能说，而是您心中压根儿就没有主意，只是为了说来安慰咱们的吧？"

杨文看了看黄睿娘，轻轻一笑道："二小姐，你凭什么说本官没有主意？"

黄睿娘道："这几天晚上，小女子都见大人的营帐里亮着灯，大人要真有把握的话，还会这么踌躇吗？"

杨文叹口气，笑着说道："二小姐冰雪聪明，本官果然瞒不过你！不错，本官确实还没有主张，本官之所以那样说，确实是因为身为主帅，必须稳住军心……"

黄睿娘道："大人，那天小女子听冉先生讲，你们刚上山的时候，曾巧施妙计，硬生生把粮食从蒙古人的仓库抢夺了回来。您可以给小女子讲讲，你们是怎么获得粮食的吗？"

杨文摇摇头道："此事不值一提，不过是凑巧而已！"

黄睿娘道："大人休要谦虚，小女子真的很想知道，您就满足一下小女子的这点好奇心吧？"

"好吧……"杨文叹了口气，把那个过程略略地讲了一遍。

黄睿娘听完，呵呵一笑，说道："大人，小女子忽然有个主意，咱们其实可以故技重施，像上次那样，再向蒙古人要粮食……"

杨文摇摇头道："此法不妥，蒙古人已经有了警觉，他们怎么可能在曾经摔倒的地方再摔一次？"

黄睿娘笑道："这可不一定。大人啊，您听过小女子在重庆设计打退蒙古人的事情吧？"

杨文夸奖道："听说过！听说过！二小姐以些许妇孺百姓打败蒙古人数万精兵，这事早已传为一时美谈了！"

黄睿娘笑道："大人既然说是美谈，那就是肯定小女子的计策是成功的吧？那大人又知不知道，小女子所设之计，其实就是当年诸葛武侯曾用过的空城计呢？"

杨文点点头道："不错，的确是空城计！"

黄睿娘道："都说空城计不能用两次，为何小女子第二次施空城计，还取得了成功呢？同样的，向蒙古人借粮之策，咱们也是可以搞两次的嘛！"

杨文道："二小姐，就算你施的是空城计，但也已与诸葛武侯的空城计有很大不同。这一次，咱们又该怎样故技重施啊？"

"大人，咱们这一次，也改换改换……"黄睿娘把计策向杨文说了一遍，最后说道，"大人，咱们伺机而动，搞得好，可不仅仅是收获一些粮食，咱们甚至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啊！"

杨文听得直点头，连声说："妙！妙啊！"

不过，他又忧愁地说道："二小姐，上次咱们为了引诱蒙古人上当，白白地折损了胡白涛兄弟！这一次，咱们又用谁做诱饵，难道咱们还要折损山上的兄弟吗？"

黄睿娘笑道："大人，这次不用山上的兄弟们出马，就让小女子去做这个诱饵吧！而且小女子可以保证，最后会安全地回来！"

杨文急忙否定道："那怎么行？大帅把你交给本官，本官忙于军务，都没有照顾好你，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让本官怎么向大帅交代？"

黄睿娘正色道："大人怎么能够说这种辱没小女子的话？小女子费尽千辛万苦，带着三千人马来到这阆州大获山，难道是专门为了让大人您照顾的吗？"

杨文赶紧道歉道："二小姐息怒，本官并没有辱没你的意思！只不过不愿意你去冒这个险而已！咱们还是另外再物色合适的人选吧……"

"大人，不用再物色他人，没有比小女子更合适的人选了！"黄睿娘急切地说道，"您想想，小女子是谁？是四川制置使余玠大帅的小姨子！有什么人去当这个诱饵，能比小女子去，更让蒙古人相信的？"

杨文迟疑道："还是太冒险了！二小姐，要不这样，咱们先飞鸽传书请示一下大帅，大帅同意了，咱们再实施如何？"

黄睿娘大声说道："事不宜迟！若先向我姐夫请示，一来二往，又会耽搁很长时间。咱们山上的粮食眼看就要完了，难道咱们就这样白白地拖延时机，等着弟兄们饿肚子吗？"

杨文想了想，说道："这样吧，本官派两个侍卫和你一起去，人多也有个照应……"

黄睿娘见杨文答应了，高兴地说道："好啊，小女子正想要找两个人帮着搬东西呢！"

杨文不解："搬东西？搬什么东西啊？"

阆州大获山前，汪直臣营帐

黄睿娘与两个抱着盒子的宋军侍卫被蒙古士兵押送着，走进蒙古主帅汪直臣中军营帐。

一名蒙古士兵向汪直臣施礼报告道："三将军，这几个汉人奸细说想见

见您！”

黄睿娘哈哈笑道：“奸细？你们见过这种大摇大摆走进来的奸细吗？”

汪直臣见黄睿娘只不过是一个弱女子，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的样子，不禁狐疑地问道：“你是谁呀？从哪儿来的？来干什么的？”

黄睿娘道：“小女子名叫黄睿娘，从山上下来和你们谈判的……”

“黄睿娘？”扎合若有所思地说道，“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呢？”

“当然耳熟，”黄睿娘笑道，“因为我们早就打过交道的！”

“打过交道？咱们在哪里打过交道？”扎合还是没有想起来。

黄睿娘道：“扎合先生，难道你忘了，那次你们数万大军进攻重庆，当时咱们的主力在渠江前线，重庆城里除了一千侍卫外，其余的都是妇孺百姓，可以称得上是一座空城！可这么一座城门大打开的空城，你们愣是不敢进去，最后还不得不灰溜溜地逃走了！那个设下空城计，打败你们数万大军的人，正是小女子……”

汪直臣气得脸色发黑，再也听不下去了，大声吼道：“好啊，本将军正想找你呢，你竟然自投罗网来了！来人呀，把这几个人抓起来！”

蒙古侍卫一拥而上，紧紧地扭住黄睿娘等三人的手。

黄睿娘一点也不慌张，呵呵一笑道：“汪将军，让你的士兵手脚轻一点，要是把宝贝摔坏了，后悔就来不及了！”

汪直臣这才看见宋军侍卫手中捧着两个盒子，疑惑地问道：“你们抱的是什么东西？”

黄睿娘笑道：“汪将军，是这样的，上一次事情之后，小女子心里十分愧疚，觉得十分对不起汪将军，所以就带了两件宝贝过来，给汪将军赔罪！汪将军啊，伸手不打笑脸人，小女子都给你赔罪来了，你却这么扭着咱们，不太好吧？”

黄睿娘一席俏皮和软的话，让汪直臣心里缓和了许多，他给蒙古侍卫做

了个手势道："放了他们！"

蒙古侍卫松开三人的手，黄睿娘揉了揉手腕，扯了扯衣服，对两个侍卫说道："打开盒子，让汪将军欣赏欣赏！"

两侍卫把盒子放在地上，慢慢打开，从里面取出两尊玉佛来，放在身前的地上。

一红、一绿两尊玉佛一出现，汪直臣灰暗的营帐里，一下子就变得亮堂起来。

汪直臣身子略为动了动，似乎想站起来，但一旁的扎合给他使了个眼色，他才重新坐稳。

黄睿娘瞟了汪直臣一眼，微微一笑道："这两件宝贝，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哟！甚至可以这么说，不只是价值连城，十座阆州城，都抵不过它们的价值！汪将军啊，拿十座阆州城来给你赔礼，小女子够诚意了吧？"

汪直臣的喉结艰难地动了动，问道："你究竟，想干什么？"

黄睿娘嘻嘻笑道："刚才不是说过吗？一来呢，是为了给汪将军你赔礼，请你饶恕小女子上次在重庆的不敬之过。二来呢，也顺便和汪将军你谈个事情……"

汪直臣道："你要谈什么？"

黄睿娘转头往四周瞧了瞧，给汪直臣努努嘴道："汪将军，咱们要谈的事情，关系重大。你这个营帐里，闲杂人等最好离开。"

汪直臣迟疑了一下，向侍卫们挥挥手道："你们都先下去！"

众人走后，汪直臣说道："黄睿娘，你们汉人诡计多端！且不说上次你在重庆骗了本将军，就是前不久，你们又把本将军的粮食骗了许多上山去！你这次来谈，是不是又想再骗取粮食啊？"

黄睿娘呵呵笑道："咱们用不着你们的粮食了，咱们山上的粮食富足得很！"

扎合鼻孔哼一声，瘪瘪嘴道："吹牛吧，你们有多少粮食，咱们还不清楚？你们的那些粮食，都是从咱们仓库里抢去的！"

黄睿娘道："不错，你们知道我们从你们那儿拿走了多少粮食！但是，咱们还有补充呢，你们咋没算？"

扎合道："你们哪里有什么补充？"

黄睿娘笑道："你们忘了？上次我们有一队人马攻打阆州城，等你们回防的时候，那一队人马又跑了。其实，那是一个调虎离山计，目的就是往山上补充粮食的！"

扎合和汪直臣的脸色很难看。显然，这又是他们身上的一块伤疤。

黄睿娘接着说道："而且，咱们山上现在自己种粮食，能够自给自足，我们就是在山上再守十年八年，也能守住！"

扎合冷笑道："你们那山上气候寒冷，土壤瘠薄，出产相当有限。要想自给自足，那是做梦……"

黄睿娘嘻嘻一笑道："就算不能自给自足，但目前咱们库存的粮食，加上今年的收成，熬个一两年，还是绰绰有余的吧？"

汪直臣哼道："既然你们粮食那么充足，那你还来谈什么？"

黄睿娘叹口气道："唉，汪将军，虽说粮食不算个大问题，但你们蒙古人把四川的城市都占去了，把咱们撵到山上，像个孤魂野鬼一样，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啊……"

黄睿娘一番示弱的话，终于让汪直臣得意起来，哈哈笑道："哈哈，总算你们还有些自知之明！"

扎合也附和道："既然知道你们终是撑不下去的，咱们就更不会和你们谈了！咱们只需把你们死死围住，不用进攻，饿也把你们饿死了！"

黄睿娘嘿嘿笑道："你们围不下去的，因为你们也缺粮！"

扎合道："我们的粮食有的是，不缺！"

黄睿娘大笑道："你们的粮食被咱们劫走，劫不走的都一把火烧光了，你们怎么会不缺？咱们四川本地的生产陷于停滞，你们在咱们这里是搞不到多少粮食的。而你们蒙古，也不可能给你们提供更多的粮食，因为你们那里不出产粮食。事实上，你们蒙古人打仗有个规律，一般都是九月草肥谷满的时候出征，第二年五黄六月的时候回去。因为那时候你们粮草已尽，又不耐热，战斗力极低。而现在正好是五黄六月的难关，你们离回去已不远了！"

汪直臣和扎合听得满脸是汗。

黄睿娘微微一笑，又接着说道："不过，你们现在又不能随随便便撤军，因为你们表面上占据了四川的城市，但其实一无所获，因为那些城市都是空城，你们并没有抄掠到多少东西，而咱们的军队又全在山上。你们一旦撤走，便意味着全面溃败，那样的话，必然被你们的监国太后问罪。所以，你们现在是左右为难，骑虎难下啊……"

汪直臣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大骂道："放屁！你信不信，再在这里胡言乱语，本将军立马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黄睿娘悲天悯人地叹口气，说道："唉，汪将军，你也不用太着急，其实咱们是可以双赢的……"

扎合道："怎么双赢？"

黄睿娘道："很简单，就是咱们四川的宋军都从山上下来，和你们合在一起，组成一支队伍！"

扎合道："你们想投降？"

黄睿娘道："不完全是这个意思……"说着，黄睿娘从身上掏出一封信，递给汪直臣道："这是山上咱们杨文杨大人的信，汪将军请过目！"

汪直臣看了，脸色变了变，把信扔给扎合，勃然大怒道："竟敢让咱们兄弟……来人啊，把这几个奸细抓起来！"

门外的蒙古侍卫一拥而进，就要来抓黄睿娘等人。黄睿娘给两个同伴使了一个眼色，那两人猛地蹲在地上，把两件宝贝提起，高高举到半空中。

汪直臣脸色变了变，问道："你们想干什么？"

黄睿娘冷笑道："汪将军，你应该听说过'宁为玉碎'这句话吧？"

汪直臣不敢开腔，冲进门来的那些蒙古侍卫也不敢动。扎合见状，冷笑道："黄睿娘，你以为两块石头就能把咱们三将军唬住吗？咱们三将军走南闯北，什么没见过！你那两块破石头，咱们三将军不稀罕！"

汪直臣猛地醒悟过来，赶紧说道："对嘛，本将军什么没见过，不稀罕！不稀罕！"

黄睿娘轻轻一笑："真的不稀罕？"说着，脸一沉，向两个同伴一挥手道："砸了！"

两宋军侍卫得令，作势就要往地上砸。汪直臣一惊，忍不住就冲口而出："别砸……"

一说出口，他才发现自己不该说这话，硬生生地把话口压住。但是，显然已经迟了，这话已经让大家都听见了。

黄睿娘讥笑道："怎么了？汪将军，舍不得砸么？"

汪直臣又羞又恼，恶狠狠说道："就算你那两件宝贝是价值连城又怎么样？你以为这样就能让咱们兄弟背叛国家？背叛咱们大汗？"

黄睿娘嗤笑道："你们的国家？你觉得那真是你们的国家吗？"

扎合听出黄睿娘的话里有些不对劲，又见气氛这么紧张，忙对黄睿娘说道："黄睿娘，这样吧，你和你的兄弟先带着宝贝下去，等咱们先商量一下，再回答你，如何？"

"好啊！"黄睿娘道，"咱们等着你们的消息！"

说着，一转身，带着两个捧着宝贝的宋军侍卫昂首走了下去。

一群蒙古侍卫紧紧地跟在他们后面。

阆州大获山前，汪直臣营帐

黄睿娘一走，汪直臣便冲扎合不满地叫道："扎合，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可商量的？你竟然答应下来！"

扎合忙赔笑道："三将军，咱们不能贸然拒绝，万一余玠果真有那样的想法呢？咱们不就失去了一次和平拿下四川的好机会！"

汪直臣道："就算是真的，也不能谈啊！你没见杨文信里写的吗？他劝咱们兄弟在四川闹独立，说什么川北一带原本就是咱们汪家的，该咱们拿回来……你想呀，这种大逆不道的话，要是给太后可敦听去了，咱们汪家几兄弟的脑袋还能留在肩膀上吗？"

说着，汪直臣拿起信，就要丢进炉火里。

扎合忙阻止道："三将军，不能烧啊！"

"为什么不能烧？"汪直臣嘟囔道，"这个东西，多在咱们这里待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扎合道："三将军啊，您要烧了，就连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

汪直臣冷笑道："不是回旋，我看你是梦想着当开国元勋吧！"

扎合焦急地争辩道："三将军，您怎么能这样说，您还不了解小人吗？"

汪直臣道："本将军以前了解你，但自从看到黄睿娘拿来的那封信后，本将军就不了解你了！"

扎合道："三将军，您听小人说，小人是在想另一个问题。如果这事是真的倒也罢了，万一是假的呢？"

汪德臣一怔："你的意思那黄睿娘是骗咱们的？"

扎合道："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事很像是真的！不过，这世上的事情，越是看起来像真的东西，越有可能是假的！那黄睿娘诡计多端，对咱们一骗再骗，所以，这很可能又是一场骗局！如果真是骗局，咱们就要警惕了，必须要搞清楚他们搞这个骗局的目的是什么！再说了，如果她真要骗，

咱们不妨将计就计，也可以报一箭之仇啊！”

“唔，”汪直臣点点头道：“那你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扎合道：“这个，小人想得也不是很清楚……大人，你看这样行不行，让小人下去试探试探那黄睿娘？”

汪直臣道：“好吧，你先去问一问……”

大获山前，蒙古营帐

扎合走进关押黄睿娘的蒙古营帐的时候，黄睿娘正把桌上一个花瓶中的花拿出来，裁剪好，重新插进花瓶里。

扎合拍着手笑道：“二小姐，好雅兴啊！”

黄睿娘继续比对裁剪着，头也不抬地说道：“扎合先生，你们派那么多士兵包围在营帐外面，这算什么事啊？我一个弱女子，又不会武功，你们难道怕小女子飞了不成？”

扎合笑道：“你虽然不会武功，却是一只狡猾的狐狸！咱们的人要不多一点，很可能就上你的当，被你骗溜出去了！”

“狡猾的狐狸？”黄睿娘大笑道：“不错，小女子承认骗过你们，但不是都给你们全部坦白过了吗？”

扎合冷笑道：“哼哼，你坦白得好啊！你既然都坦白了，为什么还要继续骗咱们？”

“骗你们？”黄睿娘把一枝花轻轻插进花瓶里，不动声色地说道，“你凭什么说我在骗你们？你认为那信不是咱们杨大人写的？”

扎合道：“不错，是杨文写的！”

黄睿娘道：“你觉得小女子不是余玠大帅的小姨子？”

扎合道：“看你伶牙俐齿奸猾刁钻的样子，除了余玠的小姨子，这世上不会再有第二个人！”

黄睿娘把最后一束花插进花瓶里，转着头，左左右右看着，笑着问道："那你从哪里看出小女子是在骗你们？"

"理由非常多！"扎合道，"最起码一点，如果你姐夫真有心谈判，也应该是你姐夫直接和重庆的二将军谈判，怎么会让你到阆州来和三将军谈判呢？"

黄睿娘道："扎合先生，你是聪明人，难道不知道这是一种策略吗？此事关系重大，我姐夫能亲自和你们联系吗？如果你们不同意，还宣传出去，那不是把我姐夫逼上绝路吗？杨文大人是我姐夫从淮东带过来的，人称'文武双煞'的左膀右臂之一，况且又是由余玠的小姨子来送的信，这你还不相信吗？"

扎合道："不错，你的话都说得合情合理，但是，有个最根本的问题，你需要解释一下。你们汉人是最讲究气节的，而且你姐夫对你们大宋皇帝向来忠心耿耿，他有什么理由叛变？"

黄睿娘道："唉，扎合先生，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如今大宋朝廷皇帝昏庸，奸臣当道，我姐夫多次受到排挤，上次还无缘无故被削职为民。虽然又再次官复原职，但是，因为在和你们的作战中，四川各州府都被撵到山上，皇帝非常生气，而一帮奸臣又在旁边进谗言。咱们可以说是进退维谷。我姐夫已经得到消息，宋廷又想再次夺我姐夫的兵权！如此反复构陷，我姐夫已经忍无可忍，所以才有了易帜的打算……"

扎合道："你姐夫要易帜，咱们将军可以为你们引荐给蒙古监国太后，那样的话，你们肯定会受到监国太后重用的！为什么偏偏要咱们几个汪将军也叛变蒙古呢？"

黄睿娘道："很简单，只有你们汪将军也走上这条不归路，我姐夫才不会有后顾之忧！才敢义无反顾地投奔你们汪将军！"

扎合道："黄小姐，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我可以去向我们的三将军讲一讲。但是，我不能保证能够说服我们三将军及另两个汪将军，因为，我没

有说服他们在四川起事独立的理由！”

黄睿娘道：“扎合先生，你能说服他们的！你们汪将军原本就是金国人，是蒙古人灭了他们的国家，抢了他们的地盘！他们要是反蒙古，不是背叛祖国和君王，恰好相反，是为原先的祖国复仇！他们不但因此可以坐天下，当王爷，甚至在青史上都会留下令名的！”

扎合道：“也许几个汪将军心里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要让他们突然之间就宣布独立，恐怕不太容易啊……”

黄睿娘点点头道：“这倒也是。扎合先生，你觉得怎么办才好？”

扎合道：“黄小姐，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要不这样，请你们杨文将军先下山来和咱们三将军谈一谈。如果他们的意见能够统一，咱们再共同举事，宣布独立，如何？”

黄睿娘笑道：“咱们杨大人当然可以下山来。但是，他要是下山来后，你们出尔反尔，把他抓起来了怎么办？扎合先生，为了体现诚意，你让你们汪将军写一个任命书，事成之后，任命我姐夫担任宰相兼枢密使，任命杨文大人担任参知政事之职。我们杨文大人手里拿着这个委任书，心里也踏实很多，对不对？”

“这个嘛……”扎合有些迟疑。

黄睿娘笑道：“当然了，将来我姐夫也是一定会同时举荐扎合先生你也担任宰相的！扎合先生啊，你要是当了宰相，可远胜过现在当奴才，当一个小小的千户，对吧？

“好好好，”扎合满脸笑容地说道，“这样吧黄小姐，我尽力去说服我们汪将军。不过事成之后，你可得记住你今天的承诺哦……”

“那是绝对的！”黄睿娘哈哈一笑，让两个侍卫把玉佛交到扎合手里道，“扎合先生，烦请把这两尊宝贝一并给汪将军带回去！”

“好啊，咱们汪将军一定会很高兴的！”扎合大笑着，给身边蒙古侍卫一

挥手，蒙古侍卫从宋军侍卫手中接过玉佛，抱着跟在扎合后面，走出了军帐。

黄睿娘在身后，嘴角轻轻掀起一丝冷笑。

阆州大获山前汪直臣营帐

汪直臣正在大帐里坐卧不安地走来走去。扎合一挑帘子走进来，让两蒙古侍卫把玉佛递到汪直臣面前道："三将军，那黄睿娘让小人把玉佛给你送过来！"

汪直臣两眼放光，抱起玉佛，仔仔细细看着，笑着问道："这黄睿娘，这次为什么这么慷慨呢？她不是要用摔宝贝来威胁本将军吗？"

扎合道："这次不一样，因为她非常迫切地要让咱们相信，她的姐夫是真的想归顺咱们，和咱们一起起事！"

汪直臣放下那尊鸡血玉佛，又抱起碧玉佛看着说道："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所谓归顺咱们，和咱们共谋起事，真的是一场骗局？"

扎合道："百分之百是骗局！"

汪直臣道："他们骗咱们什么？"

扎合道："黄睿娘先对小人说，要三将军你们宣布独立后，余玠才会同意归顺……"

汪直臣叫道："这还不是骗局？太明显了嘛！"

扎合道："是啊！不过，小人并没有揭穿她，只是告诉她，咱们不会贸然举事的，最好是让杨文下来，再和您谈一谈。小人想的是，只要他下山来了，咱们就有抓住他的机会了！"

汪直臣道："她答应下山来了吗？"

扎合道："她说，除非三将军你出具一张委任状，杨文心里踏实了，才肯下山来……"

"出就出吧！"汪直臣大笑道，"只要能把他诳下山来，就是任命他为皇帝也没什么关系！"

说着，汪直臣向侍卫大声喊道："去，把黄睿娘给本将军带上来！"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

合塔合失来到万安宫朝见脱列哥那。宫女拦住合塔合失道："哈敦，您还是回去吧，太后身体不适，正在寝宫里静养，今天不见客！"

"太后病了？"合塔合失紧张地问道，"什么病？严重吗？赶紧让本宫去看看！"

宫女急道："哈敦，实在对不起，太后需要休息，不能去打扰她！"

合塔合失争辩道："大胆奴才，本宫是太后的侄媳，太后生病了，侄媳理应前往端茶递水，随侍左右，你怎么能说本宫是打扰呢？"说着，抬脚就要往前走。

宫女赶紧跪在地上，拦住合塔合失道："哈敦恕罪，您真的不能进去啊……"

合塔合失脸上的阴云越来越浓，伸开手，就想推开宫女往里面走，便在这时候，大帐里传来脱列哥那低沉但清晰的声音："是谁在外面啊？"

宫女道："可敦，是合塔合失哈敦……"

脱列哥那道："宣她进来！"

合塔合失冷笑一下，昂首往大帐里走去。

脱列哥那的房间比较暗，窗户闭得严严实实的，有一股浓浓的药味，但是，她却穿戴齐整，坐在那张金色的宽大龙椅上，衣服面容整肃，精神抖擞的样子。

合塔合失躬身快跑两步，走过来，跪在脱列哥那面前，施礼道："臣媳合塔合失参见太后可敦！"

脱列哥那道："起来吧，一旁赐坐！"

合塔合失坐好后，脱列哥那问道："合塔合失，你急急忙忙赶来，有什

么事啊？”

合塔合失微微向前探了探身子，道：“可敦贵体不适，臣媳还是改天再来向可敦禀告吧……”

脱列哥那嗤的一声笑道：“哀家只不过偶感风寒，又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看看哀家，病入膏肓了吗？”

合塔合失眼珠子转了转，抬眼微微瞟了脱列哥那一眼，便赶紧低头笑着说道：“没有没有，可敦脸上虽有病容，但精神饱满，气度不减！不过，可敦啊，您可要好好保重身体，别太劳累，也让臣媳心安啊！”

脱列哥那淡淡地说道：“你就把你那颗扑通乱跳的心，完完全全塞进你肚子里去吧，哀家绝对不会倒下的！”

合塔合失听出脱列哥那话中有话，只得尴尬一笑。

脱列哥那又说道：“你找哀家有什么事？说吧！”

合塔合失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脱列哥那道：“可敦，臣媳最近得到了一封很奇怪的信，本来感到不足信，但又怕是真的，心里不太踏实，所以特地拿来向可敦禀报……”

脱列哥那接过信看了看，脸色大变，问道：“这封信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合塔合失道：“可敦啊，您知道的，臣媳不是有一些那可儿在四川做生意吗？这是他们在阆州一带无意中得到的……”

“在阆州得到的？”脱列哥那吃惊地问道，“你那那可儿是怎么在阆州得到的？”

合塔合失道：“臣媳的那可儿告诉臣媳，说这是他一个朋友拿给他看的。他的朋友对他说，让他赶紧回来，怕是四川要变天了，再迟，恐怕就回不来了……”

脱列哥那追问道：“那你的那可儿的朋友又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东西？”

合塔合失道："臣媳也追问了我的那可儿，那可儿说，他朋友是在阆州汪直臣军营附近捡的……"

"汪直臣军营附近？"脱列哥那皱着眉头说道，"这怎么可能？"

合塔合失忙笑着说道，"是啊是啊，所以臣媳才觉得这件事有些滑稽不足信，但又觉得不能不告诉可敦，犹豫了半天，才拿了过来……"

"不足信！当然不足信！"脱列哥那强自镇静道，"不过，你能这样做，也体现了你的忠心！很好，非常好，你下去吧，哀家知道了。"

合塔合失见脱列哥那轻描淡写的样子，未免有些失望。不过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给脱列哥那施个礼后，便转身离去了。

合塔合失前脚刚走，脱列哥那就直起腰来，冲宫女尖声喊道："去！赶紧把奥都剌合蛮给哀家喊来！"

宫女答道："是，可敦！"

宫女转身欲走，却是刚跑到门口，脱列哥那忙又喊道："等等！别去喊他了！你过来，哀家有话要跟你说。"

宫女过来，脱列哥那把嘴巴附在她耳朵上，悄悄说了一句什么。宫女点点头，匆匆跑出去了。

宫女走后，脱列哥那一下瘫倒在龙椅上，大口喘着气，脸上充满愠怒、惶恐和焦虑。

阆州大获山前，汪直臣营帐

阆州大获山前汪直臣营帐里，汪直臣疑惑地问扎合道："扎合，你说那黄睿娘回去七八天了，怎么连一点音信都没有呢？"

扎合沉思道："三将军，这事小人也很是疑惑啊！照理说，不管他们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他们都会立刻和咱们联系，怎么可能回去后却不闻不问呢？这实在是太蹊跷了！"

汪直臣道："他们会不会正在进行兵力部署，就像上次那样，从大获山后山把兵力偷运下来。等到兵力部署妥当后，再假投降？"

"不会，"扎合道，"上次他们偷下山的那条小道，已经被小人给破坏了！而且小人派了人在那一带巡逻着，这两天，那里静悄悄的，一点动静也没有。"

"那他们想要干什么？"汪直臣嘟囔道，"会不会是他们的意见不统一，内部闹起来了？"

扎合道："如果他们是真投降，那才有可能意见不统一。但咱们已经看出来了，他们是假的，怎么可能有意见不统一的情况？"

汪直臣生气地嚷道："这又不是，那又不是，你不是很聪明吗？你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嘛！"

扎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忙说道："三将军别着急，要不，小人上山去试探他们一下，看看是怎样一种情况？"

"这样也好，"汪直臣道，"不过本将军可先说明，这是你自觉自愿上山的，要有什么三长两短，可别怪本将军！"

扎合笑笑道："不会，不管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他们都不会轻易杀小人的……"

两人正商量着，有个军士匆匆跑进来，把几张纸交给汪直臣，面色张皇地说道："将军，将军，咱们在军营附近见到了这些东西……"

汪直臣接过那几张纸一看，一下呆住了，脸上现出迷惑不解的神情。

扎合把那些纸拿过来一张张地翻看，不禁惊呼道："三将军，这不是您写给那杨文的信吗？怎么会出现在咱们军营附近？"

接着又问军士道："咱们军营附近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

军士道："不知道哇，咱们在巡逻的时候捡到的……"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汪直臣满脸茫然，拿着那些纸，手忍不

住发起抖来。

扎合沉思了一会儿，对汪直臣说道："三将军，小人算是有点明白了。黄睿娘把您写的那封信带回去后，杨文他们肯定照着你的笔迹抄了很多份，然后派奸细下山来，到军营附近四处抛洒的……"

汪直臣道："他们撒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扎合道："小人觉得，他们的目的，很可能就是要搅乱咱们的人心，让咱们无心战斗，然后趁机攻打咱们！"

汪直臣脸色铁青，对那侍卫道："你赶紧派人去军营四周查一下，看看还撒了多少，务必要全部找出来，销毁！"

侍卫道："是！"

说完转身欲走，扎合又对侍卫说道："同时你再查一查，看看有多少人看过这信，把所有看着这封信的人都找出来，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说着，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

侍卫打了一个寒战，问道："包括咱们士兵？"

"我说的是全部看过的人！"扎合冷冷地说道。

侍卫一走，汪直臣就叫起来："太可恶了！这个黄睿娘，哼哼，居然使这种奸计！来人哪！"

侍卫道："小人在！"

汪直臣喝道："传本将军命令，立刻组织人马，发动进攻，本将军要把那黄睿娘和杨文抓下山来，碎尸万段，方解我心头之恨！"

扎合赶紧奏道："三将军，此事千万不可动怒！咱们一动怒，就上了那黄睿娘的当了！这事最好的办法是冷处理，置之不理，只要那信在咱们军营里扩散得不多，过些时日，这事就会像风一样吹过去了。这样，宋军的奸谋就不可能得逞！"

汪直臣怒道："不行，要不杀他一个人仰马翻，本将军难消心头这口恶

气……”

扎合道：“三将军……”

有侍卫跑进来报告道：“禀报三将军，钦差大人驾到！”

汪直臣一时没反应过来：“钦差大人？哪个钦差大人？”

侍卫道：“国师法提玛担任的钦差大人。”

扎合有些慌张地说道：“三将军，国师是太后可敦身边的红人，也是太后最信任的人之一。太后可敦让她担任钦差前来，所为何事啊？会不会那封信已经到了太后的手里？”

汪直臣一听，顿时吓得满脸大汗，哆哆嗦嗦地吩咐：“请，赶紧请钦差大人进来……”

法提玛走进大帐，坐定后，掏出一张纸递给汪直臣道：“三将军，太后可敦派本钦差来问问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汪直臣接过来一看，果然就是那封信，吓得面如死灰，喃喃说道：“怎么太后可敦手里也有一份……”

法提玛笑笑道：“三将军，如此说来，此事属实了？”

汪直臣语无伦次地说道：“是，是有这回事……哦，不是的，没有这回事……哦，钦差大人，卑职的意思，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法提玛打断他道：“是有，还是没有？是这个意思，还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究竟想说什么？”

扎合在一旁接过去说道：“钦差大人，是这么回事。这封信，三将军确实写过。但是，太后可敦拿到的这封信，肯定不是三将军写的，而是被人抄录的。因为，不只是太后可敦手里有这样的信，咱们手里也有，都是被宋军奸细撒在咱们军营里的。不过，咱们已经把这件事处理好了……”

法提玛道：“不管是宋军抄录的也好撒的也好，总之，这封信是你写的咯？”

扎合道："写是三将军写的，但是，这不是真的，这是宋军的一个奸谋！钦差大人，听小人向您禀报……"说着，扎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法提玛听完，严肃地喝道："汪直臣，就算是宋军使的奸谋，你也应该明白，你这样的信，可不是随便就能写的！你手握重兵在外，最忌讳的就是有拥兵自重的传言。就算是计谋，也不应该拿这样的事来计谋。何况，你说你是将计就计，但问题是你不但计谋不成，反而是上了敌人的当，这让人如何相信？"

汪直臣脸上的汗大颗大颗地往下直滚，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钦差大人，此事卑职确实有欠考虑！还请钦差大人在太后可敦面前多替卑职解释解释！一切都是因为卑职愚钝，做事考虑不周！卑职对太后可敦忠心耿耿，苍天可鉴！"

法提玛为难地说道："哎呀，本钦差可以在太后可敦面前给三将军说一些好话。但本钦差人微言轻，怕是说了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三将军朝中有没有什么关系密切的大臣？本钦差可以帮你传个话！"

汪直臣慌张不已，茫无头绪，喃喃自语道："是啊，是应该找人帮卑职说一说！但是应该找谁呢？找谁呢？"

他瞟了瞟旁边一直垂手低头站着的扎合，想到写信的计谋是他出的，一时气不打一处出，大喝道："扎合，你这会儿怎么哑巴了？你说话呀？朝中大臣谁可以帮咱们说说好话？"

扎合只得跟着跪在法提玛面前，说道："启禀钦差大人，太后可敦对你如此信任，你要是帮咱们三将军说几句，可比任何人都管用啊！就烦请钦差大人帮咱们三将军多多美言吧……"

法提玛面露难色道："我承认，我的话，太后一定是会考虑的。但毕竟我是钦差，我要直接说，太后未必肯信。如果三将军能在朝中找一个交好的

大臣一并帮忙说一说，效果将更加明显。”

扎合道：“没有。钦差大人，咱们三将军在朝中确实没有交好的大臣，实在找不到帮助说话的人……”

“什么？”汪直臣一听，更加生气，冲扎合大骂道，“你这个狗东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竟然说朝中大臣没人愿意替本将军说好话！难道本将军人缘就那么差吗？”

法提玛也笑道：“不会吧，朝中替三将军说好话的人多着呢，大断事官奥都剌合蛮大人恐怕就愿意帮三将军说话吧？”

“奥都剌合蛮大人？”汪直臣一怔，随即应和道，“对对对，奥都剌合蛮大人肯定愿意帮卑职说好话的！”

法提玛道：“好啊，本钦差回去，即向奥都剌合蛮传话。三将军，这次你需不需要带点什么凭信回去给大断事官？”

“凭信？”汪直臣稍愣了一下，随即恍然大悟道，“哦，明白明白，有的有的！”

说着，转过头来对扎合喝道：“扎合，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赶紧去把那对玉佛拿过来，送一个给钦差大人，再请钦差大人带一尊回去给大断事官大人！”

扎合推诿道：“什么玉佛？小人不知道啊……”

汪直臣见扎合装憨，在扎合身上踢了一脚，沉下脸冷哼道：“扎合，你要是还想要脑袋，就赶紧去把那一对玉佛拿来！”

扎合没办法了，虽然心里有很多话要对汪直臣说，但是当着法提玛的面，他却是一句也说不出来，只好前去把那一对玉佛拿出来，交给法提玛。

法提玛把那一红一绿两尊玉佛拿到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着，哈哈大笑道：“哈哈，很好，很好，三将军，有这东西送给大断事官大人，他必定会在太后可敦面前替三将军多说好话的！到时候，三将军再打几次胜仗，那就

没什么问题了！即便有谣言，也不攻自破了！”

“好好好，”汪直臣高兴地说道，“卑职一定竭尽全力，多打几个胜仗！绝不辜负钦差大人的期望，也给大断事官大人长脸！”

“唔！”法提玛让侍卫把宝贝收起来，点点头道：“三将军，在打仗方面还有什么困难？比如说，兵力和粮草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你可以提出来……”

扎合忙说道：“够！够够！钦差大人，粮草兵力咱们一样不缺！不提要求！不提要求！”

汪直臣直瞪瞪地盯着扎合，暴怒道：“扎合，今天你的脑袋是不是朽坏了？咱们明显就是兵力和粮草难以为继，现在钦差大人主动提起，你竟然还说不缺！你是想故意使坏还是怎么的？出去！赶紧给老子滚出去！”

扎合涨红着脸说道：“不能的，三将军……”

“滚！”汪直臣怒喝道，“你要敢再吐一个字，本将军立马打破你的狗嘴！滚，滚出去！”

扎合不敢再说什么，行了一个礼，转身摇摇晃晃出去了。

扎合出去后，汪直臣忙回头对法提玛赔笑道：“钦差大人，这个东西不懂事，胡说八道，还望钦差大人不要见怪！”

法提玛笑道：“你这那可儿就是脾气有点怪！他想单干而已，不怪！不怪！”

汪直臣道：“就请钦差大人回去后，向太后可敦请求一下，多派一些粮草和兵力过来，咱们很快就会把宋军的这个老巢攻下来的！”

法提玛道：“三将军，本钦差直接回去说，恐怕不是太好……要不这样，过几天，等本钦差回去后，你正式给太后可敦上一道奏折，那时候本钦差再联合大断事官大人在太后可敦面前帮你说一说话，你看可好？”

汪直臣点点头道：“好，那就多谢钦差大人了！”

“好说！好说！”法提玛哈哈一笑，转身飘然而去。

汪直臣躬身送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第四章 家国大义

杀亲兄弟元用除奸 做活道场白炼励军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

法提玛回到哈拉和林城万安宫，走进宫殿，见到脱列哥那，向她施礼毕。脱列哥那情绪不是很好，抬头瞟了法提玛一眼，问道："法提玛，你在四川查得如何？那封信是汪直臣写的吗？"

法提玛道："信确实是汪直臣写的。但汪直臣说，那是他的一个计谋，目的是引宋军下山并消灭他们！不料反着了宋军的道，被他们算计。宋军的目的，是用来离间咱们的……"

脱列哥那淡淡地问道："你相信他的鬼话吗？"

法提玛道："可敦，目前的情况是，汪德臣兄弟手握重兵在外，不管他们所说是不是事实，咱们都不能轻举妄动。若他们真有异心，咱们动他们，无异于打草惊蛇。只有不露痕迹地把他们撤回来，解除了他们兵权，方为上策！"

"撤回来，解除兵权？"脱列哥问道。

"是啊……"法提玛说，"奴婢知道，这样做，对可敦您来说确实很难。因为汪德臣兄弟在四川用兵，原本就是可敦派出去的，只有他们打得好了，将来在忽里台会上，大家才会积极拥戴贵由王爷。把他们从四川撤回来，无异于向全蒙古宣布，可敦派他们平川之举措，是错误的……但是，不撤回来，坐等他们做大，后果却又不堪设想！何况，奴婢到四川后，还发现了一个情况，关于大断事官大人的……"

"奥都剌合蛮？"脱列哥那的声音有些发颤。

法提玛一招手，婢女从身后把一红一绿两尊玉佛捧过来，放在脱列哥那面前。

法提玛道："可敦，这两尊玉佛，是汪直臣分别送给奴婢和大断事官大人的。他让奴婢向大断事官大人说，让大断事官在可敦面前多说好话……"

脱列哥那怒道："如此说来，奥都剌合蛮与汪德臣兄弟暗中勾结之事，是真的了？"

法提玛没有说真还是假，只说道：“如果大断事官和汪德臣兄弟果然内外勾结，图谋不轨，确实……非常……”

脱列哥那忽地站起来，在大帐里走了几步，嘴里念叨道：“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走着走着，忽然感到头一阵发晕，差点跌倒在地上。法提玛和宫女们赶紧过来，扶住脱列哥那，把她扶入寝宫里躺下。

九顶山，拥翠峰山顶

元用、俞兴、白炼等人聚集在九顶山拥翠峰山顶，李肃跪在元用面前，满脸汗水，哭道：“寨主，小人知道的都全部说了，确实没有隐瞒。小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二公子跑在蒙古人前面，或许是和小人一样，误入地道，被偷进地道的蒙古人发现了，正追赶他呢！寨主，二公子现在可能身处危险的境地，赶紧派人去救他吧……”

元用冷笑一声道：“李肃，你说得对极了，他很危险，好呀，元某立刻就派人去找他！”说着，他向周围的侍卫吩咐道：“你们赶紧到山中以及地道中去寻二公子，找到他后，立刻让他过来见我……”

话音未落，有个侍卫匆匆跑上山来，对元用说道：“寨主，不用去找了，二公子好好地在家里念书呢！”

元用皱着眉问道：“在家里？念书？你怎么知道？”

侍卫道：“小人正是二公子派来请寨主回去的！”

九顶山拥翠峰，元利书房

元用、俞兴及李肃等人走进九顶山拥翠峰元利读书房间时，元利正端端正正坐在桌前，大声读着《论语》中的句子。见元用等人进来，忙站起来，指着李肃对元用大声说道：“大哥，我要向你告密……”

元用皱了皱眉头，问道：“你告什么密？”

元利道："昨天我内急，说和李肃到外面出恭。但出完恭出来后，就不知李肃跑到哪儿去了。我怕他出了意外，便四处寻找呼喊，却愣是没有他的踪影。后来，我走到一个地道口，心想，李肃不会到地道里去了吧？于是我走进去，不久，就发现二牛正带着一队蒙古兵往外跑呢！我一下就明白了，原来李肃去给蒙古人当奸细了！山上的蒙古人，都是李肃带上来的！"

"什么？"李肃再也控制不住了，大叫道，"二公子，你，你说的是什么啊？蒙古人怎么会是小人带上山来的？明明是……"

元利打断李肃，抢着说道："李肃，对不起了！虽说你陪我读书，给了我不少帮助！但此事关涉山上义军的生死存亡，关涉民族大义，我要是替你遮掩，就是对全山寨的义军不义！明白吗？"

"你，你，你，我，我，我……"李肃满脸涨得通红，嘴里结巴着，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俞兴沉下脸，对元利说道："元利，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你可不能冤枉好人啊！要知道，李肃可从来不说瞎话，也没冤枉过任何人的哦！"

"真的，我怎么会骗您！"元利道，"俞大人，也许我元利以前说话有些不着调，给您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但是，人都是会变的嘛。您不是让小人天天读圣贤书吗？这不，小人已经从书中深深地悟出了做人的道理，已经变得彬彬有礼了对不对？反而是李肃，虽然也在陪小人读书，但是他读不进去，也听不懂。只要小人一念书，他就打瞌睡！您说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当汉奸投敌卖国呢？"

这时候，元用抬起头来，目光吓人地对俞兴、李肃说道："五弟，李肃，你们先出去。元某想单独和元利说两句话。"

俞兴看了看元用的神情，有些担心，忙笑着说道："大哥，咱们还是不出去吧？咱们也不是外人，有什么话不能让咱们听到的？难道你们兄弟俩，还要说私房话？"

元用努力压住自己的情绪，轻轻说道：“不错，我们兄弟俩，确实要说几句私房话。五弟你不用担心，先出去吧……”

俞兴只得和李肃走出门外。

俞兴、李肃一跨出门，元用便过去，把门反锁上，又再走回来，看着元利。元利有些怕了，问道：“哥啊，你要做什么？”

元用不开腔，刷的一声，把刀从腰间拔出来，对着刀锋看了看。元利更害怕了，颤声叫道：“哥啊，你把刀拔出来做什么啊？你不会是要杀了我吧？”

元用把刀猛地往下一砍，啪的一声，深深地砍进桌里，凶狠地对元利喝道：“跪下！”

元利的脚其实早已站不直，元用话音一落，他便已经跪在地上了。

元用叫道：“元利，我给你指两条路，一条是生路，一条是死路。你要是想死，继续对我撒谎，我现在就一刀劈了你！你信不信？”

元利哆嗦着说道：“我没有说谎，我说的都是，都是……”

元用冷哼道，“我来问你，你说李肃是蒙古人的奸细，但李肃满身血污，你的身上却干干净净的。如果李肃真当了蒙古人的奸细，蒙古人怎么会追杀他？”

“苦，苦肉计呗……”元利辩解道。

“你还知道苦肉计啊？很好！很好！”元用道，“那我再来问你，前几天，俞大人突然让李肃陪伴在你身边读书，和你寸步不离，这又是为什么？”

元利道：“俞大人看我顽皮不爱读书，派个人来看管我，也是很正常的嘛！”

元用道：“俞大人从来没有过问过你读书的事，怎么突然就关心起这个来了？再说了，俞大人整天忙得连吃饭都没时间，怎么可能去管你这样的小事，在山上人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还专门把他的贴身侍卫抽出来陪你玩儿？”

“我读书是小事吗？”元利似乎已经不怕，还俏皮地说道，“也许我的读书问题是小事，但是，当我是你大寨主亲弟弟的时候，这就不是小事了！俞大人上山来，借你的山寨抗蒙，为了让你心甘情愿地借出来，他一直都在想方设法讨好你！专门安排一个人来陪我读书，不正是讨好你的一种表现吗？”

“元利！”元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地把刀拔起来，靠在元利的脖子上，厉声叫道，“元利，你还有没有良心？俞大人、李肃他们百般为你遮掩，你却反过来如此抵牾诬陷他们！好！好得很！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还要再扯谎耍赖，休怪我手下无情！说，是不是你把蒙古人从地道带到丹霞峰上去的？”

“别杀我，我说！我说！”元利终于吓住了，赶紧交代道，“是，是我带他们上丹霞峰的……”

元用握刀的手抖了一下，又问道：“蒙古人从山下偷到山上来，也是你告诉他们栖鸾峰上有条秘密小径？”

元利垂着脑袋，闭着眼睛道：“是，也是我告诉他们的……”

元用再问道：“难道，在山上散发传单的那次，也是你干的吗？”

“我全部交代，全部交代！都是我干的，我干的！”元利说道。

元用原本满眼血红，脸黑得像一块墨，这时候却突然脸色煞白，同时手中的刀当的一声掉在地上，怔怔地看着元利，一动不动，像凝固了一样。

元利被元用的表情吓住了，不自觉地颤声叫道：“哥……”

元用一激灵，似乎才醒悟过来，急急地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又站住，用手指着元利，却又噎住了似的，说不出话来。指了半天，眼泪先从眼眶里汹涌而出，最后软软地跌坐在凳上，嘶声哭喊道：“你为什么要承认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坚持住死也不认账？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算我有天大的怀疑，但至少我的心中存了一丝侥幸，觉得有可能是冤枉了你！但是，现在你让我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你是我的亲弟弟，但是你却又是蒙古人的奸细！你

让我怎么办？让我怎么办啊？”

元利跪着从地上爬过来，爬到元用面前，也哭着求情道：“哥啊，你是我的亲哥哥啊，你在这个世上只有我一个弟弟啊，你饶恕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你饶我这一次吧，真的！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俞兴在外面听到两兄弟都在屋里大哭，有些不放心，猛一把撞开门，看见地上有把刀，吓了一跳，忙过去把刀捡起来，顺手递给李肃，担忧地问道：“大哥，没什么事吧？”

元用什么话也没说，只喊了一句：“来人啊！”

侍卫匆匆跑进来。元用冷冷地命令道：“把元利抓起来，押入死牢！”

侍卫答道：“是！”便上前抓住元利的两只手。

元利惊恐地喊道：“哥啊，别杀我！别把我送进死牢！求求你了！”又扭过头对俞兴喊道：“俞大人，求你劝劝我哥吧！我不想死，别把我送进死牢啊！”

但是元用已经不想听，摇晃着身子，垂头丧气往外走去。

俞兴摇摇头，侍卫把干号着的元利押下去了。

便在这时候，赵笑跑进来，向俞兴报道：“俞大人，你原来在这里啊！不好了，不好了……”

俞兴忙问道：“赵笑，发生什么事了？”

赵笑道：“大人，山上满山遍野都是蒙古人，尤其是就日峰，蒙古人更是像蚂蚁一样，把整个山顶城堡围得水泄不通。而且蒙古人还在向其他山峰蔓延。栖鸾、集凤两峰的蒙古人也反扑过来，开始围攻灵宝峰了！”

“咱们的人呢？他们在哪里？”俞兴急问道。

赵笑道：“咱们的人大部分在山顶城堡里，不过也有人率兵冲下山来，和敌人混战，伤亡很大啊……”

俞兴问道：“是谁不执行命令啊？”

赵笑道："二寨主和四寨主……"

俞兴吩咐李肃道："李肃，过来，你去帮本官送一封信！"

他从怀里拿出一封信，递给李肃，并附在李肃耳边，给他说了几句话。李肃点点头，匆匆地跑出去了。

俞兴又吩咐赵笑道："赵笑，你立刻调整部署好兵力，务必严守拥翠峰，绝不能让蒙古人靠近半步！本官去看看二寨主和四寨主！"

赵笑一抱拳说道："大人，你就放心吧！有我赵笑在，敌人再猖狂，也休想得逞！"

"好！"俞兴一转身，大踏步往山下跑去。

九顶山山谷中

宋军和蒙古人在九顶山各山谷间混战在一起，只听见四处刀影凌乱，杀声震天。坡上坡下，尘土飞扬，尸横遍野。

俞兴冲下山来，看见白炼舞着双剑，小青挥着鞭子，正在蒙古人丛中杀得眼红。他们身边，已经没有几个宋兵了，但他们似乎没有发现，只顾自己拼命地厮杀着，满脸油汗，全身血污。

俞兴挺刀冲了进去，来到白炼和小青身边，冲他们大喊道："二哥，四姐，不能这样打下去了，赶紧撤退吧！"

白炼因为已经知道了奸细是元利的事情，虽然有些痛心，但其实心里非常放松，对俞兴生的恶感顿消，边杀边说道："俞大人，你多次救了白某性命，白某感激不尽，只愿多杀鞑子，解山寨之困！"

小青也动情地说道："是啊，俞大哥。连二哥都捐弃前嫌，拼死杀敌，小妹自然也不能落后啊！"

俞兴道："二哥、四姐，感谢你们的认可和支持！但是这样和敌人硬拼是不行的，这样也是把敌人撵不下山去的！"

“怎么撵不下去？”小青跳出来，说道，“咱们烧了蒙古人的浮桥和战船，阻断了他们过河上山的通道。谁知他们竟然从地道偷渡进山里来了！现在正该趁他们立足未稳杀他们个措手不及！如果等他们占据了咱们更多的山头，站稳脚跟，咱们还有机会吗？”

“小青！”俞兴叫道，“咱们这样和敌人拼消耗，能把蒙古人撵下山去吗？你们睁眼看看周围，咱们已经死了多少兄弟？如果咱们的兄弟都拼光了，还拿什么和蒙古人打？饶是你小青有万夫不当之勇，你一条鞭子能打死几个？”

小青有些迟疑道：“话是不错，但，但咱们撤回山顶城堡中去，那么几个弹丸之地，还有可能打败蒙古人吗？”

“有！”俞兴道，“山顶城堡虽是弹丸之地，但每一座都是一颗钉子。蒙古人虽然进得山来，但他们只是无眼的盲蛇，咱们的钉子，每一颗都足以钉死他们！”

小青没有再开腔，显然已经有些相信了。

俞兴道：“四姐、二哥，你们刚才不是说要帮助小弟吗？那你们都听小弟这一次！小弟向你们保证，不出五日，小弟定能让蒙古人全部乖乖地下山去！如果五日过去，蒙古人还下不了山，那时候四姐二哥你们想怎么打，小弟都不管了！如何？”

白炼一抽刀跳出来，对俞兴一抱拳道：“俞大人，你神机妙算，胸有成竹，白某相信你！立刻收兵！”

小青见白炼也这么说，不禁一笑道：“俞大哥，我们都信你！”说着，手一招，她和白炼一起，且战且退，率领剩余的义军，往拥翠峰山顶城堡上撤去。

九顶山拥翠峰，拥翠寺

元用慢慢地走进九顶山拥翠峰拥翠寺，走到佛像前面，跪地磕头。智生大师坐在旁边，给元用敲磬。

元用伏在蒲团上，一直磕着，一直磕着，似乎没有停住的时候。智生大师在一旁看着元用，也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敲着。

到了最后，元用似乎没力气了，把脑袋靠在蒲团上，不再抬起来。智生大师闭上眼睛，竖起一只手掌，一边继续敲磬，一边宣着佛号喃喃念道："磬声闻，烦恼轻，智慧长，菩提生，离地狱，出火坑……"

元用抬起头来，用衣袖在脸上擦了一把眼泪，伤心地说道："大师，每次元某心有不快的时候，到这里来，听您敲敲钟磬，诵诵经文，心里的烦恼就会消失！但是为何这一次，元某心中的烦恼，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伤痛不已呢？"

智生大师站起来，慢步走到元用面前，俯身说道："阿弥陀佛，大寨主心怀天下，念及苍生，烦恼多也是正常的！"

元用站起走到窗边，背着手，望着窗外道："元某多么怀念未上山时的岁月！那时候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累了就坐在大树下吹吹山风，渴了就到溪边饮一口甘洌的清泉。晚上回家，就在月光下走一趟拳脚，练一段武。闲下来了，就和白炼、程刚几个兄弟猜拳行令喝一台，那可真是快乐啊！可惜，我娘不喜欢我舞刀弄棒，非要我专心读书考功名。但元某天生不是读书的料，一看到那些之乎者也的东西就头痛，哪里有练武痛快啊。后来我娘生了我弟弟，见我实在不成器，也就再不管我，而是逮住我弟弟，让他读。所以那时候，每每看到弟弟整天坐在桌前苦读，元某就忍不住想取笑他。心想，可惜他下面再没有弟弟了。若是下面还有个弟弟，他一准也会像元某这样，把这苦差事推给弟弟的，哈哈……"

智生大师道："大寨主，你们兄友弟恭，母慈子孝，正是人间大美图

景，可喜可贺啊！”

元用道：“可惜蒙古人一来，一切都变了！元某再不能优哉游哉练武喝酒，弟弟也再没有一个安静的书房，娘的愿望也成了海市蜃楼，几乎不可能再有机会实现了！而嘉定百姓中，如元某一家这种遭遇的，不知道还有多少……”

智生大师附和道：“大宋子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蒙古人欠下的血债，真是罄竹难书啊！”

元用道：“一气之下，元某带着弟兄们上得山来，扯起这杆抗蒙的旗帜。那时候，元某想的是，这落草山野是暂时的，等把蒙古人撵出嘉定，撵出四川后，咱们又可以重新下山去，过那种平淡却无忧无虑的日子！谁知道，到现在为止，不但没能把蒙古人撵下山，反而让他们冲上山来，把咱们撵到几个孤零零的峰顶上……唉，一切都事与愿违，咱们怕是很难回到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岁月了……”

智生大师道：“阿弥陀佛，大寨主，佛家讲随缘自适，随遇而安。一切因缘，只要随顺，心中烦恼自然就能化解啊！”

元用道：“但是怎么随顺呢？元某想随，蒙古人不让元某随，义军百姓不让元某随，连亲生的兄弟也不让元某随，元某该怎么办呢？”

智生大师道：“尽人事，顺天命，此生的果，皆是前生的因。一切因缘巧合，都是天命所致。大寨主不要太过执着，尽力而为而已。只要尽了力，不管结果如何，上天都不会责怪大寨主的……”

元用望着智生大师，发呆了一会儿，道：“大师，元某知道该怎么做了，谢谢您！”

说着，转身就往外走去。

智生大师在后面埋着头，宣着佛号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九顶山拥翠峰，演武场

九顶山拥翠峰演武场前面搭着一个台子，台子旁边竖着一杆大旗，台子中央摆着一个牌位和一些祭品。

数百士兵整整齐齐地站着台下，神情肃穆。

元用及俞兴、白炼、小青等一众将领站在台上。元用从祭坛上拿起三支香，点燃后在灵位前拜了三拜，声音沙哑地大喊道："各位战死的兄弟，我元用对不起你们，对自己的亲弟弟元利管教不严，致使他做了奸细，把蒙古人带到山上来，害了你们性命！今天，元某在这里向你们赔罪了！"

他把香插进香炉里，转过身来，吩咐侍卫道："把元利带上来！"

不久，两个侍卫推着五花大绑的元利走上台来。元利一边走，一边转头惊恐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嘴里发出尖利颤抖的声音："你们，你们想干什么？别，别杀我！我不想死，不想死啊……"

当他看到元用在台上敬香的时候，忙又大喊道："哥啊，别杀我！我是你亲弟弟，这世上唯一的亲弟弟！你怎么忍心杀我啊？"

元用走到元利面前，把手轻柔地放在他肩膀上，语气温和地对元利说道："弟弟，娘从小就让我们兄弟读圣贤之书。哥哥惭愧，半途而废，没有坚持下来。在这一方面，哥哥不如你，你一直读到现在！不过，你既然读了那么多圣贤之书，就应该明白什么是忠义，什么是廉耻！就应该明白，什么是责任和担当！现在你做了这种不忠不义、鲜廉寡耻的事情，就必须要承担这个后果！哥哥今天送你上路，既是对因你而死的弟兄们的一个交代，也是对活着的继续战斗着的弟兄们的一个交代，同时也是对你自己的一次赎罪！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只有以死谢罪，才能拯救你的灵魂，你知道吗？"

"我不要赎罪！我不要死！"元利惊恐地尖叫着。当他看到小青也在台上，忙求小青道："小青姐姐，小青姐姐，求求你救救我，让我哥别杀我！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啊！"

小青一跺脚，狠狠地盯了元利一眼，但还是对元用说道："大哥，元利毕竟是大哥这世上唯一的亲弟弟，就饶过他这一次吧！"

元用站在那儿，微眯着眼睛，一语不发。

元利忙又对俞兴道："俞大人，您是嘉定知府，一言九鼎！您的话大哥是一定会听的！请您向我哥求求情吧！"

"唉，"俞兴重重地叹口气，对元用说道，"大哥，元利固然罪大恶极，但正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今天看来，他应该已经醒悟了，你就再给他一条生路吧……"

"他醒悟了吗？"元用打断俞兴道，"五弟，生路不是没给过他，你前后就给过他三次！但他哪一次是醒悟了，珍惜了你给他的生路吗？他接二连三，越滑越远，直到现在，罪不容恕！罪不容恕啊……"

俞兴默然，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是转过头去，用眼睛不断地看着外面。

元利见俞兴不说话了，忙又对白炼说道："白二哥，求求你向我哥说个情吧！我醒悟了！真的，我已经彻底醒悟了，以后再也不犯！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白炼对元用抱拳道："大哥，小弟也是有罪之人！照理，小弟没有资格站在这里说话。但元利兄弟既然求小弟，小弟不妨说两句。大哥，你宅心仁厚，宽善大度，小弟在镇守山寨时连连犯错，致使栖鸾、集凤、丹霞三峰丢失，这么严重的大罪，你尚且能饶过小弟，为什么就不能也饶过元利兄弟呢？"

元用道："二弟，你虽然犯了错误，但都是些无心之过。而且深究起来，都是元利当奸细，把蒙古人带上山来，你才有这过失！你的失误怎能和元利的罪孽相提并论？"

小青见众人说话元用都不听，而元利又在一边不停地哀号，其状十分凄惨，便冲台下的几百士兵喊道："弟兄们，不管怎么说，元利是咱们寨

主的亲兄弟！咱们怎能让哥哥亲手杀了自己的亲弟弟呢？咱们都来向寨主求个情吧！”说着，她面向元用，屈膝跪下来，喊道：“求寨主不要杀自己的亲弟弟！”

台下的士兵见到了，也都纷纷跪下来，跟着喊道：“求寨主不要杀自己的亲弟弟！”

元用见小青鼓动台下的人求情，非常生气，指了指小青，又指着台下士兵大叫道：“你们，你们这是干什么？起来，都赶紧起来！”

说着说着，他禁不住语声哽咽，仰天长叹道：“小青，兄弟们，你们出于好心，元某谢谢你们，谢谢！但是，元利所犯大罪，不是元某想饶恕他就可以饶恕的啊！军法所在，国法所在，人伦所在，元某实在无能为力，就是想饶了他，也是办不到的啊！小青，兄弟们，你们错了，实在是不该这样啊……”

元用泪如雨下，号啕大哭。小青及台下士兵见元用哭了起来，一时都不知所措，陆陆续续地都站起来了。

“不是他们错了！是你错了！你错了！”这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众人转头一看，原来是颜老太太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走了过来。

俞兴在一旁悄悄地舒了一口气。

元用看见了，忙抬袖擦了一把眼泪，走过去伸手扶住颜老太太道：“娘，你怎么来了？”

颜老太太一甩手，不让元用扶着，冷冷地说道：“我不来，我不来你弟弟的命就没了！”

元利见颜老太太走了过来，高兴得又蹦又跳道：“娘，你来得正好！哥要杀我，要杀他的亲弟弟呢！你快救救孩儿，救救孩儿吧！”

颜老太太却并没有过去扶住元利，而是恨恨地说道：“你哥要杀你？他该杀你！你犯了这么大的罪，天理不容，他还不该杀你吗？”

众人见颜老太太来了，以为元利这一次是得救了，却见颜老太太如此说，不禁又都大吃一惊。元利也愕然地望着颜老太太，愣愣地问道："娘，你不愿救我啊？"

颜老太太没理元利，而是转头问元用道："元用，娘来问你！不错，元利确实犯了弥天大罪，无可救药，按律当斩！但是，刚才小青也说了，你是他哥哥，你和他都是吃娘的奶长大的亲兄弟，兄弟如手足！自古哪有哥哥亲手杀死弟弟的？你要是杀了他，不是断你手足吗？"

元用怔怔地望着颜老太太，流着泪说道："娘，孩儿当然知道弟弟和孩儿都是吃娘的奶长大的，孩儿当然知道兄弟如手足！但是，弟弟当了奸细，出卖了山寨，让那么多兄弟枉死，让九顶山的土地大片落入蒙古人手里！这个罪孽是不可饶恕的，这笔欠债是必须要偿还的！娘啊，孩儿知道你很痛苦，孩儿何尝不是心如刀绞！但是，就算是亲如手足，手足也要剁掉！就算是痛苦，也必须承受啊！"

元用说着，毅然拔出腰间的刀，举起自己的左手，一刀便把左手的食指给剁掉。顿时，元用的手血如泉涌，但元用面不改色，还刀入鞘。众人一阵惊呼，顿时都呆了。看到元用做出此举，大家都明白过来，元用显然主意已定，不管别人怎么说，都是不可能改变这个决定的了。颜老太太顿时脸色煞白，晕倒在地。小青赶紧上前，把她抱在怀里抢救。

元用不管不顾，慢慢抬起他那只血淋淋的手，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手上。只见那手上的血顺着他的手臂弯弯曲曲流下来，一滴一滴掉落在地上。每落下一滴，每个人的心中都像滚过惊雷般的一震……

九顶山拥翠峰，议事厅

俞兴、元用、白炼、小青等人聚集在九顶山拥翠峰议事厅。小青道："俞大哥，从飞鸽传书的情况看，六座山峰都已经做好了防守准备。虽然蒙

古人把咱们六座山峰围成了孤岛，但短时间要想再攻破任何一座山顶城堡，都是不容易的！”

俞兴点点头道：“唔，如此甚好！”

小青道：“虽然如此，咱们这样可不是长法！以前整个九顶山都是咱们的，山顶城堡可供咱们居住，山间土地可种庄稼，山谷泉水可让咱们采饮，蒙古人就算围上十年八年，咱们也不怕他。但如今山间即将收割的粮食都要被蒙古人收入囊中，山顶储备的泉水也日渐枯竭，再这样下去，咱们就困死了！”

俞兴道：“四姐，俞某当然知道这不是长法！”

小青道：“但，但我看你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惊慌的样子，难道你已经胸有成竹了？对了，我记得前些天你劝我和二哥收兵回山顶城堡的时候，曾说，不出五日，蒙古人就能乖乖下山去。看来，你确实早有主意了吧？”

俞兴道：“四姐，俞某不敢说绝对有把握，但对破敌还是有信心的。俞某之所以迟迟没动，是因为俞某还在等一处救兵……”

“救兵？”小青问道，“哪里的救兵？”

俞兴道：“成都府的……”

小青道：“你是说姚因谋会派救兵来救咱们？别开玩笑了，他怎么可能来救咱们！再说了，他不是也被蒙古人围困着吗？”

“这次不同了！”俞兴道，“最近俞某接到重庆来信，大帅在信中说，他已经利用钓鱼城的地势之便，打败了蒙古军汪德臣，解除了蒙古人对重庆及合州的围困，并顺势派兵帮助姚因谋打败了成都的蒙古军队。他在信中叮嘱俞某，若要解嘉定之围，可去信向成都的姚因谋姚大人求助！”

“重庆、合州及成都之围已解除？”元用一听大喜道，“这实在是可喜可贺之事！蒙古人全面围困咱们四川达半年之久，今日终于由大帅率先打破这个铁桶阵，并且还顺势解了成都之围，相信咱们嘉定的围困也不会延续太久了！”

小青、白炼也惊喜不已，欢呼雀跃。

这时，李肃急匆匆进来，低着头，黯然地向俞兴报告道："俞大人……"

俞兴心里咯噔一下，忙问道："怎么样？姚大人什么时候派来救兵？"

李肃黯然说道："姚大人说，成都之围虽解，但敌人跑得不远，说不定很快就会转回来。因此，他不敢分散兵力派兵援助，怕成都重新落入蒙古人之手。即便要派援兵，也要等到成都局势稳定了再说……"

俞兴呆立原地，说不出话来。

小青愤愤地说道："我早就料到这个姚因谋不会出兵相救的！他那么个自私自利的人，怎么会助咱们？"

元用忧虑地说道："五弟，求外援相助这条路，现在看来是行不通了，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白炼道："俞大人，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不如咱们六座山峰的将士同时发起冲锋，和蒙古人决一死战！咱们居高临下，一鼓作气，未必不胜！"

元用道："二弟不可鲁莽！再和蒙古人硬拼，咱们若是把老本拼没了，还如何打仗？"

白炼道："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那该怎么办？俞大人，现在你也没办法了，咱们除此以外，还能怎样？总不至于坐以待毙吧？"

说着，转身便抬脚出去了。

元用在后面喊道："二弟……"但白炼已经走得没影了。元用叹了口气道，"唉，这二弟，还是这么个脾气……"

小青道："这事也不能怪二哥，这种状况，多延续一天，山寨就多一分焦虑，多一分恐慌。这恐慌不只二哥有，山寨所有人都有！俞大哥，你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俞兴摇摇头，闭上眼睛。

元用见了，心里暗自叹息一声。

九顶山拥翠峰，元用住处

白炼、小青跑进元用住处。元用正站在窗前，右手抚着左手被砍掉手指的地方，暗自垂泪。小青看见了，正要拦住白炼往里走，但白炼却已经劈头冲了进去，大声喊道："大哥，俞大人不见了……"

元用一听，忙收住泪，转头问道："五弟不见了？他是不是到山顶城堡各处巡逻去了？"

白炼道："我们找遍了山顶城堡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发现他！而且不只他不见，赵笑、李肃，还有上百个官军都和他一起，神秘消失了！"

元用疑惑地问道："那他会到哪儿去呢？"

白炼哼了一声道："大哥，我觉得，这个俞大人很可能带着那一队士兵偷偷溜下山去逃走了？"

小青道："二哥，你又怀疑俞大哥了！俞大哥怎么会偷偷溜走？他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这不是怀不怀疑的问题，"白炼道，"那你告诉我，你的俞大哥到哪儿去了？"

小青哑口无言。

白炼见小青无话可说，更加觉得自己的怀疑有道理："这个俞兴，我早就看出他有私自逃命的想法了！"

小青嘟囔道："你怎么又看出他想私自逃命？"

白炼道："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平常他的鬼点子都挺多的，昨天听说姚因谋不来救后，却一言不发，这也太反常了，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很显然，从那时候起，他就已经打定独自逃下山，丢下我们不管的主意了！"

小青也觉得白炼说得有理，她实在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不过她仍然坚持说道："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俞大哥也不例外。但俞大哥舍己为人，这大家都很清楚，咱们绝对不能怀疑他的人格！"

小青那样维护俞兴，让白炼的心里很不舒服。本来他已经不再抵触俞兴了的，现在又生起了酸溜溜的情绪。他讽刺道："好啊，你那俞大哥是大圣人，舍己利人。为何现在山寨的弟兄们都对他议论纷纷，对他私自溜走一事愤慨不已？"

小青道："二哥你只要不在兄弟们中间鼓动，他们就不会议论，不会这样惶恐不安……"

白炼生气了，说道："好啊，那俞兴私自溜走了，最后倒成了我的不是了！"

元用忙劝解道："好了好了，二弟、四妹，你们休要再争论了！咱们得研究一下，五弟走了，咱们该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离了俞兴，咱们山寨就转不动了么？"白炼激动地道，"不，咱们不但要干，而且要干得轰轰烈烈，给那自以为是的俞兴看看，没有他，咱们是怎样杀敌的！"

小青皱着眉，不停地捏弄着辫子，满脸不安。

元用则点点头道："好啊二弟，那你说一说，你有什么计划吧！"

九顶山拥翠峰，演武场

薄雾微明，镇守拥翠峰的士兵都整整齐齐站在演武场上。演武场前面的台子上，智生大师正带着一队和尚，手持念珠，垂立一旁。

白炼大踏步走到台上，冲台下的众士兵大声喊道："弟兄们，今天，咱们把拥翠寺的智生大师等高僧请到这里来，你们知不知道，咱们请他们来，是要做什么？"

台下的士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有些莫名其妙。

白炼道："不知道是吧？白某告诉你们，白某今天请智生大师来，是给你们念经，做活道场，超度你们灵魂的！"

众士兵一听，都大吃一惊，嗡嗡地议论起来，面色惶恐不安。

白炼道："弟兄们，你们听我说，白某并非哗众取宠！如今咱们被蒙古人困守孤岛之上，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可以说，已经被逼上了绝路！在这个危急存亡的关头，你们是想和敌人奋战到底，以期绝处逢生，还是像有些人一样，留下大家不管，悄悄溜下山去，当逃兵？"

士兵们大声回应道：

"咱们绝不当逃兵，要和蒙古人拼尽最后一滴血！"

"咱们没地方去，嘉定就是咱们的家！咱们要保护嘉定，誓死守卫自己的家园！"

"咱们要把敌人赶出咱们的家园，还我青山绿水！"

"咱们要和蒙古人战斗到底！"

白炼见众士兵如此表态，非常激动。大声说道："弟兄们，你们真是好样的！大敌当前，不怕死，不畏惧，没有做逃兵，这一点，让白某十分欣慰！白某为这一生能够结交到你们这些生死与共的兄弟，感到无比幸福！弟兄们，白某感谢你们！"他说完，站在台前，深深地向众士兵鞠了一躬。

众士兵纷纷请战道："二寨主，你就下令吧！咱们冲下山去，和敌人决一死战！"

"咱们一起冲下山去，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事不宜迟，咱们应该马上就出发！"

白炼举起双手，往下按了按，说道："好，弟兄们，咱们立刻就出发！不过，白某想告诉你们，咱们即将面临的将是一场最为残酷的恶战！因为蒙古人非常强大，他们人数众多，武器精良，能征善战，咱们和他们作战，并不占优势。所以，咱们必须要做好赴死的准备！"

众人都有些凛然，站在原地，再不开腔，表情肃然。

白炼又道："不过你们也不用怕！咱们虽然深陷困境，但是，咱们是必

定能战胜蒙古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不怕死，团结一心，只要咱们六座山峰的兄弟们共同发起反击，就如同大水淹没河谷一样，淹也把蒙古人淹死了，怕他们什么？”

“对，咱们不怕！”

“打败蒙古人！杀光他们！”

“杀光他们！”

众将士再一次兴奋起来。白炼道：“对，咱们必定能够大获全胜，凯旋！但是，虽说咱们山寨最终是会胜利的，但个人或许就壮烈牺牲了，不管是生是死，咱们都必须坦然面对，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你们明白吗？”

“明白！”众将士齐声喝道。

白炼道：“白某把智生大师请到这里来，让他先给咱们把道场做了，把亡灵超度了，即便咱们在战场上死了，咱们也会高高兴兴地到天上去，到极乐世界去，逍遥快活，不再有后顾之忧，你们说好不好！”

众士兵发出雷鸣般的回应声：“好！”

白炼给智生大师一抱拳，做了个请的手势。

智生大师带着一众和尚，数着手里的念珠，慢慢走过来，走到众将士身边，绕着他们一边转，一边嘴里念着地藏王菩萨本愿经。

天上风起云涌，雷声隐隐，电光闪闪，巨大的黑云铺天盖地压下来，天地之间顿时黯然失色，山顶一片昏暗，只在偶尔的电光中，可见士兵一张张严肃的脸，呈现出一片煞白的铁青色。

九顶山，山坡上及山谷中

蒙古军把九顶山上的六座山顶城堡四周团团围住，不过，他们并没有发动进攻，而只是在城堡周围逡巡着。

白炼、小青带着山上一众士兵，猫着腰，埋伏在山顶城堡城墙后面。

白炼观察了一会儿，向身后的信号兵一招手，信号兵点燃引信，三株响炮同时冲天而起，划出三道明亮的直线，在天空中爆开。

拥翠峰城堡里所有的士兵都应声而起，号叫着、呐喊着，从城墙上顺着绳子一跃而下。祝融、兑悦、望云三座山峰也同时传来喊杀之声，顿时，整个九顶山上杀声震天，人影如潮，各个山峰都像被大火点燃，被开水煮沸了一样。

小青朝四周看了看，对白炼说道："二哥，怎么就日、灵宝两座山峰的兄弟们没听命发起总攻呢？"

白炼冷笑道："那两座山峰上全是官军，没有咱们的兄弟。卫无忌、吴华像俞兴一样，胆小如鼠，他们不听咱们的招呼，再正常不过了！哼哼，就算没有他们，咱们照样能把蒙古人赶尽杀绝，怕什么！"

说完，双剑往两边一挥，号叫着就往蒙古阵中冲杀而去。小青虽然有些半信半疑，却还是挥舞着鞭子，加入到战团之中。

蒙古军没有料到宋军会这样发起总攻，再加上地势上他们居于下游，因此，甫一接仗，他们竟然招架不住，节节败退，一直退守到山谷之中。

到了山谷后，蒙古人的形势有了一定的好转。原先宋军所占的地势上的便宜已经不再有，最初的那股冲劲也消耗殆尽。渐渐地，蒙古人凭借人数上的优势以及自身的骁勇彪悍，反过来大片大片杀死宋军。除白炼、小青所带宋军还和蒙古军对拼外，其他山峰上冲下来的宋军已经招架不住，战死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惊慌逃跑。

白炼看到这里，心里异常焦躁，猛地拔出身来，跳到一块高石头上，大声喊道："兄弟们，咱们是已经做过活道场的了，就算是死了，咱们也是去极乐世界！但是，咱们不能就这样被蒙古人杀死了，如果他们还留在咱们宝山之上，咱们能安心地上天吗？弟兄们，振作起来，杀掉蒙古人，用他们的鲜血，给我们去极乐世界的道路添彩！"

白炼这么一喊，杀得有些昏聩的宋军清醒了不少，再次号叫着呐喊着，玩命地挥舞起手中的武器。这样，他们在气势上重新占据了优势，蒙古军不得不收缩败退，一直退到了几个狭窄的山谷之中。

白炼一见大喜，喊道："弟兄们，成败在此一役，大家不要懈怠，一鼓作气，把蒙古人彻底撵下山去，誓死保护咱们的圣山宝寨！"

据守在栖鸾、集凤及丹霞三座山峰的蒙古人再也待不下去了，一旦山里的蒙古人被赶下去，他们将再次成为孤军，被山上宋军围堵。他们纷纷打开城堡大门，从城堡里冲杀下来，袭击宋军。

正在山谷间垂死抵抗的蒙古军见山顶来了救兵，精神大振，回转身来，一同夹击宋军。宋军靠一股气概形成的优势瞬间荡然无存。

白炼看得焦躁不已，拼命喊叫催促士兵奋力向前。但饶是白炼喊破喉咙，宋军奋死不顾，但宋军实力占据劣势，已经回天无力。

小青忧心不已，杀开一条血路冲到白炼身边，对他喊道："二哥，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再这样打下去，咱们的人就要全部拼光了！咱们赶紧撤兵退回山顶去吧！"

"撤回山上去？"白炼双眼血红，吼道，"撤回山顶去咱们不也就是被困死吗？与其窝囊地困死在山顶，不如在这里搏一搏，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小青道："撤回山上去，咱们静等俞大哥回来。俞大哥一定是想办法去了，很快他就会回来，找到解困的办法的……"

白炼听小青提到俞兴，气不打一处出，愤怒道："俞大哥？你的俞大哥早就跑了，说不定现在已经到阆州抱他的小娇娘去了，你以为他还会回来救你么？你醒醒吧，别做梦了！"

小青见白炼用这个话来羞辱她，气得眼泪哗啦啦就流出来了，同时又感觉到，白炼所说的话，其实正是自己所担心的。一时又羞又恨，没处发火，只能把所有的气都灌注在一条鞭上，往蒙古人密集的地方猛挥猛打，奋不顾

身，那架势，竟是一种寻死的模样。

忽然，栖鸾、集凤、丹霞三座山峰山顶城堡上大声欢呼起来，声音震天，响彻谷底。

小青抬头一看，发现那三座山峰上，不知什么时候，竟到处都插满了宋军的旗帜。密密麻麻的宋兵在城堡边缘跳跃着，扬着手中的武器欢呼着。丹霞峰城堡上，更是竖起了一杆巨大的“俞”字大旗，大旗迎风翻卷着，使得那个“俞”字竟有些闪闪发光。而大旗下面，威风凛凛站着的，赫然便是嘉定知府俞兴。

小青一见，忍不住冲白炼大声欢呼道：“是俞大哥！二哥，真是俞大哥！俞大哥已经把咱们失去的三座山峰给重新夺回来了！”

白炼没开腔。他虽然有些不快，但是看到俞兴带着宋军重占那三座山峰，心里也颇为欣慰，手上的双剑也挥动得自如了许多。

小青抑制不住地大声喊道：“弟兄们，俞大人已经把蒙古人的老巢给夺了！他们回不去了！咱们再加一把劲，就可以把蒙古人彻底撵下山去了！”

宋军精神大振。而在这时候，俞兴、卫无忌、吴华等人又带着宋军如猛虎下山般地冲下来，再次对蒙古军形成了反包围。

蒙古军见到三座山峰被宋军重新夺了回去，本来心里就已经慌乱，见宋军的援军又从山顶冲下来，便再也抵挡不住，阵脚大乱，残兵败将像退潮的水一样，直往山下溃逃而去。

嘉定，岷江岸边

俞兴、白炼、小青等人一直追到岷江边上。蒙古残兵过不了河，不得不沿着岷江往上下两处溃逃。住在嘉定城里的蒙古兵发现了，赶紧涌到岷江岸边，通过下游浮桥及羊皮筏子努力把兵力输送过来，增援东岸败逃的部队。

蒙古兵获得增援，卷土重来，便在岸边搅进宋军阵中厮杀。宋军抵挡不

住，往后退缩而去。

小青见状，焦急地对俞兴说道："俞大哥，敌人援兵来了，咱们该怎么办？撤兵回山吗？"

俞兴道："不用撤，再坚持一会儿……"

小青道："这样打下去恐怕不行啊，所谓穷寇莫追，要是敌人反击得手，重新涌进山去，咱们得不偿失啊！"

白炼也道："俞大人，您能出其不意，重夺三座山峰，又能顺势把蒙古人撵下山，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大功劳了！白某深为佩服！不过，白某以为，还是见好就收吧。您看蒙古人源源不断从对岸过来，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一旦获得优势，咱们会很快不敌，优势将变为劣势啊……"

俞兴笑笑道："二哥、四姐，你们别着急，好戏马上就会上场的！你们且转头看看嘉定城……"

俞兴话音刚落，只见嘉定城火光冲天，黑烟滚滚，火焰从嘉定的四个地方同时燃起来，瞬间就烧红了半边天。很快，整个嘉定城就像一座砖窑一样，连江水似乎都被烧得沸腾起来了。

已经渡过河的蒙古军和正在渡河的蒙古军见后院起火，不禁大惊失色，再无心恋战，四下溃逃而去。

小青、白炼又惊又喜，有些迷茫地望着俞兴。俞兴冲他们微笑着点点头道："二哥、四姐，蒙古人已经败逃，而且他们已经没有援兵了，此时不追，更待何时？"

小青、白炼大喜，一抱拳，向众将士振臂："弟兄们，蒙古人已败，咱们赶紧冲上去，把他们彻底撵出咱们嘉定！"

所有的宋军将士都兴奋不已，精神大振，舞刀提枪，往蒙古人逃跑的方向紧追而去。

追出不远，忽见前面尘土飞扬，马蹄声声，一支部队往这边疾驰而来。

众人大吃一惊，小青急问俞兴道：“俞大哥，你不是说蒙古人已经没有援兵了吗？那支军队是怎么回事？”

俞兴没有开腔，他的眼中也充满了迷茫……

第五章　边将问题

赛存孝惦竹叶青　黄睿娘骂死汪直臣

嘉定，岷江岸边

马蹄声越来越急，越来越响，滚滚烟尘弥漫过来，遮天蔽日。虽然那支队伍离岸边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已经能感觉到烟尘中的那种刺鼻呛人的气息。

所有人都紧张地紧握着手中的武器，密切注视着尘土涌来的方向。俞兴却仍然满脸疑惑，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小青见状，忙说道："俞大哥，这支队伍阵势庞大，攻势凌厉。如果真是蒙古援军，后果不堪设想啊！"

俞兴回过神来，大声吩咐道："二哥、四姐，你们速带主力部队撤回山中，依靠山上的围墙，严密布防！"

"是！"白炼、小青答道。

俞兴又命令道："无忌、程凯、吴华，你们摆开阵势阻击断后，掩护大家上山！"

卫无忌、程凯、吴华等人也都纷纷领命。俞兴又严肃地说道："无忌你们听着，咱们现在身在岷江边上，地势狭窄，无险可凭，你们唯有死守拼命，抱定必死的决心，才能确保大家安全撤回山中。明白吗？"

众将答道："属下明白！"

正要分头行动，忽然一个声音从尘烟中传来："俞大人，我们是成都的援军，姚大人派我们来救你们了！"

接着，一骑飞马从烟尘中驰出，直冲到俞兴面前。俞兴一看，原来是姚因谋的贴身侍卫万隐。不禁大喜道："万将军，原来是你们啊！哈哈，咱们差点把你们当成蒙古援兵，要和你们拼命了呢！"

万隐跳下马，跪礼道："正是小人！俞大人，姚大人得知嘉定情况后，十分焦急！当时没有答应您派来援兵，是怕蒙古军乘虚围攻成都，顾此失彼。不过，姚大人在进行了一番紧急布防后，立刻派小人带兵火速驰援嘉定！不料最后来迟一步，俞大人你们已经独自解除蒙军之围，咱们的援兵无

用了……”

俞兴忙说道：“万将军客气了，谁说无用，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呢！咱们正可聚集两地之兵，对窜逃的蒙古军进行围歼。即便不能全歼，至少也可以把他们撵出嘉定地界，这可是一桩大功劳啊！”

万隐道：“听凭俞大人吩咐！”说着，站起来一抱拳，兜马回头，率部往远处冲去。

俞兴忙吩咐道：“无忌、程凯、吴华，你们随本官带领大队人马，迅速过江，配合万将军，包抄蒙军！二哥、四姐，你们带剩下的人回山，帮助大哥，四处严密防守……”

俞兴话音未完，白炼便不满地说道：“俞大人，此时咱们正该与你们一同前往追杀敌人，为什么却偏偏派咱们回山去？”

俞兴道：“二哥错了。咱们现在追杀蒙古军，必须要防备他们狗急跳墙，杀回马枪偷回嘉定。嘉定城已被咱们焚毁，他们如果要攻击，必选九顶山。所以咱们必须死守严防，就算他们打回来，也站不住脚跟了！山寨防守十分重要，二哥休得大意！”

小青说道：“二哥，你就听俞大哥的安排吧！俞大哥神机妙算，他的安排不会错的，咱们只需执行就是了！”

白炼还想说什么，但咽了一口唾液，没开腔。

俞兴一挥手，带着大队宋军，往蒙古军逃遁的方向飞奔而去。

九顶山拥翠峰

俞兴带着卫无忌、程凯、吴华等一众大将大败蒙古人。元用携白炼、小青等人在半山迎接。

俞兴边走边冲元用大声喊道：“大哥，蒙古军已经在我军和成都府驻军联合追击下，逃出嘉定地界，往雅州方向逃窜而去了！”

元用大步跑下山来，一把抓住俞兴的手，大笑道："好啊！真是太好了！扬眉吐气啊！"

所有人都欢天喜地，互相称贺不已。

小青跑过来，嘻嘻笑着说道："姚因谋这人虽然奸邪，但这次却还来得及时啊。俞大哥，你不是说姚因谋不愿援救咱们吗？怎么他又出兵了？"

俞兴道："这个俞某也搞不明白了，俞某派人去向他求救，他不愿意出兵，后来却又把兵派来了。万隐虽有解释，但理由牵强……"

白炼嘿嘿笑道："俞大人，你不是不明白，而是不愿意说罢了！小青，你的话对了一半，姚因谋确实奸邪，而他前来援助咱们，其实正是他奸邪的体现！很可能那万隐早就到了，只是躲藏了起来，观察形势。如果咱们打不过蒙古人，他是绝对不会出兵的；打败了，他肯定要来。他这样做，说得好听点，是锦上添花；说得不好听点，是来分享胜利果实的！"

俞兴道："四姐、二哥，不管怎么说，姚大人前来救咱们，咱们就应该感谢他！虽说是咱们打败了蒙古军后，他们才来的。但他若不派兵，或许咱们只能把蒙古人撵下九顶山，要想赶出嘉定城，却不容易！"

小青道："俞大哥，你总喜欢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人！"

俞兴笑了笑，走到赵笑、李肃面前，对李肃说道："李肃，你速到重庆，向大帅报告喜讯！"

李肃答道："是！"

俞兴又对赵笑说道："赵笑，如今四川各地，唯有阆州还被蒙古人团团围住，情况焦急，你速速把咱们嘉定获胜的消息报给杨文将军，一来给他们增添精神，二来告诉他们，咱们随后将派兵赶到增援，帮助他们打败蒙古军。"

"遵命！"赵笑回答一句，却又说道，"大人，您要不要写一封亲笔信让小人带去？"

俞兴不解道："本官是迫不及待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杨文将军，此地又

无纸笔，如何写信？就由你口传吧，你一向不是能说会道吗？难道连这点也讲不清楚？”

赵笑道：“嘉定的情形，小人自然说得清楚。但有一些话，必须要书信才能表达啊……”

俞兴不解地问道：“什么话？”

赵笑嘿嘿一笑道：“大人，难道您就没有要对二小姐说的话吗？”

俞兴方才明白赵笑原来在取笑自己，不禁大喝道：“赵笑，废话少说，赶紧前往报信，要是迟滞耽误了，本官砍你的脑袋！”

赵笑吐吐舌头，做个鬼脸，翻身上马，和李肃往两个方向纵马飞驰而去了。

赵笑跑远了，俞兴却望着他远去的方向，有些发愣。便在这时候，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转身一看，原来是小青骑着马，往远处飞驰而去了。

俞兴苦笑一下，正想把她喊回来，白炼已经抢先大声喊道：“四妹，你要到哪里去？等等我……”

一边翻身上马，追小青而去。

九顶山拥翠峰，大牢外

俞兴与粮料使杜志来到九顶山拥翠峰大牢外。周围有一拨老百姓围在那儿观看。

两个狱卒把二牛从大牢里带了出来。二牛看见俞兴前来，赶紧焦急地红着脸大叫道：“大人，小人冤枉啊，小人从来没给蒙古人当过奸细！这种没脸没皮的事情，小人怎么干得出来呢？”

俞兴见二牛衣衫褴褛，脸上还可以明显地看出伤痕，心里一阵难过，忍不住皱了皱眉头，低低地说了一句：“本官知道。二牛，这事已经查清楚

了，与你没关系……”

二牛一听，一时喜出望外，叫道：“真的？大人，真的和小人没有关系吗？那太好了，太好了，不会再有人瞧不起小人了！”

俞兴走过去，拍拍二牛的肩膀道：“不会的，大家都夸你是好样的呢！你赶紧回去，收拾一下，换一身衣服，到本官跟前来。赵笑、李肃走了，本官跟前正缺一个传话的人呢！”

二牛惊讶地张大嘴巴，随即高兴地直蹦起来，激动地说道：“大人，小人随后就到！”说着，蹦蹦跳跳地跑远了。

狱卒又把沈员外从牢里送了出来。

沈员外看见俞兴及一拨侍卫，周围还有很多老百姓，愣了一下，似乎一下子就明白过来，慌张地跪在地上，向俞兴爬过来，在地上直磕头道：“大人，饶小老儿一命吧！小人不想死，不想死啊……”

俞兴忙俯下身，把沈员外扶起来道：“沈员外，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跪在地上做什么？赶紧起来吧！”

沈员外又再次跪在地上，继续磕头哭叫道：“大人，小老儿只给蒙古人当过一次奸细，就一次……以后再也不敢了，不敢了！大人您别杀小老儿，就饶过小老儿这一次吧！”

一旁的杜志忍不住调侃道：“沈员外，我们都查清楚了，你不是奸细。原来咱们调查得不准确，你真是奸细啊？”

沈员外猛地停住了哭声，一下从地上站起来，问道：“你们真的查清楚了？小老儿真的不是奸细？”

杜志嗤笑道：“沈员外，你是不是奸细，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

沈员外一挺腰，拍拍胸膛道：“不是，绝对不是！小老儿一向忠心耿耿，怎么可能去给那些蒙古人通风报信呢？”

杜志继续打趣道：“既然你没干过这样的事，那你为什么还要承认自己

是奸细呢？”

“咳，”沈员外不好意思地说道，“那不是，那不是二寨主非要逼小老儿承认吗？二寨主……”

俞兴见沈员外提起白炼，赶紧打断他道：“对不起，沈员外，这件事是咱们做得不对，一切都是本官的错，这不，本官今天便是专程前来给你道歉的！”

说着，俞兴对着沈员外深深地鞠了一躬。

沈员外赶紧笑着鞠躬还礼道：“不敢不敢！大人，您行此大礼，小老儿如何消受得起！”又拍拍胸膛，大声说道，“都是那蒙古人太可恶了！大人，让小老儿上前线，去杀光那些蒙古人，报仇雪恨！”

杜志道：“沈员外，别吹牛了！就你那胖墩墩的样子，走上去，还没举刀，蒙古人已经一刀劈翻你了！”

“谁说的？”沈员外道，“蒙古人砍小老儿一刀又怎么样？小老儿皮厚，他砍不动！再说了，杜大人你别嫌小老儿胖，小老儿从山坡上滚下去，压也要压死一大片蒙古人！”

众人都哄堂大笑起来，杜志也笑道：“沈员外，咱们都知道你这滚石功很厉害，不过恐怕现在用不上了，因为咱们俞大人已经把蒙古人撵下山去，赶出嘉定地界了！”

“真的吗？”沈员外抬头问俞兴道，“蒙古人已经不在嘉定城了吗？”

俞兴冲他含笑点点头。

沈员外高兴地大笑道：“哈哈，这么说，小老儿可以下山了！回家了！”

俞兴见沈员外这么说，脸上现出迟疑之色，没有开腔。

沈员外见俞兴没回答，慌忙说道：“大人，记得您曾对小老儿说过，三个月内必定把蒙古人撵出嘉定，让咱们回家！不错，您现在确实在三个月内打败了蒙古人！可您也得兑现另外一个诺言，让咱们回家呀！”

旁边一个百姓嘟囔道："嘉定城都被一把火烧光了，咱们住的地方都没了，哪里还有家呀……"

沈员外惊问道："谁把嘉定城烧了？蒙古人吗？"

"不是，"俞兴平静答道，"本官派人烧的……"

沈员外大为疑惑，结结巴巴问道："大，大人，您说是您烧的？为，为什么……"

俞兴道："沈员外，本官今天到这里来，除了还你清白外，还有就是来向你，向全嘉定的父老乡亲们赔罪！"

俞兴对着老百姓，再一次深深地一揖。然后，他才缓缓直起身子，诚恳说道："各位父老乡亲，本官知道，嘉定城是咱们最宝贵的家园，是咱们的祖宗基业之地。烧掉这一座千年古城，本官的心情和你们一样难受！但形势所迫，本官又不得不这样做啊！自从蒙古人占领嘉定城后，嘉定城就成了蒙古人的根据地，他们据此，对咱们九顶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并成功占据了咱们山上的三座山峰。长此下去，他们很可能把咱们九顶山所有的山峰都占去。到那时候，咱们将再无立锥之地了！所以，本官才忍痛做出这样的决策，烧掉嘉定城，彻底刨去蒙古人的老巢，断掉他们的后路。也正因为咱们这样做了，最终才打败了蒙古人，把他们撵出了嘉定地界啊！"

俞兴一席真情告白，让嘉定百姓心里的纠结平和了一些。沈员外却在一旁放声大哭，涕泗横流，呼天抢地。

俞兴站在一边，埋着头，不开腔，等他哭完。

有个百姓看不下去了，责备沈员外道："沈员外，俞大人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你为什么还哭啊？"

沈员外在脸上抹一把泪，大骂道："你当然不会哭了！你他妈也就是两三间破草房，就是再烧几次也不可惜！本员外可是好几条街啊！这些都是祖宗八代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基业，却在小老儿的手中给败了呀！哎呀，我的妈

呀，这可怎么办啊……”

杜志忍不住呵斥道：“沈员外，我可太了解你了！当年嘉定被围的时候，官府让你捐点粮食出来，你情愿把粮食埋在粪水之下，也不愿意捐！先前你那几条街被蒙古人占去，也没见你伤心过。而今因为抗蒙需要烧掉了，你就哭成这副样子！你是宁愿把你那房子送给蒙古人，也不愿意咱们打胜仗是吗？”

俞兴摆摆手道：“杜大人，沈员外失去偌大家业，他伤心也是正常的，咱们要理解他……”

他又对沈员外说道：“沈员外，当年大帅来川时，渠江城被围，大帅迫不得已，也是一把火把城烧了。但是，当渠江城一众老百姓到大良平山落户后，现在的大良平山上，又拔起了一座新城。那还是大良平山在蒙古人团团围困的情况下，完成的壮举。现在嘉定虽毁，但蒙古人也已经离开了嘉定地界，难道咱们连渠江城的百姓都不如，不能再造一座新城吗？”

百姓们都点点头。有个百姓又说道：“大人，蒙古人现在是离开嘉定地界了，他们还会打回来吗？”

另一个百姓说道：“是啊，如果蒙古人又打回来，那咱们即便把嘉定城再建起来，不是还会被他们抢去吗？”

“说得好！”俞兴道，“不错，蒙古人只是打了一次败仗，退出了嘉定，但咱们不能保证他们就不再回来了！如果他们又返回来，十个嘉定城也不够他们占。因此，咱们要造嘉定城，也不能在原址上造！”

“那该在哪儿造啊？”百姓们问道。

俞兴答道：“还是只能在这里造，在咱们九顶山上造！甚至，范围还可以扩大一些，连北面的三龟山一起，建造成一个既可以防御打仗，又可以生活居住的三龟九顶城！”

众百姓都“哦”了一声，纷纷点头。

俞兴又道："杜大人，沈员外，趁蒙古人远遁的间歇，咱们需要做两件重要的事情。"

杜志问道："哪两件事？"

沈员外也不再哭泣，抬头看着俞兴。

俞兴道："第一件，在山上造城；第二件，在山下屯田。屯田之事，咱们早已议及，但因为蒙古人一直占着山下，这件事咱们之前没法做。现在蒙古人走了，这事便将提上日程。杜志，你带人下山查看一下，拿一个主意出来，咱们再一起商讨。"他又对沈员外说道："沈员外，在山上建城的工作，本官就交给你！你如果把这事做得好，本官虽不能还你几条街，但多给你十套八套屋子也是可以的！本官一向说话算话，你有没有这个信心？"

沈员外听说俞兴要给自己那么多住房，也一下来了精神，答道："大人尽管放心，小老儿有信心！"

九顶山丹霞峰

丹霞峰上一派荒凉，到处都是被蒙古人捣毁的房屋和家具，以及逃跑时留下的烧焦的痕迹。小青在丹霞峰上走来走去，大声指挥着士兵和百姓收拾清扫。

白炼气喘吁吁跑上山来，看见小青后，忙招呼道："四妹，你原来在这里啊，让我好找！"

小青不看白炼，继续指挥着，嘴里淡淡地说道："二哥找我做什么？"

白炼道："二哥怕你想不开，出事啊！"

小青冷笑道："笑话，我有什么想不开的！会出什么事！"

白炼愤愤地说道："别说你生气，二哥看了都生气！刚打了一个胜仗，就迫不及待地派人到阆州通报，那意图再明显不过了，还不是为了在那黄小姐面前炫耀，以此巴结讨好她！"

小青忽地转过身来，眼中迸着泪，冲白炼嚷道："他爱咋的咋的，关我什么事？我为什么要生气？二哥你说这些没来由的话做什么？"

白炼道："你不生气就好！四妹啊，二哥就是想告诉你，你再也不要把心思放在他身上了！以前他和那黄小姐眉来眼去，还只在暗中，但现在，他当着你的面，让赵笑去报信，就是公开表明他的态度了！你要是再在他身上费心思，就是自讨苦吃啊……"

小青把鞭子举起来，对准自己的脖子，嘶声叫道："二哥，早就给你说了，那姓俞的和本姑娘没有任何关系，你还说！你还说！你这是想逼死本姑娘吗？"

白炼吓了一跳，忙赔笑道："四妹你别这样，二哥不说了，不说了，你赶紧把鞭子放下吧……"

小青把鞭子在地上一摔，一跺脚，跑到一块山头上。白炼紧紧追着，跟了过来。

两人一时都没说话，白炼看了小青一眼，又说道："四妹，你不为那俞兴生气，二哥真是非常高兴！咱们以前一直议论姚因谋这个人，说他阴险狡诈。但最近二哥看那俞兴，其狡诈程度，实不亚于姚因谋啊……"

小青表情木然，两眼望着远方，毫不动容。

白炼继续说道："以前的事情，咱们就不说了，只说最近的几件事。先前咱们山寨被蒙古人围困的时候，咱们曾问俞兴，有什么破敌之策，他说没有。等咱们抱定必死的决心，准备和蒙古人同归于尽时，他却又是从地道暗度陈仓，又是火烧嘉定城，搞出一个接一个的连环计……"

小青转过身来，怪怪地看着白炼好一阵，看得白炼心里有些发毛，怯怯问道："四妹，你怎么了？不会有事吧？"

小青嘿嘿一笑道："二哥，你怎么能说这是俞大哥狡诈？你不觉得俞大哥的这些连环计很精妙吗？"

白炼一愣，忙辩解道："精妙倒是精妙，但从他背着咱们设下计谋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很诡诈，很不厚道！"

"二哥你不能这么说！"小青道，"既然是计谋，自然就要保密。如果他告诉了咱们他的策略，二哥你能想到给山上义军将士做活道场的法子鼓励士气吗？义军将士没这份勇气，咱们能那样舍生忘死和蒙古人拼命，让俞大哥的计谋最终成功吗？"

白炼见小青提到他做活道场的事，忍不住得意地说道："小青你说得不错，如果白某不那样激励将士们，他们还真不会有那种勇往直前的气概！不过，四妹啊，这也说明，俞兴是把咱们当棋子来用了！连身边的兄弟都能当棋子来用，这样的人，难道还不阴险吗？还值得相信和托付吗？还有他火烧嘉定城这一招，其实也是他阴谋到底的表现……"

小青道："那不是为了端掉蒙古人的巢穴，彻底打败蒙古人吗？你是怎么看出他阴谋到底的？"

白炼道："是为了彻底打败蒙古人，不过，你根本就没有看出，他其实还暗藏着一着阴招！你记得吗？三个月前，俞兴曾答应沈员外等嘉定百姓，打败蒙古人后，即允许他们下山！现在刚好三个月，也打败了蒙古人，但是，就算是俞兴践守诺言，答应百姓下山，百姓也下不去了。因为嘉定城全部焚毁了！你看这俞兴，为了把老百姓留在山上，实现他霸占咱们山寨以抗蒙的目的，又不失信于百姓，想的这条诡计多么毒辣！"

小青道："二哥，你怎么能这样说俞大哥！他要是还有更好的办法，为什么要焚毁嘉定城？大佛天宁阁被蒙古人烧毁，他尚且痛心不已，何况是烧那千年古城，你以为他就不心痛吗？"

"他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凭他的聪明才智，他肯定还会有更好的办法……"说到这里，白炼忽然不想说了，他抬头，失望而忧虑地望着小青道，"四妹啊，怎么我说一句你就反驳一句，仿佛全然没有经过内心思考一

样！你不是说你很讨厌俞兴吗？为什么竟事事处处毫无原则地维护他啊？”

小青转过身去望着远处，不开腔。

白炼悲凉地说道：“算了，我看你是中那俞兴之毒太深，无可救药了！你就等着跌得遍体鳞伤吧……”

说完，他神情落寞，摇摇晃晃地离去了。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

法提玛走进脱列哥那寝宫。脱列哥那躺在床上，头上盖着一张湿毛巾，脑袋歪在一边。宫女给法提玛做了个手势，法提玛正想转身离去。脱列哥那却开口，声音沙哑地说道：“法提玛，有什么事？”

法提玛回身行礼道：“可敦，没什么事，奴婢是想进来看看您身体康健没有……”

脱列哥那瞥了法提玛一眼道：“看你那神色慌张的样子！说，是不是有事瞒着哀家？”

法提玛慌乱地说道：“没，没事，真没有……”

脱列哥那提高声音喊道：“法提玛！”

法提玛只得给宫女做了个眼神，让她们都出去。

宫女们出去后，法提玛赶紧跪下来答道：“可敦，是这样的，奴婢听到汗庭里很多大臣都在议论，说汪德臣兄弟有通敌造反之意。奴婢觉得这个信息非常重要，便迫不及待地赶来，想向可敦禀报。但见可敦身体不适，怕可敦伤心，所以不敢说啊……”

脱列哥那打断法提玛道：“你说大臣们都在议论汪德臣兄弟有通敌造反之意，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法提玛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奴婢并不是很清楚。但既然那么多大臣都在议论，看来此事断不是空穴来风。先前汪直臣给宋军的那封信，

虽然他已经解释过是离间计，但此事一再有人传，正所谓无风不起浪，看来并不那么简单啊……”

脱列哥那猛地咳嗽了几声，一时咳得有些转不过气来。法提玛赶紧走过来，扶起脱列哥那，轻抚她的背，又从桌上倒了些水递给脱列哥那。

脱列哥那喝过水后，叹口气，无助地说道：“法提玛，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法提玛道：“奴婢还是那个主意，寻一个理由，不动声色把汪德臣兄弟召回来，解除他们的兵权。这样，这场动乱就消弭于无形了……”

过了很久，脱列哥那方才说道：“法提玛，你派人去把奥都剌合蛮喊来，哀家要和他商量一下。”

法提玛道：“可敦，若是把大断事官大人叫来，他一定会阻止您撤军的！”

“为什么？”脱列哥那问道。

法提玛道：“上次送玉之事，不是已经表明，大断事官大人和汪德臣兄弟有内外勾结之嫌吗？和他商量，还不是打草惊蛇？”

脱列哥那暴怒地尖声叫道：“不找奥都剌合蛮商量，哀家还找谁商量？这汗庭中的大臣，还有谁可托付大事？与哀家同心同德？”

法提玛满脸惊惶地说道：“可敦，奴婢知道可敦宽仁厚善，不愿怀疑大断事官大人，奴婢也不愿意猜测大断事官大人存有异心，不过，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可敦，奴婢有个主意，咱们不妨做个试验，试探试探大断事官大人，看看他是否对可敦忠贞不贰！”

脱列哥那问道：“怎么试验？”

法提玛道：“很简单，大断事官大人来后，可敦别的不用说，只问他同不同意让汪德臣兄弟撤军。如果他同意，那证明奴婢是冤枉大断事官大人，奴婢甘愿受罚！如果他不同意撤军，那说明他是想让汪德臣兄弟手握重兵在

外，内外勾结，互为犄角，图谋不轨！”

脱列哥那冷着脸，不置可否道：“你先派人把他找来！”

法提玛走出脱列哥那寝宫，吩咐一宫女道：“去，请大断事官大人过来，告诉他可敦有要事和他商量。”

“是。”宫女回答一声，出去了。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

奥都剌合蛮来到万安宫，走进脱列哥那寝宫。宫女正要通报，他摆摆手，径直就走了进去。

脱列哥那斜躺在一张椅子上，满脸苍白。法提玛正在冷水里拎着湿毛巾，给她敷额头。

奥都剌合蛮关切地问道：“可敦，您身体可好一些了？还在发热么？”

脱列哥那指了指旁边一个凳子，有气无力地说道：“坐。”

奥都剌合蛮坐下来，脱列哥那叹口气道：“唉，人老了，不行了，遇不得事，一遇到事，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一下就蔫了……”

奥都剌合蛮道：“可敦，什么事让您如此焦心？”

脱列哥那用目光向他指了指放在旁边的那封汪直臣写给杨文的信。奥都剌合蛮拿起信一看，不禁把眉头皱起来，问道：“可敦，这封信是从哪里来的？”

脱列哥那道：“合塔合失给哀家的。合塔合失说，是她的一个在四川做生意的那可儿在阆州得到的……”

“阆州得到的？这怎么可能？”奥都剌合蛮急得打断脱列哥那的话头说道，“可敦您想，如果汪氏兄弟真有割据的异心，他们怎么可能把写给宋军的信让别人知道？可敦您千万不要上当啊！这是诬陷，绝对是诬陷！”

“诬陷？”脱列哥那瞟了奥都剌合蛮一眼，“谁诬陷他们？”

“谁告诉您的就是谁诬陷他们！”奥都剌合蛮道，“可敦，老臣早就向您说过，合塔合失为了让他儿子登上汗位，居心叵测，多次诬陷汪氏兄弟！您要是信了，您就上她的当了！”

脱列哥那定定地看着奥都剌合蛮，良久方说道：“奥都剌合蛮，你都没有调查过，怎么就这么肯定汪氏兄弟没有反叛之心？”

“没有调查过，但是……”奥都剌合蛮争辩道。

“没有调查过你凭什么那么肯定？”脱列哥那提高声音说道，“万一汪直臣的信确有其事呢？”

奥都剌合蛮急得语无伦次地说道：“不对，汪氏兄弟是可敦您的那可儿，他们对您忠心耿耿，绝不会反叛您的！”

脱列哥那冷冷地说道：“问题是现在汗庭里很多人都在议论此事，这事又怎么说？”

“大臣们议论？”奥都剌合蛮问道，“可敦，这话又是谁告诉您的？”

脱列哥那瞟了法提玛一眼，法提玛低声道：“是奴婢告诉可敦的……”

奥都剌合蛮眼神凌厉地盯着法提玛道：“国师，没有根据的谣言，你也拿来告诉可敦？”

法提玛受了呵斥，不敢开腔。奥都剌合蛮又对脱列哥那道：“可敦，您可不能听信谣言啊！此话多半也是合塔合失放出的。她四处造势，唱双簧，目的就是要挑拨您对汪氏兄弟的信任呢……”

法提玛插话道：“大断事官大人，说是合塔合失传出的谣言，似乎也是您没有根据的猜测吧？”

奥都剌合蛮怒道：“那不是明摆着的吗？”

脱列哥那道：“好了好了，你们不用争了。奥都剌合蛮，这件事，不管有没有根据，是不是谣言，咱们都得做好预防，万一事情真的发生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可敦说得对极了！”法提玛道，“汪德臣兄弟是可敦的那可儿，如果他们真造反了，这个家丑可丢不起啊……所以，为避免这样的丑事发生，最好的办法是现在就把汪德臣兄弟召回来，另派人去代替他们……”

“此事万万不可！”法提玛未说完，奥都剌合蛮就打断她，断然说道，“本来是捕风捉影的事，如果贸然换人，势必会引起汪德臣兄弟的猜测和不满，说不定本来没有造反之意，也给逼得造反了！”

见奥都剌合蛮果真反对解除汪氏兄弟兵权，法提玛甚是得意，忍不住望了脱列哥那一眼。

脱列哥那气不打一处出，霍地坐正身子，厉声喝道：“奥都剌合蛮，你为什么如此反复帮汪氏兄弟说好话？难道是汪氏兄弟送了你几个宝贝，就把你的心给蒙蔽了吗？”

奥都剌合蛮吓得满头大汗，赶紧跪倒在地上，颤声说道：“可敦，您误会微臣了！不错，汪氏兄弟前后送过老臣两次宝贝，但老臣立刻就拿出来，交给可敦您了呀……”

“交给哀家了？”脱列哥那哼道，“交给哀家的就有两件，那自个儿藏起来的不知有多少！”

奥都剌合蛮大惊，忙赌咒发誓说道：“天地良心，就这两件！如再有对可敦您隐瞒的，天打五雷轰！”

脱列哥那讽刺道：“那汪氏兄弟送你的就是送你的，说明你们的关系不错，你用得着交给哀家，用得着在哀家面前赌咒发誓吗？你这么一发誓，意思是不是想告诉别人，哀家对汪氏兄弟送你的宝贝巧取豪夺啊？”

奥都剌合蛮知道脱列哥那的误会太深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结结巴巴地说道：“可敦，老臣和汪氏兄弟没有任何交往，除了他送过老臣两件宝贝……呃，老臣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送老臣宝贝，但这都与老臣为他们说话没有任何关系……呃，老臣也不是在为他们说话。汪氏兄弟是可敦您的那可

儿，您千万不能疑心他们，更不能把他们轻易撤回来。一旦撤回来，咱们在四川的大好形势必将功亏一篑，将来召开忽里台，贵由王爷可就没有在众那颜面前拿得出手的战功了……”

“贵由能不能继承汗位，不用你操心！”脱列哥冷冷地说道，“奥都剌合蛮，哀家警告你！你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哀家给你的，哀家能够给你，也能够给你夺去！你要是真的背着哀家搞什么小动作，哀家绝不饶你!”

奥都剌合蛮面如死灰，伤心绝望说道：“可敦，看来您真的是疑心老臣了！老臣对您忠心耿耿，天地可鉴，怎么可能做背叛您的事情？”

脱列哥那哼了一声：“你明白就好！”

正说着，有个侍卫慌慌张张进来报告道：“可敦，大事不好了……”

脱列哥那呵斥道：“慌慌张张的成什么话？有什么事？说！”

“是，可敦！”侍卫奏道，“前方传来战报，汪德臣在四川重庆及合川一带被宋军打败了！同时，汪良臣对嘉定的围困也被破了……”

“什么？”脱列哥那大惊，“不是说汪德臣已经控制了四川，不日就能拿下全川吗？怎么反被宋军打败了？”

侍卫道：“是啊，现在四川的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逆转，由原先咱们对各州府的围困，变成了宋军对咱们的追击……”

脱列哥那呆住了，目光茫然地在每个人脸上扫着。当他看见奥都剌合蛮的时候，才猛然回过神来，骂道：“奥都剌合蛮，你不是说汪氏兄弟很能打，不日就能攻克四川吗？这又是怎么回事？你认为现在还应该把他们留在四川吗？”

奥都剌合蛮惶恐地答道：“胜败，胜败乃兵家常事嘛……”

法提玛道：“可敦，汪氏兄弟一直都打胜仗，现在却突然全线溃败，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故意败的……”

奥都剌合蛮狠狠瞪了法提玛一眼，叫道：“国师，你又在挑拨！汪氏兄

弟为什么要故意打败？他们的脑子坏了么！”

“他们的脑子没坏，清醒得很，”法提玛道，“很简单，他们所谓的打败仗，其实是和宋军配合唱的一出双簧，演给可敦看的。因为打了败仗，他们就会借口兵力不足，向汗庭申请增派兵力，这样，他们就为反叛又增加一层保险了……”

也就在这时候，又一侍卫进来，报告道：“可敦，加急军情！”

“说！”脱列哥那道。

侍卫道：“阆州汪直臣将军来信，说前方战事吃紧，兵力和粮草都不足，请求可敦加派兵力和粮草……”

法提玛得意得简直要跳起来。她把信接过来，扬着，大摇大摆走过奥都剌合蛮，把信递给脱列哥那。

脱列哥那接过信，黑着脸看了看，瞪着奥都剌合蛮怪笑道：“大断事官大人，这真是及时啊，要求增派兵力和粮草的信，这么快就来了，你认为是不是应该如数地把兵力和粮草派给他们呢？”

奥都剌合蛮低垂着头，不敢开腔。

阆州，大获山，杨文住处

黄睿娘走进杨文营帐，对杨文说道：“大人，好消息啊，咱们已经接到探报，蒙古钦差果真到阆州来了！”

“哦，”杨文大喜道，“这么说，咱们的反间计成功了？”

黄睿娘笑道：“即便没成功，蒙古太后也已经怀疑汪直臣了，否则，这时候，她也不会莫名其妙派一个钦差来。”

杨文点点头道：“二小姐，咱们第一步计划，算是成功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咱们山上即将缺粮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黄睿娘笑道：“大人，现在着急的不是咱们，而是汪直臣他们。咱们

缺粮，汪直臣也缺粮。而且汪直臣还被他们的主子猜忌，急于打胜仗证明自己。所以咱们等着他，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前来进攻的。那时候，咱们就有机会了！”

“好，说得好！”杨文大笑道，“咱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他们前来进攻呢！”

两人正说着，有个侍卫进来报告道：“大人，嘉定有人前来报信了！”

“嘉定？”黄睿娘身体微微一颤。

杨文忙说道：“快请进来！”

满头大汗一身尘土的赵笑在侍卫的带领下，走了进来。

“赵笑，原来是你啊？”黄睿娘见是赵笑，又见他风尘仆仆的狼狈样子，着急地问道，“你不是跟着俞大人吗？俞大人怎么样了？”

赵笑见黄睿娘着急，打趣道：“二小姐，俞大人好好的呢，还是那么个白面将军，身上连一点伤口都没有！”

黄睿娘才听出赵笑在开她的玩笑，忙正色道：“赵笑，你想找打呀？本小姐的意思是说嘉定怎么样了？你怎么无缘无故地跑到阆州来了？”

赵笑道：“二小姐，杨大人，小人前来，正是想通报嘉定的事情呢！俞大人已经巧施妙计，打破蒙古人对嘉定、对九顶山的包围，并且把蒙古人撵出嘉定地界，从雅州方向逃跑了！”

黄睿娘紧张地问道：“他已经率先破敌了？”

杨文没注意黄睿娘的表情，高兴地说道：“好啊！这么说，除了重庆合州外，嘉定也取得了对蒙古人的胜利，咱们已经从两个地方撕开蒙古人的包围口子！”

“是啊是啊，”赵笑说道，“所以，刚一胜利，俞大人一面派李肃向大帅报告，一面就派小人到这阆州来。俞大人说，想尽快把好消息告诉杨大人，鼓舞士气。同时，他随后会派兵增援阆州，帮助杨大人！”

杨文大喜道，“太好了，有嘉定援军前来，咱们可以说是如虎添翼，那时候，咱们里外夹击，何愁不破蒙古人的包围！”

黄睿娘急急地说道：“大人，咱们应该立刻派兵前去挑战，吸引汪直臣前来进攻！”

杨文奇怪地问道：“二小姐，你刚才不是说，让咱们静观其变，等着蒙古人来进攻吗？为什么又要主动去挑战呢？”

黄睿娘道：“大人，小女子想了想，又觉得静观其变恐怕有些守株待兔，缺乏主动权，还是主动挑起他们进攻才好！”

杨文摇摇头道：“唉，二小姐，如果咱们主动挑衅，被他们识破了，他们反而会沉住气，不来进攻，着急的可就是咱们了！何况俞大人正派援军前来，咱们只等援军一到，里外配合，不是更容易成功吗？”

黄睿娘道：“嘉定的援军，怎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到？这样吧大人，即便咱们不主动出击，好歹也派些人到山墙上臭骂那汪直臣！汪直臣是一个暴躁之人，要是骂他的话，他一准受不住，肯定会早日前来攻山的！”

杨文想了想，点点头道：“好吧，二小姐，这事就请你去落实吧！”

“是，遵命！”黄睿娘一抱拳，转身出去了。

望着黄睿娘的背影，杨文疑惑地说道：“这个二小姐是怎么了，刚才还说得好好的，怎么一转眼就变了？”

赵笑笑道：“大人，你还不明白么？二小姐是不愿意咱们俞大人来援救你们，她想依靠你们自己的力量打败蒙古人呢！”

“为什么？”杨文更不解了。

阆州，大获山下，汪直臣大营

汪直臣把一封信猛地往桌上一拍，满脸怒容，大骂道：“汗庭里那帮酒囊饭袋不知干什么吃的！二哥、四弟是打了点败仗，但这又算得了什么？

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四川不是大部分都还在咱们手中吗？他们竟然撺掇太后不发兵，还让咱们撤军！”他疑惑地说道：“那天钦差大人不是亲口告诉本将军，她要回去向太后反映一下吗？她还说要找大断事官大人一起帮助说情呢，难道他们说了也没起作用啊？”

汪直臣见扎合站在旁边，一直低眉顺眼不开腔，骂道：“那天钦差大人来的时候，不该说的你喋喋不休！现在遇到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反而哑巴了？”

扎合低低地嘟囔道：“三将军，您根本就不该把宝贝交钦差大人带回去送大断事官大人。要是这事让太后可敦知道了，他一准怀疑咱们和朝中大臣勾结，那样只能适得其反……”

汪直臣惊讶地张大嘴巴瞪着扎合。

扎合就像没看见一样，继续说道：“还有，三将军您更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向汗庭提出增兵和增粮的要求！太后可敦本来便怀疑上您了，您再提出这样的要求，她还不怀疑您别有用心？”

汪直臣道：“那还不是钦差大人让本将军说的！”

扎合道：“钦差大人或许只是试探试探将军您而已，咱们怎能当真？”

汪直臣愣了半天，突然破口大骂道：“你当时为什么不说，事后却分析得头头是道？”

扎合委屈地说道：“当时小人就提醒过您，但是三将军您不许小人说话，还把小人往外撵……”

汪直臣嚷道：“你竟然怪罪在本将军头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反咬一口，哼哼，本将军真是白养你了！”

扎合很难受地埋下头，不敢再说什么。

汪直臣拍着桌子又吼道：“都是那杨文！都是那黄睿娘！让咱们兄弟被太后可敦猜测，本将军不杀掉他们，难消心中之气！扎合，你赶紧去通知所

有的军队，本将军要马上攻山！”

扎合大惊道：“三将军不可！太后可敦让咱们立马撤军，咱们却反而去攻山，这不是违抗圣旨吗？”

汪直臣冷笑道：“慌什么，把这大获山攻下，杀掉那该死的杨文和黄睿娘，再撤军也不迟！”

扎合苦劝道：“三将军务必冷静啊，一来咱们这是违抗圣旨，二来咱们攻山并无必胜的把握。打胜了未必能得到太后可敦的嘉奖，若是打败了，则肯定要受到她严厉惩罚的！”

汪直臣满不在乎地说道：“本将军不要她嘉奖，本将军只是要她明白，咱汪家会不会打仗，能不能打胜仗！哼哼，咱汪家为她出生入死，到头来却被她如此猜忌小瞧，实在让人气恨难平啊！”

便在这时候，一个铺兵跑进来向汪直臣报告道：“三将军，重庆二将军来信！”

汪直臣接过信。看着看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扎合道：“三将军，二将军信上写了些什么？”

汪直臣嘟囔道：“他也让本将军赶紧撤军呢……”

扎合见汪德臣也让撤军，舒了口气，提高声音说道：“三将军啊，既然二将军也让咱们撤军，咱们就赶紧撤吧，可千万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汪直臣骂道：“这个窝囊废，现在露出熊样了吧！哼哼，从小到大，他就是家里的宝贝！老爷子认为他文武双全，最有出息，是咱老汪家的骄傲！为什么竟然打了败仗，给咱老汪家丢脸了呢？哼哼，看来啊，关键时刻，还是咱这种没出息的人才能给咱老汪家挣面子！”

扎合叫道：“三将军，咱们此刻千万要保持冷静！不能错上加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正在这时候，有侍卫跑进来报告道：“三将军，有大片宋军在城头上叫

骂呢？”

汪直臣问道：“他们骂什么？”

“他们骂，骂……”侍卫结结巴巴地不敢说。

汪直臣怒道：“吞吞吐吐干什么？说！”

侍卫鼓足勇气说道：“他们骂，骂三将军您是懦夫，不敢攻山；是笨蛋，上当受骗；是……”

“混蛋！敢这样骂老子！”汪直臣听不下去了，一脚踹倒侍卫，冲外面大声命令道：“来人啊，立刻出兵，踏平大获山！”

扎合盯着怒气冲冲大踏步出去的汪直臣，目瞪口呆。

阆州，大获山前

阆州大获山门前，蒙古大军排出一个整齐、庞大、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方阵，气势磅礴，横列山前。

阵中，蒙古士兵推着云梯车、抛石机等各种各样的攻城器械，手握战刀，严阵以待。军阵的两边，一字排开着两列大鼓，两队赤裸上身的精壮汉子站在鼓前，用同样的节奏用力捶打着鼓面，击出震天动地的鼓声。鼓阵的后面，另有两排蒙古号兵吹着长长的牛角，他们鼓眼凸腮，低沉呜咽的号声滚地而出，撞得人心里直发颤。

大获山城墙上，宋军一个挨一个趴在城头，手持弓箭、火器，密切地注视着城下的一举一动。和蒙古军相比，他们显得非常的安静，安静得就像睡着了一样。

站在蒙古军阵前的汪直臣把手往上一抬，号兵和鼓手停止了吹打。汪直臣驱马向山门前走了两步，冲城头上的宋军大喊道：“山上的宋军听着，速把黄睿娘喊出来，本将军有话要和她说！”

黄睿娘从城头上款款走上前来，微微一笑，施礼问道：“小女子在此，

汪将军有何指教？”

汪直臣一见黄睿娘，气不打一处出，大骂道：“黄睿娘，你这个奸邪小人，为何把本将军的回信四处张贴，谋害于我？”

黄睿娘道：“汪直臣，你汪氏兄弟想在四川拥兵自重，摆脱你那蒙古主子，独立称帝，但为何要拿我姐夫，拿杨将军垫背？我姐夫及杨将军深受皇恩，久食宋禄，铁骨铮铮，忠肝义胆，怎么可能认贼作父，委身异族，做你那种不忠不义摇尾乞讨的畜类！”

汪直臣见黄睿娘不但不承认，还反咬一口，如此辱骂自己，不禁又羞又怒，恶狠狠骂道：“黄睿娘，你这个臭婆娘，你毫无信义，卑鄙狡诈，竟然还反过来讥讽本将军！本将军若是抓到你，不把你碎尸万段，挫骨扬灰，本将军便不姓汪！”

黄睿娘轻蔑地说道：“你本来就不姓汪，你早已当了人家的奴才，改姓孛儿只斤了！哼哼，有本事，你就来进攻呀！看你又是吹号，又是敲鼓，那架势，分明是在给你送葬嘛！汪直臣，本小姐奉劝你，还是赶紧收兵回去吧，就算提前吹响送葬的号角也没用啊，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汪直臣哪里还忍得住，暴跳如雷，把手往后一招，狂怒道：“打！给老子狠狠地打！冲上山，把那臭婆娘，把山上的每一寸草木，都给老子斩草除根！”

角声轰鸣，鼓声大作，蒙古军挥舞着马刀，推着云梯车、抛石机，号叫着，直往城头碾压过来。

宋军也不惧怕，弓箭手此起彼伏往敌阵扫射；炮石像下冰雹一样，从天而降；排阵手贴在城墙边沿，一刀一刀砍着蒙古人抛上来的绳索，用撑杆推开搭在墙上的云梯架子。所有一切都做得不慌不忙，有条不紊。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宋军打败了蒙古军一次又一次对城头的冲击，鏖战半日，城头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但是蒙古兵完全不知道恐惧、退缩，

就像死亡伤痛与自己毫无关系一样。前面的同伴倒了，他们就踩着同伴的尸体，扛起云梯，又继续往前猛冲。

扎合见这么打了半天，蒙古军没有占到半点便宜，反而死伤惨重，忙冲上前劝阻汪直臣道："三将军，咱们的伤亡太大了！这样打下去，即便侥幸拿下城头，咱们也将付出巨大牺牲，莫若现在及时撤兵，还可以把损失减到最小……"

"什么？你竟然劝老子撤兵？"汪直臣骂道，"你没看见宋军的箭和炮石都要射完了吗？等他们箭石用完，看他们还拿什么和老子斗！给老子滚开，不懂就别在一边瞎嚼蛆！"

扎合见宋军虽然阵势不乱，但他们的箭石发射明显比最先疏松了不少，方才相信汪直臣粗中有细，所言不差。于是不再劝说，而是大声吆喝着身后的蒙古兵赶紧往城头攀爬。

慢慢地，山墙上除了有零星箭石抛射下来，大部分宋军都只能站在城头，提着刀，砍杀从云梯上攀上去的蒙古兵。

汪直臣看到这种情况，忍不住哈哈大笑，冲城头的黄睿娘大喊道："黄睿娘，你们箭石已尽，穷途末路，看你还拿什么和本将军斗！"

黄睿娘依然微笑道："汪直臣，休得猖狂，转头看看你身后是什么！"

汪直臣不解，转头往后看。这一看，真把他吓得不轻，原来后面营寨的方向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一旁的扎合惊叫道："糟了，宋军偷袭咱们营寨粮草，这是断我后路呢！"

黄睿娘拍着手，哈哈大笑道："不错，扎合先生，你果然是事后诸葛亮，说得对极了，这一次，你们又中计了！咱们的人早已埋伏在山下多日，就等着你们来攻山，咱们便烧你营寨，毁你粮草，断你后路呢！"

扎合也劝道："三将军，情况危急，赶紧撤兵吧！"

汪直臣呆了一呆，但随即狂笑道："黄睿娘，你以为袭我营寨，烧我粮

草，就是断我后路了么？你错了！你却不知，你如此做法，正给本将军摆出一个背水一战的阵势，帮本将军激励士气呢！哼哼，你们在箭石耗尽之时，又帮了本将军这个大忙，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黄睿娘不惊不恼，一摊手，说道：“好呀，那你就来攻吧……”

汪直臣冲身后大喊道：“弟兄们，草原上的雄鹰们，宋军烧我粮草，坏我营寨，咱们唯有冲上山去，占了他们的营寨，夺取他们的粮草，咱们才有活命之机。如今宋军箭石已尽，正是咱们攻城的大好时机，大家戮力上前，做最后一搏！冲啊！”

说着，双腿一夹，带头跃马往前冲去。

蒙古士兵见主帅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大受鼓舞，都争先恐后，对宋军发动了一次最为猛烈的进攻。

眼看蒙古军已经涨潮一样，就要漫上山墙头。便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城头上忽然出现了许多巨大的圆木，悬空对准下面。在云梯上爬了一半的汪直臣看见圆木突然凌空砸来，一时吓得脸色蜡黄，张大嘴巴，眼神里飘过极重的死亡阴影。但是，他还来不及有什么动作，圆木已经纷纷从天而降，直滚下来，把他以及一众攻城的士兵压成了肉饼。

汪直臣嘴里汩汩地冒着鲜血，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灰黄的天空。

扎合见汪直臣被压在圆木之下，大惊失色，正想冲上前，把汪直臣救出来。但是，圆木又从城头上飞滚下来，跟在他身后，往前直追。

扎合吓得冲蒙古军大声吆喝道：“撤！赶紧撤！赶紧撤……”

城头上杨文冷笑一声，对侯兴等人说了一个字：“追！”

一时山门大开，山上的宋军如下山的猛虎涌出城门，往逃遁的蒙古军猛追而去。

蒙古军在扎合的率领下拼命逃遁，但是他们并没有逃出多远，就听得前面的山坡上一通炮响，一个黑脸将军手里舞动着两把铜锤，带着一队宋军从山坡

上猛冲下来，大声呐喊道："鞑子往哪里逃，嘉定程凯在此等候多时了！"

扎合一时慌乱，不得不率军迎面抵抗，力争杀出一条血路，往前突围。但是这一阻滞，后面的侯兴却又已经冲杀过来。扎合见状，顾不得组织指挥打仗，在几个侍卫的保护下，拼命往一旁冲突而出，落荒而逃。

蒙古军先见汪直臣被压死，已是慌张不已，现在见扎合丢下大家，自顾逃命，再也没有主张，各自为战，四散奔逃。

大获山墙上，杨文见状，大喜地对黄睿娘说道："好啊，俞兴兄弟的援兵来得这么及时，助咱们打了这一个大胜仗！真是太好了！"

黄睿娘鼻孔里哼了一声，撇撇嘴说道："什么及时，不过也和那扎合一样，事后诸葛亮！咱们都打胜了他才来，不会是来抢功的吧？"

杨文忙说道："唉，二小姐，怎能如此说话？俞兴兄弟仗义来助，咱们只该感谢才是！一会儿友军前来，二小姐可得注意哦……"

黄睿娘道："注意什么，就是那俞兴在此，本小姐也要如此说他！"说完，也不和杨文说话，转身蹬蹬蹬走了。

第六章 北伐梦

一计可搅乱忽里台 两人能夺下大安军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

蒙古哈拉和林城万安宫脱列哥那寝宫，久病躺在床上的脱列哥那对法提玛说道："法提玛，你把哀家扶起来，哀家要坐一坐。"

法提玛走过来，扶起脱列哥那下床，把她扶到椅子上躺好。法提玛问道："可敦，这样感觉好些了吗？"

脱列哥那道："好多了……"

法提玛道："可敦，这一段时间，奴婢天天晚上都在向长生天祈祷，请求长生天保佑可敦赶紧好起来，康健长寿！"

脱列哥那叹口气道，"唉，哀家恐怕是好不起来的了……"

法提玛哭道："可敦，您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没事的！奴婢会继续向长生天祈祷！奴婢会请求长生天用奴婢的命延长可敦的寿龄的！"

脱列哥那伸手擦了擦法提玛眼角的泪水，凄然一笑道："谢谢你，法提玛！不过，长生天给人的寿龄是有限的，你虽然对哀家忠心，但是你的祈祷能改变什么呢？"说着，她又叹口气道，"唉，只是哀家现在还不能死啊，哀家还有一件事未了，只有这件事落定了，哀家才能放放心心去见长生天啊……"

法提玛道："可敦是说召开忽里台的事？"

"是啊，"脱列哥那道，"法提玛，你去把奥都剌合蛮叫来，哀家要和他商议一下……"

法提玛不悦地道："可敦，奥都剌合蛮和汪德臣阴谋勾结，图谋不轨，可敦为什么还要找他商议？您要是信任奴婢，就让奴婢去联络各那颜开这个会吧！奴婢保证不会让可敦失望的！"

脱列哥那瞟了法提玛一眼："你不行！"

法提玛不满地说道："可敦不用奴婢，怎么知道奴婢行还是不行？"

脱列哥那道："你虽为国师，但身份却是奴仆，说话有谁相信？"

法提玛气鼓鼓说道："奥都剌合蛮还是一个商人呢，大家都瞧不起他，可敦还不是照样让他当大断事官！"

没想到这句话让脱列哥那勃然大怒，她冲法提玛吼道："商人又怎么了？他为咱们蒙古带来了堆积如山的钱财，漫山遍野的羊群！你要有本事，你也像他那样试一试？那些大臣们愚昧无知，讽刺咱们蒙古的大功臣。没想到你一个奴仆也敢这么说！赶紧闭上你的嘴，去把大断事官请来！"说着，又盯了法提玛一眼，补充道，"法提玛，哀家警告你，你就是一个奴仆，汗庭的事，你休得插嘴！"

法提玛张大嘴，不敢再开腔，只得灰溜溜出去了。见四下没人，忍不住还是嘟囔道："没见过这样的人，一会儿把别人骂得狗血淋头猪狗不如，一会儿又把别人认定为国之栋梁一刻也离不了！哼哼，疯了一样……"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

贵由走进万安宫脱列哥那寝宫，看见脱列哥那脸色苍白躺在椅子上，忙上前施礼问候道："母后，您好些了吗？"

脱列哥那有气无力答道："儿啊，哀家这个病，怕是好不了了……"

贵由愁眉苦脸地拿眼睛不住瞟脱列哥那，说道："母后啊，您赶紧好起来吧！你是咱蒙古的监国太后，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咱蒙古该怎么办呢？"

脱列哥那道："儿啊，哀家准备退下来，让你来当这个大汗呢……"

贵由忍不住欢天喜地说道："真的要儿臣当大汗？"

脱列哥那骂道："看你那猴急的样子！哀家告诉你，想当大汗，还得召开忽里台推选！大家推不推选你，还说不定呢！"

贵由大大咧咧说道："推不推选，还不就是母后您一句话，除非……"

脱列哥那问道："除非什么？"

贵由嘻嘻笑道："除非母后不想让位，还想继续监国下去……"

脱列哥那大骂道："老娘一鞭抽死你！照你这意思，是老娘占着这个位置，让你当不成大汗是吧？"

贵由梗着脖子说道："母后，休怪儿臣多嘴！不错，最初汗庭里确实有很多大臣反对儿臣继位。出于无奈，母后您只得监国，过渡一下。但是，那些反对的大臣都被母后您赶走了，连耶律楚材那老不死的也死了！如今还有什么人反对？母后真想传位给儿臣……"

贵由不敢往下说了，因为他发现脱列哥那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歪倒在椅子上，口吐白沫。贵由慌忙上前，扶起他母亲，抚拍她的背。

脱列哥那伸手想推开贵由，但是贵由捏住她的手，满不在乎地摇着，嘻嘻笑道："母后，您生什么气啊，儿臣不过是说着玩儿的罢了，您就当真了？好啦好啦，别生气了好不好，以后儿臣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

脱列哥那已是气极，但贵由像个小孩似的对她撒娇，让她不由得又生起了满腔的爱怜，一时哭笑不得，望着贵由，叹了一口气。

奥都剌合蛮和法提玛进来了。奥都剌合蛮走上前，向脱列哥那和贵由分别施礼道："可敦！王爷！"

贵由看见奥都剌合蛮，鼻孔里哼了一声，脸上露出鄙夷的表情。

脱列哥那则赶紧招呼道："奥都剌合蛮，你来得正好，哀家正要找你商议个事情呢！"

奥都剌合蛮道："请可敦吩咐！"

脱列哥那道："哀家最近觉得身体不适，朝中诸事已没有精力再处理。因此想尽快召开忽里台，让大家推选贵由当大汗。你来筹划一下这件事！"

奥都剌合蛮看了脱列哥那一眼，又瞟了贵由一眼，低下头去，不开腔。

脱列哥那问道："奥都剌合蛮，你听到哀家说的话没有？"

奥都剌合蛮道："可敦，老臣觉得此时召开忽里台推荐贵由王爷登位，不太合适……"

“什么？”没等奥都剌合蛮说完，贵由便大怒道，“你竟然说不合适，本王不合适，谁合适……”

脱列哥那给贵由摆摆手，示意他别开腔，然后转头问奥都剌合蛮道：“是啊，奥都剌合蛮，为什么不合适呢？”

奥都剌合蛮道：“可敦，老臣并非是说贵由王爷登位不合适，老臣是说现在召开忽里台推荐汗位继承人的时机不合适……”

脱列哥那道：“为什么？”

奥都剌合蛮：“当初可敦派汪德臣兄弟南攻，目的就是要增加贵由王爷登位的资本。如今汪氏兄弟刚战败撤回，汪直臣甚至还被打死了，可以说，这场战争对贵由王爷登位，起到的不是增强，而是消解的作用。如果咱们在这个当口召开忽里台，不是适得其反吗……”

法提玛道：“大断事官大人的意思，是说可敦把汪氏兄弟撤回一事，做错了是吧？”

奥都剌合蛮本来很烦法提玛，见她竟然插嘴说话，大怒道：“咱们在商议国家大事呢，你一个奴仆，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到一边去！”

脱列哥那冷冷地说道：“奥都剌合蛮，等她说完！”

法提玛见脱列哥那给她撑腰，更得意了：“大断事官大人，汪氏兄弟都打了败仗，再把他们留在四川，是不是想让他们反败为胜啊？是不是应该把咱国内的军队和粮草都派过去支援他们啊？”

奥都剌合蛮鼻孔里哼了一声：“打仗的事，你不懂！”

脱列哥那不耐烦地说道：“好了好了，汪德臣能不能打胜仗，咱们这里就不要再议论了！奥都剌合蛮，哀家在这里想告诉你的是，不管四川之败，对贵由上位是增强还是消解，不管时机合不合适，总之，哀家就是要在现在召开忽里台，把贵由推出来！奥都剌合蛮，你有再多不同意见，都保留着，这件事你必须办好，明白吗？”

奥都剌合蛮为难地说道："这个，恐怕是……"

贵由见奥都剌合蛮推三阻四的，愤愤地说道："母后，求他干什么？不用他，咱们照样能把事情干成功！"

法提玛也帮腔道："王爷，奴婢支持你！"

贵由鄙夷地说道："也不用你插手！"

法提玛讨了个大没趣，心里很不舒服。

脱列哥那呵斥贵由道："你以为你很有本事是吧？错了，要没有大断事官的帮助，谁也不会理你！"

贵由把脑袋别到一边，不开腔。

奥都剌合蛮叹口气道："既然可敦主意已定，那老臣就全力配合。不过，为了防备在忽里台会议上节外生枝，必须要做好两件事。第一，贵由王爷必须安排重兵守护在哈拉和林周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备有人在会议期间谋反，同时也对那些蠢蠢欲动的人起到震慑作用。第二，汪德臣虽然已经撤回，但最好现在再派他前往兴元府镇守，不能解除他的兵权，防备咱们召开会议的时候，宋人趁机犯我边境……"

法提玛道："汪德臣业已在四川打了大败仗，为什么还要派他重新回去？再说了，兴元有夹谷龙古带镇守，他经略兴元都十多年了，对兴元再熟悉不过了，为什么还要派汪德臣去替换他？"

奥都剌合蛮道："夹谷龙古带虽然镇守兴元十多年，但他很少与宋军打仗，对宋军的战术都不熟悉。一旦宋军来袭，没有汪氏兄弟在那儿，要守住兴元是不容易的！"

法提玛冷笑道："恰恰相反，汪氏兄弟要真是接掌兴元，不是确保兴元不失，恰好是促进兴元速亡！他们连整个四川都保不住，还能保住一个小小的兴元？"

奥都剌合蛮道："所谓知耻而后勇！汪氏兄弟失了四川，他们一定内疚

不已！若现在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保护兴元，他们拼了命也不会让兴元丢失的，为什么不可以试一试？”

法提玛冷哼道：“只怕汪氏兄弟别有企图，对可敦心存怨恨，派他们去，不是保护兴元，恰恰是让兴元更快地流失罢！”

奥都剌合蛮怒道，“国师，你为什么要危言耸听？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我们也可以怀疑你是宋人的奸细，你信不信？”

法提玛急得脸色发白：“胡说，奴婢跟了可敦几十年，可敦最了解奴婢不过了，怎么可能是宋人的奸细！”

贵由在一边鄙夷地哼了一句：“哼，狗咬狗……”

脱列哥那喝道：“都给哀家住嘴！你们这像什么话？人家还没攻打咱们，咱们自己先乱了！哀家最后说一次，谁要是再胡说八道，哀家决不轻饶！”

众人见脱列哥那发火了，都只得低下头来，不敢再开腔。

脱列哥那见众人闭了嘴不再说话，方才吩咐道：“听哀家的安排！奥都剌合蛮，你去负责联络各那颜开会；贵由，你负责派兵守护忽里台。至于兴元，还让夹谷龙古带镇守，法提玛派人提醒他一下，让他特别小心！至于汪德臣及汪良臣，先让他们在哈拉和林呆着，过一段时间再说！”

奥都剌合蛮见脱列哥那虽然都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却抵死不用汪氏兄弟，知道她对汪氏兄弟的误会太深，虽然心里隐隐有些担忧，但也毫无办法。法提玛则是一副得意的样子。

脱列哥那挥挥手道：“好了好了，都走吧，哀家累了，你们尽快前去，做好各自的事情，绝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听明白了吗？”

哈拉和林城，合塔合失府

蒙古哈拉和林合塔合失大帐里，合塔合失坐在大椅子上，不满地说道：“汪氏兄弟已经从四川撤了，但脱列哥那照样要开忽里台，照样要扶贵由上

位！大阳先生，你说咱们是不是白忙活了？”

“并没有白忙活！”因为离间汪氏兄弟与脱列哥那的计策成功，让必勒格对阳枋刮目相看，所以一听合塔合失抱怨阳枋，他便赶紧插嘴道，“哈敦，汪氏兄弟在四川劳而无功，可以说给脱列哥那家族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就算召开忽里台，会上众人也未必推荐贵由！是不是这样的？大阳先生？”

阳枋含笑点点头，没开腔。

不过合塔合失并不满意，嘟囔道：“话虽这么说，但脱列哥那霸道蛮横，她若是在会上提出选贵由，谁敢公开反对？”

“那可不一定！”必勒格道，“别人虽不反对，但若是大家拒绝参加忽里台，她这会也开不起来呀！对不对，大阳先生？”

阳枋仍然笑了笑，点点头。

“你以为别人不来她真就开不成啊？”合塔合失冷笑道，“她要是强行召开，并宣布说，贵由已经是大汗了！谁又敢把她怎么样？哼哼，本宫已经受够了！实在不行，直接使用武力算了！”

“那怎么行？”必勒格忙说道，“咱们的兵力原本就少，再加上贵由又派了重兵守护忽里台，咱们动兵，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

合塔合失道：“如果我儿的汗位被别人占去了，就算不灭亡，活着又有什么意思？不如轰轰烈烈大干一场，或许还有反败为胜的希望！”

必勒格苦劝道：“哈敦，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就算贵由真的窃位成功，咱们未必就是死路一条。事在人为，再忍一忍，咱们还会有机会的！大阳先生，是不是这样的啊？”

阳枋却并没有附和他，反而微微一笑道：“山人倒觉得哈敦的话未必不可行……”

必勒格大吃一惊，他原本以为一定能得到阳枋的附和，没想到阳枋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一时急得结结巴巴说道：“大阳先生，您这是，怎么能，这

怎么行啊……”

合塔合失本来只是想说一些气话，没想到阳枋竟然附和他，也不解地望着阳枋。

阳枋哈哈一笑道：“哈敦，千户大人，你们误会了！山人所说诉诸武力可行，并非是说咱们诉诸武力，而是……”

必勒格松了一口气，忙笑着问道：“大阳先生，您的意思是让谁诉诸武力？”

阳枋道：“哈敦，千户大人，咱们蒙古东北地区有一位老王爷，当年通天巫阔阔出阴谋夺位，是他帮助圣主杀死阔阔出，巩固了汗位。后来合罕登位的时候，他又和察合台王爷、拖雷王爷一起把合罕扶上汗位。你们可知这位老王爷是谁……”

必勒格忙说道：“当然知道！大阳先生您说的不就是铁木哥老王爷吧？铁木哥老王爷对咱们蒙古帝国的建立和稳定确实功不可没！不过，大阳先生，您说让他诉诸武力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请他出山，像帮助圣主和合罕那样，帮助咱们失烈门王爷？”

合塔合失也很兴奋地说道：“好啊，如果能够得到铁木哥老王爷的帮助，那我儿登汗位的把握就大多了！”

阳枋摇摇头道：“铁木哥老王爷不会帮咱们的……”

“他不会……”合塔合失一时没反应过来，不满地说道，“他为什么不会？既然他不会，你还把他提出来干什么？”

“哈敦别着急，听山人慢慢道来。”阳枋笑着说道，“铁木哥老王爷曾经帮助过圣主和合罕，但这并不表明他是个喜欢帮助别人的人。他帮助圣主，那是因为他是圣主的幼弟，他信服圣主。他扶合罕上位，那也因为合罕是圣主钦点的汗位继承人。但失烈门王爷就不一样了。失烈门王爷虽曾得合罕亲口承允，但铁木哥老王爷却并不一定认可。所以，要让他来帮助咱们，

可能性是不大的。不过，虽说他不会轻易帮助咱们，却并非没有用……”

“有什么用？”合塔合失问道。

阳枋道：“铁木哥老王爷虽然不一定乐意帮助咱们，但他一定乐意帮助他自己啊！”

“什么意思？”合塔合失问道。

阳枋道：“铁木哥老王爷是圣主的幼弟，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传统，在圣主登位之前，他就应该先登位的了。但是一直到现在他都没有登成，咱们可以想想，他对登上汗位之事，是不是非常迫切啊……”

合塔合失撇撇嘴道：“不会吧，汗位都传好几代了，他早就过气了！”

阳枋道：“过气是咱们的想法，他的心中未必是这么想。当年圣主战功威望盖世，他没有机会。后来圣主升天了，但圣主的几个儿子都手握重兵，他也不敢轻举妄动。现在第二代的王爷也都先后去世了，监国太后主政，不得人心，第三代、第四代王爷势弱，一时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对于德高望重，硕果仅存，实力强劲的铁木哥老王爷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他一直存着那样的心思，他会怎么样呢？”

合塔合失和必勒格都恍然大悟。必勒格道：“大阳先生说得不错，如果铁木哥老王爷想造反，他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谁也不会想到他会觊觎汗位，谁也不会去注意他的动向，他有很大的隐秘性！”

“是啊，”阳枋道，“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争取说动他，让他在举行忽里台的时候动手……”

“不对哦，大阳先生！”合塔合失打断阳枋道，“就算咱们说动了铁木哥，铁木哥真的叛乱成功了，对咱们又有什么好处啊？汗位还不是到不了我儿头上！”

阳枋笑道：“呵呵，哈敦啊，你觉得铁木哥叛乱能成功吗？”

合塔合失道：“你不是说他实力强大，又趁人不备搞突袭吗？怎么会不

成功？”

阳枋道：“就算他能成功，咱们也不能让他成功！到了关键的时刻，咱们难道不可以把这事告诉贵由王爷，提请他注意吗？”

“您的意思是，”必勒格恍然大悟道，“让咱们当双面奸细？”

阳枋笑道：“这是一门艺术，重要的是要掌握好分寸，让他们都觉得咱们在帮他们，却不明白咱们其实是在整他们，让他们相互内耗！这样咱们不就有机会了吗？”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说得对极了！”必勒格点点头，却又说道，“不过，大阳先生，这样会不会搞成全蒙古的内乱呢？”

阳枋眼神不自然地闪了一下，但他随即恢复了平静道：“不会的，这个还在咱们可控范围内。咱们实力太弱，要不绝处逢生，怎么可能有机会呢？”

“是啊是啊！”合塔合失点点头道，“要玩就玩大的，不痛不痒的搞法，一点作用也没有！再瞻前顾后，汗位就要与咱们永远没关系了！”

必勒格虽然还是有点担心，但想想阳枋一向神机妙算，也认同地点了点头。

九顶山拥翠峰，议事厅

俞兴、元用等一干头领聚在九顶山拥翠峰议事厅议事。

元用问道：“进攻兴元府的决定，是大帅做出的还是朝廷做出的？”

俞兴道：“这是大帅的主意。朝中赵相公等人都支持大帅，不过也有人反对？”

元用问道：“谁反对？余晦吗？”

俞兴道：“对，余晦是反对得最厉害的一个！”

白炼插嘴道：“怪了怪了！怎么一切都反了呢？”

俞兴问道：“二哥，什么反了？”

白炼道："不是吗？那余晦原本一直是反对山城抗蒙，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这次咱们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他怎么又不同意了？"

俞兴笑道："那余晦一向是个投机的人，而且大帅是接替他经略四川的，他不愿意大帅取得成功，也很好理解的嘛！"

白炼道："但是大帅的做法也让人费解啊！"

俞兴道："二哥，你为什么觉得大帅的做法让人费解？"

白炼道："大帅做事向来谨慎，他一直反对和蒙古人正面接触，希望依靠建造山城对付蒙古铁骑。为什么现在却要主动放弃既有方针，冒险北征兴元府呢？"

元用点点头道："是啊五弟，二弟说得有道理啊，咱们虽然把蒙古人撵到川北，但劫后重生，军队疲软，粮草缺乏，实在不宜劳师远征啊！再说了，蒙古人退出四川，咱们正该利用这个喘息的机会大力发展生产，修筑防御工事。为什么现在反而要进攻？如此做法，与当年余晦的作为有何区别？"

众人也都纷纷说道："是啊，如果冒险失败，被蒙古人反击下来，咱们不是又将倒退到被蒙古人围困的局面吗？大帅为什么突然之间做出这个匪夷所思的决定？而且赵相公竟然还附和他？"

俞兴把众人扫了一眼，叹口气道："唉，大帅这个决定确实有些冒险，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就算山城防御体系能够阻挡住蒙古人的进攻，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是要想办法别让蒙古人进川来，咱们四川才有长久的太平。而要遏制蒙古人入川，最重要的战略要冲在哪里？"

卫无忌道："自然是兴元府……"

"我看未必！"白炼道，"当年余晦在葭萌关修紫金城，不就是为了切断蒙古人入川的通道，到头来还不是功亏一篑。"

"不对，"卫无忌道，"葭萌关后靠平原，前临大山。敌人一来咱们只有死路一条，而兴元府则相反，前临平原，后靠大山，扼住兴元府，就相当

于捏住了蒙古人的喉咙啊！”

众人都点点头。白炼又说道：“就算兴元府真是那么重要的战略要冲，但这是冒险啊，冒险不成功，功亏一篑，还不就像当年余晦修筑紫金城一样吗？”

俞兴道：“二哥，你的话很有道理，大帅这次进攻兴元府，确实有些冒险，也似乎有些反常。但他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咱们遇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什么好机会？”众人忙问道。

俞兴道：“最近大帅得到消息，当今蒙古监国脱列哥那病重，欲召开忽里台，推荐自己的儿子贵由上位。但贵由并非原合罕窝阔台钦定的汗位继承人，因此，各路诸侯都对脱列哥那此举不满，更有些人蠢蠢欲动，想自己当大汗。可以说，这个时候，已经没人有心思再和咱们打仗了！而且更让人兴奋的是，由于脱列哥那猜忌汪德臣，已经把汪德臣兄弟召回漠北。你们想想，这算不算一个对咱们来说非常有利的机会？”

众人都很兴奋。白炼道：“如果此消息属实，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如果这是蒙古人放出来的一个假消息，单等咱们上钩，那怎么办？”

俞兴笑道：“这消息千真万确！”

白炼道：“你怎么那么肯定？”

俞兴道：“这个，暂时不方便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消息绝不会有错！”

元用点点头道：“如果消息属实，这确实值得冒一下险！”

俞兴道：“这个机会稍纵即逝，一旦蒙古人选定了新的大汗，那时候，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是啊是啊，咱们赶紧出兵吧。”大家纷纷点头。

俞兴又说道：“不过，现在最困难的是粮草。赵葵赵大人为支持大帅北征，紧急从湖北调运了部分粮草增援。但这只能解一时之需，要让北征军获

得持续不断的粮草支援，必须靠咱们自己！”

俞兴又对元用说道：“大哥，大帅已经奏请皇上，让制置副使姚因谋和你分别负责成都、嘉定两地的屯田及粮草运输，你受姚大人的节制。大哥，这个任务不轻啊！”

元用道：“五弟，你放心吧，大哥不会让你和大帅失望的！”

白炼冷笑道：“哼哼，如果让那姚因谋节制大哥，到时候恐怕会很麻烦啊！”

俞兴笑道：“北征是皇上钦定的计划，那姚因谋再奸诈，他也不敢动歪心思！二哥，小青，你们也留下来，帮助大哥把这项工作做好吧！”

小青不满地说道：“不行，俞大哥，我要随你去攻打兴元！”

“白某也要去！”白炼道，“俞大人，你这安排，明显是瞧不上咱们山寨之人吧？你们官军都去打仗，独留下咱们义军在家里种地，这是什么意思？”

俞兴笑道：“二哥误会了，小弟并无此意！”

元用也喝道：“二弟，不可任性，听从安排！这样吧，四妹可随五弟前去兴元，二弟留在家里。”

白炼不开腔了。

俞兴怕白炼心中留有疙瘩，又说道：“大哥、二哥，屯田工作十分重要，其艰巨程度绝不亚于上前线打仗杀敌。大哥啊，小弟再让吴华带一部分部队留下来，配合你屯田，你意下如何？”

元用道：“五弟，前线打仗，军队人数是非常重要的。嘉定老百姓虽然不多，但男女老少齐上阵，也能应付下来。”

俞兴道：“大哥，此次远征兴元，战线漫长，粮草是十分重要的保证，甚至有可能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大哥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还是让吴华留下来吧！”

元用想了想，点点头道：“好吧。”

大安军，知州王德新住处

大安军府衙的晚上，一队队侍卫打着火把，在衙门四处巡逻着。当一队巡逻兵走过去后，身着夜行衣的俞兴和小青从梁上滑下来，灵猫一样悄没声息地往前迅跑着。当第二队人马出现的时候，他们又迅速躲到暗影里，或者跳到屋梁上。就这样，他们纵跳腾挪，冲到知州王德新卧室门前。接着，小青跳到房梁上，倒挂着身子，垂下软鞭，轻轻一卷，便无声无息地把门闩解开。两人破门而进，直入内室。

俞兴、小青来到床前，小青用刀尖挑开王德新床前纱帐，正在酣睡的王德新被灯光一刺，猛地睁开眼。看见两个黑衣人，忍不住就要大叫起来。俞兴把刀往前一递，按在他的脖子上。王德新便不敢叫了，颤抖着低声问道：

“你们……”

俞兴向他轻声命令道：“起来，把衣服穿上！”

王德新抖索着站起，穿上衣服。

小青喝道：“跪下！”

王德新很不情愿，但仍然跪了下来。又狐疑地问道：“你们，你们究竟是谁呀？”

“大宋子民！”小青轻笑一声说道。

王德新一听这话，吓得冷汗一下就出来了，忙讨饶道：“好汉饶命啊，好汉别杀小人！小人，小人也是大宋子民！”

小青冷笑道：“哼哼，你还记得你是大宋子民呀？你既然记得你是大宋子民，为什么要投降蒙古人当汉奸？”

王德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诉道：“好汉，好汉啊，小人实在是情非得已啊！你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小人要是不投降，蒙古人就要屠城，把全城的百姓全部杀光啊……”

小青讽刺道：“呵呵，如此说来，你还是在保护百姓啊？好啊，咱们真

该感谢你投降当汉奸才对！”

王德新红着脸，不敢开腔。

俞兴义正词严说道：“王大人，当了汉奸，就是民族败类，人人得而诛之，任何理由和借口都是没用的！”

王德新一听，在地上猛磕头道：“好汉饶命啊！小人知道错了，小人以后再也不敢了，求你们给小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小青道：“你都当汉奸了还改过自新！你想怎么改？”

王德新那话只是顺嘴说出来了，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改。小青一问，他只能愣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俞兴道：“王大人，你既然知道错了，咱们就给你一个改过的机会！你别跪了，起来坐着说话。”

王德新如何敢起来。

小青喝道：“喊你起来！”

王德新站起来，却是不敢坐下。小青朝他踢了一脚，把他踢倒在凳子上，坐了下来。

俞兴道：“王大人，你要明白，你犯下的可是叛国罪，罪孽深重，不可饶恕！谁也救不了你，除了你自己！”

王德新哭叫道：“小人知道，小人所犯的罪很重！好汉，你赶紧给小人指一条路，小人要怎样才能救自己啊？好汉……”

小青插嘴道：“别好汉好汉的，这位大人是嘉定知府俞兴！”

王德新又惊又喜道：“原来，原来是俞大人！”

俞兴道：“不错，正是在下！”

王德新道：“俞大人，小人听说俞大人，还有余玠大帅、杨文大人你们打败了蒙古人，把他们撵到川北。小人心里偷偷地高兴得不得了呢，没想到，今天，今天能够在这里亲眼见到你们！”

接着，王德新又沮丧地说道："唉，说来真是惭愧了！同样是蒙古人兵临城下，俞大人你们能够咬牙坚持住，并反败为胜打败他们，而小人却是献城投降，小人真是无颜啊！俞大人，你们是来除奸的吧？唉，小人无话可说，你们动手吧……"

俞兴道："不错，咱们原本确实是来除奸的。但是看到你有痛悔之意，咱们刚才也说了，想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王德新高兴地说道："该怎么做？俞大人您尽管吩咐！只要能重新攻打蒙古人，就算小人头上这顶汉奸帽子掉不了，小人也心甘情愿了！"

俞兴道："王大人，不瞒你说，咱们不但把蒙古人撵到了川北，咱们索性还想把蒙古人撵出川去！余玠大帅已经带着四川各路人马，分别从金牛、米仓两道向兴元府进发了。咱们的目的是一举拿下兴元府，把蒙古人彻底撵出四川，恢复三关五州，重铸抗蒙屏障，保我大宋江山永固！"

"好啊，真是太好了！"王德新欢呼道，"小人早就盼望这一天了！俞大人，您说，您说，您要小人怎么做？"

俞兴道："你的任务很简单，第一，宣布反正，并拿下被蒙古人控制的扈、牛两镇，扫清咱们大军前往兴元的障碍。第二，向百姓宣传，组织百姓积极抗蒙，防备蒙古人反扑！做好这两条，你就完成了自我赎罪，明白了吗？"

王德新拍着胸脯道："大人放心，小人被蒙古人所执，度日如年，早想反正，苦于找不到恰当的机会！大人能给小人这个机会，洗刷小人身上的恶名，小人深感荣幸！小人立刻就去做这件事！来人啊，通知众将到堂上集合！"

俞兴、小青相视会心一笑。

大安军，通往兴元的金牛道上

余玠带领的西路大军正快速地从大安军往兴元府行进。余玠、俞兴、王坚等人骑着马，走到一块高地上。余玠对俞兴说道："俞兴啊，你这次干得

太漂亮啊，就你和小青两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大安军，而且还拔除了扈镇、牛镇这两颗蒙古人摁在大安军中的钉子，清理了咱们前进路上的障碍！你和小青立功不小啊！”

俞兴羞涩地笑道：“大帅过誉了！末将和小青只是略动口舌，关键是王德新天良未泯，他的脉管里流的还是咱汉人的血，只是被阻滞了而已。如果他奴性已成，拒不反正，就算咱们有数千人，也未必能这么轻松拿下！”

王坚赞道：“俞兴兄弟，当年十二人拿下信阳，如今只两人就平定大安，你所创造的奇迹，可是一个比一个让人惊异啊！”

小青听到这里，不满地嘟着嘴说道：“哎，哎，你们怎么老是吹捧俞大哥啊？须知，这平定大安，也有本姑娘一份功劳！而且本姑娘还是主要力量，为什么就没获得你们只言片语的肯定呢？”

俞兴忙说道：“是啊是啊，小青武功盖世，轻功了得，要没有她穿墙入户排除危险，咱们能不能进得了王德新的房间，还是个未知数呢！”

王坚冲俞兴挤挤眼，大笑着说道：“对对对，说起来，俞兴兄弟可比不上人家青女侠！人家青女侠是要两人定大安，可比俞兴兄弟的十二人拿下信阳得劲多了！”

“那当然了！”小青得意地说道，“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俞大哥是厉害，可惜已经过时了！”

众人正说笑着，有个探子急急地跑来报告道：“大帅，有一队蒙古兵从兴元方向往咱们这边赶来了！”

余玠问道：“有多少人？”

探子道：“大约有五千人马！”

王坚道：“难道是夹谷龙古带得知咱们要去攻打兴元府，主动来迎？”

俞兴道：“他要敢来，咱们就给他来一个迎头痛击！大帅，拨我五千人马，末将愿前往迎战！”

王坚忙阻拦道："咳，咳咳，俞兄弟，你刚立了一份大功，这份功劳就留给哥哥如何？你不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抢去了对不对？"

余玠道："好啊，王坚，那本帅就给你五千人马，你来立这份功劳！"

王坚领命前去后，余玠瞟了俞兴一眼，见俞兴没开腔，忙笑着说道："俞兴，是不是因为本帅把功劳给了王坚，你心里有点不服气啊？"

俞兴笑道："末将岂敢与王将军争功！末将想另立一份功劳，不知大帅是否赐予？"

余玠眼睛一亮道："哈哈，俞兴啊，本帅知道你早就等不及了！好，本帅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希望你能像先前一样，漂漂亮亮地完成！"

"大帅，俞大哥，你们打什么哑谜？是什么任务啊？能不能让我参加啊？"小青迷惑地问道。

余玠笑道："小青姑娘，都不知道是什么任务你也申请参加啊？是不是又想和你的俞大哥比一下？"

"那当然了！"小青拍拍胸脯道，"俞大哥能干的，本姑娘也能干！大帅，您就同意本姑娘和俞大哥一同前往吧，到时候您来评价一下，看谁干得最出色！"

余玠一伸拇指赞道："好，有志气，那你也去吧！"

小青高兴得差点要跳起来。

兴元，府衙大堂

兴元府衙里，千夫长胡日查垂头丧气，衣衫褴褛走进来，跪在夹谷龙古带面前。夹谷龙古带一见，什么都明白了，黑着脸问道："怎么样？打败仗了？"

胡日查不敢说实情，忙撒谎道："是的……宋军人数太多了，咱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夹谷龙古带道："宋军有多少人？"

"好几万人呢，"胡日查见夹谷龙古带似乎相信了，更加夸张地说道，"而且他们每个人都骁勇彪悍，以一当十！咱们刚一靠近，他们就像群狼一样扑过来，从四面八方对咱们发起攻击。好在咱们的将士奋勇杀敌，终于突出重围，退了回来。否则，咱们可就要全军覆灭了！"

夹谷龙古带一听，大吃一惊，吓得不禁倒在椅背上，喃喃说道："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厉害，如此大军压境，咱们该怎么办啊？"

千夫长旦只儿说道："将军不用担心，那余玠虽然厉害，但劳师远征，力有不逮。咱们城高池深，粮草丰足，只需避其锋芒，坚守不出，等到他们师疲粮尽之后，咱们再开门迎战，自然能一鼓作气打败他们！"

夹谷龙古带心里稍稍宽慰了一些，说道："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这样耗下去，恐怕也不是长久之法啊，咱们一座孤城，长久被困，是很危险的啊……"

旦只儿道："将军，一味守城肯定不是办法。咱们还应该立即派人去向太后可敦报告，让她尽快派兵援助咱们。只要援兵到了，里应外合，不愁不破宋军之围。"

夹谷龙古带点了点头。

兴元城外，余玠大帐

王坚全身甲胄，掀开帐门，风风火火闯进大帐，向余玠报告道："大帅，这个夹谷龙古带还真沉得住气啊！咱们把兴元围困半月了，无论在城外怎么骂他，他都不出来迎战，龟缩在里面，气儿也不吭一声！"

众人面面相觑，惊愕不已。一旁的黄睿娘笑着说道："王将军，这都怪你啊！"

"怪我？"王坚一时不解，问道，"怪我什么？"

黄睿娘道："怪你打起来太狠了！你要是留有余地，不把他们出城挑战的人马揍得哭爹叫娘，他们也不至于像缩头乌龟一样，一直缩在城里不出来！"

"哦，二小姐的意思，王某应该对他们温柔一点，像诓小孩子一样的么？那还打什么仗！"王坚气鼓鼓地说道。

黄睿娘一伸舌头，不敢再继续说话。

王坚一拳砸在桌上，骂道："他娘的，这兴元城高池深，乃王某平生所仅见！要想从城墙攻上去，真是非常困难！他要不出兵应战，咱们真还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杨文道："兴元府经过夹谷龙古带十多年的经营，早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城内粮草丰足，武器精良，要想短时间内把它攻下来，显然是很难的！我看那夹谷龙古带，他打的主意，恐怕也就是想和咱们耗！咱们远道而来，补给困难。就算他们没有援兵，只要躲着不出战，咱们也未必耗得过他！"

余玠沉吟半晌道："杨文你说得不错，如果要耗，咱们确实耗不起。虽说当地老百姓给了咱们不少支持，但对于数万大军来说，毕竟是杯水车薪，无以为继啊！"

说着，他又叹口气道："唉，这许多日了，姚因谋那边也没有消息，不知道他那里筹集的粮草情况怎么样了？杨文，你派个人回去催一下姚因谋，如果他筹集好了，就及早动身，别让这边的将士饿肚子啊！"

杨文应道："是！"

余玠又对张武说道："张武，大安军虽然有那王德新守护，但本帅心里仍然不太放心，毕竟他是一个摇摆的人。如果大安军被夺去，蒙古人切断了咱们回川的通道，咱们反而成瓮中之鳖，那时候可就没退路了！你干脆派一部分人马去接替王德新，让王德新到兴元来。咱们守着他，他即便想摇摆，也没那个机会！"

张武道："大帅所虑极是，末将立刻前去办理！"

杨文、张武领命去后，余玠又对王坚说道："王坚，你继续前去溺战，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叫出来。实在叫不出来，咱们恐怕只剩强攻一条路了！"

王坚一抱拳，默默地转身出去了。

临安，大内，延和殿

临安皇宫延和殿，赵葵兴奋地向赵昀奏道："官家，大喜事啊！前方传来谍报，余玠大军已经拔除兴元府周围蒙古人的据点，烧掉了蒙古人从秦陇入兴元的栈道，如今已经摆出铁桶阵，团团困住兴元，不日即可攻克，恢复我四川被蒙古人占去的疆域了！"

赵昀高兴地说道："好啊！太好了！如果四川的疆土能够收复，两淮、京湖再加把劲，收复三京，光复祖宗基业就指日可待了！赵爱卿，让中书拟圣旨，升余玠为四川制置大使！其他有功之臣，一一论功行赏！"

"谢官家隆恩！微臣即刻办理！"赵葵称谢后，又奏道，"启禀官家，端平年间，咱们一直打到洛阳，却未能保全。粮草不济是个重要原因。这一次余玠挥师北伐，粮草也是个大问题。四川由于多年被蒙古人围困，粮食生产荒废，虽然现在余玠组织了成都、嘉定一带军民在成都平原上屯田，但庄稼的生长毕竟有个过程，无法解决当下燃眉之急！恳请官家再调拨京湖粮草支援四川，让余玠彻底打赢这一仗！"

余晦上前谏道："官家，咱们不能再往四川调粮食了！一来京湖抗蒙任务艰巨，调走那里的粮食，无异于釜底抽薪。即便四川抗蒙成功了，京湖失势，也是得不偿失啊！"

赵葵怒气冲冲地说道："余大人，凡事咱们得分清主次及轻重缓急。不错，京湖确实也需要粮食，但是，那里并没有战事。只需要稳住城防就可以了。而四川正处在和蒙古人交战的关键时期，如果因为粮草跟不上，最终功亏一篑，那是得不偿失的！"

余晦道："赵大人，所谓没有战事，只是暂时的。蒙古人来去如风，十来天的功夫，他们就能从漠北冲到中原。如果他们突然发动战争，缺粮的京湖该怎么应付？"

赵葵道："余大人，你的话看似很有道理，其实都是错的。因为你预设的假想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现今蒙古正为谁当大汗的事忙得不可开交，谁还有心思发动战争啊？四川之所以在这时候发动反击，正是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有利时间。一旦蒙古人的大汗尘埃落定后，咱们就不可能再有好机会了！"

余晦嘟囔道："能守住四川已经不错了，还发动什么进攻？这完全是好大喜功……"

赵葵一听大为生气，怒喝道："好大喜功？余大人，如果这种抢抓战机伺机而动的做法也叫好大喜功的话，那当年余大人在葭萌关修筑紫金城的做法算什么？"

余晦最怕别人说他这一节，一说到这件让他羞辱的事情，他只得闭上嘴，不敢再开腔。

赵昀见争论已见分晓，正要说话，却见谢方叔在一旁一直低眉顺眼不开腔，忙问他道："谢爱卿，你意下如何？"

谢方叔道："官家，赵大人说得有理，四川战事吃紧，咱们不能因为粮草的问题拖了后腿，调拨粮食去四川，这是必需的！"

赵昀默默地点了点头，却是谢方叔又说道："不过，余大人的话也说得不错。虽然蒙古人现在正忙着推选大汗，但他们行事一向神出鬼没，无章可循，突然出兵京湖，挑起大战，也不是绝对没有可能！"

赵葵目瞪口呆地盯着谢方叔，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余晦则喜笑颜开道："神出鬼没，无章可循，谢大人，你总结得太对了，这确实就是蒙古人的风格！"

赵昀笑道："谢爱卿，你究竟附和谁呀？该调拨粮食还是不该调拨粮食啊？"

谢方叔道："官家，微臣的意思是，粮食还是得调拨，不过不能无偿赠与，四川要写借据。赵大人，听说四川的屯田搞得很好，想来等他们收获了，还京湖借粮，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吧？"

赵葵道："当然了，四川因为打仗需要，屯田的人数虽然并不是很多，但可以说得上是如火如荼，热火朝天！照他们这样干下去，粮食丰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还京湖的借粮，那也只是举手之劳！"

"好啊！"赵昀大喜道，"既然赵爱卿这么说，那就借吧！谢爱卿，这件事就交由你去办，务必要办好！"

谢方叔拱手答道："微臣遵命！"

临安，大内，御花园

赵昀离开延和殿，在一帮宦官和宫女的簇拥下，穿过御花园，往寝宫里走出。

谢方叔急匆匆跑上来，招呼赵昀道："官家，官家请留步！"

赵昀转身问道："谢爱卿，你还有什么事？"

谢方叔道："启禀官家，微臣有点担心啊……"

赵昀道："你担心什么？"

谢方叔道："微臣担心四川的屯田不会有什么结果，明年也不会有什么收成。因此，所谓还京湖的粮食，将成为一句空话啊！到时候……"

赵昀皱着眉头问道："为什么？"

谢方叔道："四川兵力有限，余玠几乎把所有的兵力都拉到兴元去了，留在家里的都是老弱病残，这点人马，怎么种庄稼呀……"

谢方叔还没有说完，赵昀就破口大骂道："混账！刚才借粮的主意不正

是你出的吗？现在又说此法不妥！如此出尔反尔，你在欺君么？”

谢方叔忙跪在地上，连连磕头道：“官家恕罪！微臣不是要欺瞒官家，实在是情非得已，在那个时候，微臣不得不那么说啊！”

赵昀不满地说道：“谁蒙住你的嘴了？当着朕的面你还要说假话？”

谢方叔抬起头来，往那些宫女宦官看了看。赵昀不耐烦地冲那些宦官和宫女喝道：“走开走开！都走开，到一边去！”

宦官和宫女走开后，谢方叔方才说道：“官家，实在是因为赵大人在场，微臣不敢随便反对啊……”

赵昀黑着脸说道：“你的意思是说，赵葵比朕还更令你害怕？”

谢方叔道：“微臣并没有那个意思。但赵大人多少有点武断，他一直是护着余玠的。似乎余玠想要的，都要无条件地满足！如果当时微臣不附和他，势必会和他争论起来，那样的话，在官家面前，可不太雅观啊！”

赵昀嘿嘿一笑道：“瞧你这话的意思，不仅对赵葵有意见，对余玠也是意见蛮大的嘛！”

谢方叔叹口气道：“官家，微臣并不是对余玠有什么意见，微臣只是有些感慨，想当年四川乃天府之国，鱼米之乡，咱大宋一半的粮仓是给四川填满的。可如今，却要反着把粮食往四川运！让江南各州、让咱行都勒紧裤带过日子倒也罢了，只是自古漕运水道都是顺流而下，这逆水行舟，反运粮食，微臣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赵昀怔了一下，说道：“这也不是因为四川在打仗吗？等到余玠拿下兴元，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嘛……”

谢方叔冷笑一声。

赵昀问道：“你冷笑什么？”

谢方叔道：“吴曦当年不也是坐镇兴元，咱们的日子好过了吗？”

赵昀又一怔，半晌方说道：“你的意思是余玠会叛变朕？”

谢方叔忙摇头道："没有没有，微臣绝没有这个意思！余玠经略四川，把入侵蒙古人赶到川北，其功劳不下于当年吴玠、吴璘两位老将军。其在四川的威望，一呼百应的气势，也与两吴堪有一比！余玠应该是不会叛变官家的，就像当年吴玠、吴璘兄弟没有叛变一样。只是世事难料，吴家后代中，竟出了吴曦这样的奸贼！唉……"

赵昀低头沉思不语。

谢方叔笑了笑，又说道："官家，微臣最近听到一件有趣的事情，不知当讲不当讲？"

赵昀道："什么有趣的事情，说来听听。"

谢方叔道："微臣听说，余玠到四川不久，就喜得贵子！官家可知，余玠给他儿子取的什么名字？"

赵昀问道："什么名字？"

谢方叔道："余如孙！"

"如孙是什么意思？"赵昀不解。

谢方叔道："微臣也不解，微臣只是听人议论说，这个'孙'是孙仲谋的意思……"

赵昀脸色变了变，干笑一声道："这样吧，谢爱卿，不管怎么说，四川的战事现在进入了非常关键的时期。朕已经答应赵爱卿调集粮草支援，不能食言。至于四川能不能够归还京湖粮食，屯田情况究竟怎么样，你亲自去看一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成都平原很大，你从成都走到嘉定，多走几个地方，自然就看清楚了！"

谢方叔高兴地跪地答道："微臣领旨谢恩！保证完成任务，绝不让官家失望！"



第七章　也是边将问题

透玄机姚因谋献宝　赞六好谢方叔巡耕

成都城，郊外

在成都郊外三十里的地方，姚因谋带着几个衙役站在路边，静静地等待着。

不久，谢方叔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从远处快速跑了过来。

谢方叔看见姚因谋等人躬身候在路边，连忙勒住马头，不高兴地说道："姚大人，如今四川边关战事吃紧，你怎么能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迎候呢？"

姚因谋忙赔笑道："下官素知谢公清廉简朴，不喜迎送这一套繁文缛节，下官自然不敢违背。下官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知道谢公时间宝贵，不容浪费，想带着谢公先去成都平原上考察一番，也对咱们的屯田有个初步的印象。"

谢方叔哈哈一笑，赞许道："姚大人，你这样安排就对了，本官确实公务在身，时间浪费不得！好，咱们就沿途走走看看。"

谢方叔翻身下马，姚因谋导引着他走进田垄。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却到处都是一派荒草疯长的景象。虽然有一些农人在卖力地开垦着，但相比于广袤的土地，这些农人的劳作显得特别弱小寒碜。

谢方叔诧异地问道："余玠不是在给官家的奏章中宣称，成都平原上有数万人在开荒屯田吗？怎么就这么稀拉拉的几个人？这样的干法，能收几粒粮食啊？"

姚因谋叹口气道："成都连年征战，人口锐减，现在精锐部队又都去兴元打仗了，能有多少人屯田啊！"

谢方叔皱着眉，不满地说道："哼哼，那余玠不是说，老百姓都很积极，到处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吗？"

姚因谋道："是啊，余大人说得不错，经过咱们的鼓动，老百姓确实很积极，非常卖力地开荒垦地。只不过，唉……"

谢方叔问道："只不过什么？你叹什么气？"

姚因谋道："只不过下官手里都只是些老弱妇孺，虽然拼尽了全力，但效果也不是很好啊……"

谢方叔黑着脸默默地走着，不开腔。

姚因谋又说道："谢公请放心，就算只是些老弱妇孺，下官也力求达到最佳效果。咱们不但让男女老少都上阵，而且还让百姓晚上也点着火把劳作！咱们的目标是，力求让每一块荒地都得到开垦，每一个角落都能有收成！"

谢方叔嘉许道："姚因谋，你干得好，很不容易！回行都后，本官会在官家那里给你请功的！"

姚因谋一躬到底："多谢谢公栽培！"

谢方叔走了两步，又问道："嘉定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姚因谋眼神闪烁着，有些迟疑。

谢方叔喝道："是什么就说什么，支支吾吾的干吗？"

姚因谋道："嘉定的种地人数和成都这边差不多，不过老百姓的积极性可能欠缺一点。因为那里官府的人都到前线打仗去了，在嘉定主持屯田的人叫元用，不知道大人了不了解他的情况……"

谢方叔道："你说的是山上的那个土匪头子？怎么让他来主持屯田这样的大事？"

姚因谋道："下官主政嘉定的时候，元用确实经常带着山上的土匪危害乡邻，下官几次剿灭而未尽，引以为憾！不过，想来现在元用应该已经改邪归正了吧？"

谢方叔道："你怎么知道他改邪归正了？"

姚因谋道："前一段时间，嘉定知府俞兴俞大人把知府衙门搬到山上，并且入伙山寨，坐上第五把交椅，奉元用为大哥。如果元用未能改邪归正，

堂堂大宋知府，能这么干吗？”

谢方叔道：“此事本官早有所闻，不敢确信，没想到竟是真的！哼哼，等那俞兴从兴元回来，他恐怕要给朝廷一个解释！”

姚因谋笑道：“谢公，不是下官说风凉话。如今朝廷赵葵赵相公一人独大，官家对他言听计从。那俞兴有赵相公护着，解释之话，恐怕难以实现吧？”

谢方叔冷笑不已，阴着脸，不开腔。

成都府衙

姚因谋陪着谢方叔走进成都府衙。

衙门破败而简陋，一些工人正在修缮和清扫被蒙古人破坏的墙和屋顶。谢方叔皱着眉头问道：“你的衙门怎么这么破烂啊？”

姚因谋道：“这之前，余玠大人不是要求咱们四川所有的州府衙门，都必须离开城市搬到山上去吗？下官也是不得不搬到云顶山上去了。这次也是听说谢公要来，不忍谢公跋山涉水之苦，才从云顶山上搬下来的！”

谢方叔似笑非笑地说道：“把衙门都搬到山上去，这种打法倒是自古以来的首例啊……”

姚因谋道：“下官曾多次提过要倚城而守，但这四川只有余大人一个声音，下官说了不算，只好也搬到山上当土匪了，呵呵……”

谢方叔叹了口气道：“当土匪倒也罢了，因为余玠最终把蒙古人撵出了四川，所以谁也不敢说他干得不对。只可惜四川像成都这样的千年老城，被蒙古人这么一蹂躏破坏，那么多的宝贝，可就尽落蒙古人之手了！”

姚因谋道：“可不是吗？成都也是三朝古都，宝贝不计其数！可是当下官从山上搬下来的时候，除了这满地的残砖断瓦，地上竟像水洗过一样，什么也没有了啊！”

谢方叔干笑道："余玠这仗打得也太疯狂了……"

姚因谋道："谢公，还有比这更疯狂的呢！俞兴竟然一把火把美丽阔大的千年古城嘉定烧成了砖窑，其行径与当年的楚霸王项羽有何区别！"

谢方叔冷笑道："哼哼，咱们人微言轻，说了不算，但青史终将会审判他们的！"

两人一边说着，一边走进里屋。

姚因谋让座后，对谢方叔说道："谢公稍坐片刻，下官给您看一样东西！"

说着，给刘邦递了一个眼色，刘邦从里屋费劲地搬了一件很大的物品出来，放在桌上。物品上面罩着一块红绸布，看不太清楚。

谢方叔疑惑地问道："这是什么东西？"

姚因谋揭开物品上面的红绸，一件硕大的雕刻精美的田黄玉佛呈现在谢方叔面前。

谢方叔看得眼睛都直了，忍不住站了起来，围着那尊玉佛看了一圈，又埋下头去，对着一些细节细细察看。看了很长一会儿后，他才回过神来，抬头问姚因谋道："这个宝贝是哪里来的？"

姚因谋道："当年王夔任嘉定知府时，搜刮的宝贝多得一整栋藏宝楼都装不下，这个东西也是他刮到手的。为了这件宝物，他还不惜杀了嘉定首富黄员外一家大小十三口人呢……"

谢方叔道："哦，这件事，本官也有所耳闻。但当年俞兴处决王夔，上缴王夔搜刮的那些宝贝时，不是说这件宝贝不知所终了吗？怎么会到你的手里？"

"上缴？"姚因谋冷笑道，"据下官所知，俞大人上缴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大部分值钱的宝贝都让他给留起来了！而且，还有好些他交给了阳枋，让阳枋去帮他贿赂当时的宰相史嵩之史大人呢……"

“什么？”谢方叔大怒道，“俞兴竟然干出这样蝇营狗苟的事情！那阳枋现在通敌叛国到了蒙古，原来俞兴竟和他有这样的勾结！”

姚因谋叹了口气道：“可不是！这件绝世罕见的宝贝，要不是下官拼死掩藏起来，说不定也已经落入他的魔掌之中了！”

谢方叔抬头望了姚因谋一眼，问道：“姚大人，今天你把这件宝贝拿出来给本官看，是什么意思？”

姚因谋道：“谢公，下官这里庙太小了，又经常遭受蒙古人的抄掠，搬来搬去担惊受怕的，很不安全。下官想交给谢公您来保管收藏，谢公高院大墙，又身在行都，放在您府上，才能确保宝贝的安全啊！”

谢方叔忙摆摆手道：“唉，这件东西既然是国宝，本官又怎能藏在自己家中？”

姚因谋道：“谢公要是不收，这件宝贝让蒙古人知道了，下官倒可以拼死保护。但要是让余玠、俞兴知道了，他们若是巧取豪夺，逼迫下官交出来，下官可不能保障国宝的安全啊！”

谢方叔想了想，叹口气道：“要不这样吧，本官帮你带回朝廷，交给官家，也算是尽了你的一片忠君爱国之心，如何？”

姚因谋赶紧施礼答道：“多谢谢公！任凭谢公安排处置！还请谢公把余玠、俞兴贪赃枉法，通敌卖国之事一并向官家禀报，惩奸除恶，还大宋晴朗乾坤啊！”

谢方叔道：“姚大人，宝贝本官可以帮你代交。但弹劾余玠、俞兴之事，本官可就无能为力了！现如今，余玠、俞兴等人正在前方和蒙古人鏖战，官家对他们很是期许，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此时把这样的事情提出来，官家会很不高兴的……”

姚因谋笑道：“谢公啊，下官妄揣圣意，恐怕官家对余玠、俞兴等人，并没有那么放心吧？”

谢方叔惊异地抬头问道："此话怎讲？"

姚因谋道："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余玠由于侥幸把蒙古人赶到川北，可以说炙手可热，他在四川呼风唤雨，一言九鼎，川人只知有余大帅，不知有官家。谢公以为，官家能对余玠放心吗？"

"哈哈哈哈，姚大人啊，你真是人如其名，简直就像是官家肚子里的蛔虫一样！"谢方叔笑了一下，叹口气道，"好吧，就算官家不放心余玠、俞兴等人，但如今朝廷中抗战的气氛正浓，正如你说的，赵葵权势熏天，怕是官家想有所作为，自己也没有办法啊！"

姚因谋道："如果余玠、俞兴等人打了败仗呢？"

"打败仗？"谢方叔惊道，"你觉得余玠、俞兴等人会打败仗吗？"

姚因谋道："很难说！当年赵葵兄弟举全国之力，欲收复已是空城的三京，最后尚且被蒙古人打得落花流水，何况现在兴元城高池深，战线漫长，更为关键的是粮草运输困难，要攻下兴元，有那么容易？"

谢方叔笑道："你是负责押运粮草的官员，粮草无法及时运到，你难道不怕掉脑袋？"

"运不到就是运不到，实际困难如此，那有什么办法！"姚因谋大声说道，"当年史嵩之大人负责运粮，因为天降稠雨导致地面泥泞难行，粮草没有及时运到，最后还不就算了！"

谢方叔似笑非笑地瞪了姚因谋好一会儿，把姚因谋瞪得心慌不已，忍不住问道："谢公，难道下官说的不对？"

谢方叔道："你下这么大的决心要为国锄奸，谢某十分感动，谢某会竭尽全力帮助你的！不过，你也知道，现在非常困难，朝中的大事都是赵葵做主，怕就怕，本官虽有心，却无力啊……"

姚因谋道："谢公，那赵葵也并非稳如泰山，他身上也有懈可击！"

谢方叔笑道："他有什么把柄可抓？"

姚因谋道："不知谢公是否记得，当年太祖曾有约，皇室和武人不得拜相。现今赵葵大人既是皇室，又是武人，却连任宰相兼枢密使两高位，这个，恐怕是与祖制不合吧？"

谢方叔哈哈大笑道："厉害！厉害！这一情况，这么多年来，知谏院没发现，御史台没发现，朝中文武百官没发现，官家也没发现，却让你给发现了！好，你放心，本官原本打算还要到嘉定去一趟的，现在不去了！你的宝贝和你的重大发现，本官都会带回行都，转交给官家的！"

姚因谋大喜道："好啊，深谢谢公！"

直起身来，又大喊道，"刘邦！万隐！"

刘邦和万隐走进来，躬身答道："小人在，大人有何吩咐？"

姚因谋道："你们把这件宝贝收好带上，护送谢公回行都！多带一些人马，以防路上强盗生事！"

刘邦和万隐答道："小人明白！"

嘉定郊外，田野上

嘉定城郊外田野里一派繁忙的景象，男女老少，荷锄扶犁，远远近近，号子声、山歌声、农具和地面摩擦的声音响成一片。

元用带着白炼、吴华等人在田边巡视指挥着。

吴华道："元寨主，我听说参知政事谢方叔大人要到咱们嘉定，来巡查屯田的情况，他都已经到成都十多天了，怎么还没有到咱们这里来的迹象呢？"

白炼冷哼道："他来不来巡查咱们都是这么干的，就算来了，又能帮咱们做什么？难不成他还能把秧苗往上拔高么？"

吴华道："二寨主可千万别这么想。记得俞大人还没去兴元的时候曾对属下说过，这次到川北攻打兴元，是咱大宋近百年来的第一次，如果能够成

功，恢复山关五州，宋蒙战争形势有可能发生根本性逆转。但是，这一行动也有些冒险，粮草问题将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咱们的行动能够顺利实施，多亏了赵葵相公从京湖调拨一些粮草支持。但是，这些粮草来得十分不容易，赵相公是答应了官家向京湖借的，要用咱们屯田所得归还。如果咱们屯田情况不好，不但直接影响前线的打仗，还将失信于官家。所以，元寨主，这个时候如果能让谢大人来看一看咱们这里轰轰烈烈的场面，让他回朝在官家面前说一说，是十分重要的。”

元用道：“如你说来，让谢大人到咱们这里来看看，确实十分重要了！你既然说他原定行程有咱们这里，却十多天了还没来，怕是被那姚因谋说了挑拨的话，让谢大人误解，取消行程了吧？”

吴华道：“果真如此，咱们更应该让谢大人到这里来一趟了！”

一个探子跑过来，附在吴华耳朵边上说了几句。

吴华一时脸色大变，转身向元用抱拳说道：“元寨主，属下刚才接到消息，谢大人不来嘉定了，已经径直回成都去了！”

元用也有些慌张：“那该怎么办？”

吴华道：“当务之急，是要把谢大人拦住，无论如何要把他请到嘉定来，绝不能让他带着姚因谋的一面之词回去面圣！”

元用道：“好，咱们即刻出发。”

成都回临安的驿道上

万隐、刘邦带着一队人马，护送着谢方叔在成都通往临安的驿道上，快速往前飞奔着。当一行人跑过平原，走进一座山峰的时候，忽然有士兵惊叫道：“前面有人！”

声音惊动了坐在轿里的谢方叔，他忙掀开轿帘问道：“怎么回事？”

万隐跑过来，向谢方叔报告道：“相爷，前面有两个人影速度极快，一

晃就不见了……”

谢方叔急问道：“速度极快？那是什么人？”

万隐答道：“这里地势险恶，小人估计有强人出没……”

刘邦哼了一声，冷笑道：“不会吧？光天化日之下，谁敢前来劫持咱们的宰相大人？”

谢方叔生气地喝道：“究竟有没有强人，你们赶紧前去查清楚呀！”

万隐和刘邦答应一声，快速往前方跑去。

当他们转过一个山嘴，往山下查看时，果然看见一队人马正在往山顶上跑来。

刘邦定睛一看，笑道：“不是强人，那是嘉定九顶山的寨主元用等人。”

两人赶紧转回来向谢方叔报告道：“相爷，前面确实有一队人马，正往咱们这里跑来，不过并不是强人，而是嘉定九顶山的寨主元用等人。”

谢方叔脸色变了变：“元用不是强人吗？”

刘邦笑道：“他以前是，但已经被嘉定知府俞大人收复，早已不是土匪了！”

谢方叔喝道：“别说了，赶紧后退，转到其他道上去，避开他们！”

众人忙转头往后跑。刘邦愣愣地站在那里，满脸疑惑，自言自语说道：“不是已经说明了那元用不是强盗吗？为什么还要避开他们？”

万隐在旁边捅了他一下道：“赶紧跑吧，大人自有考虑，用得着你瞎操心？”

刘邦摇摇头，只得跟着跑了起来。

一行人正跑得气喘吁吁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同时传来吴华焦急的呼喊声：“参政大人请留步，嘉定九顶山寨主元用先生前来拜见！”

刘邦听到了，忙跑上去，跟在谢方叔轿边，边跑边说道：“相爷，后面

在说，九顶山寨主元用是来拜见您的！”

轿中传来谢方叔低沉的冷哼声：“别停步，继续往前跑，加快！”

这边追赶的元用等人见谢方叔不但不停步，反而加快脚步往前跑，都有些疑惑不解。

元用道：“这参政大人是怎么回事？他应该是已经听见了咱们的呼唤了吧？为什么反而跑得更快了呢？是不愿意见到咱们还是咋的？吴将军，要不咱们就算了吧？”

吴华道：“元寨主，千万不能放弃，咱们马上就接近参政大人了。想来是参政大人还没有听见，要不咱们再喊两声？”

说着，吴华张口正要喊，白炼却早已忍耐不住，一策马，猛地往前冲去。元用等人也赶紧催马快行，紧紧跟在白炼身后。

很快，元用、白炼就已经冲到谢方叔轿前。众侍卫看见了，纷纷拔出刀来，环在胸前。万隐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岂敢挡住当朝参政大人的路，还不退到一边去。”

元用忙下马，俯身抱拳说道：“启禀参政大人，小民乃嘉定九顶山寨主元用，受嘉定知府俞兴俞大人的委托，目前在嘉定负责屯田。小民并非要刻意挡住参政大人的路，而是想请参政大人移步前往嘉定，参观了解屯田情况……”

万隐大喝道：“大胆！参政大人公务在身，要赶回行都处理，你们岂能随便干涉打断！赶紧让开，否则，小心砍下你们的狗头！”

身边的白炼就要把剑拔出来，但元用碰了碰他，并对周围的人小声喝道：“都让到一边去，放参政大人过去！”

白炼等人虽然不情愿，但还是退到了一边。

万隐正挥手让大家走，却是谢方叔把轿帘一掀，缓步从轿中走了出来，喝道：“都把武器收好！”

众侍卫忙把武器还入刀鞘，谢方叔把众人扫视了一遍，用威严的声音问道："你们谁是元用？"

元用赶紧上前抱拳行礼道："小民正是！"

谢方叔把元用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问道："元用，听说你好好的百姓不做，长期啸聚山林，危害嘉定百姓！可有此事？"

元用猛听此话，尴尬地说道："参政大人是否误会了，小民聚集山林，只为抗蒙，从未扰民。"

谢方叔仍然阴沉地说道："既然不扰民，就该服从教化，怎么圈山为寨，成独立王国？"

白炼见谢方叔如此咄咄逼人，忍不住要发怒，一众义军也是愤怒不已。

元用忙悄悄伸过手去，把白炼的手紧紧捏住，他才没有开腔。

吴华见状，忙说道："参政大人，元寨主说得不错，他们虽住在山寨之中，不过都是自食其力，并没有扰害百姓。况且这一年多来，元寨主已经接纳俞兴俞大人，让出山寨成为嘉定府衙，可以说为抗蒙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山寨已成新嘉定城，义军官军统一号令，山上山下和睦相处，早已不存在不服管教的问题了！"

谢方叔瞟了吴华一眼，问道："你是谁？"

吴华道："卑职统领吴华。"

万隐喝道："大胆吴华，你一个小小的统领，竟敢在参政大人面前出言不逊，给我轰出去！"

几个侍卫拔刀上前，就要对吴华动手，白炼等人也猛地把刀拔出来把吴华围住，大喝道："你们敢！"

谢方叔对众侍卫喝道："谁让你们动手的？都退回去！"

接着他呵呵一笑道："吴华，你说的这些，官家并不了解，还在生气出现国中之国这一恶劣现象。之前的某一天，官家还向本官提到，要派支军队

清剿。既然元寨主已经归顺官府，自然是可喜可贺之事！元寨主，你放心，本官回朝后，一定向官家详细禀明，让官家提拔厚赏你等！”

谢方叔态度突然转变，而且说出此番话，众人都一阵愕然，面面相觑。元用道：“参政大人，小民兄弟聚义山林抗蒙，是为了保家卫国，让美好家乡免遭蒙古人荼毒，从未想过要升官获赏。大人，现在余玠大帅及俞兴大人正在前方鏖战，境况十分困难。俞兴大人出征的时候，曾吩咐小民戮力屯田，力争自食其力，让朝廷放心，让官家放心。小民此来，正是想请大人移步嘉定，看看屯田情况的……”

谢方叔道：“元寨主不要功名，让人钦佩。回朝后，本官必向官家禀报！至于你说的屯田之事，本官在成都已有所了解，回朝也当如实汇报！本官皇命在身，必须尽快赶回去，不能前往嘉定，还请元寨主谅解……”

白炼道：“参政大人，这里到嘉定，也就是半日行程，来回也就是一天。一天的时间，不至于耽搁大人太多时间吧？这也是抗蒙大事嘛！”

万隐又喝道：“大胆！参政大人已经说了皇命在身，你还要阻拦，居心何在？”

元用怕闹僵了，忙说道：“二弟，既然参政大人皇命在身，那只怪咱们没有缘分请到大人去嘉定！不用再多说了，咱们恭送参政大人吧！”

谢方叔大踏步走进轿中。

万隐喝一声“起轿！”元用等人目送着谢方叔渐渐离去。

回嘉定的山路上

元用等人沿着山路，往嘉定方向缓缓走去。大家都有些灰心丧气，低垂着头，一副懊恼的样子。

元用叹息道：“唉，参政大人似乎对咱们嘉定有成见啊，咱们苦求半日，他只是不愿意去！”

吴华道："属下也搞不清楚参政大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真是皇命在身，那他就应该在成都待的时间短一点，他却在成都一待就是十多天，而去嘉定最多半天都不能够，看来确实是有原因的。"

元用道："强扭的瓜不甜，既然他不愿意，咱们也不用多说。咱们不求升官发财，只要能够保证前线余大帅、俞大人他们的粮草供应，就问心无愧了！走吧，咱们回去，不用再计较这个事了！"

吴华道："元寨主说得是，只要咱们多种粮食，既保证了前线，又还了借债，甚至还能有税赋上缴朝廷，咱们也不怕别人怪罪！"

元用道："好，正是这样！二弟，你也不要……"

说到这里，元用才发现白炼不知到哪里去了，忙问左右道："二弟呢？二弟到哪里去了？"

众人都转头看了看，吴华道："唉，不只是二寨主不见了，好些兄弟都不知到哪里去了呢！"

元用明白过来，焦急地说道："糟了，咱们转回去！快！"

通往临安的驿道上

白炼带着一众义军一路猛追，很快又追上了谢方叔一行。

万隐见白炼又追了上来，而且手中还拿着武器，不禁大吃一惊，忙拔出刀来，挡住他们道："你们，你们想干什么？"

白炼从马上一翻身下来，提剑上前，冷笑道："不干什么，请你们那个什么参政大人去嘉定一趟！"

万隐怒道："参政大人不是已经给你们说得很清楚了吗？皇命在身，不能耽搁，你们怎么又转回来了？而且还提刀舞枪的，你们要图谋不轨么？"

白炼冷笑道："如果你们接受咱们邀请前往嘉定，咱们手中的武器将成为欢迎的锣鼓！"

万隐道："如果不接受呢？"

白炼道："那咱们手中的武器就是嗜血的利刃！"

"放肆！"万隐怒道，"竟敢如此要挟！大家跟我上！"

刘邦在一旁大声劝道："别动手！大家都别动手啊！都是自己人，有话好说，怎么就动起手来了呢？"

谁也不听他的，都在顾自厮杀。

刘邦也因为护着宝贝，不好上前，只能在那里呆呆地站着。

渐渐地，侍卫被义军一个个打倒在地，解除了武装，只剩下万隐带着两三个人还在抵抗。

刘邦见势不妙，拔出刀来，也想上前拼杀，却在这时候，忽然听到轿中谢方叔喊他道："刘邦，你过来！"

刘邦忙跑到谢方叔轿边问道："相爷，有何吩咐？"

谢方叔道："你速带着宝贝先行离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行都！"

刘邦答道："是！"说完，抱起宝贝，带着几个人翻身上马，猛一扬鞭，飞马绝尘而去。

直到这时候，谢方叔才长舒一口气，缓缓地从轿子里走出来，冲打斗的双方大声喝道："都住手！"

仅剩的几个侍卫都从打斗圈里跳了出来，义军也停下手中武器。

谢方叔咳了一声道："你们想干什么？"

白炼嘿嘿笑道："不干什么，我们不过就是想邀请参政大人到嘉定去走一趟而已，大人要是爽快前行，也就没有这一些波折！"

谢方叔冷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白炼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嘉定九顶山白炼！嘿嘿，白某也不怕你报复！"

谢方叔笑道："本官报复你做什么？你在抗蒙中立下了大功劳，本官记

住你的名字，好到官家面前给你请功呢！”

“别！”白炼一摆手道，“白某命中没有那福分，你只要能去嘉定，就谢天谢地了！”

谢方叔道：“好说，那就走吧……”

谢方叔刚一入轿，白炼便一挥手对义军说道：“抬上参政大人，抄近路，火速赶回九顶山！”

几个侍卫见义军抬着谢方叔就跑，大吃一惊，喊叫着，跟在后面追。

九顶山上

元用与吴华等人气喘吁吁回到嘉定九顶山的时候，白炼正一个人坐在屋外的亭子里喝酒。

元用忙问道：“二弟，你怎么还有闲心在这里喝酒？参政大人到哪儿去了？”

白炼满不在乎地说道：“在里屋呢！”

元用和吴华忙向里屋走去，发现里屋的门被锁上了。门口站着的两名侍卫见元用过来，忙躬身喊了一声：“寨主！”

元用皱着眉道：“怎么把门锁上了？赶紧打开！”

打开门后，元用发现谢方叔竟然仰躺在一张椅子上，闭着眼睛睡着了，鼾声如雷。

吴华想上前参拜，元用忙向他摇摇头，示意他别打扰谢方叔睡觉。

两人蹑手蹑脚正要出去，谢方叔微微睁开眼睛，嘟囔道：“谁在那里吵闹，惊扰了本官的好梦？”

元用忙转回头来，施礼道歉道：“参政大人，实在对不起，小民的二弟鲁莽，把大人劫来锁在这屋子里！请大人恕罪！”

谢方叔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道：“不怪不怪，白寨主知道本官旅途劳

累，让本官在这里舒舒服服没人打扰地睡了一觉，本官感激他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怪他呢？”

见谢方叔如此大度，元用、吴华两人都一愣。元用既欣慰又有些尴尬地说道：“大人胸有海量，能饶恕小民等人鲁莽，小民感激不尽！大人，请！”

谢方叔笑笑道：“不在这屋里了？”

元用不好意思地说道：“不，不在这里了……”

“本官想起来了，元寨主请本官来，是要看你们屯田情况的，好吧，那咱们就走吧！”谢方叔哈哈一笑，倒背着手，抬脚就往门外走去。

一行人走到屋外亭子的时候，白炼还坐在那儿喝酒。

元用忙说道：“二弟，你怎么能强迫参政大人到嘉定来，又把他锁在屋子里呢？还不赶紧过来向参政大人道歉！”

白炼大大咧咧地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又再倒出一杯，递给谢方叔道：“参政大人，白某山野之人，不懂什么朝廷规矩！来，白某满饮此杯，给大人赔罪！”

谢方叔似笑非笑看着白炼及他手中的酒，既不说喝，也不说不喝，就那样把白炼瞪着。

元用等人都有些紧张，不知道谢方叔要干什么，手心里暗暗地捏了一把汗。

再看那白炼，先还在笑着，渐渐地，那笑就凝固起来了，连脸上的肌肉都有些抖动。

便在这紧张万分的时候，谢方叔突然接过酒杯，一口全倒进嘴里，把酒杯往桌上一顿，哈哈大笑，大踏步往前走去。

元用忙跟上前，带着谢方叔观看山寨里各项设施和建筑。

他们走到拥翠峰后面的山坳处，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储水池，储水池装得

满满的，里面还有一眼泉，终年往外冒着活水。泉水冬暖夏凉，清澈甘甜。

元用兴奋地向谢方叔介绍道："水是人生存的命脉，有了这池水，就算蒙古人把咱们围困十年八年，咱们也不怵他们！"

谢方叔道："好。"

接着，他们来到山腰，那里是一排排陈设简陋但排列有序的民房，房前屋后是一大片一大片收拾得整整齐齐、高低错落、长势葱茏的庄稼。

元用又说道："参政大人，咱们九顶山土肥地广。以前俞大人没把府衙搬到山上的时候，咱们足够自给自足。后来全嘉定城的官军及百姓都移到山上来了，粮食供应就要难一点。不过，只要山下的屯田做得好，这也不是问题。所以，俞大人把咱们九顶山作为抗蒙的根据地，这是非常恰当的选择！"

谢方叔道："好。"

元用又带着谢方叔来到山脚下山墙边。那山墙正像一条长龙绕着半山起起伏伏，转折回环，一直延伸到远方。

元用道："参政大人，这山墙是咱们守山的第一道防线，都是修建在地势险峻的高处。受地势所限，蒙古人要想爬上山来，翻过山墙，是很困难的。之前他们攻了几次，没有一次能突破这道墙。可以说，这是咱们保护山寨最坚固的屏障！"

谢方叔道："好。"

元用叹口气，补充说道："唉，可惜咱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和时间，有的话，咱们还能够将这道山墙再行修缮，让它更高、更坚固！"

谢方叔道："好。"

元用望了谢方叔一眼，迟疑了一下，又说道："山墙只是咱们抗蒙的第一道防线，咱们还有第二道，第三道。第二道是山间地道，第三道是山顶城堡。这两道防线互为依靠，彼此呼应，咱们利用它们，好几次绝地重生，反

败为胜，把蒙古人撵下山去了！尤其是地道，可以说妙用无穷！参政大人，您想不想知道这地道是怎么来的？”

谢方叔道：“好。”

元用眉飞色舞地介绍完地道的情况，但他并没有在谢方叔的脸上看到惊异和赞许的表情，未免有些尴尬，只得说道：“参政大人，咱们下山过江，看看郊外的屯田情况吧？”

谢方叔道：“好。”

一行人下得山来，坐上小船渡过江去。

元用本来还有一肚子的话要向谢方叔介绍的，但见谢方叔一连用了六个“好”字，似是认可，又似答非所问，而脸上则一直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搞不清楚他心里在想什么，于是只得闭了嘴，默默地在前面带路。

就这样一路沉默，不知不觉，众人来到了嘉定郊外那一片广阔的田野上。

田野里四处都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元用忍不住又向谢方叔做了一番详细的介绍。

末了，元用诚恳地说道：“参政大人，若是咱们嘉定所有的军队和百姓都参与屯田，用不了一年，咱们就能够牛羊成群，谷物满仓。但是，蒙古人从来不给咱们从从容容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间。如果余玠大帅不在此刻发起对蒙古人的反攻，让他们缓过神，重新打过来，那时候咱们将只能退回山上，连屯田也搞不成了！大人啊，您放心，也请您回行都后向官家禀明，咱们嘉定留下屯田的军队和百姓人数虽少，但咱们戮力而为，相信四川很快就会恢复咱们大宋第二大粮仓称号的！”

元用一番推心置腹的陈述，连他旁边的吴华及一众随行人员都不住地点头，谢方叔却是仍然没有回应。

等到元用说完以后，谢方叔立马辞别道：“元寨主，这次来嘉定，该看的本官都看了，该听的本官也都听了。本官实在是皇命在身，不敢多逗留！

对不起，本官就此告别，请立刻还回本官的轿子和随行，本官一刻也不能再耽搁了！”

见谢方叔如此说话，元用只得抱拳施礼说道：“大人请放心，大人的宝座和随行，小民已经送来，即刻便会赶到！此次阻留大人一日，小民等实在是想让大人能更多、更完整地了解咱们的屯田情况，支持余玠大帅的北伐！其间多有得罪，请大人谅解！”

谢方叔不置可否，冷着脸站在那里，望着自己官轿和侍卫前来的方向。

元用也不好再说，只得吩咐士兵赶紧前往催促。

很快，官轿和侍卫就已送到跟前。

谢方叔始终不置一词，迈步走进轿子，一行人扶着轿子，驱马飞奔而去。

望着谢方叔一行车轮辘辘，渐行渐远，吴华不禁担忧地说道：“元寨主，参政大人自始至终都只说一个‘好’字，对咱们的介绍既没赞同也没反对，好像压根儿就和他没关系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还在生二寨主强迫他前来的气啊？”

元用面色沉重地说道：“元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他摆摆手说道：“算了，咱们不要再琢磨了！参政大人身为宰辅，相信他能够大人大量，体谅咱们的一片良苦用心，不会太计较咱们的粗鲁。咱们只需戮力屯田，其他事情，咱们管不了，也不用管。二弟那里，咱们最好别告诉他参政大人的态度，以免节外生枝！”

吴华点点头，没开腔。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

脱列哥那躺在大靠椅上，有气无力地问法提玛道：“人都到齐了吗？”

法提玛道：“术赤王爷系的人一个都没有来的，斡儿答、拔都、别儿哥，全都没有来。”

脱列哥那冷着脸问道："还有吗？"

法提玛道："察合台王爷系的人来了一半，也速蒙哥、不里他们来了，但哈剌旭烈等人没来。"

"哼，"脱列哥那哼了一声，"合塔合失和失烈门来没有？"

"他们倒是都来了。"法提玛道。

脱列哥那又问道："拖雷系的人呢？唆鲁禾帖尼和他那些能干的儿子们呢？"

"他们也都来了！"法提玛道，"不过，旁系的人有好些没有来，铁木哥老王爷也没有来……"

脱列哥那诧异地问道："那个老家伙也没有来？"

"是的，没有来……"法提玛担忧地说道，"他要是不来，咱们这个会可不好开啊！圣主、合罕当年登上汗位的时候，都是由他扶上去的。没有他的支持，怕不好办啊……"

"有什么不好办的？"脱列哥那怒道，"他不来，会照开，贵由照样坐到那张大金椅上！扶哀家出去，马上开会！"

法提玛道："要不再等等吧，说不定铁木哥老王爷还在路上呢……"

脱列哥那喝道："不用等了，扶我出去！"

法提玛道："可敦，您走起来这么困难！要不，您坐在四轮车上，奴婢把您推出去吧？"

脱列哥那冷笑道："哼哼，你想让那帮人看哀家的笑话吗？"

法提玛不敢再说，只得费力地把脱列哥那扶起来往外走。脱列哥那的身体显然非常虚弱，没走上两步，她脸上就汗珠直冒。法提玛忙掏出帕子给她擦拭。

脱列哥那推开法提玛，喝道："别擦了！放开哀家，让哀家自己走！"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朝堂

当脱列哥那从朝堂后台慢腾腾走出来的时候，朝堂上站在那里议论纷纷的那颜们和大臣们一下就安静了下来。当他们看见久病卧床的脱列哥那竟然能自己走出来的时候，不禁都大为惊奇。

奥都剌合蛮忙带头跪地，施礼祝颂道："恭贺太后可敦凤体康健！千岁千岁千千岁！"

众人也都跟着跪地施礼祝颂道："恭贺太后可敦龙体康健！千岁千岁千千岁！"

脱列哥那慢慢坐上大金椅，扫视了众人一眼，用平静的声音说道："多谢诸位爱卿，平身吧！"

等大家起身站定后，脱列哥那又说道："诸位爱卿，五年前，合罕不幸突然驾崩，事出意外，合罕生前并未立下遗嘱，指定汗位继承人，当时情况紧急，也没有机会召开忽里台举荐新汗。哀家不才，被众爱卿推举到位上监国。现在五年过去了，国家终于安定下来，哀家的身体也承受不住繁重的汗廷事务，想退下来，享几天清闲日子。所以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准备在年青一代中举荐一位最合适的汗位继承人接替哀家。你们都议议，看看谁为最合适？"

脱列哥那话音一落，奥都剌合蛮便抢先说道："可敦，您春秋正富，精力充沛！虽偶有小恙，但很快就会康复的！可敦您接着监国吧！"

很多大臣见奥都剌合蛮如此说话，也都跟着劝道："臣等也请求可敦继续监国！"

贵由见奥都剌合蛮竟带头如此说话，心里很不高兴，紧闭着嘴，脸色铁黑阴沉。

脱列哥那笑了笑道："多谢众爱卿美意！哀家身体虽有所好转，但天有不测风云，当年合罕不也是身体好好的，第二天起床一看就没气了吗？再

说了，哀家只是监国，咱蒙古大好河山，迟早还是贵由他们这拨年轻人的！不如趁哀家现在还能说话的时候，让这些年轻人起来锻炼锻炼！哀家主意已定，你们也不用多劝了，今天就好好想想，举荐一个吧！”

脱列哥那话音一落，奥都剌合蛮又说道：“要说合适的人选，显然非贵由王爷莫属。贵由王爷在参加第二次西征的时候，连克强敌，立下了汗马功劳。后又跟在太后可敦身边，耳濡目染，学到了足够多的治理国家的经验。再者，贵由王爷是合罕的大儿子，如果在汉人那里，就是太子。由太子来继承汗位，那是再恰当不过的。所以，微臣举荐贵由王爷！”

贵由见奥都剌合蛮举荐自己，虽有些意外，却并没有露出感激的样子，反而是满脸鄙夷，不屑地把头扭到一边。

奥都剌合蛮一开腔，很多人都跟着附和，夸赞贵由的文治武功，表示汗位继承人非贵由莫属。

脱列哥那本来想就此拍板的，但见那些举荐的都是些平常亲和自己的大臣和那颜，拖雷系和阔出系的人都还没有开腔，只得又说道：“贵由虽然表现突出，但是他毕竟还年轻，还需要继续锻炼。有没有更好的人选？大家再举荐举荐吧！”说着，眼睛瞟了唆鲁禾帖尼及合塔合失一眼。

唆鲁禾帖尼微微一笑道：“我们没有意见，我们全家都支持贵由侄儿继承汗位！”

脱列哥那点点头，又把目光投向合塔合失。

合塔合失有些慌乱，连忙说道：“我们也没有意见，我们也支持贵由大哥……”

奥都剌合蛮道：“既然大家都支持贵由王爷为汗位继承人，那咱们就择日举行登基大典，大家意下如何？”

脱列哥那轻轻点点头，正要说话，却在这时候，有个声音说道：“贵由王爷继承汗位，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但是，要举行登基大典，却有一件事不

太好办，咱们不能不把这件事提前预想一下啊……”

脱列哥那把目光转过来，在那人身上扫了几下，问道：“你是谁？”

合塔合失忙答道：“启禀太后可敦，这位是小儿失烈门的老师阳枋。他是汉地著名的理学家，他说他想开开眼界，臣媳就把他带过来了！”接着又对阳枋说道，“大阳先生，这是咱们举荐汗位继承人的忽里台大会，您就不要开腔吧……”

奥都剌合蛮道：“是啊，大阳先生，虽然你学识渊博，但这是咱们蒙古人内部的事情，你没有说话的权利！”

阳枋冷冷一笑道：“大断事官此言差矣！咱大蒙古国志在威服四方，也许不久的将来，汉蒙便是一家，怎么能不给人说话的权利呢？想当年圣主在世的时候，礼待汉人丘处机，遣千骑相迎，一时传为美谈，四方颂扬。山人虽不才，也想为国家出一份力，大断事官为何要关门拒绝？再说了，您也不是蒙古人吧，为什么竟坐上了相位？还主持今天举荐汗位继承人的忽里台！照您的理论，您似乎也应该闭嘴吧？”

阳枋一番妙论，引得众大臣和那颜们窃窃私语。他们很多人平常早已不满奥都剌合蛮飞扬跋扈，只是有脱列哥那在后面给他撑腰，敢怒而不敢言。见竟然有人当面顶撞他，不禁大为解气，纷纷说道：

“是啊，大阳先生说得有理！”

“大阳先生有说话的权利，他应该继续说！”

脱列哥那阴沉着脸，不开腔。

合塔合失忙说道：“大阳先生，你怎么能反驳大断事官啊？你还是别说了！”

这时候唆鲁禾帖尼又微微一笑道：“刚才大阳先生似乎在说，如要举行登基大典，有一件难办的事。咱们不妨让他说完，也好提早做些准备，以免到时手忙脚乱啊！”

唆鲁禾帖尼说到这份上了，脱列哥那再也不好拒绝阳枋说话："你说吧，有什么难办的？"

阳枋道："按照咱蒙古传统，新的大汗登位，要黄金家族中德高望重的人把他扶上大金椅。当年合罕登位的时候，就是察合台王爷、拖雷王爷及铁木哥老王爷把他扶上去的。如今贵由王爷登位，至少应该由拔都王爷及铁木哥老王爷来扶。但是，今天不管是拔都王爷还是铁木哥老王爷，都没有来。他们的态度如何，咱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所以山人有些担心，怕将来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不好看啊……"

阳枋明说是登基大典的时候没人扶，其实是说贵由登汗位的认可度不高，这话大家都听出来了，只是不敢说而已，都沉默着，不开腔。

奥都剌合蛮当然也听出来了，不过他装出一副不懂的样子道："谁说没人扶？蒙哥王爷，你愿意扶贵由王爷上位吗？"

蒙哥淡淡一笑道："本王自然愿意。"

奥都剌合蛮又问也速蒙哥道："也速蒙哥王爷，你愿意吗？"

也速蒙哥憨憨地答道："我，我愿意……"

也速蒙哥是个憨子。察合台之所以把可汗之位传给孙子哈剌旭烈而不传给他，原因就在于此。见奥都剌合蛮问也速蒙哥，阳枋忍不住嗤笑一声。奥都剌合蛮大受刺激，怒道："阳枋，你笑什么？"

阳枋道："山人没笑什么。山人只是感到，要这样找人的话，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也找得到。但是，拔都王爷是长子系的，他要不出面，在百姓面前，似乎不大好看吧。铁木哥老王爷也不出面，更容易引起猜测，人们会说，当年合罕登位的时候铁木哥老王爷尚且要扶，为什么贵由王爷登位，铁木哥老王爷不扶了呢？"

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贵由见阳枋把事情越说越严重，心里勃然大怒，忍不住大吼道："你这些话都是放屁！本王是合罕的大儿子，理所

当然就该本王登位，用得着那么多繁文缛节？”

一般在举荐汗位继承人的时候，被举荐人必须反复推辞。众人见贵由不但不推辞，反而如此大喊大叫，都有些不满。

脱列哥那气得直喘气，呵斥道：“给哀家闭嘴！有你说话的份？”

贵由嘟着嘴，不再开腔了。

便在这时，有个千夫长跑进来报告道：“启禀可敦，铁木哥老王爷来了！”

脱列哥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阳枋则阴着脸，悄悄冷笑一声。

第八章　敌人从哪里来

烧粮草谁为真凶手　平叛军可是假人情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朝堂

脱列哥那激动地说道："老王爷来了，真是来得好啊！赶紧派人出去迎接！"

但是千夫长却吞吞吐吐说道："不过，不过……"

脱列哥那疑惑地问道："不过什么？"

千夫长道："不过铁木哥老王爷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跟在他身后……"

"什么？"贵由惊问道，"参加忽里台，他怎么会带一支军队过来？"

其实不用回答，所有的人都明白，这个铁木哥来者不善。

"岂有此理！"贵由怒道，"咱们在这里召开忽里台，推荐汗位继承人，他却带一支军队前来！他一把年纪了，难道还想当大汗吗？"

合塔合失埋着头，眯着眼，一副努力抑制住幸灾乐祸的样子。

脱列哥那沉着脸问道："铁木哥离咱们还有多远？"

千夫长道："只有十多里的距离了……"

贵由一转身就往外走。

脱列哥那问道："你到哪里去？"

贵由道："我去把那老不死的抓回来，看他还敢不敢如此猖狂！"

奥都剌合蛮道："贵由王爷，现在您最好别去……"

贵由嚷道："你让我别去，是不是想等着那老不死的杀进来，把我们孤儿寡母杀掉，你好当大汗啊？"

奥都剌合蛮气得满脸通红："你，你你……"

这时候，蒙哥站起来说道："贵由哥，现在咱们正在召开忽里台推荐大汗，你离开确实不妥。要不，这件事交给小弟来处理，如何？"

脱列哥那有些感动，却又有些狐疑地问道："你怎么去处理？咱们确实布置了一支军队保护忽里台，但他们都在五十里外的西山上。东边山上则一

个人也没有。你说你去处理，难道你也带军队来了吗？”

蒙哥嘿嘿笑道：“太后可敦误会了，臣侄来的时候您是知道的，怎么可能带军队来？”

唆鲁禾帖尼也忍不住微微一笑。

脱列哥那道：“那你准备怎么去处理？”

蒙哥道：“现在去西山把军队搬回来，显然已经来不及了。臣侄的提议是，让忽必烈和不里带一些人到东山之上，尽量多地插一些旗帜在上面，力争把整座山都插满旗帜，作为疑兵。这边再让臣侄出城去见见铁木哥老王爷……”

脱列哥那问道：“你带多少人去？”

蒙哥道：“臣侄什么人也不带，只是请可敦给臣侄准备一壶茶，派两个侍卫随臣侄前往就可以了。”

脱列哥那想了想，道：“好吧，哀家答应你……”

蒙哥及忽必烈、不里出去后，奥都剌合蛮不禁点点头，又摇摇头。他点头的是蒙哥的布置安排有条不紊，尽显大将风度；他摇头的是贵由如此鲁莽，如何堪当大任！

合塔合失给必勒格使了一个眼色，必勒格一时会意，便要往外走。但是阳枋悄悄从后面伸过一只手去，紧紧把他拉住，不让他走。

合塔合失不解，但阳枋死死拉住必勒格，他也没办法，只得不满地瞪了阳枋一眼。

哈拉和林城郊，东山下

当铁木哥带着军队走到哈拉和林城郊东山下的时候，他看见蒙哥一个人带着两个侍卫，站在路边，静静地望着他。

铁木哥心里咯噔一下，一抬手，让身后的队伍停了下来。

蒙哥笑盈盈地说道："铁木哥爷爷，您辛苦了，请喝杯茶吧！"说着，吩咐侍卫给铁木哥倒茶。

却是侍卫心里有些害怕，抖抖索索的，茶壶里的水直往外溢。

蒙哥笑了笑，接过茶壶，亲自倒出一杯，给铁木哥送了过去，把杯子举过头顶，递给铁木哥。

铁木哥狐疑地问道："蒙哥，你在这里干什么？"

蒙哥道："太后可敦听说您来参加忽里台会议了，非常高兴。为了表示她对爷爷您的尊敬，特地吩咐孙儿到这里来奉茶！爷爷，孙儿可是在这里待了四五个时辰了，茶都热了几回了，您怎么才来啊？"

铁木哥接过茶，喝了一口，又把蒙哥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道："老夫走得紧急，也没有来得及告知太后可敦，太后可敦如何知道本王要来啊？"

蒙哥笑道："太后可敦一直在期盼着爷爷的到来，每隔一刻钟都会派个人去打探一下爷爷您是不是来了。这不，当她老人家听说爷爷您果真来的时候，十分激动，不但派了孙儿在这里奉茶迎接，还派出数量庞大的欢迎队伍列阵于东山之上，一俟爷爷到来，便将擂鼓放炮，礼乐相迎！现在爷爷已经来了，侄儿是否通知忽必烈、不里他们点响炮阵？"

铁木哥往山上一望，但见漫山遍野旌旗猎猎，人影晃晃，知道脱列哥那原来早有准备，心中不免有些慌张，忙找借口阻止蒙哥道："蒙哥，你别跟他们说。老夫虽然是长辈，但咱们蒙古从来没有这样的礼节，老夫不能带这样的坏头。算了，为了避免把事情搞大，老夫还是回去吧！"

说着，铁木哥转身便要走。蒙哥忙喊住他道："铁木哥爷爷，您远道而来参加忽里台，不进去拜见一下太后可敦便走，是不是不太好呢？"

铁木哥一时愣住，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时候，蒙哥探头往铁木哥身后望了一眼，突然冷冷一笑道："爷爷，孙儿觉得有些不对劲儿啊，您既然是来参加忽里台的，为什么带了那么多军

队呢？”

铁木哥面红耳赤，一时答不上话来。蒙哥呵呵一笑道：“爷爷，孙儿明白了，您是不是怕有人会对忽里台不利，特地千里迢迢带着军队来保护的啊？”

“是的是的，蒙哥你说得对！说得太对了！”铁木哥道，“老夫正是听说有人想抵制这次忽里台，怕他们做出祸乱不轨的事情，所以才带着军队来保护的！”

蒙哥笑道：“爷爷您想得真周到！不过不劳爷爷操心，太后可敦已做好了周密安排，如果有人真的图谋不轨，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铁木哥额头上冷汗直冒，忙说道：“既然太后可敦早有周密安排，那老夫是多虑了！好，好好，老夫立刻就把军队带回去，带回去……”

蒙哥道：“爷爷，您带着部队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去，如此反常行为，难道太后可敦不怀疑吗？”

铁木哥道：“要不，老夫进去给太后可敦解释解释？”

蒙哥叹口气道：“不错，您确实应该做一番解释。但现在进去，恐怕不是时候啊！那么多大臣及那颜在会上，如果有人想使坏，在太后可敦面前挑拨几句，惹得可敦生气，可对爷爷您很不利啊！”

铁木哥焦躁道：“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进去不是，不进去也不是。蒙哥，你究竟想让老夫怎么办啊？”

蒙哥想了想道：“这样吧，您写个字条给孙儿，表明您拥护贵由当大汗的态度。孙儿带着字条进去交给太后可敦，并对太后可敦说，您本来是想来参加忽里台的，但中途听到您封地有宋人入侵的消息，不得不提早回去，并托孙儿给您带这个字条。这样，您不但解释了把军队带在身边的原因，也避免了进去受害，同时还表明了您忠于太后可敦的态度。您看这样可好？”

铁木哥大笑道：“太好了，蒙哥，你真是想得太周到了！好啊，就按你

说的办吧！”说着，又叹口气道，“唉，要论咱们蒙古下一代的翘楚，非拔都和你莫属！要是老夫去参加忽里台，就推荐你……”

蒙哥赶紧打断铁木哥道：“爷爷，您千万别说这样的话！您还是赶紧想办法保证自己别被太后可敦误会吧！可别把孙儿也拉下水呀，哈哈！”

“好好好，不拉你不拉你，老夫即刻就走！”铁木哥笑道，“蒙哥孙儿，你就多帮老夫说和说和，老夫不会忘记你的！”

蒙哥施礼笑道：“好说，好说……”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朝堂

蒙哥出去以后，阳枋笑了笑，说道：“启禀可敦，鉴于现在情况紧急，山人提个建议，不知妥不妥当？”

脱列哥那问道：“你有什么提议？”

阳枋道：“这次忽里台会，诸王那颜中不顾大局，抵触扰乱的较多。这东边的铁木哥老王爷已经带着军队前来了，西边的拔都王爷会不会也来凑热闹，真的很难说……”

贵由听到这里，心里非常不满，喝道：“他敢来！他来一个，本王杀一个！他来十个，本王杀十个！哼哼……”

脱列哥那瞪了贵由一眼，贵由才没接着往下说。

脱列哥那又转头问阳枋道：“阳枋，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说咱们这忽里台不该开吗？”

“山人绝没有这个意思，”阳枋道，“恰恰相反，山人认为咱们的忽里台不仅该开，而且要开得有效！既然今天在座的都支持贵由王爷继任大汗，那今天就一并把登基仪式搞了，免得夜长梦多！只要贵由王爷坐在大汗位置上了，再有想的都是痴心妄想。再带军队前来，那就是造反，咱们可以理直气壮前往讨伐！”

众人都没想到阳枋竟说出这样的话，贵由不禁喜形于色，脱列哥那脸色也稍有缓和，而合塔合失和必勒格则大吃一惊。

必勒格不满地嚷道："大阳先生，你刚才不是说，没有德高望重的人扶新大汗登位，天下人会笑话和不服吗？怎么现在又让贵由王爷仓促登基？你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阳枋笑道："不错，刚才山人是说过这样的话，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一者，很多人在蠢蠢欲动，国内人心动荡。贵由王爷只有尽快登位，才能稳住阵脚，安定人心。二者，现在推荐贵由王爷为大汗的那颜不只是在座的诸位了，还将增加一个重要的人！"

众人都问道："谁呀？"

却是大帐外传来蒙哥的声音："铁木哥老王爷！"

说着，蒙哥一掀帐门走了进来，把一张写在布上的字条展示给大家看，微笑着说道："大家请看，这是铁木哥老王爷亲手写的推荐贵由哥为大汗的手谕！"

众人都惊奇地探头来看。脱列哥那问道："蒙哥，铁木哥老王爷呢？"

蒙哥道："启禀太后可敦，咱们都误会铁木哥老王爷了！他带着军队，并不是冲着咱们的忽里台来的，而是因为他的封地上有宋人入侵，他带着军队前往守护呢！因为事情紧急，来不及向您禀报，所以特地写了一张手谕让侄儿带到会上给众人看……"

贵由不信地嚷道："这是真的么？他有这么好？"

奥都剌合蛮忙说道："当然是真的！蒙哥王爷的话还能有假！"

脱列哥那也反应过来，哈哈笑道："是啊是啊，当然是真的！"

阳枋微微一笑道："启禀可敦，既然铁木哥老王爷也鼎力推荐，那贵由王爷继承汗位就是众望所归了！当年合罕登位的时候，不也是察合台王爷、拖雷王爷及铁木哥老王爷扶着他上去的吗？现在这三系的人都认可，那咱们

这登基仪式就赶紧举行吧！”

脱列哥那满脸喜色地高声说道：“好，咱们立刻举行登基仪式！”

哈拉和林，合塔合失府

从登基大典上回来，合塔合失气冲冲踢开门，进屋坐在椅子上，连喝了几杯酒，但她的心情仍然无法平静，冲躬身站在一边的必勒格大声喊道：“去，把阳枋给本宫喊来！”

不一会儿，阳枋便随必勒格走了进来。

合塔合失一见阳枋就大声怒斥道：“阳枋，你究竟是不是奸细？”

阳枋的心咚咚咚的一阵狂跳，但他强自镇定地说道：“哈敦何出此言？阳枋一介草民，本来息影山林，是受哈敦所托，才来教授失烈门王子的，山人做谁的奸细了？”

合塔合失道：“你既然不是奸细，为什么帮着贵由说话？说好的等铁木哥带兵前来后，就一起起兵发动政变的，为什么你要拉着必勒格，不让他前往发令？为什么最后还要提议把贵由推起来当大汗？你要是没有这项提议，贵由能登上汗位吗？”

合塔合失一串连珠炮似的发问，反而让阳枋平静了下来。他淡淡一笑，说道：“哈敦别急，山人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让山人一一道来……”

合塔合失气汹汹地说道：“你说！你必须说清楚！你要说不清楚，休怪本宫不客气！”

阳枋道：“哈敦啊，在忽里台会上，山人之所以阻止您起兵，是因为形势不对了！”

合塔合失道：“铁木哥都把军队带到门口了，还有什么形势不对的？”

阳枋道：“铁木哥虽然带兵来了，但他已经暴露了行踪，让脱列哥那这边有了准备，此其一。其二，铁木哥并非是为了支持失烈门王子才起兵的，

而是他自个儿想当大汗。既然如此，即便咱们要起兵，也要等到铁木哥成事后，咱们以讨伐为名起兵，方才有机会。其三，山人在会上已经断定那铁木哥必然撤兵回去了。如果此时哈敦还要强行起兵，不成了孤军吗？这样还怎么成功啊？”

合塔合失道：“你凭什么就断定那铁木哥必定撤兵？”

阳枋道：“哈敦啊，您没看见蒙哥在帮贵由吗？蒙哥一家拥有全蒙古最多的军队，而且蒙哥和忽必烈两人非同凡响，有他们在后面支持，铁木哥还敢轻举妄动？”

合塔合失怔了怔，又说道：“就算你说得有道理，那你为什么又要把贵由推上汗位呢？贵由当大汗了，我儿还有什么希望？”

阳枋道：“错了，唯有贵由当大汗，失烈门王子才有希望啊！”

脱列哥那和必勒格两人都瞪着阳枋，很是不解。必勒格道：“大阳先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阳枋道：“哈敦，千户大人，就目前的形势，你们想想，失烈门王子继承汗位的条件成不成熟？”

必勒格不敢开腔，望着合塔合失。

合塔合失没好气地说道：“本宫明白，要让失烈门当大汗，现在确实办不到，失烈门又小，咱们又没人推荐！但是，让那个位置虚悬着，多多少少还有点希望嘛！”

阳枋道：“哈敦，监国太后的身体状况想必您也看出来了，假如她有个三长两短，汗位继承人又还未确定，那么，她去世后，必然引起争夺。争夺的结果，既不可能是贵由获胜，也不可能是咱们获胜，或者铁木哥老王爷获胜，很可能是蒙哥或者拔都获胜。哈敦您想想，这两个是何等人物，汗位要到了他们手里，还有可能让出来吗？相反，如果贵由做了大汗，贵由是一个意气用事，没什么能力的人，又加上有拔都、哈剌旭烈、铁木哥等人反对，

他必然坐不稳，必然和拔都他们继续斗下去。等他们斗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失烈门王子也长大了，咱们的实力也增强了。那时候，咱们便可以从容收拾江山了。哈敦，再忍耐一下吧……”

合塔合失虽然感到自己无法等待那么长时间，一时却也束手无策，心里很是沮丧，忍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嘉定，郊外田野

气候已经进入盛夏，嘉定郊外的田野里，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

这时候，所有的嘉定军民，成天都泡在田里，忙得两头摸黑。正是庄稼生长最关键的时期，枝干还比较柔软，花蕾却已绽放，旱灾、风灾、虫灾，大自然在给庄稼带来充沛的阳光雨露的同时，也给庄稼带来了致命的灾害。这就如同一次远行，到了最后一段路程，所以需要特别小心，特别细致，拔草、捉虫、理苗、固杆，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高挽着裤脚，一副农夫打扮的白炼和吴华，匆匆忙忙跑到元用身边。

白炼问道：“大哥，你这么着急地催咱们前来，究竟有什么急事啊？”

吴华也说道：“是啊，天色这么难看，说不定今晚会有大风。我们正在加紧把那一片高粱系在一起，避免他们被风吹倒呢！”

元用道：“咱们接到紧急军情，正在兴元作战的大帅和五弟他们缺粮，让咱们赶紧押运一些粮草前去支援呢！制置副使姚大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咱们，让咱们去办……”

白炼怒气冲冲说道：“咱们种了这么多庄稼，人手如此紧张。相反，姚因谋那么肥沃的一大片成都平原，却只稀稀拉拉地撒了些麦子，像个癞痢脑袋！他那里闲耍的人那么多，自己不去送，为什么竟要支派咱们？”

元用道：“算了，二弟，这事就不说了。一来，姚大人是上级，咱们须得服从他的指挥。二来，送粮草也是为了支援大帅和五弟他们，咱们有义不

容辞的责任！”

说着，元用拍拍白炼的肩膀，又嘿嘿笑道：“老实说，这么重要的任务，如果让那只会搞阴谋诡计的姚因谋去办，元某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白炼见元用这么说，方才点点头道：“大哥，这事就交给小弟一个人去办好了。你这里人手如此短缺，就让吴将军留在家里，帮帮你吧。”

“唉，二弟，”元用道，“你要明白，大哥之所以让吴将军随你一块儿去，就是因为这项任务相当重要，绝不能有闪失。咱们押运的这一批粮草，是赵相公费了很大的劲，才从京湖借来，漕运上来的。如果出现意外，不但会受到朝廷严厉的追究，影响到赵大人，而且大帅、五弟他们也将缺粮，影响整个战局，你明白吗？”

白炼满不在乎说道：“大哥，难道你还信不过小弟么？”

元用道：“二弟，你听着，元某不但要让吴将军和你一起去，而且还要重新分一下工，路上吴将军是头领，你是副头领，你必须服从吴将军的安排！”

白炼嘟囔道：“大哥，要不就让吴将军一个人去押运吧，小弟留下来，拾掇这些庄稼！”

吴华也说道：“元寨主，还是让二寨主为头领吧，末将岂敢担当如此重任！”

元用严肃地说道：“不行，二弟你必须跟着去，多一个人也多一些照应。吴将军你也不要推辞，这可不是给你的封赏，而是加在你身上的担子，你必须挑上，必须挑好，明白吗？”

吴华不再推辞，抱拳施礼响亮答道：“末将明白！”

四川通往兴元的金牛道上

天气非常炎热，押运粮草的士兵挥汗如雨，口干舌燥。

有个士兵在脸上抹了一把，抱怨道："吴将军，到树林里歇一会儿再走吧，这么热的天，这样走下去，咱们都会被晒死的！"

吴华也在头上擦了一把汗，艰难地咽了一口干唾，沙哑着声音说道："不准停，赶紧往前走！"

士兵道："要走，咱们也拣那些大树遮阴的地方走啊，为什么要在这么毒辣辣的太阳下晒着走呢？"

吴华往四周看了看，焦躁地喝道："闭嘴！别废话！赶紧走！"

那士兵受了吴华的呵斥，很是不满，对白炼说道："二寨主，您给吴将军说说吧，这么热怎么走啊！"

白炼也不满地说道："吴将军，你是头儿，咱们自然都听你的！但你也得讲讲道理！放着好好的阴凉地儿不走，为什么要在毒日头下晒着呢？要把兄弟们都晒死了，你一个人怎么去兴元？"

吴华赔笑道："二寨主，不是末将一定要在这毒日头下晒，实在是这里林深树密，情况很复杂啊！咱们要是贪图阴凉到树林里去走，遇到了强人出没，咱们会连反应都来不及的！"

白炼鄙夷地笑道："吴将军也太胆小了吧？要说强人，白某便是强人！真要遇上了，谁怕谁还说不定呢！"

吴华道："二寨主说笑话了，咱们可是奉朝廷命令，给前线将士送粮草的！咱们都是皇使，怎么能说是强人呢？"

白炼哼了一声，用嘲弄的口气冲士兵嚷道："好吧好吧，兄弟们，既然吴将军这么看得起咱们，封咱们做皇使了，咱们就打起精神继续走吧！要这么拖拖拉拉的，哪还有皇使的样子！"

众士兵见白炼也这么说了，没办法，只好拉动车轱辘，继续走。

走了没多一会儿，吴华突然站住，一抬手冲后面的队伍命令道："停！"

众人面面相觑，白炼不解地问道："怎么了？"

吴华道："二寨主，末将发现前面有大片树叶在动，恐怕有情况啊……"

白炼抬头望了望前面，嘿嘿笑道："哪里有树叶在动啊？白某怎么没看见呢？呵呵，即便有动，恐怕也是风吹动的吧？"

吴华疑惑地说道："不对啊，刚才末将分明看见那里一团树叶在动。那种动法，断然不是风吹的样子！"

白炼笑道："吴将军，这你就是外行了！你没在山上生活过，断然不明白。山上树多林密，风是不可能大片大片吹起来的。真吹的话，也就是这种一团一团的！"

吴华道："或许二寨主说的有道理吧，总之咱们还是小心一点好！"

白炼嗤笑一声，未置可否。一行人接着往前走。

不一会儿，吴华又一抬手，冲后面小声说道："停！"

白炼不满地嘟囔道："又怎么了？"

吴华眼现惊恐地指着前面，说道："二寨主，你看……"

白炼顺着吴华手指的方向往前望去，但见在远处的密林丛中，有非常多的人影在快速地往前移动着。

这下，白炼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两人几乎同时轻呼出声："蒙古人……"

白炼喃喃说道："奇怪啊，这一带不是已经被咱们收复了吗？怎么还会有蒙古人？"

吴华也是满脸不解，他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白炼道："吴将军，你看护着粮草，让白某带一拨兄弟前去看看！"

吴华道："二寨主，末将以为还是不要去的好，或许只是一些过往的蒙古商客，咱们要是打草惊蛇了，反而不好！"

白炼不再开腔，队伍继续往前走。

走了没一会儿，又有士兵惊呼道："蒙古人！"

吴华、白炼猛一转头，果然发现在另一个方向的树林里，又有蒙古人在快速地移动着。

白炼再也忍不住了，对吴华说道："吴将军，你带一部分人马护着粮草，继续往前走，让白某带一部分人过去看看。果真是过路的蒙古商客也就算了，若是欲对咱们图谋不轨的，咱们趁他不备，先下手为强，免得被他们摆好阵势再进攻时，就来不及了！"

吴华道："二寨主，咱们别理他们，小心中计！"

白炼道："怕他什么！他有计，咱们难道没计？要是这么死守着，被蒙古人摆成一个圆圈围在中间，咱们就成瓮中之鳖了！"

吴华也没了主意，对白炼道："二寨主，你可得小心从事啊！"

白炼进入密林后不久，吴华等人正走着，忽然看见一队蒙古人从林中出来，沿着吴华等人前进的方向，平行往前走着。

旁边的士兵对吴华悄声说道："吴将军，二寨主不是到林中搜寻去了吗？怎么蒙古人反从那里出来了？他们想干什么呀？"

吴华皱着眉头道："糟了，二寨主很可能是中了蒙古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士兵害怕地说道："那咱们该怎么办？"

吴华道："通知下去，让大家小心提防，敌人要不动手咱们也别先动。敌人要动手了，咱们要坚决彻底打击他们！无论如何，咱们也不能让粮草有任何散失！"

蒙古人越来越多，离宋军越来越近，还不断拿眼睛往宋军这边瞧。

宋军都非常紧张，紧握着刀，手心直冒汗。不过，因为吴华吩咐过不要轻易动手，所以大家也只是急促地走着，不敢拔刀。

忽然，林子深处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

几乎同时，本来在旁边走着的蒙古人突然拔出刀来，猛向宋军砍来。宋军这边也立马挥刀应战。瞬间，整个金牛道上杀声震天，尘土飞扬。

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厮杀，酣战半晌，双方互有伤亡，但显然谁也打不败谁。

吴华心里焦躁不安，抡刀拼命狂砍，同时大声督促士兵们加力，但因为士兵们在烈日下晒得太久，体力透支太大，并且人数也不占上风。因此，加力的结果反而是宋军渐渐落于下风，大批宋军相继被砍死，粮草也逐渐落入蒙古人之手。

便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后面猛地传来一大片喊杀之声。吴华回头一看，原来是一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宋军砍杀过来。那宋军人数不少，手里都推着车，似乎也是一个押运粮草的队伍。此刻正放下粮草，拔刀围着蒙古人一阵狂砍。

吴华等人见来了救兵，精神大振，手中的刀重新有了速度和力量。这一下，蒙古人抵挡不住了，他们纷纷放下到手的粮草，落荒而逃。

蒙古人来得快，去得也快，像一阵风，瞬间跑得没影了。

吴华赶紧上前，对那前来支援的宋军头领抱拳谢道："这位将军，多谢你们的支援！请问将军尊姓大名？怎么会知道咱们被蒙古人困住，前来援助？"

那头领答道："本官是大安军知州王德新，奉命往兴元前线押运粮草的。却是走到这里，无意中碰到你们正和蒙古人酣战，因此加入战阵。"

吴华道："哦，原来是王大人！多谢王大人大力援手！要不是你们及时赶来，咱们的粮草就被蒙古人夺去了！"

王德新道："举手之劳，何必言谢！现在好了，咱们正可搭伴而行，相互有照应了！"

两人正说着，忽听得林中深处的打斗声更加激烈地响起来。

吴华不禁焦急地说道："王大人，咱们有一部分兄弟还正和蒙古人在林

中打斗呢，能否再请王大人和卑职一起进去支援一下？”

王德新道：“不行啊，吴将军。此处林深树密，咱们进去了，万一蒙古人去而复返，放火烧林，那咱们的粮草不是很危险吗？要不这样吧，你带一部分人进去救援，让本官在这里帮你们看着粮草，如何？”

吴华正要答应，但突然又感到有一些不太放心，说道：“是啊，粮草是大事，要不，咱们都别去了，各自守着自己的粮草。只派一些人进去营救如何？”

王德新笑笑道：“好啊，这样也行！”

密林丛中

白炼正带着宋军在密林中和蒙古人激烈地打斗着，这时候，一队宋军从林外冲了进来。

带头副将林忠边跑边对白炼大声喊道：“二寨主，吴将军让咱们前来助您！”

白炼道：“你们不是也在和蒙古人打着吗？怎么能分身进来啊？”

林忠道：“二寨主放心，大安军知州王德新前来救援咱们了，而且已经把蒙古人打跑了呢！”

白炼大喜道：“好啊，既然如此，咱们就狠揍这些狗鞑子吧！”

因为有援军前来，宋军很快就占了上风，不一会儿，蒙古人就抵挡不住，全线溃逃了。

白炼非常高兴，和林忠有说有笑地往林外走。

却在这时候，突然看见林外远处火光冲天，杀声四起！白炼暗叫一声“不好！”拔腿往外跑去。

冲出林外后，发现竟是所押运的粮草在毕毕剥剥地燃着。

白炼脑袋轰一声响，往粮草处飞奔而去。

等他们赶过去的时候，现场只剩下一排排宋军尸体。

白炼赶紧指挥军队救火，寻找吴华。好不容易在一堆尸体中找到了被砍得面目全非的吴华。白炼抱起吴华，摇晃着他的身体，哭叫着大喊道："吴将军！吴将军！你怎么了？快醒醒！快醒醒啊！"

吴华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是白炼，忙使劲张大嘴巴，艰难地说道："姚，姚……"

白炼大喊道："要？要什么？你想要什么？"

但吴华只动了动嘴唇，便头一歪，没气了。

白炼抱着吴华，撕心裂肺地摇晃，喊叫。可是，任随他怎么喊，吴华都不可能开腔说话了。

站在一旁的林忠抹着泪痛哭道："怎么会是这样呢？刚才王大人不是过来帮助咱们把蒙古人打跑了吗？蒙古人怎么又转回来了？"

"谁？"白炼猛地抬头，表情狰狞厉声问道。

"王大人！"林忠答道，"大安军知州王德新大人啊……"

火已经全部被扑灭，副将华毅跑过来向白炼报告道："二寨主，大火已经把咱们的粮食烧了一大半……"

白炼把吴华的尸体平放在地上，站起来，从身上撕下一片布袍盖在吴华脸上，收住泪，喃喃说道："这事太奇怪了，就算是蒙古人转回来了，他也不可能把咱们的人杀得干干净净的，而且那么容易地把咱们的粮食全点燃啊……"

说着，他走过去，再次翻起地上的尸体察看，又走到押运粮草的车辆旁边，把一辆烧得焦黑的粮车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恨恨地说道："明白了，全明白了……"

华毅、林忠都问道："二寨主，您明白什么了？"

白炼骂道："狗日的王德新，一定是他干的！"

华毅、林忠不解地问道："他不是来救咱们的吗？怎么会是他干的？"

“你们看这地上，全部都是咱们兄弟的尸体，没一个是蒙古人的！难道咱们兄弟这么不济，一个蒙古人也杀不死？唯一的可能是，王德新带的宋军突然拔刀，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近距离砍杀咱们。而且就算是咱们兄弟也砍死了王德新的士兵，他们也是宋军的服装，所以咱们根本就认不出来！而且你们再来看看！”白炼指着一辆辆烧得龟裂变形的粮车说道，“你们看到这些车没有？这显然不是咱们的粮车，而是王德新推来的。他们的车里装的也不是粮草，而是一些引火的材料。一定是他们把车和咱们的车靠在一起引燃了，咱们的粮草才会被烧了这么多！”

林忠道：“可是，他们不也是宋军吗？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白炼恨恨地说道：“很可能刚才那些蒙古人也是他们一伙的！他们使的是声东击西的连环计，目的就是要烧掉咱们的粮草！”

华毅道：“王德新确实曾经投降过蒙古人，但咱们俞大人不是已经策反他了吗？怎么又和蒙古人搅在一起了？”

白炼愁眉不展地望着那些烧焦的粮食，绝望地流泪道：“这可怎么办啊？大哥让我送粮草，粮草不但损失了一大半，还折了吴将军……”

兴元城外，宋军驻地

白炼押着残损的粮车和一小半粮草来到兴元城外宋军驻地。

经侍卫通报后，余玠、黄睿娘等人赶了出来，迎接白炼。

白炼见到余玠后，一下跪在地上，满脸惭愧地说道：“大帅，小人大罪！我大哥让小人押运粮草，半途中遇到歹人，粮草损失了一大半，还折损了吴华将军！大帅，您处置小人吧！”

林忠、华毅也跟着跪在地上。

余玠对三人说道：“你们都先起来吧，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白炼抬头，正要说话，却是身后的林忠指着站在余玠旁边的一个人，迸

着哭声大喊道："是他！就是他！"

白炼疑惑地问道："什么？他是谁？"

林忠道："他是王德新！"

白炼二话没说，拔剑就往王德新身上刺去。

王德新吓了一跳，赶紧跳开。白炼又回过双剑，再劈向王德新。

余玠道："白将军，你这是怎么了？"

王德新手忙脚乱，也狼狈地说道："是啊，白，白将军，王某做错了什么，你干吗要杀王某啊？"

白炼恨得咬牙叫道："王德新你个狗日的，你还装！你在半途中杀我兄弟、烧我粮草，又跑到这里来欺骗大帅！你休走，老子要把你碎尸万段！"

王德新苦笑着叫道："冤枉啊，王某哪里干过这样的事啊？"

余玠也说道："是啊，白将军！王大人一直在这里，什么时候跑到半道上去干过那些事啊？你是不是看错了？"

白炼怔在那里，转头问林忠道："林忠，你是不是看错了？"

林忠哭喊道："没错，就是他！就是他杀了咱们吴将军！杀了咱们众多兄弟！他就是变成了灰，小人也认得！"

余玠沉思道："太奇怪了！咱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事绝不是王大人干的！那会是谁干的呢？"

"不是王大人？那会是谁干的？"白炼想了想，抬头对余玠说道："大帅，他们使的是连环计，之前就有很多蒙古人过来欲行抢劫，接着扮成王大人的宋军前来救援，让咱们在毫无提防的情况下焚毁了粮草。如果不是王大人，那必定是蒙古人干的！"

余玠道："这也不对啊！那一带应该没有蒙古人出没呀！再说了，如此数量庞大的蒙古人，而且还载着那么多引燃的材料，咱们这边不可能一点情况都不知道啊……"

林忠见这事一时竟成为无头公案，忍不住哭了起来："吴将军，您死得好冤啊！您死的时候想要什么东西，咱们都没法满足您啊……"

听到这里，黄睿娘忍不住问道："你说什么？吴将军死前想要什么？"

白炼叹口气道："唉，当白某找到吴将军的时候，他还有最后一口气。白某把他喊醒，他费力地说了一个'要'字，然后就闭眼了。自始至终，咱们都不知道他要什么……"

"要？姚？"黄睿娘嘴里念叨着，一时间她的脸色变了变，喃喃自语道，"难道是他？不会吧？这怎么可能？"

白炼不解地问道："二小姐，你说的是谁呀？"

黄睿娘望了余玠一眼，余玠没开腔，脸色凝重。

黄睿娘正要说话，却在这时候，有个铺兵跑过来报告道："启禀大帅，嘉定知府俞兴俞大人回来了！"

余玠道："好啊，咱们前去迎接吧！"

黄睿娘的脸上不知不觉中腾起一朵红云。

兴元城外

余玠一行来到兴元城外凤州回来的道口，但见俞兴和小青骑着一红一白两匹马飞奔前来。

黄睿娘和白炼的脸色同时有些发白，但都没说什么。

俞兴、小青冲到余玠面前，翻身落马，抱拳施礼道："参见大帅！"

余玠忙上前把俞兴扶起来，哈哈大笑道："俞兴啊，你们这一趟干得太漂亮了！你们一把火烧了秦陇栈道，把夹谷龙古带关在圈里，咱们便可关门打狗了！"

俞兴也笑道："咱们这一招绝啊！没有了秦陇栈道，蒙古人想把兵力移动到兴元，那就太难了！如果想重新恢复栈道，他们至少得花上半年时间！

有了这半年时间，咱们足够一口口吃掉夹谷龙古带了！”

正说着，俞兴看见了站在后面的白炼，不禁高兴地走过去，抓住他的胳膊叫道：“原来二哥也来兴元了！这真是太好了，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白炼不好意思地埋下头道：“惭愧！白某羞于见故人啊！”

小青打趣道：“二哥，怎么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般扭捏？”

白炼痛苦地说道：“四妹啊，实不相瞒，大哥让我和吴将军押运粮草来支援你们，却在半路上莫名地被烧掉了一大半，还折了吴将军，我，我，唉……”

小青惊怒道：“究竟是谁干的？竟如此可恶？”

白炼道：“不知道啊，他们烧我们粮车的时候，是装扮成王德新大人的模样的……”

小青抬头瞪了王德新一眼，道：“王大人，你又反水了？”

王德新忙叫屈道：“不是王某干的！”

白炼道：“四妹，确实不是王大人干的，大帅也已经证明了。白某本来怀疑是蒙古人干的，不过，刚才二小姐说她知道是谁干的，咱们正说着这事呢，刚好你们就回来了……”

“是吗？”俞兴笑盈盈地说道，“二小姐冰雪聪明，她要说是谁干的，一定就是真的了！”

小青嘟着嘴说道：“世上就没有料事如神的人，除非她是神仙！”

黄睿娘赶紧说道：“小女子岂敢说料事如神，只是有些猜测和怀疑而已。咱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这事既不是王德新大人干的……”

说到这儿，王德新赶紧插嘴道：“是的是的，真不是王某干的！”

黄睿娘接着说道：“也不可能是蒙古人干的，那只能说明一点，这是咱们宋人干的。”

“宋人干的？”白炼不解地问道，“难道真是强人？”

小青嗤笑道："赖在强人身上，这也算冰雪聪明？"

黄睿娘款款笑道："肯定不是强人干的！"

小青失笑道："噢，本姑娘说你想赖在强人身上，你赶紧说不是。要本姑娘没说这话，你不就又说是强人干的了吗？你现在既然又这么肯定，你的理由是什么？"

黄睿娘轻声说道："很简单呀，强人的目的肯定是劫粮，断没有烧粮的道理。"

白炼等人都哦了一声，觉得这实在是个简单的道理，只是大家一时没想到而已。小青见众人都点头，更不满了，说道："不是强人干的，那你说是谁干的？"

黄睿娘道："若单从烧粮草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定是咱们的敌人，最有可能就是蒙古人。因为只要把咱们的粮草烧掉，咱们缺了粮草，对兴元的围攻当不攻自解。但兴元城内的蒙古人被咱们团团围住，他们断然出不来。周边几个州的蒙古人也被咱们撵走，秦陇栈道又被俞大人你们烧掉，从外地进来也不可能。所以这不是蒙古人干的。"

小青白了一眼道："这咱们都知道，还用得着你说！"

黄睿娘也不生气，笑道："小女子提这个，其实是想说，咱们的敌人，或许除了蒙古人外，还有别的……"

众人都静静地等着黄睿娘往下说。

黄睿娘接着说道："白将军，刚才本小姐仔细听了你们的话。你们说，吴华将军死的时候，嘴里念叨着'要'，以为他是想要什么。其实咱们可以换个思维想一想，或许他并非是要什么，而是他发现了那烧粮车的人的秘密，想要告诉你们呢！可惜老天不给他这个机会，他没说完就去世了……"

俞兴道："我明白了，可怜的吴将军……"

小青见俞兴和黄睿娘一唱一和地说话，自己却听得云里雾里，心里很不是滋味，道："你们打什么哑谜啊？究竟是谁干的嘛？"

黄睿娘低眉顺眼，不再开腔。俞兴望了余玠一眼，余玠道："今天大家都累了，先各回各的营寨休息吧！让岗哨仔细点，小心提防，明天咱们再商谈破城之法。"

兴元城外，余玠营帐

夜晚，余玠正坐在帐中，挑灯看书。这时候，俞兴走了进来，问道："大帅，您还没休息啊？"

余玠道："本帅睡不着，想看一会儿书。俞兴啊，这么晚了，你来找本帅，有什么事啊？"

俞兴道："大帅，属下也是睡不着啊，属下一直在想今天二小姐说的那些话……"

余玠道："那丫头，自恃聪明，经常说一些没蒂儿的话，你可别放在心上！"

却是正说着，帐外传来黄睿娘的声音："姐夫，你怎么能在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这可有些不太像话啊！"

随着声音，黄睿娘一挑门帘走了进来。

看见俞兴，她笑盈盈地说道："好啊，俞大人，说坏话的原来还有你！"

俞兴尴尬地笑笑："二小姐误会了，在下正和大帅分析你白天说过的话，感觉大有深意呢！"

黄睿娘得意一笑道："有什么深意，说来听听！"

俞兴道："二小姐，如果在下猜得不错的话，你今天白天想告诉咱们的是，吴华死的时候，口中说的那个字不是'要'，而是'姚'，那是一个人的姓！"

黄睿娘道："算你说对了，正是一个人的姓！"

"是谁？"余玠问道。

"姚因谋！"俞兴道。

余玠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讶："为什么是他？他有什么理由做这样的事情！"

俞兴道："二小姐，让在下先分析分析，你看对不对？"

黄睿娘道："好啊，你先说吧！"

俞兴道："大帅，姚因谋这个人，末将是深有领教的。他深藏不露，机心深重，说话行事让人颇费猜测。初时末将尚有些疑惑，不解他的那些诡异言行。但后来便渐渐明白过来，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升官上位。您看，也就在这几年时间，他毫无战功，却能从一个小小的嘉定通判，升为四川制置副使。这都是他钻营的结果。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姚因谋不但极有可能做出烧我粮草之事，而且这件事也是极为可怕的。"

余玠道："你的意思是他烧咱们粮草的目的也是为了升官上位？"

俞兴道："大帅，在四川，制置副使已经是副帅，再上一位就是制置使。因此，如果他要想继续上位的话，只有把您搞下来。而大帅您在四川文治武功卓绝非凡，要想搞倒您殊非容易。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您在兴元打败仗。如果烧掉咱们的粮草，让咱们缺粮，咱们就算能打，也不得不败退啊！"

余玠陷入沉思，没开腔。俞兴笑着对黄睿娘道："二小姐，在下的分析怎样？"

"还不错吧，"黄睿娘道，"不过你说他机心深重，你且分析分析他的这次烧粮草行动，看看他的机心重在哪里？"

俞兴正想说，却又看见黄睿娘跃跃欲试的样子，忙说道："这个在下就有些猜度不透了，还请二小姐指点一二！"

“好啊，小女子可就献丑了！”黄睿娘也不客气，侃侃说道，“姚因谋心思之密，之毒，在烧粮草这件事上已可见一斑。他首先用了一套连环计，通过蒙古人抢粮到王德新救援，既把白炼引开，又获得吴华信任，这让他非常容易得手烧粮。接着，他又用一招移花接木计。白炼回到兴元，见到王德新后，咱们自然都会怀疑这是蒙古人的计中计，想不到他的头上。再接下来，一旦咱们怀疑境内有大批蒙古人出没，必然分兵防御。这样，咱们不但攻打兴元的兵力不足，难以取胜。而且由于缺粮草，也难以持久，虽说他负责了筹粮任务，但即便他从此不运粮草前来，咱们也拿他没办法。因为他会告诉朝廷，不是他不筹粮，而是送来的粮草咱们没保护好，遭蒙古人烧了。此为金蝉脱壳之计。最后，如果我姐夫缺粮缺兵打了败仗被朝廷问责，那么，就像俞大人你说的，最后得利上位的一定是他。这一招又乃是隔山打牛之计啊！”

黄睿娘说完，顾自得意非凡。但见余玠和俞兴都沉默不语，心里便有些惴惴的。问道：“姐夫，怎么了？”见余玠不开腔，又问道：“俞大人，怎么了？小女子说得不对？”

俞兴叹口气道：“二小姐，您分析得对极了！但是，如果您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那简直太可怕了！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今粮草的后路给断了，咱们不是必死无疑吗？”

黄睿娘才感到这事确实有些严重，望望俞兴，又望望余玠。

余玠哈哈一笑道：“俞兴，睿娘，你们的分析都有道理，不过，这仅仅是一种分析，是没有证据的啊！”

俞兴道：“大帅，虽然没有证据，但不管怎么说，姚因谋的嫌疑确实非常大！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咱们必须要做好充分准备。否则，假如姚因谋真有诡计，咱们一步一步落入了他的圈套，到时候牺牲的可不仅仅是咱们，而是整个抗蒙大业啊！”

余玠点点头道："不错！俞兴，接下来该怎么办，你谈谈！"

俞兴道："大帅，为防止意外，咱们必须尽快把兴元攻下来。一来末将已接到探报，蒙古国内已经立贵由为汗。贵由虽然是个纨绔子弟，但是毕竟汗位确定，他很可能再次发动南侵。二来兴元城城坚粮足，要等他们弹尽粮绝再攻，时间上是不允许的。"

"说得好，正合我意！"余玠点点头道，"俞兴，本帅还有一个想法，欲把后方筹粮的主帅换成你大哥元用先生……"

俞兴道："大帅需谨慎，这次失粮事件，如果单看表面，我大哥有责而姚因谋无过。如果无过而被免，有责却获提升，恐怕会招致非议啊……"

余玠道："虽说猜测姚因谋作恶目前尚无证据，但假如真是他干的，在咱们打仗的关键时刻，他必然会釜底抽薪。与其到时候铸成大错，不如现在先行一步。就算有非议，本帅也担了！"



第九章　试刀

求独立贵由剿母党　造乱局阳枋劝内讧

临安，大内御花园，桂苑

临安大内御花园里有个桂苑，桂苑里长着一大片茂密参天的桂花树。时序已入秋，桂苑里的桂花树都先后迸开了浓密的繁花。一时清香四溢，整个临安城都氤氲在一片醉人的浓香之中。

桂苑的深处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桂花糕和甜米酒，赵昀和唐安安坐在桌的两旁，喝着甜酒，品尝着桂花糕。太监董宋臣站在一旁，殷勤地伺候着。

赵昀拿起一块桂花糕，正要放进嘴里，却又停住，重新把糕点放回盘中，嘴里叹了口气，突然之间，两行清泪从他的眼角流出来，晶莹的泪珠滴落在胸前的龙袍上。

董宋臣赶紧拿一张帕子递给赵昀，关切地问道："敢问官家，何事如此哀伤？"

赵昀接过帕子，边擦泪边叹息道："今日桂花繁盛，让朕想起二百多年前，本朝有个词人柳耆卿，他有一首《望海潮》的词，描写江南绝佳风物景致，里面有一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后金主完颜亮觊觎咱们形胜之地，竟起吞并之心，欲投鞭断流。后来金国虽被咱们联合蒙古给灭亡了，但如今蒙古人又再起贪欲之心，时刻窥探着咱们的大好河山。每每念及此事，朕便忧心如焚，不能自持啊……"

唐安安道："官家，今日丹桂飘香，风暖气熏，咱们正该一醉解千愁。说那些惆怅的话，岂不败了酒兴？"

董宋臣摆摆手道："唉，娘娘啊，您是不理解官家！官家一饮一啄之间，念念不忘江山社稷。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官家能有如此胸怀，不愁打不败蒙古强敌，光复我大宋三百年大好河山啊！"

赵昀道："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董哥儿，只有你能了解朕！朕赏你一杯酒！"说着，吩咐宫女倒了一杯酒，递给董宋臣。董宋臣一时受宠若惊，

赶紧俯伏在地上，跪饮谢恩。

唐安安见董宋臣占了上风，不满地站了起来，说道："官家，那'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不就是柳七的词吗？臣妾不但能念，还能唱呢！臣妾不揣鄙陋，想给官家唱一段，也讨一杯酒喝！"

赵昀高兴起来，拿起一块桂花糕，扔进嘴里，大笑着说道："好啊，既然你能唱，你就唱一段来咱们听听！果真唱得好了，朕赏你三杯！"

唐安安道："官家，这可是你说的，臣妾可就献丑了！"说着，长袖一甩，施施然转了起来。同时嘴里飞珠溅玉似的唱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一曲唱罢，唐安安粉脸含春，娇喘微微，走到赵昀面前，施礼问道："官家，臣妾唱得可好？该不该讨得三杯酒喝？"

赵昀还没开腔，却是旁边有个人拍手赞道："好啊，娘娘唱得好极了！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啊！"

赵昀转头一见，原来是谢方叔，不禁抚掌大笑道："谢爱卿，你来得正好！适才董哥儿和安安都获得了朕的御酒赏赐，你去了四川一两个月，今天才回来。有没有什么喜事要告诉朕，朕也赏你一杯酒喝！"

谢方叔呵呵一笑道："当然有！微臣带回一个漂亮的宝贝，特前来呈献官家！"说着，给身后侍卫一招手，侍卫费力地把一个盒子捧到赵昀面前，

轻轻打开。顿时，一片暖黄的光晕从盒子里轻轻飘荡起来。

盒子里是一个巨大的田黄玉佛，其高度足有半人大小。而且雕刻精美，细致光滑。玉佛眼中含笑，却又似笑非笑，神秘莫测。赵昀瞪着玉佛瞧了半天，看得眼都直了，问道："谢爱卿，这个东西是怎么得来的？"

谢方叔道："这件田黄玉佛，原本是四川嘉定一户财主家的……"

赵昀一听，忽然大哭起来。众人都不解，董宋臣再把一张帕子递给赵昀，轻声问道："官家这次又因何流泪啊？"

赵昀道："朕贵为天子，号称富甲天下，却还比不上一个小地方的财主！这么大这么漂亮的田黄玉佛，朕竟然闻所未闻！"

接着又骂董宋臣道："董哥儿，你不是自称普天下的宝贝都送到朕的皇宫里了吗？为什么还有这种连朕也未曾见过的东西？"

董宋臣满脸通红，结结巴巴说道："这个，唉，这个……"

谢方叔忙帮董宋臣打圆场道："官家，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董公公虽然非常努力，但显然他也不可能穷尽天下奇珍！何况还有一些贪官污吏搜刮私藏，董公公就算是再尽心，也无能为力啊！"

赵昀道："唉，谢爱卿啊，你这件宝贝是怎么得来的？"

谢方叔道："这是原嘉定知府王夔从嘉定一个财主的手中夺过来的！"

赵昀道："哦，这事朕还有些印象。好像余玠入川不久，那王夔就被余玠处死了。余玠报告说，王夔是一个大贪。余玠把王夔搜刮的那些宝贝都上缴了国库，怎么你又说这东西也是王夔搜刮的呢？你又是从哪儿得来的？"

谢方叔道："这件宝物，是如今的四川制置副使姚因谋让微臣交给官家的。姚因谋当时是嘉定通判。这次微臣去四川，他才告诉微臣，上缴国库的只是王夔搜刮的很少的一部分。这件最漂亮的宝物，他也是机缘巧合才得到的。"

赵昀不悦地说道："他既然得到了，就应该及时上缴，为什么直到今天

才让你转交给朕？”

谢方叔道：“官家，姚因谋不敢上缴啊！”

赵昀道：“为什么？”

谢方叔道：“官家，姚因谋对微臣解释过原因。当时四川制置使余玠、嘉定知府俞兴已然上报说，王夔搜刮的全部宝物都上缴国库了，如果他再上缴这一件，那不是当面指驳余玠与俞兴吗？那时候余玠、俞兴刚去四川，四川形势危急，正需要集中精力抗蒙，如果那会儿拈出这一件事来说，姚因谋觉得是不太恰当的！”

谢方叔话音刚落，董宋臣便抢着说道：“看来这个姚因谋很不错嘛，他既能尽忠皇上，又懂得顾全大局。这样的人才难得啊！”

赵昀点点头，道：“谢爱卿，你且说一说，你到四川去了这一趟，都看见了什么？”

谢方叔道：“官家，余玠确实是一个能人啊！他在四川的威信和人望，简直出乎微臣的预料！沿途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是在夸赞余玠大帅！说他如何能干，如何一言九鼎！整个四川的大小官吏、黎民百姓，没有一个敢不听从他的指挥的！”

赵昀听得很不是滋味，酸溜溜地说道：“看来余玠治蜀很成功啊，也不枉朕对他的信任！他能教化那些野人一样的四川百姓，这份功绩确实不小啊！”

谢方叔道：“是啊，余玠在四川的威望，从古至今，从未有人能达到那样的高度啊！就连本朝的吴玠、吴璘兄弟，也当自愧不如……官家，微臣这次到四川，还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呢……”

赵昀讪讪地问道：“什么特别的地方？”

谢方叔道：“微臣看见了一个庙宇，那个庙宇位于一座大山之上，气派雄伟，香烟弥漫半山，终日不散。香客爆满，从山上一直延续到山下，有的人就算排上一天，也烧不到一炷香……”

赵昀蛮有兴趣地问道："啊？香火如此旺盛，里面供奉的究竟是哪一尊菩萨啊？"

谢方叔道："当时微臣也奇怪。微臣也算是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庙宇，要说这么旺的香火，还是平生所仅见！于是微臣决定去看一看。当微臣好不容易挤进庙里的时候，官家，您猜微臣看见了什么？"

赵昀道："你看见了什么？"

谢方叔道："里面供奉的竟然不是菩萨，而是一个官员的塑像。微臣仔细一瞧，发现那官员竟然就在本朝，而且还活在当世呢，官家，您能猜出他是谁吗？"

说到这里，谢方叔故意卖关子一样闭上嘴，把赵昀及众人扫了一眼。董宋臣试探着小声问道："谢相公，你不会是要告诉官家，那是余玠的塑像吧？"

谢方叔嘿嘿一笑道："董公公真厉害，一猜就中。不错，那正是余玠大帅的塑像！"

众人一时都沉默不语，整个桂苑里只听得见蝉声和鸟声。桂花浓烈的香气像一道道铁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董宋臣最先打破沉默，大叫道："这还了得！那余玠还活着呢，竟然有人把他当佛菩萨供起来！如此局面，四川是姓余，还是姓赵啊？"

谢方叔笑着说道："唉，董公公，话不能这么说，这都是百姓们自发地供奉他，与余大帅没相干啊。只能说，余大帅在四川深得民心罢了……"

董宋臣接道："得民心者……"说到一半，他就没再说下去了。

大家都把眼睛抬起来看着赵昀。

赵昀一语不发，转身就往桂苑外走去。众人互相看了一眼，也都赶紧跟在他的后面。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朝堂

这一天，在蒙古哈拉和林城万安宫，新任蒙古大汗贵由召集众大臣议事。贵由怨恨地说道：“诸位爱卿，想当初，咱们召开忽里台，推荐汗位继承人的时候，有人竟然不顾大局，公开抵制，不来参加，导致这次忽里台差点没开成，让国家陷入动荡不安！每思此事，犹愤恨不已！朕想派军前往，向那些人讨要说法，众爱卿意下如何？”

贵由话音一落，奥都剌合蛮赶紧说道：“大汗，虽然有那颜抵制忽里台，没来参加，但最终咱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开了下来。如今大汗刚登位，最重要的是稳定，如果现在大动干戈，只怕人心浮动，众那颜议论啊。再说了，南方兴元被围数月，通往兴元的路又被宋军烧掉，兴元危在旦夕，要派兵也得往兴元派啊……”

因为忽里台上极力主张贵由尽快举行登基大典有功，而被贵由突击任命为中书令的阳枋，见奥都剌合蛮建议往兴元派兵，忙说道：“大汗，攘外须先安内。兴元虽被围，但其城高池深，粮草丰足，宋军就是攻个一年半载也拿不下来。再说了，栈道被烧，咱们的兵也派不去啊。不若先派人抢修栈道，等修通后再行处置也不迟。反而是国内，大汗都登位一月有余，有些那颜尚未前来祝贺。如果大汗把大军派往南方，有人趁机兴兵作乱，大汗将如何对付？”

贵由道：“是啊，那几个人居心叵测，说不定早有不轨之心。朕要不把他们打闭气，他们早晚要闹事，搞得咱蒙古大乱！”接着又不满地呵斥奥都剌合蛮道，“奥都剌合蛮，你也算是汗庭重臣，怎么连轻重缓急也搞不清楚啊？”

奥都剌合蛮道：“大汗，不是老臣分不清轻重缓急，而是老臣认为对这些那颜们不能采用打击的方式。大汗啊，您现在已经不是一位王爷，而是大汗了。您得用仁爱和关怀来降服那些不服从您的人的心，若一味采用武力，就算打赢了，能确保大家信服您吗？”

阳枋冷笑道："大断事官大人，那些人连基本的朝贺都不来，您让大汗对他们怎么施以仁爱？难道让大汗亲自上门去拜访他们不成？那咱们大汗还有什么面子和威仪？"

贵由的情绪显然被点起来了，满脸阴沉。

奥都剌合蛮不悦地说道："中书令大人，老夫并非让大汗亲自上门拜访，而是劝大汗对那些那颜们不要轻易用武力，为君者应该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大汗若能够捐弃前嫌，主动怀柔，不用打仗，那些那颜们自会前来投奔大汗的……"

贵由冷哼道："你的意思是朕心胸狭窄，爱记仇？"

奥都剌合蛮忙说道："大汗，老臣并没有指责您的意思，老臣不过是经历的事情多一点而已。当年合罕登位的时候，也有很多那颜不服，但合罕都没有打击过谁，而是包容他们、宽恕他们，最终所有的那颜都心甘情愿臣服于他了。"

贵由见奥都剌合蛮用一直不喜欢自己的父亲为例子教训自己，更加生气，怒不可遏吼道："别在这儿倚老卖老了！朕不是三岁小孩，不用你教训！你出去！这儿没你的事了！"

奥都剌合蛮不胜诧异，不满地嘟囔道："大汗，老臣做错了什么？您竟要撵老臣走！"

贵由冷笑道："没什么错，就是朕不想见到你！不想看到你那副商人的模样！明白吗？你赶紧给朕滚出去吧！"

奥都剌合蛮大睁着眼睛，脸红一阵白一阵，喘着粗气，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出去了。

奥都剌合蛮出去后，贵由终于舒了一口气，转过头来问道："诸位爱卿，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奥都剌合蛮都被撵出去了，众人即便再有不同看法，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于是都低下头，不再开腔。不开腔，其实就是表示反对。阳枋当然明白这一点，他转头把众人看了看，笑着对贵由说道："大汗，微臣认为您讨伐那些人是非常必要的。不过，这事咱们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别对待。有一些用不着讨伐，其他方式就可以解决；有一些必须讨伐，但不必大张旗鼓大动干戈！"

阳枋此话一落，众大臣的面色稍有些舒缓，有的还忍不住点了点头。

贵由问道："好啊，大阳先生，那你说说，该怎么区别对待？"

阳枋道："大汗，微臣可就斗胆说了。比如察合台系的哈剌旭烈，他没来朝贺，只不过是受人蛊惑。大汗只需派人警示他一下，他立马就会改变态度的！"

贵由道："干脆派个人去替换他算了！"

众人都大吃一惊，有大臣道："大汗，汗位不可随意更换啊，闹不好会出大事的！"

贵由满不在乎一撇嘴道："换就换了，能出什么大事！"

阳枋笑着说道："哈剌旭烈性格柔弱，出大事倒不至于，但换人总是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就换！"贵由道，"干脆派不里去接替他！"

阳枋道："不里王爷是旁系的，又矮一辈儿，而且他性格太刚烈，嗜杀，似乎不太妥当啊……"

贵由道："那就让也速蒙哥去！"

"也速蒙哥？"有大臣忙说道，"他，他似乎不合适吧？"

"也速蒙哥是朕二叔察合台的儿子，哈剌旭烈是孙子。儿子没有继位，哪有轮到孙子的？有什么不适合，你说！"贵由气汹汹瞪了那人一眼。

也速蒙哥是个憨子，大臣自然不好意思说出来。但是众人都明白，贵由此话其实是影射自己父亲想把汗位传给失烈门一事，所以即便认为让一个憨子继位很可笑，却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阳枋明白大家的顾虑，忙说道："大汗，微臣提个建议。让也速蒙哥王爷接替哈剌旭烈，再让不里辅佐也速蒙哥王爷，如何？"

众人觉得这似乎是唯一可行的办法，都纷纷点头。虽然也有人觉得这样安排有极大的隐患，但也不敢多说。

"好吧，就这么办！让也速蒙哥接替哈剌旭烈，封不里为断事官。"

贵由说完，又说道，"哈剌旭烈可以这样就算了，但铁木哥朕是坚决不能放过的！他竟然在咱们召开忽里台的时候带兵前来，若不是我蒙哥兄弟急中生智，他的阴谋就得逞了！这个老不死的，朕非收拾他不可！"

阳枋一惊，忙说道："铁木哥老王爷带兵前来的意图，蒙哥王爷不是已经解释清楚了吗？再说了，他还亲自写来了推荐信。若这时候去讨伐他，不是对他很不公平吗？"

贵由怒气冲冲说道："他究竟带兵前来干什么的，你以为朕不明白吗？朕要是真信了他，还不成傻子了！"

"是啊，铁木哥老王爷的意图太明显了，咱们也都看出来了！"其他一些大臣跟着附和道。

阳枋见贵由及众大臣如此说话，知道此事也不可改变。忙说道："大汗，就算铁木哥老王爷叛变的意图明显，最好也不要派兵前往征讨！"

"为什么？"贵由有点不高兴了。

阳枋道："大汗啊，请您想想，铁木哥老王爷并没有造反的这句话，是蒙哥王爷说的。如果咱们现在派兵前往征讨，不是相当于当面让蒙哥王爷下不了台吗？"

贵由怔了一下，道："蒙哥兄弟也有可能一时糊涂，被铁木哥蒙蔽呀！"

阳枋道："微臣有个建议，大汗看行不行？"

贵由道："你说！"

阳枋道："如果蒙哥王爷真是被蒙蔽了，也应该让他自己去纠正。大汗

您不用出兵，交给蒙哥王爷，让他去调查一下再说如何？”

贵由道：“如果蒙哥调查的结果还是铁木哥不是叛变，那怎么办？”

阳枋笑道：“蒙哥王爷已经说过那不是叛乱，大汗您还要让他去调查，蒙哥王爷就应该明白您想要什么了。再说，这也体现出大汗您对蒙哥王爷的信任，他能不感激您吗？这是一举两得啊！”

贵由想了想，道：“好吧，这件事也照你说的来处理！但是，另外一个人，他三番五次羞辱于朕，朕登位这么久了，也不见到他的朝贺信！朕要再不给他点颜色瞧瞧，他那里就成独立王国了！”

大家都明白，贵由说的人是拔都。心里都惊吓不已。却是贵由还继续怒火中烧说道：“哼哼，朕已经受够了，一刻也待不下去了！一想起这事，朕恨不得明天就亲自带兵去砍了那小子的头！”

众大臣不禁都慌张地劝解道：“大汗，拔都王爷虽然有错，但并没有到兴兵征讨的地步。此时出兵，于理不通啊！”

“大汗，那拔都王爷实力强劲，能征善战，就是聚天下之兵，也未必是他的对手！贸然出击，怕没有胜算啊！”

“大汗，拔都王爷拥有咱蒙古西部最广阔的土地，而且重兵在手。如果他要反抗，必然使全蒙古乱成一团。圣主建立的江山可就被毁了！”

“大汗，此事可得谨慎啊！最好先征求一下太后可敦的意见……”

贵由望着嗡嗡嗡嚷成一片的众大臣，脸色阴沉，眼中出火……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太后大帐

帐里炉火正暖，檀香缭绕。脱列哥那斜躺在睡榻上，安详地假寐着。两个宫女在她身边，轻轻地给她按摩。奥都剌合蛮从户外进来，张嘴要说话。但见宫女向他指了指正睡着的脱列哥那，又给他摆摆手，他只得硬生生地把嘴巴闭上，转身轻手轻脚地往外走去。

却是脱列哥那微微睁开眼道："怎么啦？话不说就要走了？"

奥都剌合蛮忙转过身来，笑着说道："可敦，老臣以为您睡着了，不便打扰，所以想过一会儿再来的……"

脱列哥那给两个宫女挥挥手，两个宫女站起来，施了个礼，躬身退了出去。

脱列哥那指了指睡榻边上刚才宫女坐过的小凳，望着奥都剌合蛮，轻声说道："坐吧。"

奥都剌合蛮坐下后，慢慢抬起手来，犹豫了一下，还是给脱列哥那捶打起来。

脱列哥那一手撑着脑袋，微微眯着眼睛，不说话。

奥都剌合蛮按了一会儿，轻声问道："可敦，现在身体要好些了吗？"

脱列哥那闭着眼睛，很享受的样子说道："把事情交给贵由去做，不再忙那些俗事，感觉真的好多了！"

奥都剌合蛮顿了一下，叹了口气。

脱列哥那睁开眼睛，看了奥都剌合蛮一眼，问道："怎么了？哀家病好了，你不高兴么？"

奥都剌合蛮忽然站起来，退后一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哭诉道："老臣天天在家里烧香，求长生天保佑可敦尽快好起来，怎么能说老臣不愿意可敦凤体安康呢？"

脱列哥那道："既然如此，你还叹什么气？哭什么？"

奥都剌合蛮道："可敦清闲下来了，身体也就好了，老臣自然是谢天谢地，欢喜不已，因为那就意味着老臣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侍可敦。但是，如今只怕这将是一个奢望，不可能再实现了……"

脱列哥那坐起来，焦急地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有话就说啊，像个女人一样哼哼唧唧的干什么？"

奥都剌合蛮嘟囔道："今天上午朝会的时候，老臣被大汗从朝堂里撵出

来了……”

脱列哥那诧异地问道：“他为什么要撵你？”

奥都剌合蛮道：“大汗想去征讨那些不来参加忽里台的那颜，老臣劝解他要有仁爱之心，切莫擅动干戈，大汗不听，还把老臣撵了出来……”

脱列哥那皱着眉头道：“那些人确实应该教训一下了，不教训以后谁还听咱们的！不过，你要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没什么不对啊，他为什么要把你撵出朝堂？是不是你不会说话得罪他了？”

奥都剌合蛮道：“老臣会不会说话，可敦您还不清楚吗？老臣能感觉出来，大汗早就不待见老臣了。只是碍于可敦您护佑着老臣，大汗才不敢把老臣怎样。现在可敦您不监国了，护佑不到老臣了，看这样子，老臣也在这里待不下去了！可敦啊，老臣今天来，就是来向您辞行的……”

脱列哥那问道：“你要到哪儿去啊？”

奥都剌合蛮道：“老臣本是西域人，合罕和可敦看得起老臣，让老臣管理咱蒙古税收，管理朝廷。老臣能力有限，干得不好，合罕和可敦你们不嫌弃老臣，让老臣继续维持。现在大汗登位，嫌弃老臣不会说话，不会办事，老臣只好回西域去了……唉，回去倒也没什么，从哪里来，就该回哪里去。只是，此一去后，怕就再也不能服侍可敦您了……”

脱列哥那满不在乎地说道：“这算什么事啊，用得着回去吗？你别着急，哀家给我儿说一说，让他听你的就是了！”

奥都剌合蛮一听，忙收住泪跪下磕头。泪痕尚在，但他的脸上已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

脱列哥那冲外面大喊道：“法提玛！”

法提玛走了进来，施礼喊道：“奴婢在！”

脱列哥那道：“你赶紧去通知大汗，让他到哀家这儿来一趟！”

“是！”法提玛微微瞟了奥都剌合蛮一眼，转身出去了。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朝堂上

朝堂上一派寂静，所有大臣都低头不语。贵由拿眼睛把众人瞟来瞟去，大声喝道："你们的意思，是不是说，朕受了拔都那小子的气，就该忍着？你们的意思，是不是说，若朕去打拔都就是祸国殃民？你们的意思，是不是说，朕力弱打不赢拔都？哼哼，一派胡言！朕明天就带着军队出发，去向拔都那小子宣战！你们都把眼睛睁大了瞧着，看看是朕怕那小子，还是那小子怕朕！"

有人想再谏，但鼓了鼓气，但最终不敢把那话说出来。

却是阳枋又站出来，微微一笑，朗朗说道："大汗，微臣完全赞同大汗征讨拔都的意见。不征讨无以立威，不征讨无以服众。要是咱蒙古的那颜们见拔都公然反对大汗，却最终安然无事，大家都跟着效仿，那咱们国家还不就四分五裂了吗？"

众大臣见阳枋如此说话，都惊愕地望着他，露出极为不满的神情。

贵由非常高兴，点头称许道："大阳先生的话深得朕意！这事就这么定了，谁也不准再议论！"

阳枋又说道："大汗，既然要打，咱们就要打赢。刚才几位大人的担忧也不无道理啊，咱们要是打不赢，不但失了大汗的威风，还会被人笑话。咱们现在应该讨论一下，这一仗该怎么打？"

贵由道："大张旗鼓，整军肃马前去就是了，还用得着讨论打法？"

"不然？"阳枋道，"打仗有文打，有武打。如果一味高调武打，未必能胜。即便胜了，损失也会很惨重。大汗您在第二次西征的时候，大小历经数百战，斡罗斯高加索人听闻您的名字，无不胆寒，您其实比咱们都有发言权啊！"

"那是！"贵由忍不住得意地说道，"想当年，朕驰骋沙场，横扫千军，那个威风，谁人能比！好，大阳先生，你说，该怎么文打？"

阳枋道："大汗，对外您不要宣称是征讨拔都。此话传扬出去，要是他做好了准备，这仗就不好打了。您只说是为了管理潜邸，先秘密地把军队运送到叶密立，那是离拔都的领地最近的地方。然后，您再借口前往拔都的领地巡视，看他的反映。到时候不管拔都采用什么方式对待大汗的巡视，大汗都可以应对自如了！"

众人都觉得若是贵由铁心要打这一仗的话，采用这种方式，未尝不是一个最佳选择。于是都纷纷点头，同意阳枋的建议。

贵由大笑道："好啊，既然大家都同意，那就这么办吧！"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大汗寝宫

贵由大笑着走回大汗寝宫。皇后海迷失看见了，忙迎上前，施礼问道："大汗，什么事如此高兴啊？"

贵由道："皇后，你不知道，今天在朝堂上，众大臣都同意朕派兵前去攻打那可恶的拔都小子了。"

"恭喜大汗，这次您可以狠狠揍一下那不可一世的家伙了！"海迷失也非常高兴，不过她又问道，"大汗，昨天您才说朝中大臣都反对，为什么今天就同意了呢？"

贵由道："昨天众大臣反对，主要是因为奥都剌合蛮在那儿带头。后来，朕把奥都剌合蛮撵出朝堂，在阳枋的主导下，大家最终才同意了朕的计划。"

海迷失点点头道："那奥都剌合蛮仗势他深得母后信任，倚老卖老，不把大汗您放在眼里。大汗，您撵得好，撵得好啊！"

海迷失的话，无意间点出了一个贵由极不愿承认的事实，他一听，更加生气道："哼哼，这一次，朕只是把他撵出朝堂。他要再敢有下一次，朕就砍了他！"

海迷失见贵由眼中露出可怕的凶光，明白自己无意中触碰了贵由心中的

伤疤，忙转变话题道："大汗，幸亏您把阳枋提起来当中书令，阳枋足智多谋，有他在朝堂上帮您说话，您能省很多事啊！"

贵由得意地说道："当然了！朕把阳枋从一介布衣，直升为宰相，这份识人用人的胆识，在从古至今的帝王中，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吧？"

"那是那是！"海迷失直点头道："大汗，大家都在颂扬您千古一帝的胸襟和风采呢！"

"呃，都在颂扬朕？"贵由饶有兴趣地问道，"他们颂扬朕什么？"

海迷失道："臣妾听到大家说，陛下用阳枋，就像当年圣主用耶律楚材一样，如此慧眼识英才，必将在咱蒙古开拓出一番比圣主还了不起的新气象！"

"哈哈哈哈，"贵由龙颜大悦，大笑道，"朕的文治武功虽不敢和圣主比，但在识人用人这一点上，朕似乎也并不输于他的！等着吧，朕还会给天下人更大惊喜的……"

正说着，有宫女进来报告道："大汗，国师法提玛在门外求见。"

贵由皱了皱眉，不满地说道："她有什么事啊？告诉她，朕刚退了朝，很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宫女却不走，嗫嚅道："大汗，不能到明天……国师说，是朝中大事，太后可敦请大汗马上去她那里一趟……"

贵由一怔，问道："朝中大事？马上？"

宫女道："是的，国师是这么说的……"

贵由嘟囔道："好吧好吧，你让她等一会儿，朕马上就去！"

宫女出去后，贵由皱着眉说道："母后这么着急地把朕喊过去，什么朝中大事啊？也不让人休息一会儿！"

海迷失在一旁幽幽地说道："母后也是，既然已经退位，就应该放心让大汗您独立处理朝政事情嘛！若是事无巨细还帮您操着心，还不如不传位给您！唉，肯定是奥都剌合蛮、法提玛这一帮奸臣在她身边说了什么话，她才

会这样吧。大汗啊，有这一帮奸臣在，您的声音发不出来啊……”

贵由没开腔，阴着脸出去了。

通往太后大帐的路上

法提玛随贵由往脱列哥那的大帐走去。贵由边走边气汹汹地问道：“母后这么着急地把朕喊去做什么啊？”

法提玛哈着腰说道：“大汗啊，您不知道，大断事官在太后可敦那里告您的状呢！”

贵由停住脚步，追问道：“奥都剌合蛮？他说朕什么？”

法提玛道：“他埋怨大汗把他从朝堂撵出来了，去向太后可敦哭诉，想让太后可敦责备您呢！这不，太后可敦就让奴婢来请您了！”

贵由阴沉着脸，“哼”了一声，没说话。

法提玛接着又说道：“大汗，别怪奴婢多话，大断事官这样做太可恶了，动不动就到太后可敦那里告状，搬天子压诸侯！要这样干，以后大汗您还怎么处理朝中大事？还有什么威仪可言？”

贵由面色严峻，大踏步往前走。

法提玛继续说道：“大断事官敢这么干，无非是仗着太后可敦宠着他，他有恃无恐！要是再这样发展下去，他可就成太上皇了，要凌驾于大汗您之上了！”

贵由的脸黑得就像能出水一样。他一直紧绷着嘴，脚下的步子越来越快。法提玛在后面跑得气喘吁吁的，但她依然跟着，坚持不懈地说下去：“唉，大汗啊，您不知道，大断事官这样动不动就到太后可敦那里去告状，把太后可敦搬出来帮他。他这样做，其实是陷太后可敦于不利，让太后可敦的清誉饱受影响啊……”

贵由猛地停住脚步，转过头来，眼睛吓人地问法提玛道：“你说朕母后

什么会受影响？”

法提玛被贵由的样子吓住了，她不确定贵由心里在想什么，不过还是结结巴巴地说道：“清誉……这，这不是奴婢说的，很多人都在说……”

贵由突然冲身旁的侍卫大喊一声：“来人呀！”

侍卫忙问道：“大汗，有什么吩咐？”

贵由喝道：“把法提玛给朕拉出去砍了！”

侍卫们一时都有些迷惘，不知道贵由为什么要这样做，连法提玛本人也呆呆地说道：“大汗，您说什么？”

贵由面无表情喝道：“朕再说一遍，最后一遍，把法提玛拉出去砍了！”

侍卫们一拥而上，扭住法提玛的胳膊就往外走。法提玛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感觉到了危险，于是大喊道：“大汗，大汗啊，您为什么要杀奴婢？奴婢究竟做错什么了？大汗啊，求您把奴婢放了吧，奴婢冤枉啊！奴婢死不瞑目啊……”

但是贵由什么话也不说，脚步轻松地往他母亲的大帐走去。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太后大帐

贵由轻轻地掀开太后大帐门帘，脱列哥那坐在大靠背椅上，双手安详地放在椅子扶手上，微眯着眼睛。

贵由喊了一声：“母后，您找儿臣有事？”

脱列哥那睁开眼睛，看了看贵由，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道：“孩儿，你过来，让母后好好看看你！”

贵由走过去，坐在脱列哥那前面的一个矮凳子上。脱列哥那搬过贵由的脸，仔细端详着，轻轻抚摸着，喃喃说道：“瘦了，当大汗才一个月的时间，你就瘦成这样！唉，事情再忙，您也得注意休息啊……”

贵由不满地从脱列哥那的抚摸中挣脱出来，红着脸说道：“母后，儿臣

如今已经是大汗了，也不小了，您怎么还把儿臣当小孩子对待啊？”

脱列哥那松开手，笑道：“你就算长到一百岁，在母后面前，你也永远都是小孩！”

贵由道：“母后，您既然已经把国家交给儿臣了，就放心大胆让儿臣干！您要是还把儿臣当小孩子，什么都帮儿臣安排好，那儿臣还怎么能做好这个大汗啊？”

脱列哥那瞟了贵由一眼，正色道：“你这是在埋怨母后管得太多了，是吧？”

贵由道：“儿臣不敢……”

“你说不敢，那意思就是你已经认定母后已经管过界了！”脱列哥那道，“贵由，不管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有些事母后都必须提醒你一下。你登上这个大汗之位原本就不容易，可以说，是一众那颜、朝中众大臣抬轿把你抬上去的。人重要的就是恩怨分明，如果过河拆桥，那还算是人吗？”

贵由见他母亲果然在说他驱逐奥都剌合蛮一事，知道法提玛所说事情不假，心中更加生气，梗着脖子说道：“母后，儿臣从未做过过河拆桥这样的事！”

脱列哥那道：“没做过，那为什么今天上朝的时候，你要把大断事官撵出朝堂？你要明白，大断事官对咱们蒙古有多么重要！你这样轻易地处置一个重要的大臣，一个竭尽全力把你扶上位的人，你觉得应该吗？”

却在这时候，一个宫女慌慌张张地掀开门帘，满脸焦急地喊道：“可敦，不好了，不好了……”

脱列哥那皱着眉头说道：“什么不好了？这样慌慌张张地干什么？”

却是宫女猛然看见贵由也在，不敢继续往下说，结结巴巴道：“没，没什么，是，不是……”

脱列哥那觉得很奇怪，喝道：“什么事啊？怎么吞吞吐吐的？”

贵由一下便明白了，喝道："大胆奴才，朕正和太后说事情呢，你冒冒失失地跑进来做什么？出去！赶紧出去！"

宫女吓得赶紧跪下施礼道："是，大汗……"站起来要走，又犹豫了一下，把脱列哥那看了一眼。

贵由大喝道："还不快走，你想死吗？"

宫女只得快步往外走去。脱列哥那觉得有些奇怪，正想问，但贵由却抓住她的手，一边摇一边笑着说道："母后，驱逐大断事官一事，确实是儿臣做得不对。其实，儿臣并不是真的要驱逐他，儿臣只不过和他开个玩笑而已！没想到大断事官这人，年纪也不小了，却还像小孩子一样，到您这儿来告状！好好好，朕让他重新回到朝堂上就是了……"

脱列哥那听贵由这么一说，终于舒了一口气道："这才乖嘛！孩儿呀，以后下任何决定都不要太过随意了，要多想想，想成熟了再决策。你已经是大汗了，金口玉言，玩笑可不是随便就能开的哦！"

贵由道："儿臣谨记母后教诲！"说着站起来正想走，却瞟见先前那进来报信的宫女此时正焦急地在门口逡巡，忙站到脱列哥那身后，一面挡住她的视线，不让她看到宫女，一面笑着说道："母后，儿臣最近一段时间忙，过来向母后请安的时间太少了。今天趁有空，让儿臣给母后按摩按摩。"说着，就把手放在脱列哥那肩膀上，轻轻地捏起来。

脱列哥那非常高兴，闭着眼睛享受道："好啊，吾儿真是懂事了！哎哟，真舒服……"

贵由得意地冲门口宫女一龇牙，宫女吓得赶紧把脑袋埋下来。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太后大帐

贵由在太后大帐中磨蹭了半天，方才离开。那宫女一直等到贵由走得看不见影儿了，才从暗处转出来，冲进太后大帐，喊道："可敦，可敦啊……"

脱列哥那白了她一眼道："刚才大汗才批评过你，怎么，毛病又犯了？究竟有什么事啊，像个毛躁鬼的样子！"

宫女道："国师，国师被大汗杀了……"

脱列哥那忽地直起腰来，瞪大眼睛问道："你说什么？法提玛？她怎么了？"

宫女道："刚才奴婢从花园处走过的时候，看见国师被两个侍卫推着往外走。正不明白怎么回事，国师看见了奴婢，大声喊住奴婢说，大汗要杀她，让奴婢赶紧来告诉可敦您，请求您救她一命……"

脱列哥那急问道："她告诉你大汗为什么要杀她没有？"

"那两个侍卫押着她走得非常快，她根本就没办法停下来告诉奴婢原因！"宫女哭道，"唉，现在过去这么久了，恐怕，恐怕国师的脑袋早已被砍下来了……"

脱列哥那责备道："你既然知道情况危急，为什么不早说？"

宫女辩解道："刚才，刚才奴婢就想说的，可大汗不让奴婢说呀……"

脱列哥那忙从身边解下腰牌，扔给宫女道："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呀！"

宫女接过腰牌就往外跑，跑到门口的时候，一头撞在另一个宫女的怀里，两人撞倒在地。脱列哥那见了，不满地喝道："你们干什么呀？一个二个都这么冒失！"

从门外进来的宫女从地上爬起来，惊叫道："可敦，国师已经被大汗给杀掉了！"

脱列哥那一言不发的靠到座位的靠背上，但见她满脸苍白，冷汗直冒。两眼直愣愣地瞪着一个地方不动。两个宫女吓坏了，哭道："可敦，可敦，您怎么了？怎么了？"

过了很久，脱列哥那才缓缓抬起手来，用手直往前指点着，却就是说不

出话来。宫女们又慌张地问道："可敦，可敦，您想说什么？"

指了很久，脱列哥那终于发出声来："快，快去把大断事官叫到哀家这里来！赶紧去，不得迟疑！"

宫女们答应着，飞快地跑出去了。

脱列哥那手臂缓缓地垂下来，身子也软软地靠在椅背上。

哈拉和林城，大断事官府

两个宫女闯进大断事官府的时候，奥都剌合蛮正一个人在大帐里饮酒，他一边饮酒一边叹息，嘴里骂骂咧咧的。

宫女们忙施礼对奥都剌合蛮说道："大断事官大人，太后可敦让您赶紧去她那里一趟！"

奥都剌合蛮抬头高兴地问道："大汗已经让老夫回朝堂了吗？"

宫女道："没有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只是奉太后可敦之命来请大断事官大人赶紧去她宫中的！"

奥都剌合蛮把杯中的酒往嘴里一倒，嘟囔道："喊她给大汗说一下，让老夫还朝，她不说，却又招老夫去做什么？老夫才刚回来，气还没喘一口，又跑去！难道老夫天生就是给她做奴才的命？"

两个宫女不明白奥都剌合蛮怎么说出这番话，对望一眼，大吃一惊道："大断事官大人，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您是不是喝醉了说胡话呀？"

奥都剌合蛮还灌着酒说道："老夫没醉！老夫比什么时候都清醒！老夫不过就是一个家奴，能用的时候就用，不用的时候就一脚给踹了……"

两个宫女再也等不及了，上前劈手把酒杯从奥都剌合蛮手中夺过来，扔在桌上，拉着奥都剌合蛮的手就往外拽："大断事官大人，赶紧，赶紧走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奥都剌合蛮兀自醉眼蒙眬地反抗道："你们，你们想干什么？什么来不

及了？”

就在这时候，奥都剌合蛮大帐门被踢开，一队全副武装的侍卫走了进来，把奥都剌合蛮团团围住，锋利的刀剑齐刷刷指向他。奥都剌合蛮的酒彻底吓醒了，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们，你们想干什么？”

侍卫头目不回答，向侍卫们一挥手道：“抓起来！”

两个宫女一见势头不好，大喝道：“不准动手！你们是谁？想干什么？”

侍卫头目一伸拇指道：“咱们是大汗派来抓祸乱朝廷的奸贼奥都剌合蛮的，你们又是谁？”

两个宫女刷一下把脱列哥那的金腰牌取了出来，亮在众侍卫的面前道：“看到没有？咱们可是太后可敦派来请大断事官大人前往可敦宫中议事的，你们谁敢阻拦？”

众侍卫都认得脱列哥那的金腰牌，不禁都惶然地问侍卫头领道：“头儿，怎么办？那确实是太后可敦的金腰牌！”

这时候，奥都剌合蛮也终于明白了些什么，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忙虎着脸，冲那些侍卫大喝道：“大胆！太后可敦让老夫前去议事，你们谁敢阻挡？大汗乃太后可敦儿子，对太后可敦的话尚且言听计从，难道你们敢不听？”

却是侍卫头目哈哈一笑道：“不错，那确实是太后可敦的金腰牌！但太后可敦从来没说过不准抓你！相反，大汗在让咱们抓你的时候，亲口给小人说过，不管是谁阻挡，就算是太后可敦阻挡——听到没有，大汗说就算是太后可敦阻挡——也要把你这个大奸贼抓起来！如果你想反抗，咱们就就地正法！”

奥都剌合蛮吓得脸色苍白，大声争辩道：“大汗为什么要抓老夫？老夫鞠躬尽瘁，为孛儿只斤家族辛苦操劳了几十年，难道到头来，就是这么个下场？”

侍卫头目冷笑道：“这些话，你到天国去，向圣主，向合罕说吧！”

奥都剌合蛮再次大惊道：“怎么？你们竟要杀老夫？”

侍卫头目什么话也不说，粗鲁地把两个宫女推到一旁，对众侍卫道：

“带走！”两宫女倒向一边，她们手中的腰牌也被推落在地上，侍卫们没注意，直接从腰牌上踩了过去。

满布灰尘的腰牌孤零零躺在地上，远处传来奥都剌合蛮凄惨的叫声。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大汗寝宫

当贵由在海迷失的服侍下，穿戴齐整后，从墙上取下一张弓来，在手里轻轻拉了一下，弓弦发出清脆的“嘣”的一声响。贵由得意地对海迷失说道：“皇后，朕好久没狩猎过了，今天出去，一定能给你带一只豹子回来！你就等着吃烤豹子肉吧！”

海迷失赞道：“大汗英武不凡，箭法精准，一只豹子算什么，臣妾相信，大汗一定能带一头大象回来的！”

贵由一听，哈哈大笑起来。有个宫女跌跌撞撞跑进来，惊慌失措地对贵由报道：“大，大汗，不好了！太后可敦晕过去了！”

贵由愕然地问道：“晕过去了？怎么回事？”

宫女结结巴巴地说：“听说，听说是大汗，大汗把大断事官杀了，太后可敦很生气，然后，然后就晕过去了……”

海迷失对宫女说道：“大汗已经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宫女应声下去后，贵由皱着眉头，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道：“母后肯定是责怪朕杀了奥都剌合蛮，所以才气晕过去了！怎么办？怎么办？”

海迷失道：“杀了就杀了，人也救不活了！大汗您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向母后道个歉，多说一些软话，只要她的气顺过来了，自然就会原谅您的……”

“去向她道歉？朕才不去呢！朕现在要去了，她还不打死朕！”贵由打断海迷失道，“你再想一想，还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海迷失道：“臣妾可是再也想不出来的了……要不这样，大汗，您不是

说那阳枋足智多谋吗？您召他来帮咱们想想办法吧！”

“好好好！”贵由一听高兴地转身对侍卫喊道：“去，赶紧把中书令给朕叫来！”

没多久，阳枋便随侍卫走了进来。

贵由一见，如遇救星，说道：“大阳先生，你来得正好，奥都剌合蛮把持朝政，祸国殃民，被朕处决了！但是朕母后却气得晕了过去，朕该怎么办啊？”

阳枋关切地问道：“太后可敦晕过去了？严重吗？”

贵由满不在乎地说道：“这个倒无碍！朕知道母后的情况，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你不是很聪明吗？快帮朕想一想，朕应该怎么去向母后解释啊？”

阳枋道：“奥都剌合蛮霍乱朝纲，其罪当诛！大汗杀奥都剌合蛮，大快人心，大家都在颂扬大汗乃千古明君呢！”

贵由被阳枋一称颂，很是高兴，说道：“朕当然知道那奥都剌合蛮该杀！但问题是母后不理解啊！她定要责备朕，朕该怎么办呢？你赶紧帮朕想个办法呀！”

阳枋低头思索了一会儿，一捋胡须道：“大汗，老臣听说侍卫们在抓奥都剌合蛮的时候，太后可敦的宫女也正想让大断事官去太后府，是不是有这回事啊？”

“正是！”贵由道：“想起来这事还惊险不已啊，幸亏侍卫队去得及时，处置果断，要是再迟去一步，奥都剌合蛮这个奸贼就被带到太后宫中，被朕母后庇护起来了！”

阳枋道：“大汗，您是不是正准备嘉奖侍卫队？”

贵由道：“不错，朕正有此意！”

阳枋道：“不可，大汗。既然太后可敦已派人去招奥都剌合蛮了，侍卫首领竟然对太后可敦的腰牌不屑一顾，还下令杀人。这是大不敬啊！大汗，

您怎么还能嘉奖他呢？”

“不是这样的，”贵由呵呵一笑道，“大阳先生你不知道，侍卫首领怎么敢随便杀人，是朕对他说过，让他无论是谁求情都不许，要干脆彻底地把奥都剌合蛮杀掉！”

阳枋盯着贵由，一字一顿地说道：“大汗，您说错了吧？您怎么会让他连太后可敦的腰牌都视而不见呢？”

贵由一愣，怔怔地说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朕没有对侍卫首领说过那样的话？”

“是啊，”阳枋道，“全天下都知道大汗孝道的美名！大汗怎么可能发出这样的指令！一定是侍卫首领假传圣旨，杀了奥都剌合蛮！只要把这个逆贼给杀了，把脑袋送去给太后可敦看，太后可敦肯定就会原谅大汗的！”

贵由又看了看阳枋，不禁哈哈大笑道：“好，大阳先生，你说得不错，这个奴才竟然假传圣旨，杀了大断事官！来人呀，去把侍卫首领的脑袋提来见朕！”



第十章 真龙现形

移花接木蒙哥除逆 暗度陈仓阳枋说降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太后大帐

贵由满脸关切，极快地走进太后大帐寝宫，走到床边，跪在床前，对脱列哥那磕头哭诉道："母后，儿臣不孝，把母后气病了！儿臣前来赔罪，母后身体要好些了吗？"

脱列哥那两眼空洞地望着屋顶，过了半晌方才说道："你把咱们蒙古最重要的大臣杀了，整个朝廷塌了一半……母后是为咱蒙古的前途担心，你让母后怎么笑得出来？"

贵由道："母后，奥都剌合蛮对咱们蒙古确实有一些贡献，但是他做了太多坏事，结怨太深，满朝文武都在弹劾他。就算是儿臣极力想保全他，也保全不了啊！"

脱列哥那依旧目光空洞，像是喃喃自语地说道："一个大臣，且不说他是朝廷重臣，就算是一个普通臣民有罪，咱们也要按照圣主制定的扎撒，先宣判了，要杀要砍再执行！如果随便就杀人，那还是明君的作为吗？"

贵由慌忙说道："母后责备得是！不过，这件事儿臣确实也有些冤枉！儿臣从没想过要杀奥都剌合蛮。儿臣派侍卫首领去，只不过是想借抓他的名义，把他保护起来的。谁知道，那侍卫首领竟然假传圣旨，把奥都剌合蛮给杀了！哼哼，真是气死儿臣了！"

脱列哥那转头瞟了贵由一眼，恨恨地说道："贵由，你还在对母后撒谎！你说那侍卫首领假传圣旨杀人？那侍卫都是你的亲信那可儿，他有多大的胆，敢随便杀人？"

贵由道："不错，朕的那可儿确实不敢随便杀人！但母后不知道，他其实已经做了汉人的奸细，只是儿臣以前没有发现而已！他的目的，就是想挑唆儿臣与母后的关系，好趁机浑水摸鱼！"

"他真是汉人的奸细？"脱列哥那说道，"那你把他喊到母后这儿来，母后问问他！"

贵由一拍巴掌，让侍卫从外面捧了一个盒子进来，放在地上。揭开盖子，露出里面的一个人头。脱列哥那大吃一惊，问道："这，这是什么？"

贵由道："这就是那个侍卫首领的脑袋！"

脱列哥那结结巴巴说道："你，你竟然把他也给杀了？"

贵由道："如此大逆不道之徒，儿臣岂能容他在世上多活一刻钟！当儿臣知道他是奸细后，立刻就派人把他的脑袋给摘了！今天特地送过来交给母后，以解母后心头之恨！"

脱列哥那把贵由盯了半天，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好啊，贵由，你真厉害！杀得好！杀得好啊！"说着，脸上浮现出复杂的表情，脑袋歪到一边，闭上了眼睛。

贵由吓得脸色发黄，上前抱住脱列哥那，大声喊叫起来："母后，您怎么了？怎么了？您别吓儿臣！您没事吧？"

哈拉和林城，蒙哥府

在哈拉和林城蒙哥府上，蒙哥和忽必烈两兄弟在花园的甬道上，边走边议论着。

忽必烈忧心忡忡地说道："大哥，我看贵由是疯了！他一登基，就连杀奥都剌合蛮、法提玛，还把太后气死了！没想到平时看起来文弱的他，性格居然这么暴烈！"

蒙哥道："他看起来文弱，只不过是以前被合罕压制，后来又被太后压抑得太久罢了。其实他早已憋了一肚子的气，一直没机会发泄。当了大汗，相当于给憋在肚子里的气找到一个突破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不过，他杀奥都剌合蛮、法提玛倒是没什么不对，这两个人早就该杀了！"

忽必烈点点头道："是没什么不对！他杀奥都剌合蛮、法提玛，以及这一段时间他提拔镇海为大断事官，恢复牙老瓦赤、麻速忽的职务，这些都是应该

的。不过，小弟只是觉得他做事太着急了！以至于把太后都活活气死了！”

蒙哥道：“他也是没办法，他的动作要不快，让太后知道了，他就杀不了那两个人了！”

忽必烈道：“不能说没办法，他其实可以有更好的办法的……”

蒙哥笑笑道：“有什么办法，二弟你说来听听。”

忽必烈道：“别那么着急，做君王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忍。他可以暗中发动大臣们起来弹劾那两人，搜集他们的证据。明里呢，他可以做出一副想保护这两人的样子给太后看。当把这两人的证据堆积起来，到了天怒人怨、不得不杀的时候，太后想保护，也保护不了了！这样做，一方面太后心里有了足够的缓冲，不至于把她气死；另一方面，他也表明了杀这两人是无奈之举，是满朝文武汹汹的舆论，责任不在他身上。”

“哈哈，二弟，你可真是比贵由高明多了！”蒙哥大笑道，“贵由要有你一半的智慧，他也不会搞得这么狼狈和被动啊！”

忽必烈受了鼓励，更加来劲地说道：“我看这贵由，不只是蠢，简直就像个三岁小孩一样，由着性子干事情！你看他征讨拔都，干涉二叔察合台家事，派你去调查铁木哥老王爷，所有这些做法，都太疯狂了，哪里还是一个君王的做派啊！”

蒙哥叹口气道：“是啊，当了大汗，再加上太后去世，他可以说完全没了约束，谁也劝不住他！幸亏中书令阳枋还有些智慧，否则，咱蒙古可就战乱四起，天下大乱了！”

忽必烈看了蒙哥一眼，轻轻说道：“大哥，阳枋的来历，你了解吗？”

蒙哥道：“阳枋是南家思有名的理学家，是当世健在的三大理学家之一。他以前在成都文翁石室教书，后来隐居在巴川字溪，再后来受招到南家思朝廷当了皇帝的经筵官。但是皇帝不喜欢他，所以他远赴漠北来到咱们哈拉和林，被合塔合失遇见，引为失烈门的老师。这以后的事情，我不说你也

很清楚。”

忽必烈笑道：“看来大哥明里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但其实对天下大事都了如指掌啊……”

蒙哥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没有开腔。

忽必烈道：“大哥，刚才你说幸亏阳枋劝阻，贵由才没有向反对他的那颜们动刀。小弟的意见和你正相反啊……”

蒙哥不解地问道：“二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忽必烈道：“大哥你且想想，如果贵由大张旗鼓讨伐拔都，他这仗打得起来吗？”

蒙哥道：“他虽然是大汗，但咱孛儿只斤家族内部互相打仗，这事从圣主至今还从未有过。所有的那颜，包括普通的蒙古人可能都会抵制他这一愚蠢的行动。我看这仗未必能打起来！”

忽必烈道：“那么，如果贵由采用阳枋的建议，情况又会怎样呢？”

蒙哥道：“虽然不会打大仗，但贵由和察合台二叔家，和拔都家，和铁木哥老王爷家的梁子就结起来了，咱们蒙古动乱的祸根就埋下了……”

蒙哥目光炯炯地盯着忽必烈：“二弟，你的意思是，这阳枋是故意想让咱们蒙古乱起来？”

忽必烈道：“大哥，你说阳枋是理学家。理学家咱们又不是没见过，住在咱们家里的姚枢先生就是个理学家，但为什么，这个阳枋的说话为人行事，和姚枢先生一点儿都不像呢？我看他的样子，倒像是个阴谋家！”

蒙哥疑惑地问道：“难道阳枋是个奸细？”

忽必烈道：“事实就是这样，阳枋要不劝解，这仗就打不起来。他一出主意，国家动乱的祸根就埋下了。大哥，如果这个阳枋真是奸细的话，他也不是个普通的奸细，而是从古至今，最高明最出色最可怕的奸细！”

蒙哥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道：“那你说，他是谁的奸细？南家思皇帝

的？还是合塔合失的？”

忽必烈道：“我看谁的也不是，就是他自己的！”

“他自己的？”蒙哥打了个激灵，“如此说来，这人真是太可怕了……”

“对，”忽必烈道，“如果他能为咱们所用，那将是世之栋梁；如果不能为咱们所用，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隐患。但这些假设都不成立，一个秉持着自己内心来做事的人，他怎么可能改变立场，被别人所左右呢？”

两个人一时都不说话，默默地往前走着。

过了一会儿，忽必烈又说道：“大哥，贵由让你去调查铁木哥老王爷。明说是调查，实际上是让你摘回铁木哥老王爷的脑袋。你怎么办呀？”

蒙哥道：“贵由是大汗，他的圣旨咱们必须执行，这条规矩不能破，破了咱们孛儿只斤家族在蒙古就没有立足之地了。铁木哥老王爷造反也是事实，要说摘他的脑袋，也并没有冤枉他……”

蒙哥话未说完，忽必烈就抢着说道：“但是，铁木哥毕竟是咱们孛儿只斤家族辈分最高的长辈。一者杀长辈在道义上说不过去；二者本来是贵由要结的梁子，最后惹到咱们身上了，咱们是不是太冤枉了啊？”

蒙哥嘿嘿笑道：“二弟放心，这事愚兄已思谋很久，力争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铁木哥驻地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铁木哥正在熟睡之中，忽然被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惊醒。只见墙外火光冲天，马嘶人喊，响成一片。铁木哥赶紧披上衣服打开门出去。这时候，家奴跌跌撞撞跑过来对他惊叫道：“不好了，不好了，老爷！咱们的王府被人团团包围住了！”

铁木哥大吃一惊，问道：“包围了？谁包围了咱们？”

家奴道：“天黑看不清楚，领头的人说他是蒙哥王爷……”

“原来是蒙哥啊……”铁木哥明显舒了一口气，却又奇怪地问道，“半夜三更的，他带人把本王的王府包围起来做什么？”

“蒙哥王爷说，蒙哥王爷说……”家奴结结巴巴地不敢说出来。

铁木哥喝道：“是什么就说什么，吞吞吐吐的干什么？”

家奴道：“蒙哥王爷说，他是，他是奉大汗之命，来取老爷您，您的脑袋的……”

“混蛋！”铁木哥大怒地吼一声，迈开大步就往外走去。

不过他没走几步，他的孙子塔察儿就跑过来，抱住他叫道：“爷爷，爷爷，您不能出去！不能出去啊！”

铁木哥大吼道：“混蛋，那蒙哥小子竟然想要本王的脑袋！本王要不出去会会他，普天下的蒙古人还不把本王当做一个胆小鬼！”

塔察儿道：“爷爷，您也不想想，蒙哥是奉大汗之命来杀您的，您出去又有什么用？蒙哥敢放过您吗？”

铁木哥哼一声道：“他贵由要杀本王，本王未必就怕他？我铁木哥好歹也有几万军队，拉起来和贵由干一仗，未必就输于他！”

塔察儿道：“爷爷，没用啊，蒙哥把咱们的王府都包围起来了，可想而知，咱们的军队早就被他控制住了！再说了，就算他没有控制住咱们的军队，咱们在他的手里，军队又敢怎么样啊？”

铁木哥大瞪着塔察儿道：“塔察儿，你的意思，咱们就在这儿等死？等他把你爷爷的脑袋摘去？”

“不，爷爷！”塔察儿道，“其实贵由让蒙哥来杀您这事，早几天蒙哥就已派人偷偷告诉孙儿了……”

铁木哥听到这里，不禁大怒，一巴掌打在塔察儿的脸上，怒骂道：“好啊！你这个吃里爬外的家伙！你阿瓦早死，是爷爷把你养大，没想到你竟然这样对爷爷！你既然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提早告诉爷爷，让爷爷有个准备？”

塔察儿抚着发烫的脸，委屈地说道："爷爷您误会孙儿了！孙儿之所以没告诉您，是想让您不再继续犯错误啊！您想想，孙儿要是早告诉了您，您还不拉起军队和大汗对抗？上次孙儿劝您别把军队派去忽里台，您不听，结果犯了大错。这次孙儿不想让您错上加错了！"

铁木哥指着塔察儿，老泪纵横，哭诉道："你，你，爷爷总算明白了，你就是成心让爷爷死，好继承王位对不对？好啊，既然如此，爷爷就成全你！爷爷用身上的血，为你的王位涂彩吧！"

说着，铁木哥拔出腰刀，就要往脖子上抹去。塔察儿赶紧抓住他的手，同时跪在铁木哥面前道："爷爷，您误会孙儿了！孙儿要是有这样的想法，天打雷劈，下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铁木哥垂着手，两眼望天，凄惨地说道："你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告诉爷爷你是什么意思？现在蒙哥就在门外，咱们还有什么办法？"

塔察儿道："爷爷，别着急，让孙儿先给你看一个人！"

塔察儿说着，一拍巴掌，几个侍卫从门后推出一个五花大绑的人来。铁木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因为那绑着的人，分明就是另一个铁木哥，连下巴上的胡子、脸上的痣都一样。

铁木哥结结巴巴地问道："这，这人是谁？怎么和本王长得一模一样。"

塔察儿道："这是一个死囚犯，和爷爷您确实长得有点像。不过我们还是对他进行过严格化妆的。这个死囚犯，按圣主法令，应该推出去斩首的。孙儿已经和他说好了，如果他能顶替爷爷去死，那我们可以让他的家人吃好的喝好的，把他们供养起来。如果他不愿意，或者中途变卦，那他的家人会死得非常惨！"

铁木哥连连说道："好！好！这个办法不错！"他在脸上抹了几把，一时眉开眼笑。不过，随即他便担忧地说道："孙儿呀，虽说是化了妆，但毕竟耐不得细看。如果蒙哥仔细分辨起来，发现有假，咱们岂不错上加错，说

不定会累及全家啊！”

“不会的，爷爷！”塔察儿道，“孙儿告诉您吧，这个办法原本就是蒙哥告诉孙儿，让孙儿这么干的！他怎么还会揭穿呢？”

“蒙哥想的办法，那简直是太好了！”铁木哥又惊又喜说道，“没想到蒙哥肯这样帮助咱们！好，这小子既然这么仗义，那以后他的事就是咱们的事了！”

塔察儿道：“爷爷，这件事虽然可以这样抹过去，但从此可就要委屈您了！”

铁木哥不解道：“委屈我什么？”

塔察儿道：“爷爷您想啊，您既然已经是被摘了脑袋的人，怎么可能再在这个世上出现呢？如果您还活着的消息传到贵由那里，您说结果会怎么样呢？蒙哥对孙儿说过了，从此后您必须隐姓埋名，深居简出，即便要出去，也必须严格易容！”

铁木哥大张着嘴巴说道：“你的意思，从此铁木哥这个人就在世上消失了？”

塔察儿道：“当然了，爷爷您不是已经被杀了吗？”

铁木哥怔了半天，突然捶胸顿足大哭起来：“哎呀，真是太惨了呀，不能出行，不能打猎，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算了！哎呀，塔察儿呀，你倒好呀，从此你就封王了，吃香的喝辣的，想怎么就怎么啊！我铁木哥辛苦了一辈子，挣下的这偌大家业，就全部让你去享受了！你小子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塔察儿哭笑不得，对身边侍卫说道：“你们赶紧把爷爷扶进去吧，蒙哥还在外面等着要人呢！”

他一挥手，推着假铁木哥走出门去。

哈拉和林，万安宫，议事堂

贵由正召集镇海、阳枋在万安宫议事堂议事。蒙哥提着一个盒子大踏步走进来，施礼问候道："大汗！"

贵由道："兄弟，铁木哥叛乱之事，调查情况怎么样？"

蒙哥把盒子打开，露出里面铁木哥的人头，朗声答道："铁木哥在忽里台上阴谋抢夺汗位，上次被他侥幸逃脱，这一次经调查，罪证属实，已取下他的头来了！"

几个人都围着盒子看。蒙哥心里咚咚跳着，怕他们看出破绽。不过他强装镇静说道："大汗，要不要臣弟把铁木哥爷爷的头取出来，让大家看得更仔细一些？"他特地把"爷爷"两个字作了重点的强调。

贵由忙说道："不用不用，赶紧合上，好好掩埋！"接着又叹息道，"唉，这铁木哥，好歹也是朕的爷爷那一辈的。虽说他叛乱，死有余辜，但朕今天看到他的脑袋躺在一个盒子里，心里实在哀痛不已啊……"

镇海忙赞道："大汗宽仁厚善，即便大逆不道之人，也对他抱持同情，这是我蒙古之福啊！"

阳枋则赞蒙哥道："蒙哥王爷嫉恶如仇，处事果断，这次能干净彻底解决铁木哥叛乱之事，维护国家稳定，功劳不小啊！"

贵由也高兴地说道："是啊是啊，蒙哥兄弟，你帮朕解决了东边的问题！好，很好！朕告诉你吧，朕刚又得到好消息，北边也速蒙哥也已顺利取代哈剌旭烈。这样，两个地方都已经太平，朕便可以放心去处理西边的事情了！"

蒙哥道："东边、北边的问题都已解决，但是南边却是危在旦夕啊！大汗应该先处理南边的事情才对！"

贵由面有难色，阳枋忙笑着说道："南边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两淮、京湖地区固若金汤，南家思为求自保，他们根本没能力发动进攻。稍麻烦点的是四川。余玠攻到了兴元。不过兴元城高池深，粮草丰足，短时间他也拿

不下来。再说了，即便拿下了，咱们有秦岭大散关天然屏障，余玠想再突围一步也是不可能的。”

贵由附和道：“是啊是啊，攘外必先安内，等朕把西边的事情解决了，再回头处理南边的事情也不迟啊！”

蒙哥道：“大汗，解决西边的事情和解决南边的事情没有太大冲突啊。现在汪德臣、汪良臣兄弟闲居在家，他们对四川了如指掌，何不派他们带一些人马前往救援呢？”

贵由道：“汪德臣兄弟虽说熟悉四川，但上次不正是他们葬送了四川的大好形势吗？派一个败军之将去，于事何补？”

阳枋道：“是啊，以前太后可敦在位的时候，对他们兄弟多么信任，整个四川都交给他们经略。却是他们不知报恩，反而起了不轨之心。太后可敦仁慈，只夺了他们兵权，让他们赋闲在家，没有进一步处置他们。如果又把兵权交还到他们手里，这不是相当于把龙放进大海里去吗？”

镇海见两人都这么说，也附和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汪德臣兄弟原本就是金人迫于压力投降过来的，心中本有仇恨，只是被压抑着罢了。一遇上恰当的机会，必然反叛！”

蒙哥见阳枋把汪德臣兄弟引到叛变上去，知道此时坚持推荐已不可能。而镇海因为贵由遽然恢复他的官职，竟是处处巴结贵由，说话的时候，全然没想到他也不是蒙古人。

蒙哥呵呵一笑，瞟了阳枋一眼，对贵由说道：“大汗，臣弟倒有个好建议，不用一兵一卒，只需派一个人出马，便可解决南方的问题！”

贵由惊奇地问道：“啊？真的吗？派谁出马啊？”

蒙哥道：“咱们中书令大阳先生！”

贵由吃惊地盯着阳枋，阳枋似乎并没有预料中的惊讶，而是淡淡一笑道：“王爷您可抬举老臣了！老臣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啊？”

蒙哥道："大阳先生您就别谦虚了！您本是四川人，不但生于四川，长于四川，而且在四川教书多年，现在四川的一些将领，比如冉璞，便是您的学生。而王惟忠，不但是您的学生，更是您的义子。先前，余玠入主四川的时候，曾专程去请您出山，您虽没有答应，但对四川的防御设置其实非常了解。接着，您在上临安担任南家思皇帝经筵官的时候，还被皇帝委为钦差，对四川进行过一次全面的考察。可以说，您对四川的了解，远胜于汪德臣兄弟。本王说得对不对，大阳先生？"

阳枋嘿嘿一笑："看来，王爷对老臣的底细十分清楚啊？不知道王爷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怀疑老臣是南家思派过来的奸细？"

贵由这时候忙打圆场道："兄弟休得怀疑，你说的这些，大阳先生早就对朕讲过。当初朕要封大阳先生为中书令，大阳先生就给朕讲了他的这些复杂背景，表明自己无意仕途，只想过隐居生活。是朕不计较他的过去，执意效仿圣主用耶律楚材的美谈，重用于他。大阳先生感于朕的诚意，才答应了朕请求的！"

镇海跟着帮腔道："大汗胸怀宽阔，唯才是举，即使古之明君，也不及大汗之万一啊！"

蒙哥笑道："大阳先生误会了！本王并非怀疑您。您既然了解四川，熟知四川的各种军事设施，您自然就能找到这些设施的破绽。现在咱们要集中精力对付西边，即便知道这些破绽也无能为力。但是，您到兴元后，可以把这些破绽给余玠一一点出来。您告诉余玠，如果他不退兵，咱们就大军入川，专打这些破绽。因为咱们西边的军事行动非常隐蔽，余玠根本不可能知道咱们已经转移。因此，当您说出这番话后，对余玠必然有巨大的威慑力。同时，咱们这边再虚张声势，做出一副要发动全面进攻的样子。这样，他就不得不考虑退兵之事。即便不退兵，只要他放缓了攻打兴元的节奏，拖到咱们从西边得胜回来，再大举南攻，那时候咱们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阳枋呵呵一笑道："王爷，既然您说老臣了解四川，那老臣就告诉您，您的分析虽然对，但是对余玠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不受人威胁！在四川取得的成功，让他的内心膨胀得很厉害。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没看见咱们大举进攻的兵力，他是不会轻易撤退的！"

蒙哥笑道："不会吧，据本王所知，余玠是个相当谨慎的人！他把州府驻地都搬到山上，依靠山势来进行防御。能如此忍气吞声打仗的，他不会不认真评估战争的风险啊。"

阳枋摇摇头道："不然，如果余玠真有王爷说的那么谨慎，他怎么会贸然攻打兴元？且不说兴元难打，就是打下来了，他也未必守得住。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个不计后果的人！"

蒙哥冷笑道："不管他撤不撤，咱们总该试一试。大阳先生您都不试一下，就说不行，不知道您是害怕，还是不愿呀？这可与您之前的行事作风大不一样啊！"

贵由哈哈一笑道："蒙哥兄弟说得不错啊！大阳先生你怕什么？成不成先试一试，万一成功了，咱们不用动干戈就能解决兴元问题，那不是一件相当快意的事情吗？"

镇海见贵由这么说，也附和道："古代常有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夺人城池的案例。大阳先生智谋超群，绝不输于古代那些谋士。先生应当勉力行之啊！"

阳枋把众人看了一眼，哈哈大笑道："好啊，既然王爷和大断事官这么信任，大汗也不反对，那老臣就试一试。但是，大汗，老臣并非大断事官所说的智慧超群，其实只是一介腐儒而已。这件事能不能成功，老臣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

贵由尚未开腔，蒙哥就笑盈盈地说道："大阳先生出马，定能成功！这样吧，咱们再让千夫长扎合和您一起去，相互也有个照应。您看如何？"

贵由问道："扎合是谁？"

蒙哥道："他是汪直臣的谋士。此人深有谋略，又非常熟悉四川的情况。大阳先生，让他和您结伴同行，对您一定会有帮助的……"

阳枋抚掌大笑道："好！好！王爷考虑得很周全，老臣十分感谢！"

哈拉和林城，蒙哥府

蒙哥大踏步回到府上，忽必烈从凳上站起来，问道："大哥，情况怎么样了？"

蒙哥笑吟吟说道："二弟，正如你预料的那样，那阳枋百般推辞，不想去当这个说客。大哥激将加挖苦，并说动大汗同意，阳枋才不得不接下了这一桩差事。"

忽必烈却并没有露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而是沉思道："这就奇了！这就奇了！"

蒙哥不解："二弟，你说什么？有什么可奇的？"

忽必烈道："按照小弟的判断，这件事只可能有两种结果，要么他慨然应允，要么他决然推脱。如此推辞，最后迫不得已答应去了，倒是出乎小弟的意料啊……"

蒙哥瞪着忽必烈道："二弟你是什么意思？他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不好理解就在于这人之常情！"忽必烈笑道："大哥，小弟之所以让你去建议阳枋做说客，其实只是想试探他一下。如果他很干脆地答应去或者不去，都可以很清楚地断定他是打入咱们这里来的奸细。因为他如果真是奸细，必然要掩饰，怕咱们揭穿他。最好的掩饰方法就是很干脆地答应去或者不去。而像他这样推脱又接受的，做出这种人之常情表现的，反而不像一个奸细所为啊……"

蒙哥笑道："二弟，你多虑了。我看他那样子，其实是不想去的，也是

在非常干脆地推脱，只不过最后大汗也同意他去，他怕引起大汗怀疑，才不得不接受啊。”

忽必烈道：“大哥，这阳枋号称当世最著名的三大理学家之一，而且能够在两大敌对朝廷进进出出，游刃有余，这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啊？如果他真要拒绝，还怕找不到理由说服大汗？”

蒙哥皱着眉头忧虑地说道：“如此说来，阳枋真是道行高深啊！事事都能做得滴水不漏。是敌是友，咱们多次反复试探，直到现在尚且不敢肯定。”

忽必烈道：“不怕，咱们继续试探。他既然答应了去兴元，咱们便可继续试探。不管能不能说服余玠撤军，都会有一个结果，有结果，咱们就可以判断。咱们让扎合跟他一起去，就是为了密切注意他的动向……”

蒙哥插嘴道：“扎合虽然也有些智谋，但和他相比，可就逊色多了！”

忽必烈道：“不怕，扎合虽然不是太聪明，但可以完整地把他的表现记下来……”

蒙哥道：“二弟，我倒有个想法，干脆再派几个武功高强的侍卫跟着他们，一旦扎合发现阳枋真有通敌的奸细行为，干脆让侍卫把他给杀了算了！到时候再把这个责任推到余玠头上，一了百了。免得咱们担惊受怕！”

“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忽必烈忽又叹口气道，“只是这样的话，未免太可惜了。阳枋是小弟平生所仅见的了不起的谋才，如果就这样结果了他的性命，咱们缺了对手，生活未免少了太多滋味！”

蒙哥正色道：“二弟，这可不是做游戏！现在蒙古正处于多事之秋，大汗行事又如此任性妄为，咱们无论如何，要保住蒙古的根魂，要是就此分崩离析了，咱们将来死后有什么脸去见圣主？”

忽必烈笑道：“大哥无需强调，大是大非，小弟自然理会得到！”

蒙哥又说道：“如今大汗执意要去和拔都大哥拼这一仗。这件事，咱们已经没办法阻止，不过咱们可以派去人悄悄提醒拔都大哥，让他想办法软化

这件事，不要真正打起来才好。如果他们真能和平解决，咱们才算渡过这一场劫难啊……”

忽必烈道：“大哥说得是。不过这件事咱们得悄悄进行，绝不能让大汗察觉。”

“那是自然。”蒙哥道，“另外，咱们虽然撺掇阳枋去游说余玠撤兵，但结果并不容乐观。就算阳枋不是奸细，就算咱们虚张声势做出一副要全面进攻的样子来威吓，只是到口的肥肉，余玠如何肯吐出来？怎么可能轻易撤兵？所以咱们还应该做另外的打算。”

忽必烈道：“大哥你有何打算？”

蒙哥道：“我本来是准备说动大汗派汪德臣兄弟迂回进攻四川，从余玠的大后方捅他一刀的。但是大汗对汪氏兄弟成见太深，拒不派兵。咱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余玠把兴元拿下来。所以，我决定，向大汗求个情，让他把汪德臣兄弟派给我，然后我派些军队给他们，让他们去秘密执行这一计划……”

忽必烈道：“大哥，这可不行啊，要是让大汗知道了，还不怪罪咱们！他那性子又急，现在虽然和咱们很要好，但很可能到时候就一翻脸，像对拔都一样和咱们兵戎相见了！”

蒙哥道：“咱们乔装打扮，秘密行动，力争不让他发现。等咱们偷袭成功，到时候大汗即便知道了，他也不好责怪咱们了！”

“万一失败了呢？”忽必烈道，“那咱们岂不赔了夫人又折兵？”

蒙哥焦躁地说道：“无论如何，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蒙古对南家思的大好形势失去！失不失败，咱们都得去试一下。咱们蒙古和南家思的总决战是早迟的事，失败了，也可以吸取经验，为今后发动总攻做准备嘛！至于大汗责不责备，我倒并不在乎！”

忽必烈望着蒙哥，叹口气说道：“大哥，也只有你在为咱们孛儿只斤家族，为咱们蒙古帝国着想！我看啊，其实你才是咱们黄金家族第三代中，最

适合继承汗位的人！”

蒙哥赶紧喝住忽必烈道：“二弟，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可不像是你的作风！你可要记住了，以后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许再说这样的话！”

忽必烈笑道：“大哥，你放心吧，我只是发发牢骚而已，这样的话，在外人面前如何能说！”

蒙哥双眼望着远处，目光苍茫。

兴元府城外

兴元府城墙前，宋军从四个方向展开了猛攻，他们抬着云梯，趟过护城河，努力把云梯架在城墙上往上爬。接着手持盾牌，试图从云梯上冲上去。蒙古军则在城头上拼命防守着，他们组织有序地往下射箭，抛掷大石块及火弹。宋军抵挡不住，纷纷从云梯上被打下来，死伤惨重。城下尸体堆积如山，护城河里的水都被染成了红色。

城外，骑在马上指挥的余玠焦虑地看着这一切。他脸上大汗淋漓，双手都有些微微发抖。同样骑在马上的黄睿娘轻轻地对他说道：“姐夫，这样打下去可不行啊，咱们消耗太大了……”

余玠脸上的表情难看之极，嘴里喃喃地说道：“唉，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余玠把令旗慢慢举起来，正要下令鸣金撤兵。一个铺兵急匆匆跑过来，兴奋地对余玠报告道：“大帅，进攻东门的俞大人和青将军已带着一部分将士攀上城头了！”

余玠一听，不禁又惊又喜，忙对身边的铺兵吩咐道：“你们赶紧前去通知进攻南、北、西三道城门的将士，让他们再坚持一会儿，等本帅去东门看看情况再说。”

余玠骑着马，急急地往东门驰去，黄睿娘紧紧跟在他身后。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东门城下。果然，远远地可看见城楼上，俞兴和小青一枪一鞭，像两道影子，在密密匝匝的蒙古士兵中滚来滚去。他们的身后，有几个武功高强的士兵也在以一敌十地和蒙古兵恶战着。城外的墙上，一些宋兵正努力地顺着云梯往上攀爬。但是，兴元城楼太高，即便宋兵好不容易爬到了云梯的顶端，离城头仍然有一定距离，他们需要把一根绳子尽力抛到城头，挂在城垛上，再借力往上飞跳。

起初，俞兴与小青等人背靠着城头，努力杀出一道屏障，让城下的宋兵好往上攀爬。但是没过一会儿，俞兴及小青等人就被潮涌过来的蒙古兵挤杀到中间，后面的屏障不再，拉在城垛上的绳子也很快被蒙古兵砍断，再抛上去又被砍断。这样，往上攀爬的宋军被截住，就像一条蛇被从颈部斩断一样，城下的士兵不但再也无法上城，城上的俞兴等十几个人也成了孤军，孤零零地在众蒙古军中冲战着。

不过，城头上的宋军还真是厉害。尤其是俞兴、小青，动作快得都看不见他们的身形，只见两个一青一白的球状光团在城楼上滚来滚去。所到之处，蒙古兵就像秋风中的玉米秆一样，一片片倒下。城下的宋军都看得忍不住喝起彩来，黄睿娘也痴痴地望着那俞兴、小青矫健的身影，脸色红红地赞道："真是一对金童玉女啊……"

但是余玠显然没有心情观赏这些，他发现，尽管俞兴、小青很厉害，但是毕竟城头的蒙古军人数太多，城下又没有支持的力量，渐渐地，城头的宋军越来越少，最后只剩得俞兴、小青还在苦苦支撑着。可以看出，他们手上的动作明显越来越慢了。

余玠大为着急，他知道这一次攻城已经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了，而且闹不好，还有可能折了俞兴、小青这两位猛将。于是忙命令身边士兵密集地射箭，掩护俞兴和小青撤退。

城下士兵站成一排，扛起弩弓，密密地往城头射箭，让城头的蒙古兵不敢靠城墙边太近，接着他们再停顿了一下。趁这个间歇，俞兴、小青跳脱出来，一个空翻从城头上飞下。当城头的蒙古士兵反应过来，追在后面射击的时候，俞兴、小青已经安然着地，来到余玠身边。

黄睿娘迎上去，抱拳赞道："俞大人，小青姑娘，你们可真厉害啊！"

俞兴叹道："唉，惭愧啊，又失败了！还是没能攻上去！"

余玠皱着眉头吩咐铺兵道："赶紧通知四道城门的将士，不要再攻了，立刻全部撤兵！"

兴元城外，余玠营帐

余玠及一众将士闷闷不乐地坐在营帐里，士气低落，叹息连连。

白炼沮丧地说道："咱们在这里已经耗了好几个月了，还把这么巴掌大一块地方攻不下来，这打的是什么仗啊！"

杨文也叹息道："唉，粮食也是个严重问题！过不了几天，又要缺粮了！让嘉定元寨主他们运粮也来不及，一者山高路远，运粮困难，再者粮食本来就严重缺乏，没有可补充的！"

白炼道："实在不行，大帅，咱们干脆撤军得了……"

白炼话未说完，王坚就大叫道："大家千万不要泄气！咱们千里迢迢跑来，结果灰溜溜就走了，还不被人笑话！"

杨文也说道："是啊，咱们这次北伐，朝廷本来就有很多不同意见的，是赵葵赵相公极力顶住，咱们才有了这次机会。所以咱们不能轻易撤兵啊！"

王坚又道："咱们再努力冲杀一阵，说不定就能成功！俞兴兄弟和小青姑娘不就冲上城头去了吗？咱们要是再狠一点，说不定也能冲上去！只要四门都攻上去了，蒙古人必然会乱了阵脚，那时候，咱们就有机会了！"

俞兴道："王大哥，俞某昨天和小青虽然冲到城头上去了，但只能算是侥幸！而且冲上去的兄弟，除了俞某和小青外，无一生还！此事想起来，俞某尚且哀痛不已……"俞兴说不下去了，缓了一下情绪，才又说道，"总之，小弟认为，这个方法并不可取，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咱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众人陷入一片沉重压抑的默然之中。便在这时，有探子跑进来向余玠报告道："大帅，有紧急军情！"

余玠惊愕地问道："什么紧急军情？"

探子道："凤翔的塔思已带着数万兵从一条古道上翻越过来了……"

"陈仓道？"俞兴也惊道："俞某到秦岭一带调查时，当地的老百姓曾说过有这么一条道，但年久失修，早已不可通过。唯一可能穿越秦岭的就是那一条大散关道，不过已经被咱们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了。他们根本就过不来！你这情报，不会有假吧？"

探子道："俞大人，最初我们也认为是假的，但后来我们亲眼看见了那条道上树木摇动，尘土飞扬，而且我们了解到，本来塔思是找不到路的，但后来抓到并用重金收买了三个樵夫。结果那樵夫告诉了他们一条山间秘密小道，他们就从那秘密小道过来了！"

小青怒骂道："这三个无耻的卖国贼！本姑娘要是抓住了他们，定把他们碎尸万段！"

没有人接小青的话。众人都抬起头来，等余玠拿主意。

余玠却是久久地沉默不语，而在这时候，又有侍卫进来报告道："大帅，外面有一个人，自称是蒙古使臣，名叫阳枋，他说想见您！"

"阳枋？大阳先生？"杨文激动地说道，"你是说大阳先生来了？"

"是的，"侍卫道，"和他一路的还有一个蒙古人。"

杨文就要走出去迎接，但俞兴忙拦住他道："杨大哥且慢，那大阳先生

不是说他是蒙古使臣吗？而且还有一个蒙古人跟着他，咱们怎么可能这样出去迎接他呢？”

杨文猛然醒悟过来，道：“是啊，他既然号称蒙古使臣，又有蒙古人跟着，有什么话，自然不方便直接和咱们说，当然咱们也不可能把他当大阳先生了！”

王坚道：“杨老弟，还不仅仅是这样吧？说不定他就是代表蒙古来当说客的呢……”

杨文忙摇头道：“怎么会？大阳先生是潜入蒙古内部，在暗中帮助咱们的。咱们使离间计让脱列哥那撤回汪德臣，并在阆州打死汪直臣，都是大阳先生帮助的结果！”

王坚道：“此一时彼一时也。那时候他在蒙古只是一个教书先生，帮助咱们是说得过去的。如今他贵为中书令，高居宰相之职，他怎么还会帮助咱们，那不等于是亲手断送到手的荣华富贵吗？”

白炼道：“王将军说得有理！当初大帅去请他出山帮助抗蒙，他愣是不同意，后来却跑到朝堂当经筵官！我看他那意思，八成是嫌弃咱们大帅给他的官太小了！本来在朝廷当经筵官好好的，他却跑到蒙古去，最后当了中书令。这都是他不断选择良木的结果呢！”

余玠道：“大家先别忙着下结论，咱们把大阳先生请进来，看看他怎么说再决定吧！”接着便吩咐侍卫道，“把蒙古使臣请进来！”

兴元城外，余玠营帐

阳枋与扎合走进营帐，见余玠端端正正坐在桌前，一众将士也表情严肃分坐两边，不禁笑了笑，走上前，以手抚胸，行了个蒙古礼道：“蒙古使臣、中书令阳枋，千户扎合见过宋国四川制置大使余大帅！”

余玠冷冷说道：“大阳先生，好久不见！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您还在

巴川字溪，抚琴赋诗，吟啸山林啊，没想到转眼间您就做了蒙古国的中书令了，恭喜恭喜啊！”

阳枋见余玠名为祝贺，但话带讽刺，不禁有些尴尬地说道：“是啊，世事沧桑，余大帅执掌四川，成一方封疆大吏，也值得祝贺啊！”

俞兴在一旁冷笑道：“大阳先生，记得当初大帅来四川的时候，曾亲去府上，请先生出山相助。但先生说自己不想过问世事，只愿息影山林过隐居生活。却为什么后来跑去蒙古国做中书令了呢？”

白炼嗤笑道：“那咋能比呢？一个贵为宰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另一个只是小小的幕僚，那是天渊之别啊！”

阳枋被俞兴和白炼挖苦打击，不禁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

扎合忙在一旁帮阳枋打圆场道：“良禽择木而栖，我们大汗虚怀纳士，求贤若渴，天下有识之士都争相投奔。大阳先生人出仕我朝，理所当然，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白炼道：“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换一句话就是‘待价而沽’嘛！哈哈哈，祝贺！祝贺大阳先生卖了个好价钱！”

阳枋不敢开腔。余玠道：“使臣先生，您既然代表贵国前来，请问有何指教啊？”

阳枋才缓过神来，说道：“余大帅，本使臣前来，是请您撤军的！”

“好，够爽快！”余玠哈哈大笑道，“使臣先生，说一说本帅必须撤军的理由！”

阳枋道：“理由有三。第一，兴元你们不能打。兴元本是我蒙古国土，你们擅自前来攻打，属于侵略！请立刻停止你们的侵略行为……”

白炼失声叫道：“什么？阳老头，不管你现在到哪里去挣钱享乐了，你的祖宗却还埋在咱大宋地里吧？兴元自古就是大宋地盘，被蒙古人抢去了，你竟然颠倒黑白，说我们是侵略，这也够滑稽的了！”

阳枋面不改色说道："不错，兴元确实曾是贵国地界，但早已易主。这也成公论。咱们夹谷龙古带将军在这块地上经营了十多年，这里的百姓，被我大汗护佑多年，新出生的孩子，只知大汗，不知有宋皇帝。你怎能说这块土地不属于蒙古？你们兴师动众前来攻打，怎么不叫侵略？"

白炼还要说，余玠打断他道："理由之二呢？"

阳枋道："第二，兴元你们打不了。你们已在这里盘桓了数月之久，一直没有打下来。如今你们士气低落，粮草匮乏，这样打下去，怎么可能有取胜的希望？而另一方面，咱们蒙古十万大军已从东西两个方向朝兴元驰援而来，不出两日便可打到兴元城下。那时候里外夹攻，你们只能是死路一条。"

白炼哼道："别吹牛了，十万大军！秦岭山高路险，你们无栈道可走，就算有十万大军，一年半载你们也来不了。两三天，你骗三岁小孩吧！"

扎合道："来得了来不了，咱们说了不算！相信你们的探子正在四处打探消息，他们应该会回来告诉你们消息，我们的军队已经到哪里了！"

余玠不置可否，又问道："第三呢？"

阳枋道："这第三点，算是阳某个人对余大帅您的忠告。您这一趟兴师北伐，原本就有些冒险。只宜速战速决，最好能偷袭成功。如果打这种消耗战，最后失败的一定是您！一来消耗太大，补给不足，你们将会军心不稳；二来您最初出兵的时候，你们朝廷本来就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只不过你们枢密使赵葵大人顶住压力，说动了你们皇帝，才有您这一趟。一旦您久无战功，你们那没有根性的皇帝动摇了。就算咱们真没有援兵前来——您听好了，阳某说的是假设！事实上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你们皇帝也会治你罪的！您说得不错，您当初确实也曾欣赏过阳某，想请阳某出山。看在这份情谊上，阳某才对您有此忠告！这既是保护您，也是保护您上上下下的将士！您可一定得三思而行啊！"

白炼冷笑道："真好啊！真是大善人啊！阿弥陀佛，感谢你！我代表你

那埋在咱大宋地下的八辈儿祖宗感谢你啊！”

余玠冲白炼摆摆手，对阳枋说道：“使臣先生，本帅答应您，立刻就撤兵！”

众人一听，都有些吃惊。白炼愣愣地问道：“大帅，您真的要下令撤兵？”

“不错，本帅已经决定了！”余玠坚决地说道。

王坚叫道：“大帅，您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这阳老头的话您也能听？咱们明天就能把兴元攻下来，不能功败垂成啊？”

扎合挖苦道：“明天就能把兴元攻下来？你也真能吹啊！你既然这么能吹，干脆一口气把兴元城吹倒得了！”

“放你娘的屁！”王坚怒目大骂道，“王某和咱们大帅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插话了？你再多说一句，小心王某把你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扎合吓得再不敢说话。

余玠瞪了王坚、白炼一眼，喝道：“都给本帅闭嘴！听好了，本帅的决定不容更改！”

王坚、白炼嘟着嘴，瞠目结舌。余玠转头对阳枋道：“使臣先生，本帅同意撤兵。不过有个条件！”

阳枋道：“什么条件？”

余玠道：“立刻命令你们的救援部队停止前进，原地返回。否则，咱们就是鱼死网破，也要和你们拼到底！”

“好！没问题！”阳枋笑着说道，“大帅不用担心。老夫来的时候，已经向大汗呈明，如果老夫能够说动大帅撤军，这边驰援的部队立马撤回去，绝不停留！”

余玠微笑着，轻轻点了点头，目送着阳枋和扎合出帐离去。

第十一章 智取兴元

破敌施欲擒故纵计　黜忠献欲加之罪辞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议事堂

贵由在哈拉和林万安宫议事堂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气冲冲说道："不行，朕再也受不住了，一想到拔都那小子小瞧朕的模样，朕就寝食难安！朕明日就出发，去向拔都讨要说法！"

蒙哥劝道："大汗，您还是再等等吧，等中书令回来，看看南边的情况再说！如果大汗匆忙西行了，南边突起风云，那时候咱们群龙无首，可怎么办呢？"

贵由道："兄弟，到时候你就代替朕去南边指挥打仗得了！"

蒙哥一听大惊，赶紧跪地奏道："大汗这是折煞臣弟了！臣弟忠心可鉴，誓死追随大汗！大汗怎么能说代替之话？"

贵由哈哈大笑道："兄弟，快起来，快起来，朕开个玩笑呢，你怎么当真了？"

蒙哥站起来，又奏道："大汗，臣弟劝大汗谨慎出兵，就是……"

贵由摆摆手道："兄弟你别再说了，朕可以等阳枋回来，但西行之事绝不会更改！要不让拔都那小子跪在地上向朕讨饶，朕这大汗做着也没意思！"

蒙哥悄悄叹了口气，不再开腔。

便在这时，侍卫进来报告说："大汗，中书令阳枋回来了！"

贵由高兴道："阳枋回来了？太好了太好了，赶紧让他进来！"

阳枋与扎合走了进来，跪地施礼道："臣阳枋、扎合觐见大汗！"

贵由呵呵笑道："起来吧！阳枋，怎么样？"

阳枋道："启禀大汗，那余玠已经撤军，正在回四川的途中……"

"真的吗？"阳枋话未完，贵由就激动地对蒙哥说道，"太好了太好了，兄弟，这下朕可以西行了吧？"

蒙哥没有接贵由的话，而是笑着问阳枋道："中书令大人，您是怎么说动余玠撤军的，我们很好奇啊！"

阳枋也笑笑说道："王爷，那余玠在兴元城下盘桓了好几个月，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其实他早就想撤退了。老夫前去告诉他，若他愿意撤兵，咱们这边救援的部队也立马撤回。他不知道咱们并无什么救援，还以为自己得了好处了。又找到台阶，又有了面子，当然就同意撤军了嘛！"

"就这么简单？"蒙哥不信地问道。

"就这么简单！"阳枋反问道，"王爷难道不信？"

贵由哈哈大笑道："兄弟，别怀疑，这肯定是真的，大阳先生有这份智慧！哈哈……"

他对阳枋竖起拇指道："大阳先生，你干得太好了！朕要嘉奖你！"

阳枋赶紧称谢道："多谢大汗！"

贵由又转头问蒙哥道："兄弟，既然余玠已经撤军，南边之事便不足为虑了！这下兄弟你总该允许朕西行了吧？"

蒙哥赶紧赔笑说道："是是是，大汗圣裁，臣弟岂敢阻拦……"

哈拉和林城，蒙哥府

在蒙哥府花园里，蒙哥和忽必烈两兄弟坐在石桌旁议论着。

扎合走进了，施礼道："小人见过大王爷，二王爷！"

蒙哥忙问道："扎合，那余玠真的撤军了吗？"

扎合道："真的撤了！咱们是看到他们全部拔寨上路才离开回转的！"

忽必烈问道："扎合，你看清楚没有？那阳枋有没有给余玠递暗语传递消息的之类的话？"

扎合道："小人看得很清楚，阳枋的每句话都很正常，没有任何一句话显示他在传递暗语！"

忽必烈道："见面的时候他没传递暗语，很可能他背着你悄悄给余玠传递消息呀！"

扎合道："二王爷，不会的。小人带去的两拨随行人员，不分昼夜监视着阳枋的一举一动。没有一个人发现阳枋有异样啊！"

忽必烈看了蒙哥一眼，奇怪地说道："不可能啊，难道是咱们错怪那阳枋了？"

蒙哥陷入了沉思，没有开腔。

临安，谢方叔相府

刘邦走进临安谢方叔相府，跪在地上向谢方叔施礼道："小人刘邦拜见相爷！"

谢方叔皱了皱眉头，端起来一杯茶，呷了一口，放下茶杯，方才说道："刘邦，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要见本官，所为何事啊？是不是又说你家老爷的那件事？"

刘邦不敢抬头，闷声说道："不……"

谢方叔没听刘邦的，顺口不耐烦地说道："让你回去告诉你家老爷别着急，这事得慢慢来，他怎么又在催呀？不就是个转运使吗？屁大一点官，给余玠撤了就撤了，有什么不得了的？让他再好好忍耐一下，到时候给他一个更大的官当！"

刘邦赶紧争辩道："相爷，不是，不是这样的，小人这次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大人禀报的！"

"什么重要事情？"谢方叔问道。

刘邦道："我家老爷飞鸽传书让小人告诉相爷，余玠未经朝廷同意，竟然擅自撤军了……"

谢方叔一听，猛地站起来，问道："你说什么？余玠从兴元撤军了？他为什么会撤军？"

刘邦道："我家老爷说，蒙古中书令阳枋到兴元城外见了一次余玠，然

后余玠就撤军了……”

“阳枋？你说的是那个叛变到了蒙古的阳枋？”谢方叔兴奋地说道，“阳枋到兴元与余玠见面后，余玠就撤军了？你确定？”

“当然确定！”刘邦道，“现在余玠正在回四川的金牛道上呢！”

“好，”谢方叔在屋里来回走着，嘴里连声说道，“好，好好，刘邦，你赶紧给你们老爷传个信，让他密切注意余玠的动向，有情况随时告诉本官！”

“是！”刘邦答应一声，转身退出去了。

临安，余晦府

谢方叔走进余晦府的时候，余晦正一个人坐在桌前喝着闷酒。

谢方叔上前施礼道：“余大人，谢某这里打扰了！”

余晦抬头一看，原来是谢方叔，忙起身迎接道：“呃，原来是谢大人啊！谢大人，您从来没到寒舍来过，今日是什么风把谢大人给吹来了？”

“不是什么风，是余大人的酒香！”谢方叔打趣道，“今早，谢某一起床，就闻到一股浓烈甘醇的酒香味，然后谢某就被酒香牵着鼻子，一路牵过来了！”

余晦呵呵一笑道：“好啊，既然谢大人喜欢余某的酒，那今天可就要多喝几杯哦！来来来，谢大人请坐！”

说着，余晦把谢方叔让到客座上，给他倒满酒，两人让了让，都满满地喝了一杯。

放下酒杯，谢方叔道：“余大人，俗话说‘一人不喝酒’，又说‘酒逢知己饮’，您却为什么一个人，反而喝得这么有滋有味的呀？看来，俞大人的日子过得相当惬意嘛！”

余晦把一杯酒猛地往嘴里一倒，趁着酒意，愤愤不平地说道：“谢大

人，您这可是明知故问啊！您也知道，余某是史相公提拔起来的人。史相公为父丁忧期满，本来应该回朝的，可是赵葵纠集一帮人在官家面前说他的坏话，结果蒙蔽了官家，官家放弃了再起用他的打算，史相公不得不致仕回家！余某既被打上史相公的烙印，又有在四川战事失败的影响，官家平常睬都不睬余某一眼，余某如何能过得滋润！”

谢方叔自己拿过酒壶，给余晦倒了一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端起来一饮而尽，说道：“余大人，你今天既然能够说着这般推心置腹的话，看来是把谢某当知己了！既然如此，余大人这酒，谢某无论如何也要多喝几杯！”说着，又满满倒了一杯酒，喝了个底朝天。

喝完，他把酒杯往桌上一放，俯过身去，对余晦说道：“余大人，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有苦水没地方倒啊！”

余晦嘿嘿一笑道：“谢大人安慰余某的吧？谢大人近来鸿运当头，升任宰辅。而且也深得官家信任，凡事官家都会听取谢大人的主意，怎么反说是天涯沦落人呢？”

谢方叔叹口气道：“唉，余大人，您是不知道啊！那赵葵把持着朝政，整个宰相府里，除了他，就没有第二个声音。不错，在一些事情上，官家会征求谢某的意见。但是只要赵葵一开腔，最终的结果都是按照赵葵说的来办！谢某这个参知政事，与您那枢密副使，有什么区别呢？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

余晦怒道：“谢大人说得不错，咱们都成了摆设，那赵葵的陪衬！唉，可惜官家对他如此信任，他的地位稳如泰山！咱们就算不满他的倒行逆施，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啊！”

谢方叔笑笑说道：“余大人，如果说以前赵葵稳如泰山的话，现在恐怕没那么牢固了……”

余晦眼睛一亮，问道："谢大人此话怎讲？"

谢方叔把脑袋凑过去，小声说道："谢某近日听闻，余玠已经在兴元兵败撤军！余玠北伐，可以说是赵葵大肆鼓吹起来的，当初他给官家拍了胸脯，保证能拿下兴元。现在余玠劳民伤财，兵败撤退！余大人，你想一想，这是不是咱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余晦忍不住站起来，几乎是手舞足蹈地哈哈大笑道："哈哈，余某以为那余玠很能打呢，没想到，没想到他原来也是个懦夫！好啊，打败了，余某真想现在就看到他的样子！"

谢方叔道："余大人，要想看到余玠的样子，很简单，只要官家把他抓起来了，随你怎么瞧都可以！不过，要抓余玠，还得先搞定赵葵！没有赵葵这只母鸡了，抓那一群小鸡还不是手到擒来！"

"对对对，先搞定赵葵！"余晦猛地坐下来，问道："谢大人，接下来怎么办？"

谢方叔道："很简单，你只需要把这事禀报给官家听就可以了！官家对余玠的北伐是寄托了很大希望的，现在他要听说余玠撤军了，咱们可以想一想，他心中是一种什么感觉！"

"好好好，"余晦拍手叫好。不过当他转头看见谢方叔似笑非笑的样子时，不禁一怔，忙笑着说道："谢大人，这消息是您得到的，还是由您来呈报官家吧？"

谢方叔道："余大人，谢某只是参知政事，打仗的事情，不归宰相府管的。如果谢某向官家呈报，多少有点越俎代庖！余大人放心，您向官家呈报的时候，谢某一定会再上本弹劾他！"

余晦有些犹豫，但仍然咬咬牙道："好吧！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舍了这身官衣和赵葵斗一斗！明天余某就上奏本！"

临安，大内，垂拱殿

枢密使赵葵被宦官带着，急匆匆来到垂拱殿见驾。当他走进殿里，施礼起身后，见枢密副使余晦也在那里，心里不免微微有些诧异。

赵葵上前跪地施礼道："微臣赵葵，见过官家！"

赵昀问道："赵爱卿，听说余玠已经从兴元战败撤军返回了，这事是真的吗？"

赵葵心里猛跳了一下，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这回事，忙反问道："官家，这事您是怎么知道的？"

赵昀道："是余爱卿方才告诉朕的！"

赵葵一听，心中大怒，心想这个余晦，这样的大事，竟然不先报告自己，就直接呈报了官家，看来是来意不善啊！同时他又想到，虽然自己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但余晦既然说了，那多半是真的。余玠没有向枢密院报告就撤军，看来是有逼不得已的苦衷。现在这个时刻，必须要想办法帮他兜住，否则，可就要被皇帝惩罚了。于是赶紧说道："是的，官家，撤军的命令是微臣向余玠下达的……"

余晦煽风点火道："赵大人，咱们枢密院里的同僚，没有一个人知道你要下这样的命令！呵呵，咱们这些人，职微言轻，不知道倒也罢了，难道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也不向官家禀报吗？"

赵昀果然很不高兴地问道："是啊，赵爱卿，北伐可是件严肃的事情，怎么能说撤就撤呢？你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

赵葵道："官家，是这样的，余玠在兴元城下苦攻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无奈兴元城防坚固，无法攻破。本来还准备再努把力，但突然得到北方蒙古军大军来援的消息，再加之后方粮草缺乏，微臣怕余玠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军情紧急，来不及向官家禀报，所以当即下达了撤军令。微臣本来是想事后便来报告的，却不知余大人已经抢在微臣前面了……"

余晦见赵葵话中有话，对他充满讽刺之意，忙叫道："哼哼，赵大人，您说得可真好听啊，下官若是不向官家呈报，恐怕官家会一直被蒙在鼓里吧？"

赵葵怒喝道："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如果凡事都要严格呈报才敢决策，不打败仗才怪！余大人你也多多少少打过一些仗，难道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

余晦见赵葵提到他打仗的事，一时有些气短，不敢争辩。

赵昀见状，点点头道："赵爱卿的话也有道理，余爱卿，你也不要再小题大做了……"

余晦一听赵昀的口气转了调，心下慌张不已，忙转一个话题说道："官家，不是微臣要小题大做！当初大家都在议论，说粮草及准备都不足，不是出兵的最佳时机。但赵大人却说蒙古监国太后身染重病，大汗之位未定，国内动荡不安，攻打兴元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积极鼓动出兵！现在却又突然宣布撤兵，如此劳民伤财，赵大人的行事是否过于草率啊？"

赵昀果然又被余晦的话题吸引去了，说道："是啊，赵爱卿，万一这一次撤军又撤错了呢？"

赵葵忍住心中的怒气，耐心解释道："官家，当初决定出兵，机会确实难得，咱们若不尝试一下，机会可能永远失去！现在撤军，也确实有逼不得已的苦衷，打仗就是这样，不可能有绝对取胜的把握啊！"

余晦道："是没有绝对的把握，但也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尝试呀！当年'端平入洛'时赵大人已经尝试过一次了，现在又尝试，难道咱大宋的军队都是赵大人好高骛远的试验品吗？"

赵葵怒道："余大人，你怎么能说如此煽风点火的话？咱大宋建国三百年来，对北方胡人，难道一直都在打胜仗吗？余大人在边地修筑紫金城，难道那也是打的胜仗吗？"

赵昀听不下去了，叫道："你们能不能不要吵了？能不能把吵架的功夫

都用在打仗上？”说完，站起来，拂袖而去。

赵葵与余晦见赵昀走了，都相互怒视一眼，哼一声，各自转身离去。

临安，大内，垂拱殿外

赵昀走出垂拱殿，怒气冲冲往前直走着。董宋臣等一干随行紧紧跟在他后面。走到一个转角处的时候，董宋臣向远处一个角落使了个眼色，谢方叔赶紧转出来，走过来，装着突然看见赵昀的样子，脸现诧异地招呼赵昀道：“官家，何事如此生气？”

赵昀发牢骚道：“唉，别提了，都是枢密院的两位大人！仗不会打，却专能互相指责，把朕气的！朕真想每人抽他们一巴掌！”

董宋臣补充说道：“谢大人，是这样的，先前余晦余大人向官家禀报说，四川制置大使余玠突然就从兴元撤军了。官家问怎么回事？赵葵赵大人说是他下令撤军的。接着，两位大人便互相指责，在官家面前吵了起来……”

赵昀道：“谢爱卿，你来评评理！你说就这帮人在枢密院，咱们什么时候能打个胜仗啊？”

谢方叔道：“官家，此事微臣不敢置评，毕竟是枢密院的事，身为参政，若是对枢密院评头品足，难免有越界之嫌啊……”

赵昀道：“很好，谢爱卿，你举止沉稳，做事老到，深合朕意！不过，这件事，朕允许你大胆说话。你说说，他们两个，朕应该惩罚谁？”

谢方叔道：“官家，余晦大人说的这件事，微臣也有耳闻。不过，微臣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说法啊……”

赵昀问道：“什么说法？”

谢方叔道：“微臣听说余玠撤军之前，那阳枋作为蒙古使臣，到兴元来和他见了一面……”

赵昀大吃一惊道：“阳枋？你说的是那个汉奸？他到兴元来做什么？”

谢方叔道："微臣并不知道他来做什么，不过，这件事确实有些耐人寻味啊！如果余玠和阳枋有阴谋，而赵葵又说余玠撤军是他下的命令，这便意味着，这三个人已经结成了某种联盟。这样的话，咱们大宋可就危险了……"

赵昀勃然大怒道："什么？赵葵和余玠竟敢勾结叛国？好啊，董哥儿，你带几个侍卫去把那赵葵抓起来，严刑拷打，看他还敢不敢背叛朕！"

谢方叔赶紧奏道："官家，这件事，恐怕不能抓赵大人，更不适宜严刑拷打！"

赵昀道："为什么？"

谢方叔道："官家，那余玠手握重兵在外，如果他真和赵葵，和蒙古有勾结，咱们这边把赵葵抓起来，他知道了，公开造反投敌，咱们可怎么应付？"

赵昀惊怒道："那怎么办？难道就任由赵葵胡作非为？"

谢方叔偷看了赵昀一眼，说道："官家，微臣有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赵昀道："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谢方叔道："官家，微臣认为，此刻只需不动声色地让赵大人卸掉右相兼枢密使，致仕回家就可以了……"

赵昀道："朕以什么理由让他致仕？若以造反论，那也不是致仕，而是砍头呀！"

谢方叔道："官家，微臣有一法，不知是否适用？当年太祖曾约定，宗室之人，不得为相。又说，武人不得为相。现在这个赵大人，既是武人，又是宗室，却身居右相兼枢密使两职，这，恐怕不合太祖遗训吧……"

赵昀一听，忍不住哈哈大笑道："说得好，谢爱卿！你做事真是滴水不漏啊！好好好，此事就交由你去办。办好了，朕升你为右相兼枢密使，接替那赵葵！"

谢方叔赶紧跪地磕头道："谢官家隆恩！"

金牛道上

余玠与众将率领宋军离开兴元，沿着金牛道往川内走。走着走着，一旁的王坚再也忍不住了，冲余玠大吼道："大帅，这是怎么回事呀？咱们辛辛苦苦围了那么久。最困难的时期都熬过来了，却是被那阳枋说两句话，咱们就给吓走了！怕什么呀，就算蒙古真有救兵前来，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难道咱们就指定打不过他们？"

白炼也帮腔道："是啊，一个破老头的几句话就把咱们吓跑了，这事要是传出去，还不被天下英雄耻笑！"

余玠没开腔，俞兴、杨文在一旁嘻嘻笑着。

王坚看见他们笑，不满地数叨道："俞兄弟、杨兄弟，你们笑什么？杨兄弟，刚才阳枋来的时候，你始终一言不发。你不是很有智谋的吗？怎么连一个阳枋也说不过啊？就算说不过，好歹也说两句，免得被人家小看嘛！还有俞兄弟，刚才你不也在批驳阳枋，反对撤军吗？为什么大帅要撤军，你连半句反对的话也没有？"

俞兴、杨文都望着余玠，只是笑，不开腔。余玠微笑着对王坚说道："王坚，你真的想拿下兴元？"

王坚叫道："做梦都想！咱们在兴元耗了这么长时间，那么多兄弟牺牲了，咱们要是这样就回去了，难道那些兄弟的血就白流了吗？末将就是死，也要和那些战死的兄弟死在一起，绝不做逃兵！"

"好，有志气！"余玠夸赞一声，又转头问道："白寨主，你不想被天下英雄耻笑？"

白炼惨笑道："白某虽然不是什么大英雄、大豪杰，但在嘉定多多少少也有些名气。如此灰溜溜地回去，人家问我，你把兴元拿下来了吗？大帅，您让白某怎么回答？"

"好！非常好！"余玠大笑道，"你们既然这么迫切想攻下兴元，那本

帅就拨三千精兵给你们，你们火速返回兴元，对兴元南门发动猛攻！”

王坚、白炼有些发愣：“真的答应我们回去进攻兴元？”

“本帅一言九鼎，怎么可能骗你们？”余玠严肃地说道：“你们听着，咱们本已下达撤军命令，而你们心有不甘，迫切希望拿下兴元，此一去，就只许进，不许退！如果拿不下兴元，你们提头来见本帅！”

王坚、白炼神情一凛。白炼道：“大帅，三千人马是否太少，能否多给一些？”

余玠冷冷地说道：“本帅不愿意更多的将士去送死，只有三千人马，没有更多的！你们去不去？不去的话，以后就别再议论撤军之事！”

王坚忙大声答道：“去！大帅，咱们一定要去！”接着又捅了捅白炼道，“怎么了白兄弟，怕了？怕的话你留下来，王某一个人去！”

白炼道：“去就去，谁怕呀！”说着转身就往前走去。

小青在后面叫道：“二哥，你等一等，我和你一起去！”

白炼道：“四妹，你别去了，这一趟凶险异常，你还是留下来吧！回家后记得告诉大哥，说二哥我是好样的！”

白炼的话中竟有了生离死别的味道。小青叫道：“二哥，你说什么呀？要不，你留下来，小妹随王将军去！”

白炼被小青这么一说，不好意思了，忙说道：“好，咱们都去，都去！咱们嘉定人，可从来不知道怕字怎么写！”

小青望了俞兴一眼，俞兴含笑给她点点头，小青蹬蹬蹬走了，白炼忙跟在她后面。王坚冲余玠一抱拳，也精神抖擞地往前跑去。

王坚、白炼及小青离去后，余玠又对张武说道：“张武，给你两千人，你到金牛道上四处扬尘。记住，一定要把扬尘的范围搞得宽一点，长一点。如果人数不够的话，你再通知大安军守军，一起来做。总之一点，要给蒙古人造成咱们正在回川的假象！”

张武吃惊地问道："大帅，咱们不撤了？"

余玠笑道："王坚、白炼他们返回兴元了，那么多兄弟留在这里，咱们怎么可能安心离去？"

张武道："但是，但是咱们也不能因为王将军不服那口气，就改变计划，把所有的军队返回去，做无意义的消耗啊！"

余玠道："张武，你别担心，这一次保管咱们能把兴元拿下来，你只要把你的事情做好，迷惑住敌人，就算完成任务了！"

张武半信半疑，不过他也爽快地接受了任务，带兵离去。

余玠又对杨文道："杨文，你和本帅分带一队人马悄无声息地返回兴元，埋伏在兴元东、西两片密林中，一旦等到兴元的蒙古人出城追击王坚、白炼的时候，咱们就悄悄摸到东、西两座城门下，发起猛烈攻城，攻其城门！"

杨文道："是，大帅！"

余玠再吩咐俞兴道："俞兴，你再带剩下的人马绕道去兴元回蒙古的秦岭道上埋伏，一旦兴元的人马溃败而逃，你便在半路上伏击截杀！"

黄睿娘在旁说道："姐夫，埋伏秦岭道截杀夹谷龙古带逃兵一事，可以派其他人去做。咱们这出戏还缺一幕，俞将军要是去把这一幕唱好了，咱们这出大戏才算完美啊。"

俞兴笑道："二小姐说得不错，那的确是一幕必不可少的好戏。"

余玠哈哈大笑道："哦，你们打的是什么哑谜呀，说来听听吧！"

兴元城，南门外

王坚、白炼及小青带着三千人马冲杀到兴元城下，扎好阵营。王坚指着城楼对上面大喊道："夹谷龙古带，赶紧滚下城来投降！要是有半分犹豫，我等攻上城来，拿住你，定不轻饶！"

城头守护的士兵慌慌张张跑了进去。不久，夹谷龙古带等一干将领便来到城头，往下观看，见王坚等人列队阵前，人数不多，却个个精神抖擞，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心下不免大疑，大喊问道："王坚，你们不是撤兵回去了吗？为什么又出尔反尔，回来攻城？"

王坚叫道："回去的都是懦夫，非是王某所为！王某等人回来，誓要与你血战到底，把你们撵出兴元！"

白炼也叫道："是啊，咱铁骨铮铮的男儿，岂能怕你一座小小城池！你赶紧打开城门，敲锣打鼓迎接老爷我们进去，好酒好肉招待着！那时候老爷我心情好了，说不定就能饶你一条小命！"

夹谷龙古带却并不气恼，也不回话，而是转头与旦只儿等人商议道："他们怎么在这里啊？难道真如他们所说的，是因为不服气返回来攻咱们的？"

旦只儿道："将军，目前情况不明，咱们不敢贸然下结论，小心中计。咱们只需严守城门，绝不许他们爬上来，等打探一下消息再说……"

"说得好！"夹谷龙古带转身对着城外大喊道，"王坚，你等休要说大话，有本事，你们就攻上来！先前你们数万大军围着咱们攻了数月之久，尚且把咱们无可奈何，现在你只带几千人马，又能怎样？哈哈哈哈……"

王坚大怒，冲身边的将士大声命令道："兄弟们，咱们就是死，也绝不做懦夫！冲啊，冲上去，把那霸占咱们兴元城的狗鞑子通通劈死！"

三千士兵抬着云梯，手拿盾牌，大声怒吼着，向兴元城发起了潮水一样的进攻。

兴元城，南门外

三日的时间，王坚、白炼等人已经对兴元发动了多次进攻，但都没办法攻破城门。三千人马已经减员一半，剩下的一半也都衣衫不整，士气低落。整个兴元城下一派萧瑟景象，到处是残砖断瓦及破损的武器，宋兵和蒙古兵

的尸体遍地都是，黑红的血流满一地。

王坚、白炼及小青等人垂着头站在那里。小青忧虑地问王坚道："王将军，咱们打了这么久，损失这么大，但还是没办法攻破兴元城门！咱们还要继续打下去吗？"

王坚铁青着脸，不开腔。

白炼叫道："四妹，来的时候大帅已说了，咱们是有进无退，回去必定是要杀头的！再说了，即便大帅饶过咱们，咱们雄心勃勃地来，却又灰溜溜地回去，还有何面目见人！不成功，则成仁，咱们就算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了，也绝不能后退半步！"

王坚红着脸，咬牙喊道："兄弟们，打起精神，加油啊！咱们再冲一把！敌人已经疲惫不堪，咱们只要能冲上城头，咬牙顶住，就能够冲破敌人的城门！"

就在这时候，队伍后面一骑马飞驰而来，大声喊道："王大哥且慢！"

众人转头一看，原来是俞兴。小青喜悦地奔上去喊道："俞大哥你来了！好了，咱们有希望了！"

俞兴含笑给小青点点头，走到王坚面前道："王大哥，大帅让俞某来给你们传个话，如果兴元久攻不下的话，咱们还是撤退回去吧！"

白炼嗤笑道："俞大人，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呢，原来是说这个话呀？攻不下就撤退，哼哼，白某还没有这么窝囊！"

俞兴道："二哥，都攻这么久了也攻不下来，显然这样打下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咱们不撤退又能怎么样啊？"

白炼愠怒地叫道："俞兴，你休要小瞧白某！也请你别在这儿妖言惑众，泄了将士们的士气！哼哼，白某今天就要让你看看，白某是不是一个挺直脊梁的男人！"

说着，白炼挥舞着双剑对士兵们大声喊道："兄弟们，咱们冲啊！"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跟着他往前冲，大家都垂着头，不开腔。

白炼大窘，叫道："哼哼，都是一群懦夫！你们不去，白某一个人去！白某就是死，也要站着倒下，绝不后退半步！"说着，双腿一夹胯下坐骑，舞着双剑，就往前冲去。

俞兴一见，不禁大惊，焦急地喊道："二哥，赶紧回来，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但是白炼已经冲到了城楼之下。城上的蒙古兵见白炼单骑独马冲过来，忙把如雨的密箭向白炼倾泻下去。白炼舞动双剑拨开箭雨，但无奈箭太多太密，不一会儿，白炼的手臂就受伤了，他的动作明显地减缓了。

小青一见，急了，大叫道："二哥，别着急，小妹来救你了！"说着，驱马向白炼猛冲而去。

白炼见小青前来，异常高兴，惨笑道："四妹来得好！咱们打给他们看看，让他们睁眼瞧瞧咱们嘉定人是怎样顶天立地的好汉！"

小青一边舞鞭拨箭，一边气喘吁吁笑着对白炼说道："二哥，咱们嘉定人自然都是好汉，但这里实在凶险异常，如此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咱们还是赶紧撤退吧？"

白炼道："四妹，你怎么也说那撤退的丧气话？难道你也怕死吗？这可不像我白炼生死与共的好妹妹呀！"

小青被白炼这么一激，忙叫道："谁怕了？二哥，走，咱们一起冲到城楼上，大杀一场！"

俞兴见小青前往劝说白炼，反被白炼鼓动着往前冒险，不禁深为忧虑，只得也提枪策马，跟着冲上前劝解道："二哥、小青，这里危险，赶紧往后撤退，我来掩护你们！"

白炼一见俞兴冲上来这么说，更是气上加气，喝道："俞兴，你这个伪君子，谁要你掩护！你也别喊我二哥了，你这样喊，白某早就恶心死了！别

侮辱了咱嘉定人！”说着，猛一驱马，更往城下冲去。便在这个时候，他的防守出现了漏洞，数支利箭齐齐地射在他身上，白炼大叫一声，翻身落马。小青大惊，挥动手中长鞭往白炼身边卷去，遮挡那还在往白炼身上继续射来的利箭。

然而，她为了救白炼，忽略了防守，很快，她也被数支利箭射中，翻身掉下马来。

俞兴脑袋轰的一声响，忙猛往前冲，一手舞枪遮挡箭镞，一边伸手抓起地上的白炼和小青，扯上马背，转身就往外奔突。很快，俞兴就冲出箭雨，冲回阵前。

王坚等人帮他把白炼和小青放下来。俞兴抱着白炼大声猛叫道：“二哥，二哥你醒醒！你醒醒啊！”但是不管他怎么摇，白炼都紧紧地闭着眼睛，开不了口了。

俞兴又冲到小青面前，抱起小青哭喊道：“小青，小青你怎么了？你快睁开眼睛！你别吓俞大哥好不好！你快睁开眼呀！”

小青终于睁开了眼。看着眼前的俞兴，凄然无力地笑了笑，声音微弱地说道：“俞大哥，快抱一抱青儿，青儿好冷啊！”

俞兴把小青紧紧地搂住，泣不成声道：“青儿，青儿，你要坚持住！坚持住！俞大哥马上找人给你治疗，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小青脸上艰难地露出一丝笑道：“没用的，俞大哥，青儿已经好不起来了……你听青儿说，青儿要告诉你一句话……”

俞兴又把小青搂了搂，说道：“青儿，你说吧，大哥听着呢……”

小青道：“大哥，睿娘是个好姑娘，你们郎才女貌，是天生的一对。今后，今后你可要好好地对她啊……”

小青的声音越来越微弱，说完这句话后，她便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俞兴抱住小青，愣在那里。他脸上的肌肉在一股股地抖动，眼泪大颗

大颗地从眼眶里滚下来，滴在小青苍白的脸上。但是他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就一直那么紧紧地搂着小青，一动不动。

王坚血红着眼睛喊道："俞兄弟，走啊，咱们冲上去和鞑子拼了！就是死，咱们也要和白炼、小青死在一起！"

"不！"俞兴抱起小青，冲王坚号叫道，"王大哥，咱们必须撤退，绝不能白白送死了！"

王坚悲愤地喊道："难道咱们就让白炼、小青及一众将士白死了？"

俞兴目光冷峻，脸上的肌肉一下一下跳着，说道："不会的，王大哥，咱们会血债血还的！"

兴元城楼上

夹谷龙古带看到白炼和小青冲过来攻城，最后被射死，又看到俞兴抱着小青的尸体，和王坚带着攻城的部队灰溜溜离去，不禁又惊喜又疑惑。转身对旦只儿说道："旦只儿，你说宋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咱们射死了他们两员大将，他们不但没有发动疯狂的进攻，反而撤退了，这有点不合情理啊？"

旦只儿道："将军，这有什么不合情理的？我看那情形，多半是王坚等人偷偷带兵转回来攻城，被发现后，俞兴回来劝他们撤退，可是白炼、小青不同意，执意要攻城，最后被咱们射死！现在他们知道了打不过咱们，而且已经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因此只得撤退了呗！"

夹谷龙古带点点头道："你说得很有道理，不错，八成就是这样的！哼哼，这叫自取灭亡！先前数万大军尚且把咱们无可奈何，他那几千人能干些什么！"

旦只儿道："将军，咱们可不能就这样放了他们，末将有一计策，可获全胜！"

夹谷龙古带道："你有何良策？"

旦只儿道："宋军久攻不下，死伤惨重，现在又刚死了两员猛将，他们一定情绪低落，沮丧悲伤。咱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绕到他们前面，对他们进行伏击。一旦他们进入包围圈后，咱们这边再派人出城追击，两边把口袋往里扎住，让他们有来无去，一个也跑不了！"

夹谷龙古带道："这个计划太好了！旦只儿，咱们分头行动，你带一部分军队出城急行军，绕到宋军前面设下埋伏，等宋军进入你们埋伏圈后，便发出信号，本将军即刻带兵前来追击！"

"末将遵命！"旦只儿答着，带兵离去了。

旦只儿走后，夹谷龙古带集结好部队，等在城头，眼巴巴看着城外。不一会儿后，果然看见远处山坳里飞起三支响箭。夹谷龙古带高兴地一挥手说道："哈哈，敌人终于中计，咱们出发！"

说着，便大开兴元南门，带着城内士兵出城，往王坚、俞兴撤退的方向追去。

不过，他们刚走出不远，却听到后面兴元城传来一大片嘈杂的喊杀声。夹谷龙古带一惊，转头往后一看，只见兴元城方向火光冲天，烟尘蔽日。夹谷龙古带惊惶地问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一个探子快马飞跑到夹谷龙古带面前，大叫道："将军，不好了，不知从哪里冲出来两队宋军，正从东西两个方向猛攻城楼呢！"

夹谷龙古带大叫道："咱们中计了！赶紧撤，赶紧撤，回救兴元！"

不过，等夹谷龙古带一行人慌慌张张冲回兴元城下的时候，眼前的情景更让他们惊慌不已。因为城头上已经插满了宋军的旗帜，一队人簇拥着身系红袍的余玠走到城头，笑着对夹谷龙古带说道："夹谷龙古带将军，谢谢你把兴元送回咱大宋的怀抱！怎么样？要不要上来喝一杯茶？"

夹谷龙古带叫道："余玠，你玩奸计，这不是君子所为！有本事，你下来和本将军单挑！"

余玠呵呵冷笑道："怎么？夹谷龙古带将军也陷入了攻城的困境，说出这样的话来了？有本事，你就攻上来呀？咱们也换一种玩法，现在你攻城，本帅守城，咱们又看看你能不能攻上来！"

夹谷龙古带气极，正要指挥士兵发动进攻。却在这时候，身后又有探子飞马前来报告道："不好了！将军，宋军又从后面夹攻回来了！"

夹谷龙古带再吃一惊道："宋军从哪里来的？他们不是已经进入了旦只儿的埋伏圈吗？"

探子道："本来王坚、俞兴等人是进入了咱们的埋伏圈，谁知道宋军早已设下了埋伏，咱们刚一发动围攻，后面的宋军便杀奔过来，把咱们夹在中间。旦只儿大人两面受敌，抵挡不住，已经往北溃散了！"

正说着，后面的喊杀声已经越来越近，同时兴元城门打开，杨文等人又带着城中宋军冲杀出来，夹击夹谷龙古带。夹谷龙古带惊慌失措，大叫道："撤！赶紧撤！"

身边的士兵哭道："将军，咱们往哪里撤啊？"

夹谷龙古带道："往北！往北！去和旦只儿汇合！"

蒙古军急忙调转马头，没命地往北逃去，宋军紧紧跟在后面，一路追杀而去。

哈拉和林城，蒙哥府

忽必烈风风火火地闯进蒙哥府道："大哥，大哥，不好了，夹谷龙古带已经丢掉兴元，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逃回来了！"

蒙哥呆了呆，脸色凝重地说道："看来那阳枋果然是个奸细！"

"这还用说，确切无疑了！"忽必烈有些着急地说道："大哥，现在可怎么办啊？大汗已经带领大军去了叶密立，即将进入拔都的属地，两人的战争看起来似乎一触即发。这边兴元又丢掉了，四川全境眼看就要落入宋军手

里。咱们朝中又被阳枋这个奸细把持着，镇海只知道一味逢迎大汗，顺从阳枋，毫无主张。咱们这个国家，看起来好像就要灭亡了呀！”

蒙哥道：“大汗和拔都的事情，咱们倒是不用太担心。咱们给拔都通气后，拔都已派他的兄弟别儿哥带上食物和美女前往犒劳大汗了。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我看短期内大汗和拔都应该不会打起来的。说不定大汗转一圈后，就回来了。只要他把大军带回来，这边对付宋军咱们就有底气了！再说了，汪德臣兄弟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吗？倒是那阳枋，他在咱们朝中一直是个巨大的威胁！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啊！”

忽必烈道：“但怎么除呢？咱们没有证据啊？扎合回来也说了，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表明阳枋在为余玠通风报信。扎合也算是个聪明人吧，难道他也会被骗？”

蒙哥道：“他肯定被骗了！只是他一直没搞清楚哪里上当了而已！”

忽必烈忍不住打了个冷噤道：“如果连扎合也看不出那阳枋的手段的话，那阳枋简直就是人精了！大哥，你说得没错，阳枋不除，后患无穷！但问题是咱们怎么除掉他呀？再说了，大汗又那么信任他，咱们能把他怎么样？”

蒙哥沉默了一会儿，渐渐地脸上拉起一丝冷笑道：“没有证据？谁说没有证据？他前脚一走，余玠后脚就回攻兴元城，这还不是证据？再说了，即便没有证据，咱们只要把他抓起来，那证据还不就有了？”

忽必烈张大嘴巴，目不转睛盯着蒙哥道：“抓起来？大汗护着他呢，咱们怎么抓？”

蒙哥道：“大汗在哪儿？他远在叶密立，他怎么护阳枋？等大汗回来的时候，咱们已经有证据了，阳枋也开不了腔了，咱们还怕大汗什么？”

忽必烈道：“大哥，这虽然是个很不错的方法。但是大汗这个人性情不定，就算咱们证据确凿，他也会怀疑咱们是否背着他图谋不轨。他要怀疑了，肯定会给咱们颜色看的，说不定还会用对付拔都和铁木哥的办法来对付

咱们呢！”

蒙哥重重地叹了口气道：“唉，难道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阳枋把咱们国家搞得一团糟，直至灭亡吗？”

忽必烈也跟着叹了口气，但他又说道：“大哥，不着急，几十年咱们都忍过来了，也不在乎这一时半刻，机会肯定会有的……”

哈拉和林城，合塔合失府

阳枋走进合塔合失府，施礼问候道：“阳枋前来拜见哈敦！”

合塔合失正在喝茶，看见阳枋进来，把茶往桌上一丢，讥讽道：“中书令大人，您现在已经高居相位了，怎么还能到咱们寒舍来呀？您是不是掉什么东西了？回头本宫让必勒格给您送过去就是了，何劳您亲自来跑一趟？”

阳枋红着脸说道：“哈敦羞煞阳枋！阳枋再怎么发迹，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这里就是阳枋的娘家，阳枋的成绩其实是哈敦赏赐的，怎么能忘本呢？”

合塔合失脸上有了笑容，道：“你不忘本，那最好不过了！你既然不忘本，你就应该懂得回报！但你当中书令这么久了，为什么没见你为咱们家做点什么事呢？”

阳枋争辩道：“哈敦，阳枋不是正在做着吗？大汗和拔都之间的争斗，还不是阳枋促成的！只要他们斗起来了，失烈门王子还怕没有时间和机会？”

合塔合失讥讽道：“大阳先生，本宫可不是聋子！你在朝堂上，不是反对大汗出兵吗？”

阳枋道：“哈敦啊，您想想，大汗如此作为，不就是发动内战的意思吗？他这样干，谁会支持他？如果他得不到支持，能实现西行吗？老夫不过是寻找到了一种既能让他接受，又能让满朝文武接受的方式而已……”

合塔合失睁大眼睛，久久方道：“原来如此啊？本宫愣是没有看出来！大阳先生，这一招高，实在是高啊！”

阳枋道："哈敦过奖了……阳枋只是想让哈敦知道，阳枋的心一直是系在这里的！"

"好！"合塔合失道，"这样干，才算不辜负本宫和小王爷对你的期望！"

"但是哈敦啊，"阳枋忽然叹口气说道，"阳枋怕以后不能再为哈敦效劳了……"

合塔合失不解地问道："什么意思？你要走了？"

阳枋道："不是阳枋要走了，是别人容不下阳枋了……"

合塔合失道："谁呀？大汗？"

阳枋道："到目前为止，大汗还是相当信任阳枋的！但是，由于阳枋多次鼓动大汗发动与铁木哥、哈剌旭烈、拔都的争斗，有人已经怀疑上阳枋了，欲除掉阳枋而后快！如果阳枋真被他们杀了，以后还怎么帮助小王爷登上汗位呢？"

合塔合失着急地说道："你吞吞吐吐说了半天，究竟是谁要杀你呀？"

"蒙哥王爷……"阳枋道。

合塔合失不解地问道："他为什么要杀你，这关他什么事？"

阳枋道："哈敦忘了吗？阳枋曾给您分析过，蒙哥息影藏锋几十年，目的是什么？就是想登上汗位宝座。如今阳枋在朝中一直暗中帮助哈敦您，蒙哥和忽必烈都是聪明人，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来。作为今后汗位的重要竞争者，蒙哥自然不愿意哈敦您做大，所以他要杀掉阳枋，斩断你的臂膀，打压您的势力，让他们少一个竞争对手！"

"是啊是啊，你说得对，本宫也早已有这种感觉！"合塔合失道，"不过，我看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吧？毕竟大汗是相当信任你的！"

阳枋道："问题是现在大汗在叶密立，他的翅膀再宽，也遮不住哈拉和林！蒙哥大可寻一个不是，先把阳枋处决了再说！"

合塔合失道："那你说怎么办？本宫也护不住你呀……"

阳枋道："哈敦，单凭您的实力，确实难以保护阳枋。不过，哈敦可以去求一个人，一旦蒙哥出手，那个人就可以把老夫保护起来的！"

合塔合失道："谁呀？"

阳枋道："海迷失皇后呀！"

合塔合失道："本宫和她关系平常就很淡。因为当年合罕立失烈门为汗位继承人的事，她一直对本宫有戒心，她怎么会听本宫的？"

阳枋笑道："哈敦啊，你如果去告诉她，大汗的汗位受到了来自蒙哥的威胁，蒙哥想杀阳枋是为了铲除大汗的势力，她还会不听吗？"

合塔合失道："你的意思是，挑起她和蒙哥的争斗？"

阳枋笑道："哈敦圣明！"

合塔合失慢慢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哈拉和林城外，草原上

草原上天高云淡，风吹草低，蒙哥和忽必烈等人正在草原上打猎，扎合匆匆忙忙飞马跑来，在蒙哥耳朵边悄悄说了一句什么。

蒙哥的脸色立马变得严肃起来，一翻身下马来，走到旁边的一块高坡上，望着远方，一语不发。

忽必烈看见了，也翻身下马，走到蒙哥面前，问道："大哥，发生什么事了？"

蒙哥道："扎合刚才来报，说大汗突遭暴病，去世了……"

忽必烈大吃一惊："怎么回事？他在哪里死的？他不是生龙活虎的吗？怎么会突然死呢？大哥，你不是说别儿哥去见大汗了吗？是不是别儿哥把他害死的？"

蒙哥道："别儿哥去叶密立见了大汗，送了他十几个高大壮美的斡罗斯美女和大量的金银珠宝，然后别儿哥就走了。大汗在叶密立盘桓了十多天，

不知怎么的就死了……”

忽必烈问道：“会不会那些美女是别儿哥安插的奸细？是他们把大汗给谋杀了的？”

“谁知道呢？”蒙哥道，“二弟，大汗究竟是怎么死的，这不是咱们研究的问题。我是在想另外一件事，大汗既然不在了，那件事咱们便可以动手了！”

忽必烈道：“大哥，你说的是阳枋吗？”

“对！”蒙哥道，“趁现在新的大汗还没有产生的空隙，咱们正好把阳枋抓起来，拷问出他投敌卖国的证据，判他一个死罪！”

忽必烈道：“大哥，咱们现在抓阳枋，恐怕不妥吧？”

蒙哥问道：“为什么不妥？”

忽必烈道：“现在大汗刚去世，新汗未立，如果此时擅动刀兵，会不会给别人留下一个咱们觊觎汗位的口实？”

蒙哥道：“我为国除害，光明磊落，是不是觊觎汗位，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怕别人说什么！”

忽必烈道：“大哥，话虽如此，但难免会有别有用心的人要搬弄是非！咱们隐忍多年，如果在这个特殊关头，把矛盾引到咱们身上来，成了众那颜的靶子，那可不妙啊！”

蒙哥道：“难道咱们就坐等阳枋巴结上新的大汗，继续为非作歹？”

忽必烈道：“大哥，小弟有个主意，何妨一试……”

说着，把脑袋凑到蒙哥的耳边，悄悄和他说了一句。蒙哥默默地点点头，脸色舒缓了不少。

临安，枢密院

枢密副使余晦急匆匆来到枢密院，躬身拜见谢方叔道：“谢公，有重要军情禀报！”

谢方叔问道："什么重要军情？"

余晦朝左右看了看，谢方叔会意，对身边官员和侍卫说道："你们都先出去吧！"

众人退出去后，余晦才压低声音说道："谢公，刚接到四川制置大使余玠上报，说他们已经拿下兴元城了……"

"什么？"谢方叔大吃一惊道，"不是说余玠已经擅自从兴元退兵了吗？怎么又拿下来了？余玠会不会在谎报军情啊？"

"千真万确！"余晦道，"咱们在余玠军中的耳目也传来消息，余玠所谓撤军，其实是一遭欲擒故纵之计，目的是要让兴元蒙古军放松警惕。结果兴元守军果然上当了，被打得只剩十几个人逃回蒙古去了！"

谢方叔一时间全身都有些颤抖，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喃喃念叨："怎么办？咱们撤换余玠的命令还没有签发出去呢，这边却说余玠拿下兴元了，这，这不是开玩笑吗？"

余晦道："是啊，咱们怎么知道他使了奸计呢……"

谢方叔恨恨地道："都是那姚因谋，害人不浅！情报都没搞清楚，就来瞎报！来人呀，去把刘邦给本官喊来！"

谢方叔正说着，已有侍卫在外面通报道："四川制置副使姚因谋家臣刘邦求见！"

谢方叔一听，怒气冲冲地说道："好啊，本官正要找他，他就来了！让他进来！"

刘邦一进屋，谢方叔劈头盖脸就骂道："刘邦，你家主子干的好事！报信说余玠擅自撤军了，为什么现在竟又拿下兴元城了呢？这让本官如何向官家交代？"

刘邦忙跪下奏道："相爷恕罪！刘邦正是因为此事前来的！"

说着，刘邦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谢方叔道："相爷，我家主人寄来

了一封信，让小人把这封信交给相爷！”

谢方叔马着脸，一把夺过信来，撕开信看。渐渐地，他的脸色舒缓了，最后露出微笑道：“好！好啊……”

第十二章 最后一尊玉佛

功高震主余玠被害　舍生取义阳枋报危

临安，皇宫御花园，菊冈

赵昀正与董宋臣、唐安安等在临安皇宫御花园菊冈赏菊。

一座座起伏错落的石山上，丛丛菊花依着光洁瘦削的石头攀爬怒放着，在浅浅的秋风中，香气馥郁，摇曳生姿。

数日来，赵昀都在菊冈赏菊喝酒，流连忘返。

这一日，谢方叔急匆匆来到赵昀身边，跪地轻轻喊道："微臣见过官家！"

赵昀把一支瘦瘦的菊藤拉到自己鼻子底下，嗅了嗅，"唔"了一声，说道："谢爱卿平身吧！爱卿有什么事？"

谢方叔站起来，从侍卫手中接过一罐酒，对赵昀说道："近日时节祥瑞，菊花怒放。微臣特地把二十年前亲手窖藏的一坛菊花酒取出来，敬献官家，为官家赏菊助兴！"

赵昀笑了笑道："好啊，原来你还有这等好货，打开尝尝。"

宦官接过去，启开酒封，舀起一小杯放在托盘上，递给董宋臣，董宋臣端过来，递给赵昀。

赵昀端起来，放在鼻端闻了闻，赞道："唔，好香！"接着他放到嘴边呷了一口，又说道，"味道也绵软醇厚，确实不错！来来来，赏给大家都尝尝！"

众人见皇帝赏酒，都非常激动，分别都饮了一杯，对赵昀称谢不已。

赵昀笑道："你们别谢朕，要谢就谢谢相公吧，酒是他的！"

众人又忙转过头感谢谢方叔。

谢方叔忙惶恐地还礼道："不敢当不敢当，这都是官家的隆恩，是官家对微臣的赏赐，微臣如何承受得起！"

赵昀见谢方叔这么谦虚，也很高兴，不禁哈哈大笑道："谢爱卿！你送的酒确实是好酒，但你也不能只送酒呀！你身为宰相兼枢密使，你也应该多报告一些朝中的事情！那余玠怎样了？抓起来了吗？派谁去接替他呀？"

谢方叔道："官家，微臣正为此事而来的。微臣认为，此时还不宜处罚余玠……"

赵昀不解地问道："谢方叔，你是怎么了？难道你也不同意处罚余玠？先前你不是反对赵葵袒护余玠吗？"

谢方叔忙说道："官家，微臣并非反对处罚余玠，只是说这时候处罚他不妥当。因为他手握重兵，要是处罚他的话，说不定他就投降蒙古了！"

赵昀道："你说得有理，只是余玠这人实在太可恶了，辜负了朕对他的期望！现在不抓也可，但等他一回川，就立刻抓起来！"

谢方叔道："官家，微臣有个建议，余玠撤军回川，影响太坏，此时应该勒令他重新返回去！一来消弭擅自撤军的恶劣影响，二来借此考察他是否听令，三来余玠撤军后，兴元蒙古军必然疏于防范，此时返回，说不定能打蒙古人一个措手不及，建立奇功。如此一箭三雕，官家以为如何？"

赵昀一听，抚掌大笑道："妙极！妙极！谢爱卿啊，你虽然是文臣，但谋略上竟不输于那些所谓的武将！不错，立刻拟旨下令……"

谢方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道："多谢官家洪恩！"

哈拉和林，万安宫，皇后府

蒙哥走进万安宫皇后府，拜见海迷失。

海迷失看见蒙哥，情绪激动地哭道："蒙哥兄弟，你可来了！大汗好好地出去，却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留下咱们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啊？"

蒙哥道："可敦您身为皇后，这时候可不能乱了方寸！一定要坚强起来，很多事情还等着您去做呢！"

海迷失道："是啊是啊，大汗死得突然，又没留下遗嘱说把汗位传给谁！现在这个国家该交给谁来管理啊？"

蒙哥顿了一下说道："可敦啊，按照咱们蒙古的传统，现在首要的事情

是要召开忽里台会议推举新的大汗……”

海迷失听了蒙哥如此说话，不悦地说道：“现在召开忽里台，是不是有点仓促啊？再说了，咱们下一辈的人，不管是玉龙答失，还是忽察、禾忽或者失烈门，都还年纪尚小，就算推他们起来，他们又怎么治理国家呀？”

蒙哥道：“可敦可有主意？”

海迷失道：“先前中书令阳枋向哀家说了个建议，他的意思是让哀家效仿太后的做法，暂时监国，然后再慢慢地召开忽里台，酝酿新的大汗。但是哀家德薄力微，恐怕做不了这件事啊……”

蒙哥道：“阳枋的建议倒不错。但是由他来召集众大臣那颜，统一思想，拥护可敦您监国，一定是不会成功的！”

海迷失不解地问道：“为什么？”

蒙哥道：“可敦啊，阳枋被大汗委以重任，到四川前线劝退宋军。他回来告诉大汗说，宋军撤军了，让大汗放放心心带兵西去。谁知道，宋军又转回来，吞掉了兴元。此事在朝野上下激起轩然大波，都在议论阳枋是奸细。可敦且想想，由阳枋来主持确立可敦监国一事，还有谁会听他的。不但不会听，他起的恐怕还是相反的作用啊！”

海迷失也觉得蒙哥说得有道理，担忧地问道：“如果阳枋不适合来主持这件事，那谁来主持？当然了，哀家并没有想过要当这个监国，但是，哀家不当，国家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那还不乱套了！”

蒙哥道：“可敦，臣弟不才，可以来帮可敦做好这件事！”

海迷失见蒙哥愿意出面，喜出望外地说道：“蒙哥兄弟你要是愿意出面，那还有什么问题呢？”

蒙哥不动声色说道：“可敦，臣弟自然十分乐意做这件事。不过，为了获得朝中大臣及那颜们的广泛支持，可敦必须把阳枋这个奸贼处死！否则，臣弟不敢保证大家能接受臣弟的建议啊！”

海迷失迟疑地说道："蒙哥兄弟，哀家倒是觉得，阳枋虽然有通敌的嫌疑，但并没有证据。再说了，他脑袋灵光，以前对大汗也忠心耿耿，用不着一定要杀他吧……"

蒙哥严肃地说道："可敦，以前大汗被阳枋蒙蔽，以至于惨遭不测，很多人对阳枋早已忍无可忍，锄奸之声遍布朝野！如果可敦还要姑息阳枋的话，恕臣弟无能为力安顿人心！"

说着，也不道别，就怒气冲冲往外走去。

海迷失呆呆地看着离去的蒙哥，怔在那里。

哈拉和林，万安宫，皇后府

合塔合失坐着马车来到万安宫皇后府。

当她正准备下车的时候，看见蒙哥怒气冲冲从里面走出来，心里吃了一惊，忙把脚收回来，等蒙哥离去后，才从马车中出来，走进万安宫。

合塔合失见到海迷失的时候，海迷失正坐在大金椅上发怔。合塔合失上去拜见道："臣妹合塔合失见过监国可敦！"

海迷失一颤，问道："谁是监国？"

"就是皇后姐姐您呀！"合塔合失笑了笑道，"以前合罕去世后，就由咱们婆母任监国。按照惯例，现在也应该皇后姐姐您担任监国了呀！"

海迷失叹口气道："唉，哀家正为这件事烦恼呢！刚才蒙哥也来说了，他可以帮助哀家向全蒙古的大臣和那颜们通气，让哀家暂行监国之职！不过他却提出一个条件，要哀家杀掉阳枋。妹妹啊，你说得不错，蒙哥想杀掉阳枋，真是蓄谋已久啊！"

合塔合失道："可敦啊，您可千万别上了那蒙哥的当！臣妹早就和您说过了，蒙哥一家野心勃勃，对汗位觊觎很久了！他们正在一步步清理通往汗位道路上的障碍呢。蒙哥名义上是让您杀阳枋，其实是在卸您的一条

臂膀。当他把您的臂膀都卸光，等您无还手之力后，他的狰狞面目就会显露出来了！”

海迷失道：“妹妹，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蒙哥一家实力强劲，如果咱们缺了他的支持，哀家要监国是很困难的。哀家要是监不了国，那时候召开忽里台推荐汗位，要想再把汗位留在咱们这一系，就困难重重了！”

合塔合失道：“可敦，如果您听他的话，杀了阳枋，就算他支持您监了国，他又能容忍咱们多久？”

海迷失迟疑地说道：“可是……”

“可敦千万别犹豫了！”合塔合失道：“怕什么，阳枋能力出众，智谋不凡，让他去游说朝中大臣，必定能获得大家信任！这一边，臣妹再帮您张罗张罗，看在死去的先夫的面子上，众那颜不会不给这点面子的！”

海迷失将信将疑，但她还是点了点头。

哈拉和林，万安宫，皇后府

大断事官镇海也来到万安宫拜见海迷失。

海迷失见镇海走进来，心慌不已地站起来问道：“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动向啊？”

镇海有点不敢看海迷失，埋着头说道：“情况不妙啊……今早听到消息，听说拔都正在四处联络，要求召开忽里台推荐新大汗……”

海迷失狂怒地说道：“这该死的拔都，他让大汗不明不白就去了，哀家还没有向他讨要血债呢，却又在一边摇唇鼓舌开什么忽里台！”

镇海埋着头不开腔。海迷失瞪了镇海一眼道：“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哑了？当初你躲在阔端那儿，连气儿也不敢出，是大汗把你救出来，并委以大断事官的高位！你却不思报恩，为大汗报仇，就这么窝窝囊囊地装哑巴呀？”

镇海忍气吞声说道："可敦，不是老臣不说话，实在是说了也没用，老臣说什么呀……"

海迷失道："你说了什么没用？你说了吗？"

镇海道："其实方法不是没有，蒙哥王爷说了，他可以帮助可敦您监国，只是可敦您偏袒着阳枋，不愿意处置他，这让老臣怎么说……"

海迷失道："你怎么也这样说？合塔合失早就给哀家说了，蒙哥想杀阳枋，是卸哀家的臂膀！你和阳枋是哀家的左膀右臂，把阳枋杀了，剩下你一个，你能把汗庭撑起来？"

镇海道："可敦啊，您想过没有？那阳枋曾经是合塔合失的家臣，失烈门的老师，后来才来到大汗身边的。他究竟是可敦您的左膀右臂，还是合塔合失的左膀右臂？难道可敦忘了全蒙古四处流传的，合罕曾经想立失烈门为汗位继承人的谣言了吗？"

海迷失一时间冷汗直冒，呆了半晌方说道："照你这意思，那合塔合失还有想把汗位宝座搞到他儿子屁股底下的想法？"

镇海道："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老臣不敢乱说。但是，正所谓无风不起浪，合罕想把汗位传给失烈门的谣言难道是空穴来风吗？"

海迷失道："幸亏你提醒哀家，不然哀家就上当了……但是，就算哀家答应蒙哥，舍弃了阳枋，获得了蒙哥的支持，又能怎么样呢？拔都现在都闹起来了，四处张罗开忽里台了！蒙哥还会支持哀家么？"

镇海道："老臣虽不敢确信，但老臣有一个预感，这次拔都四处张罗召开忽里台，似乎与蒙哥有一定关系……"

海迷失道："你的意思，拔都干这事的主意是蒙哥帮他出的？"

镇海道："蒙哥和拔都的关系非常好，这种可能不是没有！如果这事真与蒙哥有关，那只能说，蒙哥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向可敦您施压！如果这事与蒙哥没有关系，凭着蒙哥和拔都的良好关系，要让拔都停止张罗召开忽里台

的行动，也是很容易的。总之这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孰轻孰重，可敦您可得深思啊！”

海迷失慢慢地点了点头。

哈拉和林城，蒙哥府

蒙哥回到家，忽必烈赶紧迎上前问道：“大哥，情况怎么样？海迷失答应杀阳枋了吗？”

蒙哥生气地说道：“那女人愚蠢至极，不但不愿意杀他，还把他当成汗庭的大功臣！”

忽必烈劝道：“大哥不用生气，海迷失一定会杀掉阳枋的！”

蒙哥不解：“为什么？”

忽必烈道：“因为小弟去给镇海说了，让镇海劝海迷失听你的！海迷失也许不相信你的话，但她一定会相信镇海的话的！”

蒙哥道：“你让镇海去，镇海就去了？他不是很敌视我们的吗！”

忽必烈笑道：“镇海虽然敌视我们，但杀掉阳枋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早就不满阳枋受宠信而他被冷落，早就有除掉阳枋的想法了，咱们不过是帮他找个理由而已！”

蒙哥点点头，想了一会儿，又说道：“如果阳枋被除，汪德臣是否就可以出发了？”

忽必烈道：“阳枋被除，拔都也出手了，确实，现在正是汪德臣出发的最好时机。”

蒙哥一握拳，吩咐道：“好，二弟，你赶紧去通知汪德臣，立刻出发！”

忽必烈大步走出门外，迎面又碰上了姚枢。

忽必烈兴奋地对姚枢说道：“先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离咱们开办学院的时候不远了！”

姚枢默默地点点头，问道："二王爷，你是不是要去通知汪德臣将军，秘密前往南家思了？"

忽必烈奇道："你怎么知道？"

姚枢道："二王爷前些时候给姚某说过正在做准备的事，姚某觉得现在应该正是汪将军出发的最好时机，所以就斗胆猜测一下……"

"是啊，前哨已经把路探好，南家思在四川的大军又都在兴元，后方一片空虚，再没有比现在出手更好的时机了！"忽必烈兴冲冲说道，"不瞒先生说，汪德臣其实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军移动到半道上躲藏起来了，只等着咱们一声令下呢！"

姚枢忽然深深地向忽必烈作了一揖，说道："二王爷，姚某有个请求，还望二王爷答应。"

忽必烈赶紧扶起姚枢道："先生为何行此大礼？有什么话，你尽管吩咐，我是你的弟子，不敢不从命！"

姚枢道："二王爷，姚某想让你给汪将军发令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尽量减少杀戮。如果能不杀，就最好不要举刀啊……"

忽必烈皱眉说道："为什么？南家思人刁顽不逊，如果咱们不举刀，他们的刀就会落在咱们脖子上！再说了，汪德臣这一趟，只宜速战速决。他孤军深入，如果拖拖沓沓，最后必将全军覆没。所以，他必须举刀，而且要出快刀！"

姚枢道："二王爷，汪将军这一趟，虽然事有特殊，但是要知道，二王爷可不仅仅是为了出这一趟兵，而是为了将来征服整个南家思。二王爷若是征服了南家思，那么，所有的南家思人，都将是二王爷的臣民。二王爷，你舍得杀你的臣民吗？"

忽必烈想了想，点点头道："我明白了，先生，我会记住你的话的！"

临安，皇宫，垂拱殿

谢方叔俯身站在赵昀前面，赵昀低头看一封折子。

看着看着，他满脸喜色抬起头来，哈哈大笑道："好啊，好啊，这余玠干得真好！兴元丧失近二十年，现在失而复得，实在是可喜可贺啊！"

谢方叔却淡淡地说道："官家，微臣觉得这事并非可喜可贺……"

赵昀不满地说道："谢爱卿你是如何说话的？收复失地尚且不可喜可贺，要怎样才可喜可贺？"

谢方叔道："官家，余玠确实把兴元拿下来了，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兴元是不是失而复得，能不能重新划入咱大宋的版图，此事咱们却不敢确定啊！"

赵昀怔怔地看着谢方叔，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谢方叔道："官家，那余玠本来私通蒙古而撤军，是在官家的严令下才重新返回兴元的。他先前在蒙古盘桓了数月尚且止步不前，为什么这一次去这么容易就把兴元拿下来了？这胜利也来得太容易了嘛！"

赵昀道："你的意思是说，这也是余玠和蒙古人合谋给朕演的一出戏？骗朕收复了兴元，其实兴元还在蒙古人手里？"

谢方叔道："是不是演的戏，微臣不敢肯定。但是，这事确实疑点太多，这前后的反差，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赵昀道："他演这出戏给朕看，目的是什么？"

谢方叔道："官家，如果这出戏演真了，余玠成为蒙古人埋伏在四川的一个棋子，那将来宋蒙一旦发生了大战，那将是什么结果啊？整个四川，一下就落入了蒙古人的手里！官家且想一想，蒙古人一下子便可师出夔门，咱们还如何防守？"

赵昀不悦地说道："谢爱卿，建议让余玠回攻兴元是你提出的主意，现在兴元拿下来了，你却又说那是个阴谋。好也是你，歹也是你，你怎么解释

这件事？”

谢方叔道：“官家，当初微臣向官家建议让余玠回攻兴元，本来就是为了试探他，看他是不是真正当了蒙古人的奸细！现在其实目的已经达到了，官家您说呢？”

过了一会儿，赵昀道：“果真如你所说，余玠叛变了朕，当了蒙古人的奸细，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谢爱卿，你说说，现在朕该怎么处置他？”

谢方叔道：“官家，余玠当了蒙古人的奸细，虽然咱们判断无误，但仍然属于主观判断，没有足够的证据。毕竟余玠也是一方大员，冤枉了他也不好！”

赵昀道：“好啊，那朕就派人前去调查调查再说……”

谢方叔道：“官家，余玠手握重兵在外，不宜打草惊蛇啊……”

赵昀没了主意，道：“那你说怎么办嘛？”

谢方叔道：“官家，余玠不是收复了兴元吗？官家应该嘉奖他呀！”

赵昀没有听明白：“嘉奖？怎么又嘉奖了？嘉奖他什么呀？”

谢方叔笑道：“把他召回朝廷，封他为枢密副使！官家，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巨大封赏了！当年高宗皇帝不也是这样嘉奖岳飞的吗？”

赵昀恍然大悟道：“哦，你的意思是说，咱借嘉奖他的名义，把他召回朝廷，先解除他的兵权，让他不敢反叛，然后再慢慢调查取证？”

谢方叔一抱拳道：“官家圣明！”

赵昀想了想，点点头道：“妙！果然是妙计！”接着又瞟了谢方叔一眼道，“如果能这样拿下余玠，那爱卿可就成秦桧了！”

谢方叔心里猛地跳了一下，红着脸说道：“官家明鉴，微臣忠心耿耿，绝无奸邪之心！”

赵昀哈哈大笑道：“呵呵，朕开玩笑的，你怎么当真了……”

兴元府，知府府衙

兴元府知府衙门里，余玠拿着圣旨看着，表情严肃，久久不开腔。一众将领站在余玠身边，都有些发呆。

王坚最先叫了起来：“大帅，这哪里是升您的官，这分明是罢您的兵权，把您闲置起来！”

杨文叹息道：“如今奸臣当道，官家遭受蒙蔽，大帅这样的忠良之士反被猜忌打击，这实在是让人心寒啊……”

俞兴说道：“咱们好不容易收复了兴元，有了一个好的开头，正该乘胜追击拿下三关五州。却在这时候把大帅的兵权拿掉，让咱们群龙无首，这仗还怎么打啊？”

王坚又叫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大帅，咱们先不管圣不圣旨，还是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出兵，等拿下全部三关五州再说！”

张虎也说道：“是啊大帅，王将军说得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失去了这个大好机会，等蒙古人喘过气反扑过来的时候，咱们休说收复三关五州，就是这兴元能不能继续守住，也是一个未知数啊……”

外面的侍卫又匆匆跑进来报告道：“圣旨到！”

随即，满脸大汗的宦官气喘吁吁捧着圣旨急走进来。

余玠没法，又只得跪在地上接旨。

宦官念道：“诏曰：余玠急速起程进京受封，见旨如见朕面，不得违令！若有迟缓，以叛逆论处！钦此！”

余玠谢恩后，接过圣旨，慢慢站起来。

王坚叫起来：“怎么着？难道是要发十二道金牌吗？就像当年对待岳武穆一样？”

张虎也吼道：“难道官家不明白当年发十二道金牌催回岳武穆是千古奇冤吗？还采用这样的方式，一道圣旨接一道圣旨地发！”

俞兴道："官家怎么会不明白？但既然知道，还要这样发，其意已十分明显，就是一定要大帅回去，不能有半分犹豫！如果咱们猜得不错的话，第三道圣旨马上又会到来的！"

俞兴话音一落，外面果然又传来侍卫的喊声："圣旨到！"

众人面面相觑，一时都大惊失色。

兴元府，城门外

节令虽然刚进入初冬，但兴元府却已经下起了茫茫大雪，很快，地面就被大雪完全盖住。铅灰色的天空压得很低很低，大树、房屋、山峦都只剩下一个个凹凸不平的大小包块，耸立在地面之上。

一众将士都在兴元城外送余玠上路。

余玠走到马前，理了理马缰绳，拍拍马背，叹息一声，又转过来吩咐道："王坚，俞兴，本帅走后，兴元府由你们两人共同负责。你们要认真防守，在这里扎下根来，不可再贸然进攻！等待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做收复三关五州的打算！"

王坚、俞兴都点头称是。

余玠又对张虎、杨文说道："张虎，杨文，你们速带兵回隆庆府及阆州，守住苦竹隘和大获山。只要蒙古人喘过气来，他们必然要从两翼发动猛烈进攻，你们那里将首当其冲！你们回去后，必须继续坚持山城抗蒙的策略，经营好你们的山城，将来在抗蒙中才能发挥重要作用！"

张虎、杨文都抱拳说道："末将明白！"

余玠苦笑一下，又说道："本帅走后，朝廷已令姚因谋担任四川制置使，全面负责四川防务。这是本帅最后的命令，到时候具体该怎么做，你们都听他安排吧……"

王坚悲愤地说道："这是什么世道，英雄落魄，竖子成谋！那姚因谋胸

无点墨，凭着满肚子坏水，竟然当了四川总帅！由他来统领全川，那不又是一个余晦吗？”

张虎忧郁地说道：“大帅，你让咱们回去经营好山城。但现在姚因谋掌了四川帅印，他会不会又要咱们从山上搬下来呢？”

余玠表情痛苦地说道：“各位将军，本帅虽说解了兵权，但其实是清闲下来了，倒是你们，不但要想办法经略好四川，打败蒙古人，还要和那些破坏山城抗蒙的人斗，你们任重道远啊！”

王坚道：“死且不怕，还怕和那些卖国贼斗吗？大帅放心好了，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

“王坚啊，本帅正要说这个！”余玠摇摇头道，“各位将军，本帅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们，就是无论如何，你们都必须保护好自己！因为只有你们在，咱们四川乃至整个大宋的抗蒙大业才有希望。如果你们不在了，再多的理想，再多的豪言壮语，也是白搭呀！你们明白吗？余玠代表整个四川的父老乡亲，拜托你们了！”

说着，余玠对着几位将领，俯身下拜，长揖到地。

几位将领慌忙跪地还礼，都纷纷流下热泪。

这时候，宦官又在旁边催促道：“时间紧迫，请大帅赶紧上马！”

俞兴道：“大帅，让末将派一些人送您去临安吧！”

余玠道：“不用了，将士们都留在边关，多杀几个敌人吧，余某一个人就足够了……”

这时候，黄睿娘把一个包裹递给余玠，余玠接了过来，对黄睿娘说道：“睿娘，你先回重庆府，告诉你姐姐和侄儿，哪儿也别去，就待在那里……”

黄睿娘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姐夫你去临安了，姐姐正该跟着到临安呀！你放心，小妹会把姐姐安全地送到临安的……”

余玠赶紧阻止道："千万别！姐夫就是怕你贸然把你姐姐送往临安，才这么告诉你的！"

黄睿娘大约猜到了什么，她轻轻地喊了一声："姐夫！"眼泪跟着就簌簌地滚了下来。

余玠翻身上马，一抱拳道："各位将军，保重好自己，余玠告别！"说完，一拉马缰绳，策马疾驰而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前方只剩下印有马蹄的茫茫雪野。接着，那些马蹄印也被满天飘舞的大雪给填满了……

哈拉和林城，中书令府

管家李全匆匆走进中书令府大帐，阳枋正坐在大帐里看书。

李全焦急地对阳枋说道："先生，咱们赶紧收拾好东西走吧！外面的风声很紧，到处都在传，说蒙哥在极力鼓动皇后杀您，而皇后已经心动了呢！"

阳枋把书往桌上一放，站起来，指了指桌上的一个包裹，对李全说道："李全，你跟了老夫三十多年，老夫让你吃尽了苦头，却没有享过一天福。现在咱们要分别了，也没什么可送你的，这个包裹里的东西，是老夫全部的家产了，你带着赶紧走吧！回到巴川字溪小龙潭去，那里的几间草房，打理一下，还是可以安身的……"

李全吃惊地问道："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您不走吗？"

"普天之下，哪里还有老夫的去处？"阳枋长叹一声道，"老夫走不了了啊，老夫也不想走……"

李全哭道："先生，您别这样说，小人是了解先生的！先生一生行事，都是为了民族大义，从来没有做过贪图富贵的卖国行为！先生，咱们一起回去，向大宋皇帝解释一下，他会理解先生的！"

阳枋笑道："李全，谢谢你！但老夫是不能回去的，也不会去向任何

人解释！自从老夫走出字溪小龙潭那一刻起，老夫就已经预料到了今天这个结局！老夫一点也不后悔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也不想对任何人解释。千秋功罪，都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李全哭得稀里哗啦，说道：“先生不走，小人也不走！小人要永远跟着先生，要死咱们也要死在一起！”

阳枋抬起衣袖，帮李全擦拭脸上的眼泪，笑着说道：“傻孩子，不要说傻话了！你还年轻呢，怎么能随便说死的话？老夫告诉你，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一者，你要回字溪小龙潭帮老夫照顾好那几间茅屋。二者，老夫还有一件紧要的事情交你去办，你必须努力完成！”

说着，从怀里摸出一件通体透亮的玉佛交给李全，道：“李全，你赶紧先去兴元，把这尊玉佛交给俞兴俞大人。这尊玉佛本来是老夫从俞大人那儿借来的，老夫一共向他借了六尊玉佛，其中五尊已经用出去了，各自发挥了作用，还不了俞大人了。这一尊小的是剩下的，你回巴川去的时候，拐道去兴元，把它还给俞大人！”

李全接过玉佛，为难地说道：“可是……”

门外已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李全惊惶地说道：“先生，先生，是不是他们已经来了？”

阳枋把包裹抓起来，猛塞进李全的手里道：“赶紧走，从后门出去，绝不要停留！再迟就来不及了！”

李全方才慌忙往后门跑去。

阳枋冲他的身影喊道：“到兴元把玉佛交给俞大人，让他仔细看看有没有损坏！仔细一点，没日没夜地看，听明白了吗？”

李全点点头，从后门冲出去了。

也就在这时候，前门被猛力推开，抓捕阳枋的蒙古兵潮水一样涌了进来……

哈拉和林城，蒙哥府

扎合兴冲冲跑进蒙哥府，向蒙哥和忽必烈报告道："王爷，有个人从中书令府偷跑出来，被咱们抓住了！"

蒙哥沉着脸色道："把他押进来！"

扎合一挥手，侍卫把李全推了进来，站在蒙哥和忽必烈面前。

李全低垂着头，满脸惊恐，身上不住地抖颤。

蒙哥问道："你是谁？"

李全战战兢兢说道："回老爷，小人是中书令府上的管家李全……"

蒙哥又问道："你要到哪里去？"

李全道："今天早上，我家主人，我家主人说，有人要抓他，让小人赶紧走，他说要是迟了就来不及了！所以小人，小人就跑了……"

忽必烈问道："你包裹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李全还没来得及回答，扎合已经把他的包裹抢过来，打开包裹，里面是几卷书，一些散碎银两和衣服，还有一块小小的玉佛。

忽必烈把书拿过来，翻看着。原来是《论语》《孟子》等儒家经书，此外还有一本《字溪集》。

蒙哥拿起玉佛反反复复地看，没看出什么名堂，抬头问李全道："你这块玉佛是哪里来的？"

李全道："这些东西都是我家主人交给小人的……我家主人说，我跟了他三十多年，现在分别了，没什么送小人的，包裹里的是他的全部家产，他让小人带回乡下去，过下半生……"

蒙哥问道："你家主人全部的家产就只有这些？"

扎合道："是的，大王爷。我们搜查了阳枋府上的每一个地方，里面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真的是家徒四壁啊……"

蒙哥抬起头望着窗外，没有开腔。

这时候，忽必烈忽然高声叫道："好诗！好诗啊！"

蒙哥问道："什么好诗？"

忽必烈扬扬手中的书，兴奋地说道："大哥，这一本是阳枋的著作，名叫《字溪集》，里面都是他写的诗，我念一首《秤锤峡》给你听！"

蒙哥道："好，你念！"

忽必烈念道："秤锤盘巨石，藏重亦藏轻，待出持衡手，一匡天下平。大哥，你看这气派有多大！可惜这阳枋不能为咱所用，而甘当宋人的奸细！否则，他一定会比耶律楚材还出色的，唉……"

蒙哥没有接话，而是对着扎合说道："扎合，把包裹还给他，让他走吧……"

扎合不解地问道："就这样把他放了？"

忽必烈道："是的，把他放了。"但是，他又拿起包裹里的经书和那本《字溪集》问李全道："李全，你识字吗？"

李全道："小人不识字……"

忽必烈道："你既然不识字，这几本书你拿去也没用。你把这几本书都送给本王怎么样？"

李全张皇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忽必烈道："本王不白要你的，本王给你买！"说着，从身上拿出一串颗粒巨大的珍珠，对李全道："这些珍珠，可以买一座城了！本王给你买几本书，不亏你吧？"

李全默默地喊了一声："老爷……"

扎合喝道："二王爷出这么大的价钱给你买，你还迟疑什么？你究竟想不想走啊？"

李全没法，只好说道："小人不敢……"

忽必烈把那串珍珠放进李全的包裹里，哈哈大笑道："哈哈，公平买

卖，两不相亏，你走吧！”

李全收拾好包裹，转身出去了。

李全走后，扎合问道：“大王爷，二王爷，就这样把他给放了？”

忽必烈道：“当奸细的是他主人，和他没关系，咱们不能杀他……”

扎合又问道：“二王爷，您为什么用那价值连城的珍珠，换他几本破书啊？”

忽必烈道：“本王买了他的书，即便他要当奸细，回南家思通风报信，也报不成了！再说，这几本书可是汉人的治国宝贝，包括阳枋的这本《字溪集》，都是无价之宝！本王只用了一串珍珠就换得了，这简直是大赚啊！哈哈哈哈……”

兴元府，知府府衙

“你说什么？”王坚霍地站了起来，指着侍卫，满脸惊愕地问道：“你，你再说一遍！”

侍卫跪在地上，埋着脑袋，哭着说道：“是的，王将军、俞将军，大帅，大帅服毒自杀了……”

王坚蹬蹬蹬后退两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转头看俞兴。

俞兴也正发着呆。

王坚突然大吼道：“自杀了？这怎么可能？大帅怎么会自杀？为什么要自杀？”

俞兴喃喃说道：“大帅是最爱惜生命的，走的时候，他还特别叮嘱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说要是没有生命，就没有抗蒙大业！大帅这么清醒明白，他怎么会自杀？”

王坚把脑袋深俯下来，对侍卫叫道：“你起来！快说，大帅为什么会自杀？”

侍卫站起来，抹着泪说道："后方来信说，大帅对朝廷解除了他兵权一事气愤不已，一时想不通，就服毒自杀了……"

"放屁！"王坚大喝道，"正当四川抗蒙战争节节胜利之时，朝廷却莫名其妙解除了大帅兵权，这事确实让人气愤！但是大帅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他心胸宽阔，可以装得下整个大宋！怎么可能想不通自杀？"

俞兴也说道："是啊，上次大帅刚来四川，对四川的经略才开了一个好头，就被解除兵权，罢为平民。那是多么大的打击啊，大帅尚且一笑了之。这次虽说罢了兵权，但圣旨不是让他回朝廷任枢密副使吗？于情于理，大帅也不可能自杀啊！"

王坚又问侍卫道："大帅是在哪里去世的？到临安了吗？"

侍卫道："还没有。大帅先去了成都，和新任四川制置使姚大人做了交接，离开后不久，就在船上服毒自杀了！"

王坚道："姚因谋？会不会是姚因谋把大帅暗杀了？或者是姚因谋在补给的食物中下了毒？俞兴兄弟，咱们得派人调查一下！"

俞兴摇摇头道："王大哥，这件事并没有这么简单！你记得大帅走的时候，特别给二小姐吩咐过，让她千万不要把夫人带到临安去的话吗？小弟感觉，从那时候起，大帅就已经发觉不妙，有可能会惨遭毒手……"

王坚道："你说大帅早有预料？"

俞兴道："大帅平定四川，拿下兴元，建立了不世之功！就是古之名将，也没有几个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但是，正所谓功高盖主，大帅在四川威望卓著，又重兵在手，必定引起朝中奸臣的嫉妒，他们必定会在官家面前说尽大帅的坏话！这个道理，大帅是早就明白了的。只不过以前有赵相公替他顶着，就算知道，他也可以不管不顾地往前冲。但是现在赵相公被罢黜回家，大帅头上的那把伞没了，天上掉下刀来砍在大帅头上，那是迟早的事啊！"

“对对，俞兄弟你说得对！谢方叔、余晦这帮王八蛋，这帮蛀虫，真是祸国殃民，害人不浅！”王坚愤愤地说道，“唉，大帅既然知道要被害，他就不应该走啊……”

俞兴道：“大帅能不走吗？那帮奸臣们正等着他不走呢！他不走，他们正好在官家面前说，看呀，余玠不执行命令，果然有拥兵自重的想法！因此，大帅尽管忧心如焚，知道一旦他离去，如此良好的抗蒙形势将急转直下！尽管他明白，回到临安，等着他的很可能又是一个岳武穆曾经经历过的风波亭！但是赤胆忠心的大帅仍然会走……只是俞某没有想到的是，这帮奸贼竟然这么着急，等不得大帅回到临安，就提前下手，还给大帅安了个服毒自杀的罪名，泼了他一身脏水！这帮奸贼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比当年秦桧的‘莫须有’还卑鄙可恶！”

“哼哼，王某不会放过这帮奸贼的！”王坚咬牙切齿说道，“王某现在就派人去彻查此事！一旦拿到了真凭实据，王某必定上报官家，给大帅申冤报仇！”

“王大哥，你的心情小弟理解……”俞兴悲痛地摇摇头，说道，“但是这没用的！护送大帅回京的都是朝廷派来的宦官及姚因谋的人，他们里外勾结，沆瀣一气，要想杀大帅，还能把证据留下来给咱们查吗？”

王坚吼道：“难道咱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大帅白白冤死吗？”

俞兴道：“王大哥，还记得大帅走的时候对咱们说过的话吗？他让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他说只有咱们都好好地活着，抗蒙大业才会有希望。大帅给咱们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已经有所暗示了，那就是说，无论如何，咱们不能再牺牲了！咱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辱负重，把自己保护起来，以便将来能够把抗蒙大业坚持下去！王大哥，咱们只有完成了大帅的遗愿，将来才能有机会为大帅申冤啊……”

王坚知道俞兴说得很有道理，但他怎么也咽不下那口气，一拳狠狠地砸

在桌子上，竟一下把桌子砸出了一个大窟窿。

有个侍卫跑进来报告道："俞大人，外面有个人要见您。他说他是大阳先生的管家，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禀报……"

俞兴和王坚互看了一眼："好，把他请进来！"

兴元府，知府府衙

李全风尘仆仆走进来，见到俞兴，一下便跪在他面前，大声哭诉道："俞大人，我家先生，我家先生被杀害了……"

俞兴浑身一震，问道："你说什么？大阳先生被谁杀害了？"

李全哽咽着道："我家先生，不走，就被蒙哥抓起来，杀了……"

俞兴忙把李全扶起来道："李全，你起来说，什么'不走'？什么'被蒙哥抓起来杀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李全坐在凳子上，抹着眼泪继续说道："前几天，小人还在蒙古的时候，那天早上，小人听到人们在议论，说蒙哥向皇后海迷失上奏弹劾我家先生，说他是汉人的奸细，要求把他抓起来杀掉！小人把这事告诉了先生，让先生赶紧逃走，但是先生不走，他说没有他可以去的地方。他还把一个包裹交给小人，还有一尊玉佛，让小人转交俞大人您……"

说着，李全把身上的包裹解下来，从包裹中取出一块玉，递给俞兴道："就是这尊玉佛。我家先生说，这尊玉佛是从您那儿借去的，一共借了六尊玉佛，前五尊都用出去了，还不了您了。剩下的这一尊，我家先生让小人还给您。"

王坚不解地问俞兴道："大阳先生给你借的？俞兄弟，你哪里来的这些宝贝？"

俞兴道："这些宝贝都不是俞某的。那时候俞某刚到嘉定，嘉定恶霸知府王夔被杀后，他搜刮的那些宝贝珠玉都被籍没充公了。当时大阳先生刚好

到来，对俞某说，他要借一些宝贝去用。结果他借走了六尊玉佛，我认得出来，这就是其中的一尊。”

李全道：“我家先生借去的那些玉佛，小人虽不甚清楚，但大致知道一些。第一尊他送给了史嵩之，第二尊、第三尊他送给了蒙古监国太后脱列哥那及大断事官奥都剌合蛮。第四尊、第五尊玉佛他交给了我家公子王惟忠，我家公子转给了汪直臣，解了阆州之围……”

俞兴道：“李全你不用解释，俞某全明白。大阳先生当年向俞某借这些宝贝的时候，俞某连半句问话都没有就借给他了。因为俞某知道，大阳先生拿这几样东西去，必定是有重大用处的，俞某从没想过他会私自藏起来。果不其然，不久俞某就知道大阳先生通过一尊玉佛，顺利敲开了史嵩之的大门，最后让史嵩之‘引狼入室’而无法被起复，朝政到了赵葵相公手里，从而给咱们的抗蒙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至于其他几尊玉佛做什么用了，俞某并不是很清楚，但俞某相信，大阳先生一定都让它们发挥了妙不可言的绝大作用！”

王坚叹口气，说道：“大阳先生的行为，确实有点惊世骇俗！在一般人眼里，绝不会想到大阳先生是用这些宝贝在做利国利民的惊天大事，反而会觉得他在靠贿赂权贵而升官发财！大阳先生能够不计个人得失，不怕被人唾骂，不惧青史留恶名，这种舍弃一切、委曲求全的精神，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儒姿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不只是大儒，他还是那超度众生的佛菩萨啊！”

李全忽然想起了，忙说道：“哦，差点忘了，俞大人，小人走的时候，我家先生特别吩咐小人，说让您看看这尊玉佛，看看有没有破损。他特别强调，要仔细看，没日没夜地看呢！”

俞兴拿起玉佛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看着。

李全有些尴尬地说道：“其实我家先生对玉佛保管得很好，绝不可能摔

坏的……”

王坚呵呵笑道：“李全，你没有听明白你家先生的话，你家先生必定在玉佛上藏有重大信息，想通过这个玉佛转告给俞大人呢！他告诉你的话，其实就是说玉佛上有机关的意思……”

“真的么？”李全大吃一惊，随即又长长舒了一口气，“幸亏这尊玉佛没被蒙哥和忽必烈拿去，要是被他们拿走，小人就把信息带不过来了！”

王坚道：“怎么回事？你也被蒙哥他们抓到了？”

李全道：“是啊，小人出门不久，就被人抓住，送到蒙哥和忽必烈那儿。他们问了小人一阵，又清查了小人包裹里的东西，把先生的几本经书和他的一个个人文集拿去了……”

王坚问道：“他们竟然没有拿走你的玉佛，还放了你？”

李全道：“是啊，那忽必烈虽说拿走了先生的几本书，却给了一串珍珠做交换。”说着把珍珠拿出来给王坚看，“小人也很纳闷，他们竟然会用这般价值连城的东西换我先生的几本书！其实，他们就是要硬抢去，小人也是没办法的……”

俞兴道：“很显然，那忽必烈和蒙哥其实是很欣赏大阳先生的……”

李全不解地问道：“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杀我家先生？”

王坚和俞兴都没有开腔。李全又问道：“俞大人，玉佛上有什么信息啊？你看出来没有？”

俞兴把玉佛颠来倒去地看，又放在阳光下照了照，最后他摇摇头道：“没有，俞某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李全道：“先生也是，有什么话，直接让小人带给俞大人就是了，却弄这个玄虚，大家都不明白！”

俞兴道：“李全啊，你不明白，大阳先生考虑得非常周到！他一定知道他早已被蒙哥严密监视起来了，不管什么信息都不可能带出去。如果你出

去，也一定会被抓起来。如果他让你带信，你一紧张，一定会露出破绽。那样的话，今天你就可能到不了这里了……”

“唉，先生真是为小人想得周到啊！”李全惊出一身冷汗，感叹道，“但是，他究竟在玉佛里藏了什么秘密呢？”

俞兴继续拿着玉佛翻来覆去地看，没有开腔。

兴元府，衙门后园

傍晚时分，俞兴和王坚在兴元府衙门后园，拿着李全给他们的玉佛反反复复地看着，试图参破玉佛里的秘密。但是不管他们怎么看，却都看不出一点端倪。

俞兴沮丧地说道：“王大哥，大阳先生究竟想告诉咱们什么呀？唉，只怪咱们太愚钝了，瞧了这么久，也没有发现玉佛里有什么玄机！”

王坚把玉佛接过去，摸了摸，又敲了敲道：“这玉佛这么小，身上连一个划痕也没有，更别说藏有什么机关。即便是藏有机关，它全身透明，有什么机关能掩得住啊……”

俞兴道：“是啊，绝不可能有什么字条之类的藏在玉佛体内的。或许，秘密就在于他是一尊佛吧……”

王坚不解地问道：“俞兄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俞兴道：“王大哥，你看看，这尊佛是地藏王菩萨。也许大阳先生只是想用佛警示咱们，要像地藏王菩萨一样，有一种舍弃一切普度众生的精神！大阳先生希望咱们在抗蒙大业上勇往直前，不屈不挠，不惧任何困难，不要为任何打击阻碍而屈服！王大哥，你说是不是这样的？”

王坚道：“是啊，大帅临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暗示过咱们！大阳先生、大帅，他们是咱们的先辈！他们为抗蒙大业奋斗了一生，虽然最终仍然没有获得成功，没能把蒙古人完全撵出去，但是，他们给咱们树立了一根标

杆，咱们要朝着标杆毫不犹豫地走下去，直到耗尽生命的最后一滴血！”

俞兴紧闭着嘴唇，眼睛亮亮的，朝着王坚用力地点点头。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兴元冬天的天空云层非常低，呈现出一片黯淡的铅灰色。那些尖翘的屋角越来越黑，直到看不见上面的瓦楞，而成为一块块铁黑的暗影。

王坚哑着嗓子说道：“俞兄弟，天黑了，咱们回去吧！”

两人转身正要往回走，王坚突然惊异地对俞兴道：“俞兴兄弟，快看，玉佛！”

俞兴忙低头一看，原来玉佛竟在暗夜里发出了清淡的白光。

俞兴把玉佛拿起来，捧在手心，就像捧着的是一泓清泉，碧波荡漾，流光溢彩。

两人都惊奇不已。

俞兴喃喃说道：“没想到，这尊玉佛到了暗夜里，能够发出这样清洁夺目的光芒！这真是太神奇了！”

这时候，王坚又叫道：“看，上面有字！”

俞兴盯着玉佛瞧了瞧，不解地问道：“没有呀，哪里有字？”

王坚道：“有！俞兄弟，你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俞兴偏过脑袋去看，果然玉佛上隐隐约约有字，但是那字太淡，又太小，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俞兴把玉佛拿起来，对着空中，翻来侧去选位置，就像在抓一只扑腾的小鸟一样，试图捕捉到那几个晃动的字。

终于，位置选定了，那几个字不动了。

两人偏着脑袋仔细分辨，看着看着，两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原来那几个字是：汪德臣已迂回攻嘉定，速救援！

俞兴和王坚对望了一眼，俞兴忧虑地说道：“咱们的主力部队都在兴

元，嘉定只有我大哥带着极少的人守护，而且大部分是老弱病残，他们怎么能守住嘉定？”

王坚道：“姚因谋在成都还有一些军队，应该告诉他，让他先把军队派到嘉定防守，咱们这里再回撤救援！”

俞兴道：“王大哥，姚因谋这个人，小弟再清楚不过了，让他单凭一句藏在玉佛里的话就出兵，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再说了，他和那些朝廷里的奸贼都认定大阳先生是汉奸，如果说大阳先生和咱们在传递信息，还不相当于把小辫子递到他手里！”

王坚道：“你说得对！俞兄弟，你说怎么办？”

俞兴道：“嘉定不能不救！嘉定若有失，成都、重庆都不保！那时候，后方成了前线，咱们就算是把三关五州全部拿下来了，又有什么用啊？所以，现在咱们只能调整计划，王大哥你带一部分人坚守在这里，小弟带一部分人火速赶回嘉定救援！”

“这倒不失为一个办法，”王坚有些迟疑地说道，“但是，俞兄弟啊，咱们如此调兵，需不需要先问问姚因谋？”

俞兴道：“大哥你不是一向雷厉风行的吗？怎么也缩手缩脚的了？”

王坚道：“上战场杀敌拼刀子，大哥我何曾犹豫过！但既然你说姚因谋这个人小肚鸡肠，疑心病重，如果你不预先告诉他就调动军队，他会不会给你小鞋穿啊？”

俞兴沉痛地说道：“这一点，小弟自然知道！但是，让他出兵他尚且不愿意，让他准予咱们撤兵回救，那更是难上加难！嘉定危在旦夕，时间就是胜机，难道俞某就为了不被姚因谋之流给小鞋穿，而坐等机会丧失，嘉定沦陷，百姓受苦吗？”

王坚满脸通红，但是他拼命抑制住自己的激动，冷静地说道：“俞兴兄弟，你说得都对！但是，大帅不是对咱们说过，要善于保护自己吗？咱们要

是牺牲了，抗蒙大业也就没有了啊？”

俞兴道：“嘉定要是失去了，川内要是沦陷了，就是俞某活着，又有什么意思？王大哥放心，小弟有分寸，只要小弟回嘉定救援成功，那姚因谋即便有小鞋，也不敢给小弟穿上！”

王坚道：“好吧，俞兄弟既然这么说，凡事你都要多保重！王某分一大半人马给你，这里只留一小部分，能够守住兴元就可以了。同时咱们这边也派人向姚因谋报告，解释解释，让他不至于恼羞成怒！”

俞兴一抱拳道：“多谢王大哥！军情紧急，小弟连夜就出发！”

说着转身蹬蹬蹬地离去了。王坚在后面目送着俞兴离去的背影，眼泪渐渐地盈满了他的眼眶。

第十三章 钟声响起

俞兴遭擒凶手高升　元用战死高僧涅槃

重庆，制置使府

重庆乡绅卢员外等人拎着一些礼物走进制置使府，求见新任四川制置使姚因谋。姚因谋听说了，出来接见。

卢员外等人见姚因谋出来，忙迎上去，抱拳施礼祝贺道："姚大人，祝贺您荣升大帅，掌控四川！"

姚因谋把几个人以及他们手中拎着的礼物扫了一眼，哈哈大笑道："谢谢各位乡贤的抬爱！各位乡贤能够来看本帅，本帅心里非常高兴！本帅经略四川，正需要像你们这样的社会贤达支持！本帅将广开言路，唯才是举！"

卢员外等人听了，都忍不住拍手叫好道："好啊好啊，真是太好了！上天虽给咱们领走了精明能干的余大帅，好在又给咱们送来了宽广仁爱的姚大帅！上天其实对咱们不薄，咱们四川有救了！百姓有救了！"

姚因谋却脸一沉说道："不过，本帅先立一个规矩！本帅需要的是你们的才能支持，是你们多为本帅献计献策，而不是你们的礼物！这一次，你们从哪里拿来的，就拿回哪里去，本帅也不予追究！但如果下一次你们再拎礼物来，可休怪本帅不客气！"

乡绅们听了都一愣，纷纷说道："大帅，咱们也没带什么，就是一点小心意，大帅可不能不给这个面子啊！"

姚因谋怒道："本帅最后再声明一次，本官一生为官清廉，从不接受任何不义之财！你们要是再不听，本官便把你们抓起来，游街示众！"

乡绅们都不敢再开腔。卢员外忙说道："大家都把东西带回去吧！大帅是两袖清风的青天大老爷，咱们实在不该带礼物来！"

"是啊是啊，"众人方才纷纷点头道，"大帅清廉贤明，咱们早就如雷贯耳！今天实不该带礼物来玷污大帅令名，请大帅原谅小民们这一次，以后小民们定当竭尽全力效忠大帅！"

"好说，好说，"姚因谋呵呵笑道，"希望你们下去广为宣传，有什么

人才都给本帅推荐上来，本帅定当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万隐匆匆走过来，在姚因谋耳边耳语了两句，姚因谋的眼中微微地闪了一丝亮光，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平常的表情，笑着对众人抱拳道：“各位乡贤，本帅公务在身，需要赶紧去处理！今天就不留各位了，改天本帅专程设宴邀请大家，聆听你们的真知灼见！”

说着，一抱拳，匆匆转身去了。

重庆，制置使府侧室

姚因谋随万隐来到制置使府侧室，那里有两个侍卫正扭着五花大绑的李全。看见姚因谋进来了，两侍卫忙说道：“大帅，咱们抓到了一个从蒙古潜回来的奸细！”

李全梗着脖子说道：“小人不是奸细！”

万隐喝道：“你还想狡辩！你不是奸细，你包裹里怎么有那么多蒙古物品？还有这一大串珍珠，这可是价值连城的蒙古珍珠啊，难道你是当小偷从蒙古偷来的？”

李全又梗着脖子说道：“小人不是小偷！”

姚因谋拎起珍珠放在手心里看了看，又细细地摸了摸，忍不住赞道：“真是好珍珠！少见！少见！”接着把珍珠往手心里一攥，问道，“既然你不是奸细，那这串珍珠是从哪里来的？”

“小人……”李全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但他依然梗着脖子说道，“反正不是偷的，也不是蒙古人的奸细！”

姚因谋一转身到案前坐下，一手攥住珍珠，一手拿起醒木在桌上猛拍一下，大吼道：“你说不说，不说就给本帅狠狠地打！”

万隐听到姚因谋说打，一脚把李全踢倒在地，抡起鞭子就一顿猛抽，一时打得李全皮开肉绽。李全又惊又怒又痛，忍不住哭叫道：“你们为什么打

我？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被你们抓住就一顿暴打！”

姚因谋给万隐摆了摆手，万隐停住了抽打，姚因谋道：“怕痛是不是？怕痛就老实交代！这串珍珠究竟从哪里来的？”

李全有些犹豫，姚因谋做了个眼色，万隐举鞭又要打，李全慌忙说道：“别打了别打了，我说，是，是忽必烈给小人的……”

姚因谋哈哈笑道：“你还说不是奸细，你有多大的面子，让蒙古王爷送你这么大的珍珠！你究竟是谁？”

“不是的，大人，不是这样的！”李全忙辩解道，“小人名叫李全，原是大阳先生的家仆……”

“大阳先生？”姚因谋眼睛一亮，问道，“你说的是阳枋？”

“是的，”李全道，“正是他！大人您不知道，我家先生本来是潜入蒙古，做咱们大宋卧底的。他帮助咱们大宋做了很多大好事情，后来被发现了，蒙哥和忽必烈把他抓起来残害了。临走的时候，他让小人把一尊玉佛带到兴元交给俞兴俞大人，然后把他的书带回老家。却是小人一出门，就被蒙哥和忽必烈的人抓住，逮去审问。幸好他们并没有把小人的玉佛给拿走，只是拿走了我家先生的书，然后忽必烈就把这一串珍珠给了小人，说是给小人交换！小人本来不愿意我家先生的书被拿走的，但是他们虎狼一样，小人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你是说，你家先生让你拿一个玉佛交给俞兴？他为什么要拿一块玉佛给俞兴？玉佛上有什么东西？”

李全道：“这块玉佛曾经是我家先生给俞大人借的，他让小人还给俞大人。玉佛上并没有内容。”

姚因谋站起来，用一手支着下巴，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说道：“这件事不对头啊李全！你想想，那忽必烈既然杀了你家先生，他怎么还可能用一串价值连城的珍珠来换你家先生的书？这事不管说给谁听，大家都不会相信！

你说是不是？”

李全道：“大人，您说得对，小人确实不太理解忽必烈这个行为……”

姚因谋站住不动，猛一转头，盯住李全说道：“李全，你家先生根本就没有被杀！”

李全大吃一惊，激动地说道：“大，大人，您说我家先生没死？您，您怎么知道的？”

姚因谋道：“最近本帅接到探报，说你家先生好像并没有被杀，咱们的探子最近在蒙古还看见过他。但是他易了容，咱们的探子还不是很确定。今天你这么一说，本帅便完全确定了，不错，你家先生确实没有死，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和忽必烈串通起来，搞的苦肉计！”

“什么？苦肉计？什么苦肉计？”李全一脸迷茫。

姚因谋道：“这苦肉计就是让你把一块玉佛还有一串珍珠给俞兴送过来。不错，玉佛上面肯定什么内容都没有，珍珠上也是什么内容都没有。但是，当玉佛和珍珠碰在一起的时候，玉佛上面就会出现字。”

李全惊问道：“真有这么神奇的事情？”

姚因谋嘿嘿笑道：“这个道理，古已有之，只不过你不明白而已！俞兴肯定是明白的，他把珍珠和玉佛拿过去，放在一起，一下就把上面的字看出来了。接着，他又把珍珠还给你，上面的字便立刻消失了。所以你一直没看见，一直以为玉佛上什么也没有……”

李全仍然满头雾水，问道：“玉佛上写的是什么呢？把玉佛上写的字告诉俞大人又有什么用呢？”

姚因谋道：“你怎么还没明白呀？也就是说，你家先生非但不是咱们派去蒙古的卧底，反而是真真实实的汉奸！包括俞兴，他也早已经成为汉奸了！他们只是通过你，传递信息而已。你暗地里做出了卖国行为，你还不知道啊！”

“我卖国？我家先生是汉奸？这怎么可能！”李全惊惶地说道。

姚因谋冷笑道：“李全，你可能一时接受不了，但这是事实！你家先生是汉奸，俞兴是汉奸，你暗中给他们传递信息，你也成了汉奸！李全，你应该知道，对待汉奸，咱们会用什么办法来处理吧？”

万隐跟着补充道：“凌迟处死，株连九族！”

姚因谋道：“李全你不会不知道什么是凌迟处死吧？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一直割到九九八十一刀，然后等你流血而尽才死！还有株连九族……”

李全已经恐惧得精神崩溃了，他高声尖叫道：“我不要死！我不要被凌迟……”

姚因谋看了李全一眼，叹口气道：“唉，其实本帅也不想这样处死你，毕竟你也不是故意的，本帅也是相当的同情你！但是，王法在那儿，本帅也没有办法啊……”

李全对着姚因谋猛地磕头道：“大帅，您既然知道小人不是故意的，那您就救救小人吧！小人不想死，不想死啊……”

姚因谋托着下巴，快速地来回走起来，边走边说道：“李全你别着急，让本帅想想，想想……”

李全眼巴巴地望着姚因谋。姚因谋走了一阵，突然停住，说道：“李全，本帅想到了一个办法，不但能够保住你的命，还能够救你家先生……”

李全急切地问道：“什么办法？”

姚因谋道：“首先，你家先生让你带玉去兴元给俞兴一事，此后你都不要提！你只要不提，就不会有人再说你家先生是汉奸了！这样，你家先生以后回到咱大宋，也不会有人指责他！”

李全忙说道：“是的是的！小人不说了！我家先生不是汉奸！”

姚因谋道：“其次，你只说忽必烈让你把珍珠带到兴元给俞兴一事。你说你并不知道珍珠上有字。后来你交给俞兴，俞兴看见后，你才知道自己上

了当，赶紧来告诉本帅！这样，你便将功折罪了，也不会有人再处罚你了！你放心，”姚因谋又赶紧说道，“这串珍珠你交给本帅，本帅再拿去处理一下，上面就会出现字的。这样，你的证词就天衣无缝了！”

李全呆呆地说道：“但是，但是这样一来，不是就指证了俞兴俞大人是汉奸了吗？”

姚因谋提高声音说道：“他本来就是汉奸！你为咱大宋的前途着想，指证他是汉奸，难道不应该吗？本帅之所以要保护你和你家先生，那是因为你无辜，你家先生虽然也是汉奸，但你的功能够抵了他的过！俞兴就不一样了，他手握重兵，身居边关，你想想，如果不及时解除他的兵权，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你告发他，是为民除害，为国除奸，是正义之举！你明不明白？”

李全声音微弱地说：“好吧……”

姚因谋终于微笑着点了点头。

嘉定府城外，田野上

嘉定城外的田野里，一望无际都是绿油油的麦苗。

在麦田的旁边，士兵和老百姓正挥舞着工具挖堰。元用带着胡冲、二牛等人巡回查探着。突然，他看见一个满头白发、身子干瘦佝偻的老头把一根绳子套在肩膀上，正吃力地拉着一筐泥巴，不禁大为感动，走上去，接过老头的绳子往前拉。一边拉，一边问道：“老人家，您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帮忙修堰啊？”

老头张开没有牙齿的黑乌乌的嘴巴嘿嘿笑道：“元寨主啊，如今咱们把蒙古人撵出去了，生活有奔头了！小老儿虽然老一点，重的不能干，还可以捡些轻的来干嘛。等明年麦子收成了，咱老头子也敢大胆地拿着香喷喷的馍馍嚼嘛！”

元用把那筐泥巴拉到目的地，把绳子递给老头道："说得好，老人家！咱们一起努力，重造四川鱼米之乡！"

告别老头，元用接着往前走。没走几步，又看见沈员外领着十几个人到田野送馒头来了。那十几个人，每人都挑着两筐热气腾腾的馒头，逢人便送。

胡冲笑着对沈员外说道："沈员外，这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你怎么会有这么高的觉悟，把食物拿出来派送？"

元用听了，忙说道："胡冲，休得这样说沈员外！"

"是啊，怎么能这样说小老儿呢？"沈员外也嘿嘿笑道，"如今小老儿的思想觉悟有了极大的提高，你怎么还没看出来呢？"

说完，沈员外又做了一个鬼脸道："再说了，就算送几筐馒头，小老儿也不亏呀！渠堰修成了，有了水灌溉，明年小老儿不知道要多产多少筐稻谷！小老儿多的都赚回来了！"

"哈哈，这话才像你沈员外的话嘛！"胡冲哈哈大笑道："沈员外的算盘精着呢，有什么人能算得过你啊！"

元用则说道："好说，沈员外，咱们这是双赢！你支持咱们把渠堰修好了，你的稻田多产稻谷，咱们也可以多一些军粮对不对？只要军粮足够，咱们前方的将士就能够一直打到大散关！"

胡冲又嘻嘻笑道："看来，寨主的算盘水平也不差嘛！"

元用破例地跟着逗趣道："元某这都是跟着沈员外学的！哈哈……"

西边忽然有一片巨大的黑雾涌了过来，很快就遮住了半边天空。那黑雾像云又不是云，因为它很低，是贴着地面，漫卷过树梢滚过来的。像雾又不是雾，因为不是那种湿润的感觉，反而很呛口，就像是西风吹起的漫漫黄沙一样。

元用、胡冲、沈员外等人都面面相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听得二牛惊恐地说道："雷声！好大的雷声啊……"

众人侧耳一听，黑雾里果然噼噼啪啪有着巨大的声响。这雷声也奇怪，并不是在天空中爆炸，反而像是贴着地面滚动的，震得双脚直发麻！

胡冲惊恐地说道："这，这不是雷声！这是马蹄声！"

"不错，这是马蹄声！"元用道："怎么会有马蹄声呢？难道是我二弟撤军回来了？"

胡冲道："寨主，让末将过去看看！"说完转身就往前方跑去。

但是，当他跑到一个山冈上的时候，突然站住，倒退着往后走了几步，猛地转过身来，没命地往山下跑来，一边跑一边大喊道："寨主，寨主，蒙古人又来了！"

元用大吃一惊道："什么？蒙古人又来了？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你看清楚没有？"

胡冲焦急地说道："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好大一片人马呀？少说也有上万人啊！"

元用猛地往山冈上跑去，等他站上去的时候，果真看见有一片黑压压的蒙古人马，正踩着漫天尘雾，在两三里开外的地方往这边冲杀而来。元用叫了一声"坏了！"忙大声吩咐道："通知所有的人，撤！赶紧撤回九顶山上去！"

几个侍卫猛冲而下，向四周跑去通知人。却是沈员外软软地瘫坐在地上。元用见了，忙说道："沈员外，赶紧跑呀，你还坐在地上干什么？"

沈员外却怎么也爬不起来，软软地说道："我的麦子！我的麦子又要被全部踩光了……"

元用给胡冲、二牛一招手道："拉着他走！"胡冲、二牛二话没说，过去抓住身体肥笨的沈员外，就往岷江边上的浮桥拖去。

几座浮桥上都已经挤满了人，大家争先恐后往上面跑，有一些没站稳的，就被挤落到水里，拼命伸出手，紧紧地抓住桥边不放。

当沈员外被胡冲、二牛架到桥边的时候，蒙古人已经像洪水一样漫过山

冈冲下来。山冈两旁绿油油的麦田，瞬间就被踩成了一片黄土。

沈员外也已经被胡冲、二牛拉到了桥中间，当他转头看见蒙古骑兵把他的麦田踩得七零八落的时候，他死死地抓住桥边栏杆，怎么也不放手！他的精神近乎疯狂，尖声号叫道："我的麦子！我的麦子！梦啊！这是不是做的梦啊！一睁开眼睛，又回到从前了……"

胡冲和二牛拼尽力气，却仍然把他的手掰不开。

这时候，蒙古人已经纷纷翻身下马，往桥上冲过来。另外几座桥上的老百姓也基本上过河了。元用一声令下，士兵们纷纷拔出刀，砍断浮桥的绳索。一些冲上桥的蒙古人纷纷掉进水里。没有冲上桥的，也被阻在岸边，过不来了。于是他们都纷纷往这边这座浮桥上跑。

元用在对岸看见了，着急地大喊道："胡冲、二牛！赶紧把沈员外拉过来，我们要砍桥绳了！"

沈员外身体原本就肥重，他又死死地抓着桥栏，胡冲和二牛怎么也把他拉不走。眼看着蒙古人就要冲过来了，胡冲没法，只好对元用大叫道："元寨主，你赶紧砍吧，我和二牛浮过来！"

元用只得命令士兵砍桥绳。随着桥绳一断，桥上的人全部跌入水中。沈员外一慌张，不得不把手松开。好在胡冲、二牛都懂得水性，那沈员外虽然不会，但他因为肥胖，自然就浮在水面上了，因此胡冲和二牛在水中拖着他走，反而更容易一些。不一会儿，三人都浮到对岸，爬上岸来。

过了江，就是九顶山。百姓和士兵已经纷纷往山上爬去。蒙古的大军也差不多都到达了对岸。虽然没有了桥，不能及时过来，但这一次，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他们把羊皮筏子拿出来，吹胀气，系住口，放入水中，用手一划，就往这边游过来。好在江水湍急，蒙古人的羊皮筏子在水中划行困难，要么只在原地打转，没法前进，要么被江水冲到了下游。趁这个间歇，嘉定军民直冲进山门里，关紧大门。

重庆，制置使府

姚因谋拿着王坚写给他的信，看了半天，哈哈大笑道："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哈哈哈哈……"

万隐问道："大帅，王坚的信里写了些什么？"

姚因谋道："王坚在信中说，俞兴接到探报，蒙古人有大队人马秘密进攻嘉定，俞兴来不及报告，已先行带兵火速往嘉定赶了！"

"真的有大队蒙古人马秘密进攻嘉定吗？"万隐担忧地问道。

"俞兴那么慌慌张张地往嘉定跑，他得到的情报会有假吗？"姚因谋反问一句，又说道，"但问题不在于他得到的情报是假是真，而是你现在有机会了！"

万隐道："小人有什么机会？"

姚因谋笑道："你不是一直埋怨本帅没有给你一个官职吗……"

万隐赶紧说道："小人不敢埋怨……"

姚因谋哈哈笑道："你不用狡辩，你嘴上虽然没说，但本帅对你心里的想法十分清楚！其实，就算本帅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本帅也会为你的前途考虑的！本帅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现在去把俞兴的官印给他摘了，把他拿下，俞兴的统兵权就是你的了！"

万隐有些不明白，愣愣地说道："俞兴是朝廷授予的五品知府，小人怎么能够把他的官印摘下来？"

姚因谋道："你怎么还不明白？不错，俞兴确实是朝廷授予的五品知府，但是，如果他做了奸细，和忽必烈暗中勾结，擅自带兵回嘉定，秘密联络汪德臣，两面夹攻嘉定，你说，咱们该不该及时阻止他，摘去他的官印？"

万隐的嘴巴张得大大的，惊讶地说道："哦，小人终于明白了，大帅的意思是说，俞兴并不是回来救援嘉定的，而是当蒙古人汉奸攻取嘉定的！"

姚因谋冷笑道："不是本帅说的，有李全这个人证，有珍珠这个物证，

又有擅自动兵这个佐证，你说，咱们该不该当机立断把他拿下！”

“好好好，太好了！铁证如山，那俞兴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万隐高兴地说着，不过，他即刻又担忧地说道，“但是大帅，既然您说蒙古人攻打嘉定一定是事实，那如果小人去把俞兴的官印给摘了，耽误了时机，蒙古人把嘉定拿下来了，那可怎么办呢？”

“你真是榆木脑袋啊？”姚因谋骂道，“你要是把俞兴的兵权给夺了，你不会带兵前往救援么？你要是带兵前往救援，那救援嘉定的功劳不就是你的了吗？到时候本帅到朝廷给你请官，也有说辞啊！再说了，你一出发，本帅会立刻通知周边各路人马赶往嘉定救援，围攻蒙古人。你说这么多兵马前去，再加上嘉定自身的守护，咱们还打不败偷袭的蒙古人？”

万隐听得心花怒放，激动地向姚因谋跪礼道：“大帅谋略周全，小人定当不辱使命，保证完成任务！”

姚因谋点点头，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

兴元通往嘉定的驿道上

俞兴带着数千兵马，风尘仆仆地奔走在兴元通往嘉定的驿道上。

这一天，当他们来到成都平原，在距离嘉定只有一天路程的地方，发现一人一马站在路中间，举着一个腰牌拦住了队伍前进的道路。

俞兴做了个手势，示意后面的队伍停下来。

那人见俞兴停下来，忙大声喊道：“俞大人，小人是四川制置使姚大帅信使万隐，大帅命你立刻前往重庆，有重要任务交待，不得有误！”说着，把手中腰牌及姚因谋的信交给俞兴。

俞兴接过腰牌看了看，还给万隐，又揭开信封，取出里面的信看着。身边赵笑、李肃等将领见突然一个人拦住去路，并说出这样的话，都又惊又疑。赵笑大声喝道：“你是谁呀？怎么敢冒充大帅的信使，在这里招摇撞骗？”

“是啊，会不会是蒙古人的奸细？”李肃接着问道。

赵笑冲俞兴说道：“俞大人，把这小子抓起来，狠狠打他一顿，他就会说实话了！”

“抓！”李肃吐了一个字，就上前伸手抓万隐。

那万隐见李肃过来抓他，一时慌张，把腰牌高高地举到空中，大声喊道：“这是大帅的腰牌！见牌如见人，谁敢不听命令！”

赵笑嘻嘻一笑道：“小人只见过皇帝的金牌，没见过什么大帅的腰牌，一定是假的！给我看看！”说着，和李肃一左一右冲上去，进攻万隐，抢夺他手中的腰牌。

万隐没办法，只得拔出刀来，抵抗住赵笑、李肃的进攻。

俞兴见了，忙喝退赵笑、李肃道：“赵笑、李肃，你们住手，这腰牌不是假的，确实是姚大帅的信物。信也是姚大帅的亲笔信……”

赵笑停住手，焦躁地说道：“大人，咱们正忙着赶去嘉定救援呢！眼看就要到了，却让咱们转道去重庆！这样的决定姚大帅怎么可能做出？必定是假的，咱们绝不能执行！”

万隐冷笑道：“大帅并没有下令停止救援嘉定，让部队转回重庆！大帅也没让你去重庆接受任务，你还不够格！大帅只是让俞大人回重庆，其他的人照样按原计划前往嘉定！”

赵笑问俞兴道：“姚大帅的信中是这样说的？”

俞兴苦笑着点点头。

赵笑争辩道：“俞大人是嘉定的父母官，嘉定有难，不让他去能行吗？”

李肃也把脸憋得通红，吼道：“大人必须去！”

赵笑又道：“再说了，俞大人还是咱们这支队伍的统领，他要走了，谁来指挥咱们打仗啊？”

万隐又冷笑道：“俞大人离开了，不才将是这支部队的统帅！”

“你？”赵笑怒道，“你有什么本事指挥咱们打仗？”

万隐也不生气：“不才受大帅嘱托，带领这支队伍！不才虽能力有限，但不敢辜负大帅的重托！大帅已在信中有交代！”

赵笑又问俞兴道：“姚大帅信中果真有这种安排？”

俞兴面无表情，点点头。

赵笑叫道：“大人，不行啊！要是没了你的指挥，咱们还怎么打仗？”

万隐道：“放心，既然大帅信任，不才绝对不辱使命！再说了，大帅早已派各地兵马援助嘉定城，将在嘉定城下和蒙古人展开大会战。就算咱们都不行，那蒙古人双拳能敌得过咱们多掌的进攻？”

赵笑又说道：“姚大帅让俞大人去重庆究竟有什么事？非得在这节骨眼上让俞大人走！”

万隐提高声音正色道：“大帅的命令，不才怎么知道！”

赵笑、李肃都转头望着俞兴。俞兴这时终于开口笑道：“万将军，能否请您回去给姚大帅求个情，请他宽限两日，等俞某解除嘉定之围后，立刻前去重庆负荆请罪，如何？”

万隐冷笑道：“俞大人，大帅信中已说得很明确，这是军令！军令如山，能够求情改变么？再说了，俞大人如此反复阻挠，难道是不愿意交出指挥权，另有所图吗？”

李肃怒道：“大人有何图？”

赵笑道：“是啊，万将军，你如此说话，难道是你迫不及待想把咱们俞大人的俞家军给夺到手吗？”

万隐高声说道：“所有的军队都是咱大宋的，咱官家的，而不是某个人的！都姓赵，不姓俞！你们两人如此说话，不是帮俞大人，是陷俞大人于不利，明白吗？”

“你……”赵笑、李肃一时语塞，敢怒而不敢言。

俞兴道："万将军，俞某自然知道所有的军队都是咱大宋的，也从来没有说过这支军队姓俞！俞某统军抗战，无非是保家卫国，保护咱大宋江山万古永存！但是既然大帅催促另有任务，俞某也自当执行，绝不敢违抗！"

赵笑、李肃惊道："大人，这怎么可以！"

万隐则眉开眼笑道："既然俞大人准备严格执行大帅命令，那就请交牌上路吧！"

俞兴把腰牌取下来，却并不急于交给万隐，而是说道："万将军，俞某现在就可以把腰牌交给你！不过，俞某也有个要求！诚然，万将军来指挥这支军队，俞某绝不敢有任何意见，只是俞某也有些不放心，请万将军折箭为誓！如果万将军带着军队不去救援嘉定，抗蒙御敌，则万箭穿心，不得好死！"

万隐立刻从身后拔出一支箭，亮给俞兴看："俞大人，不才本来没有必要向你发誓！但你既然如此说话，为体现不才诚意，不才就发个誓给你看看，让你放心！"

说着，把箭举起来，擎到空中，大声说道："我，万隐，今天奉姚大帅命令接掌队伍，今后必定带领大家戮力抗蒙，救援嘉定。如有违背，则万箭穿心，天诛地灭！"说完，啪的一声便把箭折为两截。

俞兴见万隐立下重誓，心里长舒一口气，把腰牌交到万隐的手里，一抱拳，什么话也没说，翻身上马离去了。

赵笑、李肃见俞兴就这么走了，着急地往前走了两步，叫道："俞大人！"

俞兴勒转马头，对赵笑、李肃大声说道："赵笑、李肃，本官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万将军就是你们的统领，你们必须严格执行万将军的命令，戮力抗蒙，救国救家同时也救你们自己，听明白了吗？"

赵笑、李肃自然听懂了俞兴的言外之意，都流着泪，抱拳答道："听明白了……"

俞兴又对所有的士兵大声喊道："各位将士，咱们现在距离嘉定已经不到

一天的路程了，只要咱们再加把劲，就能尽快到达嘉定，解除咱们父老乡亲的痛苦了！此后大家都要听从万将军的命令，勇猛杀敌，抗蒙救国！加油啊！”

所有的士兵都大声喊道：“勇猛杀敌，抗蒙救国！”

俞兴一纵马，在众人的目送下，往远处驰去。

万隐的脸上现出一丝不悦的冷笑，他转过身，把俞兴给他的腰牌高高举起，擎到空中……

嘉定，九顶山上

蒙古军已经攻破嘉定九顶山的山墙，冲进了山间腹地。

由于山上宋军人数很少，很快就被蒙古军冲得七零八落。到了后来，整个宋军已经完全失去了组织，陷入各自为战之中。有的是几十人一支队伍，有的是几人一支队伍，有的甚至就一个人。不过，尽管宋军在战斗中明显落于下风，但他们都毫不畏惧，纷纷利用山上的地道、房屋、沟坎等有利地形，不断地向蒙古军发起攻击。不只是宋军，老百姓也加入到了与蒙古人的厮杀之中。

这场仗打得真是异常惨烈，山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厮杀，每一个角落都在死人。拼杀声，惨叫声，响彻山野。四处飞溅的鲜血，像从天而降的血雨，染红了每一寸土地。沟渠里哗哗流淌的，全是红色的液体，液体拐弯的地方，堆积着一堆又一堆暗红的血沫。

随着战斗的推进，渐渐地形成了蒙古军压倒性的优势。虽然到处都还在厮杀，但大都是蒙古兵围着宋兵在打。蒙古兵凭借人数上的优势，以及精良的武器装备，越战越勇。反观宋军，却已经被砍杀得锐气全无，疲于招架，麻木迟钝。

便在这时候，九顶山拥翠峰顶的钟声忽然悠扬地响了起来。拥翠峰的钟声一响，其他几座山峰上也此起彼伏地响起了钟声，同时，佛号声也都从

每个山峰上传出来。虽然隔得远，声音很弱，但是，每个山峰的佛号声连起来，配合着洪亮悠扬的钟声，简直就像一大片辉煌灿烂的阳光从云隙间照射下来一样，整座九顶山一下就变得空灵而透彻了。

听到钟声和佛号，麻木疲乏的宋军先是一愣，但随即他们便回过神来，就像从一场噩梦中醒过来一样，他们重又变得清醒而精神百倍。他们咬了咬牙，从喉咙深处发出狼一样的号叫，把手中的武器更猛烈地挺起，向前面的蒙古兵推递而去。这样，宋军在气势上就翻转过来，逼得身边的蒙古军连连后退。

站在小山包上指挥战斗的汪德臣满脸惊讶地问道："这是哪里来的钟声和佛号声啊？"

汪良臣道："嘉定号称佛都，旁边栖鸾峰上有一尊山一样的大佛，据说是唐朝的时候修建的。此外，九顶山每一个山顶上都有寺庙，庙里都有和尚。这钟声和佛号应该就是从山上的寺庙里传来的吧？"

汪德臣道："这些南家思人本来就要被咱们打败了，听到这钟声和佛号，他们就像吃了还魂丹一样，突然就变得强壮起来！要是这样打下去的话，对咱们可不妙啊！"

汪良臣道："二哥，你在这儿指挥，让小弟上山看看！"

汪德臣点点头，汪良臣一挥手，带着一队人马，快步往山上冲去。

九顶山拥翠峰，拥翠寺

智生大师正和一寺僧众坐在拥翠寺大雄宝殿上大声念经，旁边的几个武僧捧着木槌，用力地往一口大钟上撞着。

汪良臣等人提刀仗剑冲进拥翠寺，把大雄宝殿团团围住。

大雄宝殿里坐在智生大师身边念经的几个小沙弥，看见那么多蒙古人涌进来，窗外四处又都是明晃晃的刀剑，心里不免有些害怕。虽然他们努力压

住自己的情绪，静坐不动，但他们的声音里仍然透露出了一丝慌乱。

智生大师微微眯着眼，提高了嗓门，他的声音清越、空彻、洪亮，那些小沙弥终于安静下来，定住了身子，念佛声也回到了平静之中。

汪良臣旁边的侍卫指着智生大师大声喝道："大胆，见到咱们四将军，为何不站起迎接？"

汪良臣给侍卫摆摆手，走到智生大师面前，双手合十，宣了一个佛号，说着："大师，本将军有礼了！"

智生大师停住念经，但并没有站起来，只是宣了一句佛号道："阿弥陀佛，敢问施主何事而来？"

汪良臣道："大师，你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为何念经撞钟助宋军负隅顽抗？你这不是在保护他们，而是在助长他们的邪念，戕害他们的生命，你明白吗？"

智生大师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施主杀心太盛，罪念深重，所到之处，巴蜀大地一片焦土！施主不及时收手，放下手中屠刀，礼佛向善，反而责备咱们不该抵抗！施主如此强词夺理，黑白颠倒，难道不怕下阿鼻地狱吗？"

侍卫喝道："老和尚，你不要命了，竟敢如此和咱们四将军说话！信不信我一刀劈了你？"

汪良臣给侍卫摆摆手，继续平静地说道："大师，你这恐吓之话对本将军没用，本将军信奉的是长生天，咱们即便死了，去的也是天国，绝不是什么阿鼻地狱！倒是你，本将军念你是出家人，耐心和你说话！你赶紧让众和尚停止念经撞钟，否则，这里立刻便会成为阿鼻地狱！"

智生大师不再理会汪良臣，数着念珠，又开始大声宣起佛号。

汪良臣见智生大师如此不给他面子，心里气愤之极，给身边的侍卫使了一个眼神，侍卫走过去，一刀便把一个小沙弥劈成两半。众和尚受此一击，

都惊得停住了口，有的甚至尖声大叫起来。但是智生大师却只是略略地顿了一下，又开口念起来。不过这一次他不再念佛号，不再念弥陀经，而是念起了地藏王菩萨本愿经。其他和尚见他念地藏王菩萨本愿经，都明白了他的想法，也跟着念了起来。

汪良臣见吓不着智生大师，冷笑道："这老和尚心真硬！全不顾自己弟子的安危！好啊，你要想再念，本将军就陪你念！看你的心硬，还是本将军的刀硬！"

说着，汪良臣给蒙古兵一挥手，蒙古兵举起刀，一刀一刀地砍向佛堂里的和尚。鲜血飞溅起来，扑在墙壁上、菩萨身上、经幡上，也扑在汪良臣及他身边的侍卫身上。侍卫擦了一下脸上的血珠，侧头对汪良臣悄声说道："四将军，咱们来的时候，二王爷可是向咱们交代过，要尽量减少杀戮的哦……"

汪良臣愣了一下，转头往智生大师望去。只见他依然安坐在蒲团上，整个人就像刚从血池里钻出来一样，血线在他抖动的身体上一波波往下流。然而他喧佛的声音依然没有停歇。就仿佛那佛号声是从胸膛里发射出来的一样，带着强劲惨艳的力量，撞出窗外，直冲霄汉，血雨一般洒遍九顶山的每一寸土地。

汪良臣眼里露出吓人的血光，他气急败坏地从侍卫手中接过刀，高高举起，一步一步往智生大师走去……

九顶山上

正当九顶山上的宋军和蒙古军鏖战得很胶着的时候，山顶的钟声和念经声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所有的人瞬间便明白过来，他们心里忍不住升腾起一丝慌乱和惊恐。这丝慌乱和惊恐一下就被蒙古军捕捉到了，战争的天平再次向蒙古军倾斜。

山上老百姓越来越少。反抗的，不反抗的，蒙古人只要抓到他们，都手

起刀落，将他们劈倒在地。一些躲藏起来的人，也被蒙古兵寻出来，一刀刀劈死，一个不留。

沈员外躲藏在一片茂密的树丛后面，蒙古兵在他的身边来来回回清理了几次，都没有找到他。不过，和他一起躲藏在附近的百姓就没有那样的幸运，他们不断被找出来砍死。最后，当沈员外十岁的小儿子也被找到，拉出去砍死的时候，沈员外彻底疯狂了，他抓起一把刀，从树丛后面猛地站起来，满眼血红，冲那些疯狂杀人的蒙古人号叫道："来吧，狗鞑子们！本老爷今天要和你们拼了！"

沈员外气势凌人冲出来的样子，倒一下把近处的蒙古士兵给镇住了。他们都有些发愣，在沈员外冲过来的时候，甚至往后退了退。不过，他们举刀一挡，沈员外却蹬蹬蹬连连往后退，跌倒在地。这使得蒙古兵一下明白过来，原来这沈员外，其实只是一只纸老虎。他们放下心来，大摇大摆走过去，把沈员外围在中间。有一些蒙古兵甚至指了指自己的胸脯，示意沈员外往自己的胸脯上砍。

沈员外再次愤怒地爬起来，举着刀向那挑衅的蒙古兵砍去。不过他的刀只举到半空中，数把刀已经插进他的胸膛里。

沈员外张开嘴大睁着眼睛看着天空，他就那样站了一小会儿，然后就慢慢地倒了下来，肥胖的身子砸在地上，砸得灰尘腾了起来，模糊了那些蒙古士兵的眼睛。

拥翠峰山下的演武场上，元用抡着一把刀，和蚁群一样涌过来的蒙古人厮杀着。他的身边，只剩下胡冲、二牛以及几十个宋军将士。

元用的一把刀相当了得，他横劈竖砍，刀风所到之处，敌人一片片倒下。但饶是他一人凶猛，也扛不住人数众多的蒙古人的轮番冲杀，他身上已经到处都是血迹，衣服也被撕成了一缕一缕，跟着他作战的将士也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下他和胡冲、二牛三个血人还在站着拼杀。

蒙古人里三层外三层把三人围在中间，扬着手中的武器，慢慢向他们靠近。元用、胡冲及二牛背靠着背，形成一个严密的三角形，转着圈，密切地注视着蒙古人的动向。

元用笑着问胡冲、二牛道："兄弟们，怕吗？"

胡冲大笑道："怕什么？头砍下来，也就是碗口大一个疤，有什么可怕的？"

二牛也叫道："小人的娘死了，小人的弟弟也死的，小人的左邻右舍都死在鞑子的屠刀之下，就剩下小人活在这世上，又有什么意思呢？小人愿意和他们一起去，小人不怕死！"

元用哈哈笑道："两位兄弟说得对！一会儿咱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再冲杀一阵！即便最后死了，咱们兄弟也有伴！再说了，二弟、三弟和四妹还在地底下等着元某喝酒呢！他们的酒菜早就冷了！哈哈哈哈……"

说着，三人同时一发狠，挥着武器冲进蒙古军阵中……

九顶山下，岷江边

万隐带着救援将士来到嘉定岷江边，正听到九顶山上传来激烈的喊杀声和武器撞击的声音。赵笑见万隐驻足不动，有些着急地说道："万将军，蒙古人显然已经攻破山墙，冲进山内，九顶山危在旦夕！咱们要不赶紧前去救援，山寨将士可就要全军覆没了！"

万隐笑道："赵将军，本将军的心情和你一样急迫！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前面横隔着一条大江呢！江上的浮桥都被砍断了，咱们过不去呢！赵将军放心，本将军已经派人前去找船了，只要找到了船，咱们就可以过河救援了！"

赵笑也没有办法，只得等待。接着，他又看见其他地方的援军也都来到江边，排成了长龙，气势相当壮观。然而，让他气馁的是，所有的军队都阻在江边，止步不前，似乎都没有过河的工具。

赵笑和李肃焦躁不安，急得在江边不停地走来走去。后来，他们听到山顶上传来撞钟声。再后来，撞钟声消失。再后来，山上的喊杀声也变得越来越弱了。

已经等了很久，却仍然没有人寻到一艘船回来。赵笑、李肃实在等不及了，又去对万隐说道："万将军，怎么寻船的还没有回来呀？咱们不能这样干等着！再等，山上的将士都死光了，咱们得想点新的办法！"

万隐不耐烦地说道："有什么办法？前面是水，咱们又都没有翅膀，也不可能飞过去嘛！"

李肃道："游过去！"

赵笑连连点头道："对呀！咱们这支队伍中，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嘉定人，他们从小就在水边长大，深谙水性，咱们可以让那些会水的人先游过去啊！"

说着，他冲那些也是一脸焦急的士兵大声问道："兄弟们，你们有没有会水的呀？"

"我会水！"

"我会水！"

"我们都会水！"

没想到这支队伍中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水！赵笑兴奋不已，忙对万隐说道："万将军，既然这么多人会水，咱们干脆让会水的人先游过去！一来可到对岸找船，二来还可以想方法架设浮桥，同时也能提早救援山上的乡亲们！万将军，万将军，你发令吧！"

士兵们也跟着高声叫道："对！咱们先游过去！游过去！"

万隐把脸一沉，严肃地说道："都给本将军住嘴！站在原地，不准动！"

士兵们都有些愕然，不明白万隐为什么发火。

万隐又补充说道："这是打仗，不是游玩！游过去打敌人，万某熟读兵

书，从古至今，还没有看到过如此儿戏的打法！你们的心情本将军理解，但是，如此湍急的江水，就算你们侥幸游过去了，也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怎么还可能打仗？”

士兵们又嚷道：“将军，没问题，咱们从小在这水边游玩，在江边连续游几圈都没有问题！”

“是的，我们行！”

万隐转过身，把手中宝剑往空中一举，大喝道：“本将军再说一遍，都原地站着，哪儿也不准去！谁要敢违令，定斩不赦！”说着，一剑便把旁边的一颗小树苗劈为两段。

士兵们脸色变了变，不敢再说话了。

赵笑向李肃一递眼色，两人突然转身，往岸边狂奔而去，“扑通”两声跳进水里。

万隐大怒，对士兵大声喊道：“赵笑、李肃叛变投敌！给我射！射死他们！射死他们！”

士兵张弓搭箭，往水里射去。不过他们的箭似乎都射得软弱无力，没办法到达赵笑、李肃的地方。万隐一见，大为生气，喝道：“废物！都是废物！”说着，从一个士兵手中抢过一张弓，一脚把那士兵踢开。张开弓往河里射去。这时候，赵笑、李肃已经游到河心，万隐失去了时机，射不到了。他骂骂咧咧回到队伍中。士兵们抑制不住想笑，却又不敢笑出来。

九顶山上

当赵笑、李肃水淋淋爬到九顶山上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地上全是尸体，有宋军和老百姓的，也有蒙古兵的，但绝大多数是宋军和老百姓的。除了尸体外，四处还堆满了折断的武器，满地都是鲜血。

让他们奇怪的是，蒙古兵忽然也不知去向了。就像往低处淌去的水流一

样，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眼前所能看到的，只是一座空荡荡的山。

两人正在疑惑，忽然听到山下传来一阵巨大的喊杀声。赵笑、李肃回身一望，原来山下江边，万隐等数支宋军正气势磅礴地渡江。不知道怎么的，忽然之间，他们就有了很多船，而且都是整齐划一，杀声震天地往这边河岸驰来。

赵笑疑惑地问李肃道："他们怎么一下子找到了这么多船？"

李肃叫道："阴谋！大阴谋！"

赵笑道："你的意思是说，万隐以及那些援军原本就有船，他们是故意等到蒙古人把山上的义军及老百姓全部杀光了，才把船推出来过河，假装救援的？"

李肃满脸泪水，悲愤地点点头。

赵笑全身颤抖，嘴里喃喃念道："我明白了，明白了，所有这一切，都是那姚因谋布的局！他在嘉定当知府的时候，就多次想绞杀山上的义军而未果。这一次，肯定是预先就给那些救援的军队打了招呼，一定要等到蒙古军把山上的义军和老百姓杀光后才救援！所以他们谎称没有船！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拖延时间！拖延时间……"

两人跌跌撞撞往山上爬。他们翻找着尸体，想找一个活着的人。但是，找了很久，却一个也没有找到。当他们走到拥翠峰演武场的时候，看见有三个人躺在那里。

他们赶紧冲过去。那三个人身上全是血，血和污泥混杂在一起，已经凝成一团。

他们翻过一个人来，赵笑惊异地叫道："胡将军！原来是胡冲将军！"

两人摇着胡冲，冲他大声喊，但是，胡冲虽然大大地睁着眼睛，却怎么也不说话。两人没办法，只好悲伤地放下他，去翻另一个人。那也是他们认识的一个人，二牛。和胡冲一样，二牛也已经死去多时了。

李肃哆嗦着嘴唇，用手摸过胡冲和二牛的脸，把他们的眼睛合拢。赵笑忽在旁边惊叫道："大寨主！大寨主！"

李肃忙过去一看，果然是元用。让他们欣喜万分的是，元用鼻子里竟然还有气。在他们的猛烈摇晃下，元用终于微微地睁开眼睛。赵笑、李肃喜极而泣，轻轻地喊道："大寨主！大寨主您终于醒过来了！"

元用辨认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赵笑和李肃。他咧了咧嘴，声音微弱地说道："原来是你们啊……五弟，五弟他也回来了吗？"

李肃正要说话，但赵笑抢着说道："是的，俞大人已经回来了……"

元用喘了一口气，闭了闭眼，又问道："蒙古人呢？我五弟把蒙古人打败了吗？"

赵笑道："是的，打败了！已经把蒙古人全部撵走了……"

元用嘴角微微一扯，扯起一丝笑道："这就好，好……请你们转告我五弟，元某没能保护好山寨，让众兄弟及百姓死在蒙古人的屠刀之下，元某惭愧啊……"

说着，元用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咳得嘴角涌出了大片的鲜血。赵笑、李肃赶紧用袖口把血给他擦掉，轻轻拍一拍他的背。元用凄然一笑，又说道："现在好了，五弟回来，帮咱们报了仇，元某，元某到地下后，也有向二弟、三弟、四妹交代的了……"

说完，元用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赵笑、李肃抱着元用的尸体，流着泪大声喊，拼命地摇晃，但是，元用怎么也睁不开眼睛了。

这时候，演武场下忽然传来喧闹声，赵笑、李肃听出来是万隐等人的声音。万隐的嘴里还哈哈大笑着，似乎非常快乐的样子。李肃抓起地上的一把弩弓就要往外跑，同时嘴里恶狠狠地叫道："我要杀了他！我要让他万箭穿心！"

赵笑赶紧放下元用的尸体，拉住李肃，捂着他的嘴巴，把他拉到演武场旁边的一片树丛后藏了起来。

万隐带着几个侍卫爬上演武场，他们走过元用等人的尸体身边时，一个侍卫说道："将军，这里还有三个人！"

万隐走过来道："还有活的吗？"

说着用脚在元用等三人脸上踢了踢。突然，他的脸上放出光来，哈哈大笑道："这人竟然是土匪头子！不可一世的土匪头子，竟然就这么死了，哈哈哈……"

躲在树丛后面的李肃牙齿咬得咯咯响，他慢慢把弩弓抬起来，把上面的一排箭瞄准了万隐……

哈拉和林，蒙哥王府

蒙哥和忽必烈正在下棋，扎合从外面匆匆走进来，说道："大王爷，二王爷，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蒙哥把一个棋子往棋盘上一放，笑了笑说道："先说好消息！"

扎合道："好消息是夹谷龙古带、塔思等将军已带领大军重新收复兴元了！"

忽必烈也把一个棋子往棋盘上一放，说道："俞兴把大部分兵马带回嘉定，兴元只有极少的人马。夹谷龙古带、塔思前去夹攻，王坚必然要撤退！这是咱们预料中的事情，算不得好消息！"

扎合一怔，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蒙哥道："你接着说坏消息！"

扎合道："汪德臣带兵进攻嘉定，本来已经把嘉定拿下来了，但由于南家思援兵从四面八方赶来，汪德臣兄弟不敌，已败退回来了……"

忽必烈说道："这也不算坏消息……"

"这还不算坏消息？"扎合不解地睁大眼睛。

忽必烈道："汪德臣带兵秘密进攻嘉定，有两个作用。一是调动兴元的

宋军回撤；二是试探从西边进攻嘉定的可能，以备将来。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又安全地把部队带了回来，完成了任务！所以说，这其实是好消息，不是坏消息！”

扎合恍然大悟，点点头道：“大王爷、二王爷神机妙算，小人长见识了！”

蒙哥又问道：“拔都王爷那边情况怎么样？”

扎合道：“拔都王爷已派别儿哥王爷带着大军前来哈拉和林，参加忽里台，推选新的大汗了！”

蒙哥表情平静地落下一个子道：“二弟，大哥这个子落下，你可就危险了！”

忽必烈把棋子往另一个地方一放道：“大哥，小弟还有后手呢！你现在再看看，是你完了还是小弟完了？”

蒙哥大吃一惊，目瞪口呆盯着棋盘。